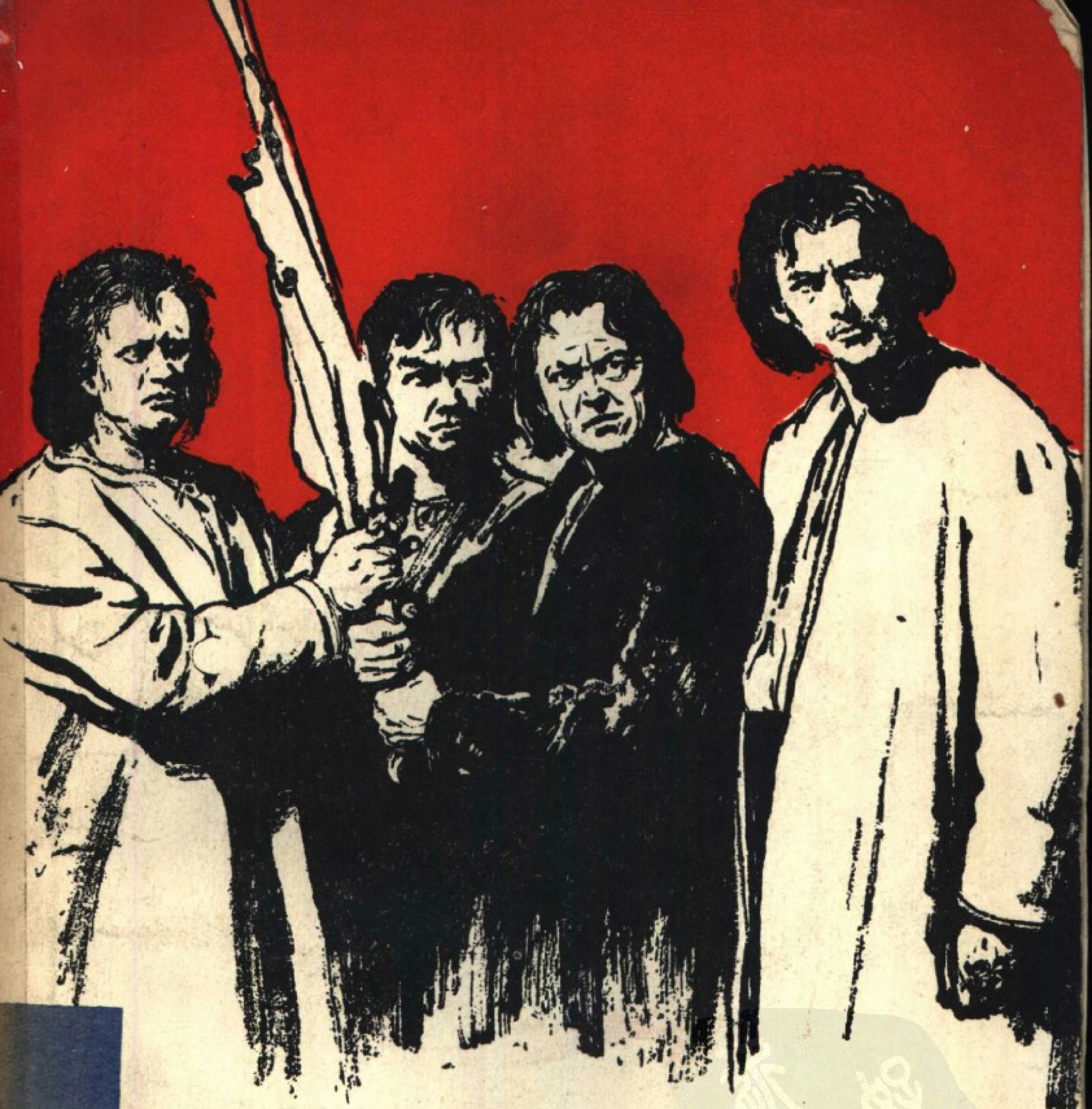


還我自由

伊拉塞克著

張家章譯



統一書号: 10019·1004
定　　价: 0.81 元

还我自由

伊拉塞克著

張家章譯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A. Jirásek

PSOHLAVCI

根據 АЛОИС ИРАСЕК; СОЧИНЕНИЯ В ВОСЬМИ ТОМАХ, ТОМ 2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5) 轉譯。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20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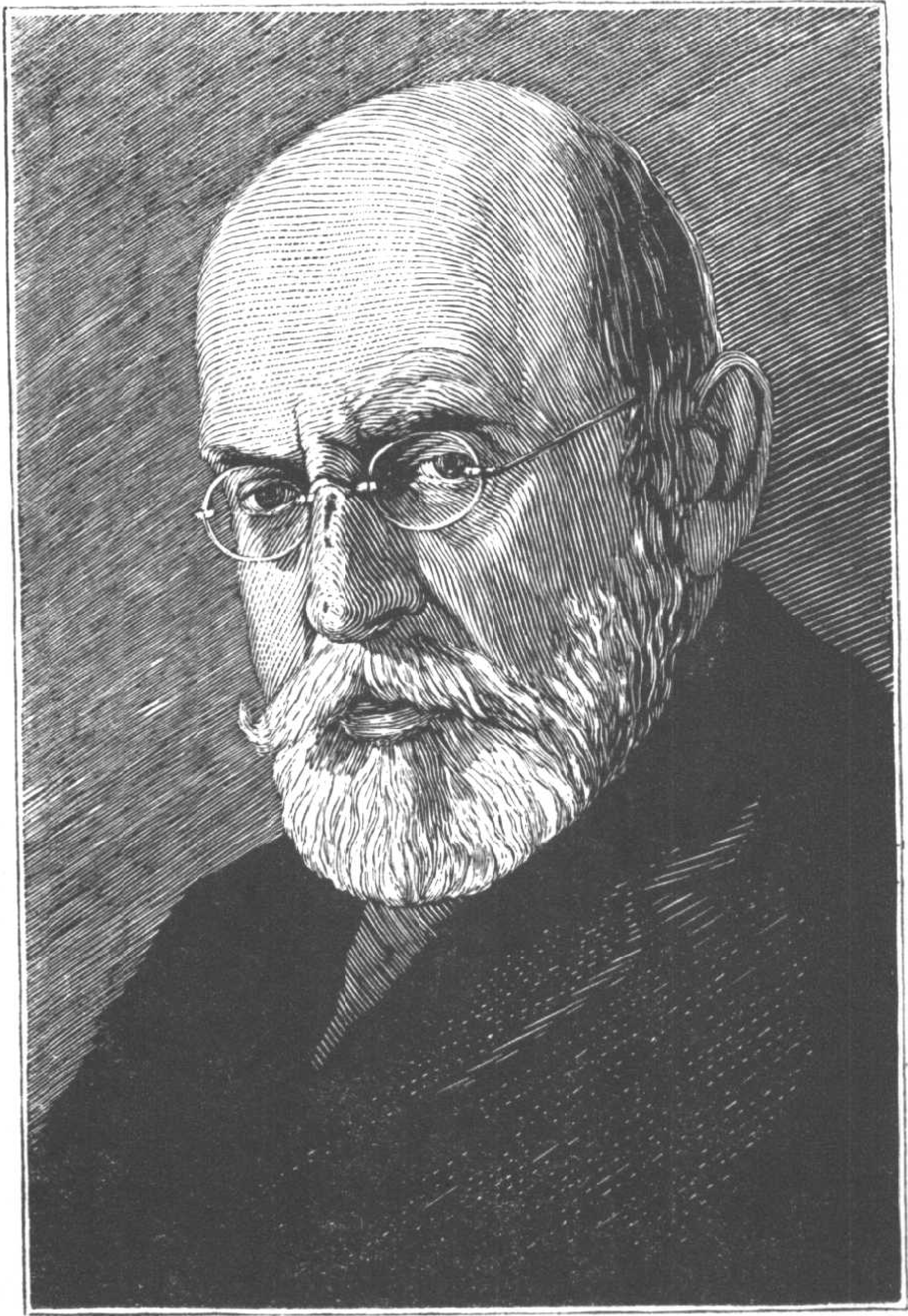
•

書号 1004　字数 197,000　开本 850×1168 耗 $\frac{1}{32}$　印张 $8\frac{1}{2}$　插頁 3

1958年10月北京第1版　1958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6700 册

定价（3）0.81 元



作　者　像

前　記

阿洛伊斯·伊拉塞克是十九世紀末叶二十世紀初期捷克著名的現实主义作家和历史小説的創始人。伊拉塞克出身农村手工业者家庭，一八五一年生于捷克东北边区納霍德的格罗諾夫鎮，少年时代在故乡讀書，中学毕业后，升入布拉格大学哲学系，后从事历史研究，在布拉格整理历史档案多年，对文学也极感兴趣，且早年即已开始写作。他的作品在捷克文坛上与当时頹废主义的流派进行了斗爭。他繼承了捷克文学的民主传統，而且后来在一八九〇到一九〇〇年間，在阶級斗爭尖銳化，掀起民族解放运动高潮的新形势下进一步发揚了这种优良传統。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初期，捷克文学已經孕育着現实主义历史小説的萌芽。伊拉塞克吸取了捷克前輩作家和历史学者的成就，大大地迈进了一步。他揭发了統治阶級与劳动人民之間的矛盾。他看出劳动人民是一切財富的創造者，因而坚决維护他們的利益。他的作品中所描写的主要人物，并不是什么高官貴爵，而是些平凡的捷克人：农民、手艺人、自食其力的知識分子、大学生等等，代表着思想先进的人物和解放斗爭的积极参加者。伊拉塞克在他的历史小説里把人民表現为历史发展的主动力，真实地反映了历史过程。在他的个别作品中，他已經認識到人民为取得权利和自由必然要通过武装斗爭。同时，伊拉塞克也看清了十九世紀初期在历史上起进步作用的年青的捷克資产阶級到九十年代已經丧失了它的进步性，他批判当时的資产阶級，

揭穿它的爱国主义的假面具。但是，他認为，当时的农民沒有領导解放运动的能力，但他又不懂得社会先进阶級——无产阶級的历史作用，因而，他所写的历史上人民的社会斗爭和民族斗爭不能对当代这类斗爭給以有力的支持。也正因为这样，在他的作品里虽然反映着几世紀以来捷克人民的阶級斗爭，然而对敌对阶級和平共处却仍然認为有其可能性。伊拉塞克的作品在思想性上存在着这些缺点是受了他的世界观的限制，所以到了一九一七年他的作品的力量便衰退了。

伊拉塞克的早期作品有詩歌、故事詩等。他早在故乡讀書时代，就已經深深体会到人民生活的困苦以及他們的英勇性格和革命传統。依据实际生活体驗，他先后写了許多关于当时納霍德边区农民生活的中篇小說，于一八七八年彙編为"山中故事集"，在这些小說里，眞实地反映了捷克农民英武勇敢、爱好和平、心灵优美、秉性善良的好品質，以及資本主义在各方面对人們的生活和个性的影响。

伊拉塞克的作品非常丰富，他第一部历史小說"斯卡拉奇"一八七四年脫稿，書中描写一七七五年納霍德边区的农民起义，鮮明地表現出人民对压迫者积极斗爭的不可避免性，不仅使人看到納霍德边区居民的革命传統，并且証明了当时斗爭的必要性。一八八八年他住在布拉格，在学校里教历史，配合教学工作，他同时又大力从事創作，八十年代后期他写了第一部历史三部曲"在激流中"，描写了在农民中胡斯运动的萌芽；繼第一部三部曲之后，最成熟的小說是"反对一切"(1893)。它描繪了社会压迫和民族独立問題在波希米亚最尖銳的日子。上世紀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紀初他創作出五卷的长篇小說"弗·勒·維克"(1891—1906)和四卷的长篇小說"在我們的国土上"(1896—1904)，伊拉塞克在"弗·勒·維克"长篇小說中描繪出全民反对奧地利专制

政治和封建压迫的现实主义的图画，他在"黑暗时代"(1912—1914)里描写了异邦侵略者的政权在祖国领土上建立起来时，波希米亚黑暗生活的情况，并指出要人民起来向黑暗斗爭，来根本改变祖国的生活。

伊拉塞克的著名历史小說"为了自由"写于一八八三——一八八四年間，以十七世紀末期为时代背景，当时正是外国的豪門巨賈統治捷克时代，种种方式的反抗終归徒劳无益。然而边区的农民(荷特人)起义了。他們也与小說"斯卡拉奇"里的农民一样，要保护自古以来的权利。作者在这篇小說里揭示了这一爱国运动的社会原因。

小說的主題反映着人民內部的緊张斗爭，这正是作者本身当时为之所苦恼的問題。書中提出对敌斗爭的两条路綫，也就是和平斗爭的路綫与革命斗爭的路綫，問題在于究竟应該走哪条路綫。書中人物就是依据这样的思想內容来安排的。小說里有两个敌对的陣营：农民与德国的地主兰敏蓋尔。因为作者着重描写的是斗爭中的农民，所以小說中以两个农民作主角，一个是那綽号叫柯济納的楊·斯拉杰克，一个是瑪泰依·普露施別克，后者坚决主张革命斗爭，拥护他的都是极为貧寒的荷特人，就是普露施別克自己也不是富家子弟。

普露施別克不相信兰敏蓋尔会讓步，也不相信請願的代表能在維也納使問題获得公平合理的解决，他說只有靠自己，并号召人們用武力清算压迫者。当荷特人的村庄里起义的时候，他就成了农民的領袖。書中表現了他的勇武有为、忠于人民和有組織才能。他英勇地手执旗帜战死沙場。普露施別克的形象体現着捷克农民先进阶层的坚决勇敢及在斗爭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

然而作者更为同情的是那在性格上适足以表現出作者本身

的犹豫不决的柯济納。柯济納起先也是村长格鲁貝依、"法学大家"塞卡一流人物，是主张走和平斗爭路綫的，突然事件的发生促使他懂得了积极抗議的不可避免，而去同那些要起来反抗的人們合作。可是柯济納仍然在信任那帮高官貴爵，終于成为自己那种天眞想法的犧牲者。临受刑时，他已經認識到那帮老爷們的背信弃义的行为，但幷沒有号召革命斗爭，还要邀兰敏盖尔到阴間去打官司。在小說的結尾，作者給这一角色加以神圣的荣耀的烈士称号，这就掩盖了作品的革命因素。

起义者陣营中不能团結一致是他們的致命伤，伊拉塞克恰如其分地揭示了这一問題，就是說一部分农民听信了老爷的諾言，随着"法学大家"塞卡离开了起义者的队伍。但是，为什么这些走不同斗爭路綫的农民应該联合起来？作者却沒有指出。因为他只是在强調对压迫者必須斗爭，而不能坚决果断地确定这一敌对的斗爭应走的路綫。作为一个現实主义作家，伊拉塞克指出了对压迫者妥协讓步的后果是强制劳役的恢复，爱国志士的慘遭杀戮。不过，不言而喻，写一章农民武装起来对老爷們来个无情的斗爭，作者是沒有这种勇气的。伊拉塞克幷不贊成普露施別克，他客观而眞实地揭示了这一人物的观点而不同意这些观点；作者心目中作为人民英雄来頌揚的是柯济納。作者的犹豫不决多半还是由于他不信农民革命的可能性。

虽然这部小說里表現出伊拉塞克的世界观的矛盾，但是整个說来这部小說还是起着号召人們对奴役者的政权进行积极斗爭的作用的。根据書中塑造的人物：普露施別克、柯济納和他的母亲——一个坚决保护荷特人的权利的民間妇女——可以断定作者內心中是乐观的。这由于他深信人民的事业是正义的，人民可以战胜压迫者。虽然起义遭到失败，但是作者确信最后胜利一定屬于人民。小說的收尾就証明了这一点，兰敏盖尔行将

死亡，英雄的形象永远記在农民的心里，由于对他的怀念而产生了那为了繼續斗爭而必不可少的堅强和勇敢。

書中描写的景物幽美，人物性格突出，心理活动細膩。全篇情节动人，紧张里带着乐观，严肃中含着幽默。作者少年时代常讀普希金，萊蒙托夫，果戈理等人的作品，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說，果戈理的作品給他的印象最深，所以这种和果戈理的共同处是可以了解的。可惜中譯本不能把原作品的优点充分传达，譯文中不妥之处恐也不少，尙希望讀者多多批評。

本書原名《Psohlavci》（“狗头軍”），現根据小說內容改名为“还我自由”。

譯　者

很古的时候，茂密的森林从边界的山岭上远远伸向內地，成了捷克王国可靠的天然屏障。

为了保卫边界密林里的通路，特地建立了警卫部队，他們也看守“国家的門戶”，就是那些构筑在这里专为保护边境道路的城堡和要塞。

后来，主要是在十三世紀，异邦移民潮水般地涌进了捷克边区，于是，历朝国王就漸漸对于作为国家天然屏障的边界森林不大重視了，也就准許外国人对森林稍加砍伐。

保存得最好、最长久的是西面与巴伐利亚接壤处的壮丽的舒瑪卫山山坡和山麓的森林。这些森林的一部分和从多瑪日黎采通往德国的要道，自古以来就由荷特人防护——这是些意志坚强、久經鍛炼的人們，有壮士的体格、英雄的气概。

早先只有在王国的森林边緣才会見到的荷特人村落，这时已經分布到山坡和谷地了。但是，它們和国境綫之間，还是隔着崇山峻岭或蜿蜒起伏的丘陵。荷特人好象隐蔽在坚固的棱堡里一样，以山巒挡住敌人的眼目。在这条寬达五、六哩的国境地带上，荷特人的小村落分布在山隘和大路的两边。

在多瑪日黎采东南，以貼近伏瑟魯伯山隘的里戈塔和帕契諾維采两个小村庄最为边远；它們的西北，有基切夫、木拉柯夫、特魯瑪切夫和斯特拉施等四个村落位于伏瑟魯伯和布罗特两条道路之間，再往西北方，在通往慕尼黑的道旁还有烏貞斯特、德拉瑞諾夫、帕斯特尔謝柯夫等村落和如今的克列聶奇鎮。

那些取得荷特人称号的捷克边防軍究竟是什么时候到这一带定居的，我們不大清楚。可是我們知道，他們曾經忠于职守，

英勇地防止敌人侵入所有的大小道路，并且参加过在他們的边区或邻近地方所发生的一切战役。

同时还知道，他們也曾帮助布露瑞梯斯拉夫公爵在布魯戴克附近迎头痛击德国人，后来，特别是在著名的胡斯战爭时期，也一貫地为祖国英勇作战。

在和平年代里，他們沿着边界巡邏，监視德国人随意侵占捷克国土，擅自砍伐我国森林或在我国森林里打猎，总之，就是不讓德国人对我們横行霸道。根据記載，他們在执行勤务时，往往同从巴伐利亚来的，特别是同从布罗特来的偷伐林木或私行打猎的人演成流血冲突。荷特人在警戒勤务中的忠实同盟者是凶猛的大狼狗，他們的忠实朋友，起先是沉重的切戡[①]，后来是火繩銃和大枪。甚至当捷克国会决議王国其他居民一律不許带枪的时候，荷特人仍然可以带枪。

当捷克国王偶然通过荷特人的边区时，荷特人就穿带全付武装，打着有狗头徽号的旗帜[②]前来接駕。照古代留下的惯例，他們献給国王一小桶蜂蜜，然后充作仪仗队护送国王出境。

为了对他們执行勤务所經历的艰苦危险表示奖励，荷特人享有种种特权和优待。

他們自古以来就是自由人，除国王本人外，不受任何官府管轄。貴族不得住在荷特人的土地上或購买这些土地。荷特人从来不知道那种以沉重的鎖鏈束縛着其余乡村居民的农奴制度。

---

① 切戡或恰戡，荷特語称为“恰卡那”：这是一根长杖，同时可用作武器。它用硬木料制成，长約一公尺半，下端鑲有尖头，上端装配鶴嘴形的战斧，此外，上部还有金屬雕刻的鑲飾和釘帽。古时切戡由已婚男子携带。他們出外値勤务，或上巴伐利亚、进城、参加婚礼、洗礼及其他类似場合通常都携带着切戡。——俄譯本注。

② 因此，他們就得个綽号，叫作“狗头軍人”。参閱普·斯特兰斯基所著“波希米亚共和国”。——俄譯本注。

他們可以随便利用自己所保护的森林中的一切財富，不受限制地在这些森林里打猎，跟豺狼和狗熊較量力量（在舒瑪卫山上，这类野兽到十七世紀还很多）。他們在自己边区內可以随意从事任何职业，免繳通行全王国的种种賦稅。他們的迁居、集会、自由婚配，誰也不能加以干涉。

荷特人有自己的法庭，根据“荷特人法”处理案件。这一法庭的成員有：国王任命的荷特人首領，几个顧問官或荷特人的村长。每月最末一个星期日在荷特秦——多瑪日黎采的一个城堡里开庭一次。

这个城堡是多瑪日黎采城防官（或称总兵）、“荷特人首領”和监誓書記的官邸——荷特人最高行政机关所在地。荷特人把他們的旗帜、印信和楊·卢森堡、査理四世、瓦茨拉夫四世、依尔瑞·帕戴布拉特斯基及其他国王所頒賜的特权書状也收藏在这里。遇有危急，他們就拿着武器到堡里去集合；在打仗的时候，他們就把妻子兒女和金銀財宝送进城堡里去，以保安全。

荷特人担任勤务的最后一年是捷克国难深重的一六二〇年。他們用鹿砦堵塞了通往巴伐利亚边界的一切道路，“一冬”国王弗利德里赫曾下过严令：“尔等必須克尽身負的义务，按照各村庄輪流値勤的規定，日夜（特别是在夜間）小心保卫这些地方，防备敌人的突然侵袭，当値兵員应按时到达哨所，无分昼夜不得擅自离开。为了愼重保护軍旗，应責成掌旗人对旗帜完全負責。为使这些警戒地区保持良好秩序，当由荷特人首領和监誓書記逐日輪班駐留防地……”

这是荷特哨兵們最后一次在舒瑪卫山密林里相互传呼，这是白地黑边的狗头旗最后一次在保卫捷克边疆的勇士們头上飘揚。

白山附近掀起了一場大战。

遍及整个王国的灾祸也涌到了荷特边区的这一个角落。在老区刑場实行大屠杀后四十天，皇帝所派的总督卡尔·黎赫千施捷肉把自由的荷特人"抵押給"枢密顧問官柯弗拉特·威廉·兰敏盖尔·阿里宾列依特男爵，拿到了七千五百金元；这皇帝手下的高官是一六二一年六月二十一日悲剧的一个祸首。九年以后，又追加了五万六千金元，荷特边区便被彻底卖給了兰敏盖尔，成为他的世袭領地了。

阿里宾列依特男爵不肯承認、当然也不曾承認荷特人的自由和特权，而开始把他們当作普通农奴看待了。

从那时起，荷特人就展开了他們頑强而持久的最后斗爭。这些爱好自由的人們坚决地保护自己的权利，反抗无法无天的暴力。这个双方力量悬殊的斗爭持續了六十多年。有时也閃現一星半点希望，因为荷特人以为官司打到維也納朝廷，他們是会胜訴的。可是事情終于无法挽回了，兰敏盖尔的繼承人——他的兒子瑪克西米里安最終还是打贏了官司。这时荷特人全都明白：他們的請求遭到拒絕，他們的一切特权都被废除，失了效力，而且他們自己也应該在苛政淫威之下保持perpetuum silentium。①

这就是一六六八年的情形。

"緘默"果真籠罩了整个荷特边区。死一般的緘默。甚至在一六八〇年整个捷克王国暴风雨般掀起的农民起义，都沒有打破这种緘默。

可是，这緘默毕竟沒有保持住。荷特人終于打破了它。我們的故事也就从此开始。

---

① 拉丁文：永远的緘默。——俄譯本注。

第 一 章

十一月初，暮色降临到山岭和谷地，位于巍峨的柴尔荷夫山脚下、顺着加尔特拉瓦山脊延伸的整个边区，瀰漫着一片黑暗。边区已經寂靜下来，捷克森林山脉象一垛雄伟的城墙，屹立在它上面，耸入云霄。团团烏云在空中浮动，触到林木茂密的峰巅，又在捷克森林山脉上空掠过。

暴风雨来了。

狂飈支配一切——支配着烏云，支配着大地。田野間的孤树，山坡茂林中的百年大树都在它面前发抖。在烏頁斯特村旁耸立着的葛拉戴克山上，生长着密密麻麻的老白樺树和小白樺树，它們都弯腰哀鳴，暴风恶狠狠地捋下最后几片黃叶，猛地一吹，把它們赶到茫茫的黑暗里去了。在邻峰古尔卡山頂上，橡树林却在不屈不挠地咆哮着。橡树奋力舞起茂密的枝椏与旋风对抗；旋风急急冲出森林，向那好似一座孤零零的巢穴靠着葛拉戴克山的护庇才获得安靜的村庄扑过去。

路边和果园里的树木都在左右摇摆，呼呼吼叫。呼声最响的是柯济納家寬敞的院落里那棵年代久远的菩提树。菩提树底下，古井旁边的汲水吊杆拚命地吱吱嘎嘎乱响。然而这一切都沒入在老树茂密枝椏間横冲直撞的狂风怒吼声中了。

屋里点着灯。从一个很低的小窗戶里透出黯淡的光芒，落在那院中刹那間被卷揚起来的一堆黃叶上；旋风恶狠狠地迫使黃叶旋轉，然后往起一提，馬上带往黑黝黝的高空去了。当飓风

发了狂似的怒吼咆哮的时候，有人走到窗戶跟前。一个側影出現了，跟着，窗戶就被推开了些，一个妇人裸露着手臂，把一只小碗端到外面黑暗里；这只碗上立刻卷起一縷白烟，就象是一团細碎的雪花，被风繞着繞着就吹散了。这是对风神的献祭。嗚嗚咽咽的美柳齐娜[1]貪饞地吞下那慰劳她的面粉，呻吟了一声，冲到黑暗里消逝了。

窗戶关上了，窗戶上的人影也不見了。

院子里，狂风还在咆哮。可是屋里，在这間挺寬敞的房子里，却暖暖和和，舒舒服服。灶上的火烧得旺旺的，多脂的木柴在毕剝作响。插在黑鉄灯架上的松明发出煞亮的光芒，照見一位妇人，她向美柳齐娜献了祭，就离开了窗口，把那只空碗放进一只沒上漆的橱柜里。

这是一位身材苗条、容貌秀丽的农家少妇。脸上特别动人的是她那双褐色眼睛里露出的眞摯神情和她那笔直的鼻梁。她的身上是家常打扮——裙子、坎肩、头上扎着花围巾。

房里有一张花床，上面挂着帐子，她把碗放进了橱柜，便又坐到那把离床远一点的椅子上，操起一根粗繩，开始有节奏地輕輕扯动那吊在天花板下的粗布摇床，一边还小声哼着曲子：

> 搖，搖，小宝宝，
> 年紀小，
> 不吵不鬧睡一覚，
> 别把你媽来打扰……

窗外的狂风在应和着她的歌声。风的呼嘯、树的喧鬧汇成一片怒号，震得窗框上的玻璃砰砰直响。年青的媽媽繼續唱着搖籃曲。床上帐子里传来大声的嘁嘁喳喳和压低的笑声。笑声

---

① 按古代传說，美柳齐娜因为对父亲犯下許多罪行，被罰做一条蛇，永世在旋风里浮动。——俄譯本注。

抑制多时，終于脫口而出，爽爽快快的，象一串銀鈴似的嘩啷啷地响了起来。另一个低低的声音在讓他安靜下去，这时，女主人叱駡了一声，可是声調一点兒也不严厉：

"你們那兒輕点兒！讓加娜尔卡睡觉！"說完她又搖着搖床唱起来：

我的乖宝宝，你要是不睡觉，

我就把孩兒往深深的水里抛；

深深的溪水流到多瑙河，

水里妖精抓住你可怎么好！……

小加娜尔卡心滿意足地眯縫着眼睛，含糊的咿呀声漸漸低下去，最后不响了。媽媽繼續搖了一两下，松开繩子，向床前走去，这当兒，在床上哄大兒子玩的丈夫从浅色的帐子里也欠起身来了。

这是个三十来岁的身材魁伟的农民，滿头深黄色的长发。他把头发往后一甩，笑嘻嘻地瞧了瞧妻子。一个圓臉蛋兒的三岁孩子，穿着小小的衬衣，睜着一双象两块火炭似的小眼睛，扒在父亲肩膀上，叫母亲到帐子里去。

"輕点兒，你們眞会吵！"女主人装出一付严厉的神气叱駡道。"早就該睡了！巴夫利克，躺下！快鑽进被窩兒去！瞧，加娜尔卡都睡着了。"

"好一个睡着的！"父亲指着搖床笑起来，搖床里露出个两岁小女孩的脑瓜兒。松明的亮光把小女孩浅色的鬈发染成了金黄色，她在微笑着。

年青的斯拉特斯基因为家里那座院落的名称，人們都管他叫柯济納。柯济納走到搖床跟前，他穿着长及膝盖的浅色皮褲，高腰袜子和笨重的木头鞋，寬袖衬衫，敞着胸脯，也沒穿坎肩。他伸手去抱这个小丫头，把她高高举起，亲亲她，又把她放在床

上；他的一切动作都显得敏捷而有力。这时，全家都聚在床上了——欢天喜地的孩子們往父亲肩膀上爬，爹媽陪着他們一块兒笑。这里充滿了家庭幸福的和諧气氛，是那秋夜怒吼的狂风奈何不得的。

但是，这个幸福却不是輕易得来的。四年前，柯济納已經当家了，他告訴母亲說，自己选上一个姑娘了。柯济納老大娘起初連听都不要听这話。不錯，姑娘長得倒挺美，可是家境貧寒。柯济納老大娘想要的媳妇并不是这样的。虽然村长的职务从他爹开始就沒有传給兒子，可是跟早年一样，他們家在荷特边区还得屬第一流，柯济納家还照样受人尊敬。本来嗎，連每个孩子都知道新来的老爷們为什么撤了柯济納祖父荷特村长的职务，那是因为他不肯听他們指使，跟自己人作对。

可是結果，老大娘还是讓步了。

“苹果落下来，离树远不了，”她指着兒子說。“老柯济納固执得跟公牛似的。别讓甘卡拴住他的手脚就得啦……”

綽号叫依斯克拉的快乐的风笛手露瑞古尔瑞克，那时候就笑着說：

“我敢說准不会拴住！他們会象一对鴿子似的过日子的！”

既然只有他知道这青年主人的心事，而替他出主意，帮他办交涉，那还有不說将来会又幸福相爱的?!不管怎么着吧，他的預言总算实現了。

年青的柯济納果眞同甘卡过得象一对鴿子似的，而且不象一般人，只好个一年半載；現在已經是第五个秋天了。柯济納覚得自己在家中很幸福，而且越来越幸福。同老婆孩子在家团聚，跟他們一块兒玩，一块兒乐——他覚得再也沒有比这更好的事了。在男人堆里，他几乎从不露面，甚至也不出来喝杯啤酒、聊个閑天兒，因此，村里人甚至嘀咕起他来了。

他向来只肯跟风笛手依斯克拉·露瑞古尔瑞克在林边、田野或星期天在自己的花园里見見面，談談天。

是啊，我們还沒提到这年青的斯拉特斯基过去是怎样一个人哩。从前，他总爱提着网带着枪整夜整夜地在森林里轉来轉去，或者掏掏狼窝，而且不断暗地里收拾可恨的老爷們一下。可是結婚以后，他象羔羊一样老实了。

从此，要是老爷們命令給送个柴火或是干个别的活兒，他就不声不响地听从命令，騰出个人手来派去。可是在早先，他跟荷特边区所有的人一样，总要詛咒强制的劳役，設法逃避它。

現在每当这种时候，柯济納老大娘总是紧抿着嘴唇，綳着脸，生气地瞧着兒子，她心里在責备兒子。有时，她哥哥格魯貝依从德拉瑞諾夫村来探望她，她就向哥哥訴苦：

“不！他已經不是柯济納啦。不象他爹。他心里只有老婆。”

更确切地說：他心里只有“老婆孩子”。至少說，他現在的表現是这样的：不管这秋夜的狂风怎样咆哮，他只顧一家人坐在床上，跟两个淘气得象小猫兒似的孩子在帐子里嬉笑。

忽然，他挺直腰板，注意地傾听着。同时，老狗伏尔克也从睡梦中醒来；它从桌子底下跳出去，叫开了。

“晚会不是才开始嗎？！”甘卡抱着小女兒詫异地說。她心想，这准是哪个佣人从邻家晚会回来了。

“不，是个陌生人，”柯济納答道。这时候，又听到敲門声。

柯济納走到門道里。門閂喀嚓一响，只听門外一个男子的嗓音在唱：

烏贝斯特的葛拉戴克山上，烏兒歌声嘹亮……

后来，柯济納說了些什么，歌手的話被他的声音蓋住了；可是，那男子的嗓音又繼續唱了起来：

呃噼，多么嘹亮！飄揚，飄揚，

歌声飞进咱家的門墙……

歌手边唱边往屋里走，他在門边站住，向女主人問好。小巴威尔見了他乐得直喊，女主人殷勤地說：

“进来，进来，依斯克拉！才从城里来嗎？天不早啦。多尔拉又該罰你啦。”

“管它呢。要說多尔拉是生姜，那我就是辣椒。”

风笛手整了整肩上用皮带挂着的乐器，微妙地一笑。

“你怎么这么高兴？”男主人問。

“你瞧，外面的风都扯开嗓子唱起来了，唱得这么欢，我怎能不高兴呢！道兒这么坏，眞是上帝的懲罰！我的皮口袋被风吹得鼓鼓的，风笛自己在响。奏的調子眞象是在黑暗里从这块石头跳上那块石头，走出水洼，掉进泥坑——弄得泥浆四濺……”

依斯克拉·露瑞古尔瑞克把风笛放在长凳上，坐下来，头上戴的紅頂子的羔皮帽子也沒往下摘。他那光滑的圓脸上仍然在微笑，下巴上有个小酒涡兒。事实上，只是由于他那双愉快的、带点兒狡黠神气的眼睛，不覺得他喜笑顏开，因为他在說話或打个趣兒之前总是先眯縫起眼睛来。他的岁数跟年青的主人差不多，也許要大个两三岁吧。

这当兒，女主人拿来了盐和用干净手巾裹着的大块圓面包。

“切开吃吧，”她在讓客人。

“城里有什么新聞？”柯济納問。

“新聞嗎？不多。那兒酒館里坐着两个好象是市政局的什么人，据說，老爷們在打听咱們。你那德拉瑞諾夫村的舅舅也在那里，他都听見了。”

“打听什么事兒呀？”男主人不安起来。

“打听荷特人的权利。他們在市政局里找那些文件；你知道，就是早先咱們榘子里保存的那些。”

"誰在找啊?"

"那兒有个管事的是庫特人，叫柯施，还有特尔加諾夫的管事。市政局那两个人打着哈哈笑他們，笑得前仰后合。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不过听說这个柯施，又是喊叫，又是吓唬人，說什么，特尔加諾夫的老爷要給荷特人看点厉害……"

风笛手不說了，可是后来又想起一件事，补充說：

"在酒館里的那些人，有一个解释得很清楚，咱們荷特人的权利直到如今还是完全有效的。对！劳米卡尔那个老头子和現在这个年青的解释这些文件的时候，都只是捉弄咱們荷特人！"

主人們屏息靜听着，也沒留神那小巴威尔怎么就溜下床来，悄悄走到风笛跟前，正在仔細观看那风笛上奇妙的山羊，高兴得不得了。起初，他只是欣賞，接着，去碰碰它的眼睛，后来，又去摸摸那柔軟的毛和依斯克拉装飾在山羊額上两角当中的亮晶晶的东西。但是，媽媽发現了这孩子。爸爸始終低着头看着地，直到风笛手說完話才抬起眼睛来。

"这是多喒的事啊，依斯克拉?"

"大概是前天吧……"

"别是又要出什么祸事吧，"年青的女主人耽心地叹息一声。

"我这样想……"风笛手开了头，可是沒容他說下去，因为老狗伏尔克突然跳起来，一个劲地狂叫。

柯济納走近窗前。他向黑暗里张望了一下，可是什么也看不見，就到門外面去了。

依斯克拉把小巴威尔抱起来，放在膝头上，准备讓他看怎样吹风笛，可是在这时候，女主人輕輕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喂，依斯克拉，"她打开了話头。"你察觉沒有？你說話的时候，柯济納好象在发楞。現在他时常这样。平白无故就会发起楞来。瞧，刚刚他还高高兴兴，又說又笑的，忽然就板起脸来了。

我有时想，他一定有什么心事，象块石头似的压在心上。也許他已經不爱我了，他在后悔……”

“别瞎説啦！”风笛手打断她的話說。“后悔？他不但現在不会后悔，将来也不会后悔，这一点我很清楚。你用不着愁这个。”

“造化弄人啊！我怕的是要失恋了……若不是这个，那又是什么呢？”

“你脑子里竟会轉起这样的念头！簡直是沒影兒的事！”

“請上帝保佑吧！”年青的主妇听到依斯克拉的話，安心了些，她叹了一口气說。这时，依斯克拉帮着她的小男孩把风笛弄出几个嗚嗚哇哇的声音来，她又不由得大笑起来了。

在这时候，年青的柯济納走出房門，向院里仔細张望了一番。有人到院子里来过，这是毫无疑問的，要不然，机警的伏尔克不会狂叫。风依然怒吼，难以听出什么动静来。可是，到底还是听出来啦！……有人在院子对过他老母亲住的那間小屋前面敲窗戶。她，按說是已經睡了，因为窗戶上漆黑。可是瞧，火亮兒一閃，窗戶里透出的光黯淡地照在院子里，这时已能看出站在对面房門口的两个男子，他們先是在等着开門，后来就走进門去了。

柯济納犹豫不决地站了一会兒。自己屋里传出风笛的嗚咽声，可是他沒有听見。他穿过院子，走到母亲住的小屋前面，試着推了推門。門閂上了。他毛着腰，走到窗戶跟前，往屋里瞧。他看到母亲穿着皮外套，还看到了她的两位客人。一位客人从斗篷里掏出一只也不知是小箱子还是匣子来。另一位客人掀开盖子，拿出一个光滑的、象银子般鋥亮的东西給老太太看。

可是这当兒，柯济納不得不急忙离开窗戶跟前了，从門庭上传来了妻子的声音，因为这么坏的天气丈夫在院里耽擱这么久，使她詫异起来。

“一个人也沒有，是伏尔克瞎叫喚，”柯济納向門庭走来，說。

"可是，你上嫣那兒去干什么呀？"

"我想看看她在做什么。她那兒还点着灯呢。我覚得这很奇怪。原来她坐在长椅子上向上帝祷告哩……"

"哎，快进来吧。冷得我上下牙直打战。再說，依斯克拉也要回去了。小巴威尔吵着要他的风笛。……"

夫妻倆回到房里。

依斯克拉这会兒在照料着加娜尔卡。他抱着她在房里走来走去，小声哼着催眠歌。小女孩凝神看着他，可是她的小眼睛开始慢慢閉上了，最后她睡着了。风笛手小心翼翼地把她放在搖床里。

"你倒眞会当爸爸，"女主人打趣說。

"可不是嗎，不过，大概送子仙鶴还沒找到我家的門兒呢，"风笛手回答后，又笑着补充說：

"到了那个时候啊，大概，多尔拉也会少駡我几句了……"

他忽然想起，他还得到晚会上吹吹风笛，好給妻子掙点短麻回去，于是他就拿起那只小巴威尔舍不得撒手的风笛，向主人道晚安告辞了。柯济納出去送他。两个人一同走到門庭上，柯济納悄悄地問依斯克拉："德拉瑞諾夫村的舅舅是不是同你一起从城里回来了？"

"不是，他还呆在酒館里。跟市政局那两个人坐在一起，喊喊喳喳地聊天哩。聊的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一句也听不清。喂，現在我告訴你一件事：甘卡把心眼里的話都对我說了，她总为你放心不下。她这个傻家伙，只当你不爱她了，說你总在想心事，不爱講話，好象你心里很煩惱……我要是有这么个老婆啊，那可眞幸福，我会一天二十四小时都高兴的，世界上样样东西我都会瞧着順眼。你淸醒一下吧，你为什么这样胡思乱想？老婆有哪点兒不好？要知道，一下子弄翻了，可是泼了的水难收回呵……"

依斯克拉向柯济納点点头，在黑暗里隐沒了。柯济納站在門庭上，凝神看着院子对面他母亲的那間小屋。那里点着灯。深更半夜的来客还沒走。柯济納本想再走到窗戶跟前去，可是轉念一想，又回身走进了門道。屋里传来妻子哼着小曲兒的柔和的嗓音：

……别把你媽来打扰……

直到現在，柯济納才想起了风笛手的話。刚才他正在想别的事情，把那些話当作耳边风了。那熟悉的妻子的歌声还同过去一样使他愉快，提起过去来，那时她还是个姑娘，在自家的花园里歌唱，他躲在一旁，欣賞着她的歌声。她的歌声現在还是那样清脆，那样柔和。这时，她坐在那里，身旁的幼女已經进入梦乡，他看到这种情景，多少忧愁都消散了，脸色也頓时爽朗起来，向妻子微微一笑……

这一夜，年青的主妇心里輕松了，睡得安安稳稳的。松木片的余烬又着了一会兒，后来熄灭了。整个屋子陷入了黑暗。大家都入睡了，只有主人躺在小巴威尔身旁不能闔眼。刚才的思緒又回到了他的脑海。他听着兒子的呼吸声，听着妻子和加娜尔卡均匀的呼吸声；往日，这可以催他入梦，現在，柯济納耳朵听着这个声音，心里却想着别的事情。他的听覚紧张起来；他在等待着，以为母亲会来敲門，喊他出去。可是一点兒动静都沒有。柯济納忍不住了，爬起来，走到窗前。

母亲房里还点着灯。

于是柯济納站在那里，瞧着，等着……

第二章

柯济納老大娘熄灯上床了。当她兒子所看見的那两位客人

来敲窗户的时候，她还沒有睡着。她披上那件羊皮鑲边的褐呢长外套，就前去开門。

她問是誰，来人当中的一个答了話，說是“过路的，”她听出这是自己哥哥的嗓音。

他是德拉瑞諾夫村的村长克黎施托夫·格魯貝依。这个男人身材高大，有些駝背，身披一件寬大的斗篷，右手拿着一根沉甸甸的“切戳”，柄上的銅活在松明照耀下閃閃发光。他进屋以后，把一只外面包着鉄皮，腿上雕着花的橡木匣子放到白枫木的矮桌子上。克黎施托夫从头上摘下羊皮高帽子以后，松明照亮了他那张板着的脸，脸上有不少皺紋，但是还不显得多么老。白多黑少的长头发披在他的肩头，只有額前剪得齐齐的。一个鷹鉤鼻子，一双灵活的眼睛，眼光里那种坚定而有自尊感的神气，使老头兒的外表显得格外高尙。

跟他同来的那位是烏頁斯特村的村长依尔瑞·塞卡，站在他身旁显得非常不起眼。这人个子不高，肩膀还相当寬，身体挺結实。他穿着一件黑皮鑲边的白色短外衣。头上戴一頂笨重的大檐帽子，浓密的深黄头发从帽檐底下披到肩膀上。

柯济納老大娘穿着一件旧长外套，那上面的彩色綉花只剩下一些痕迹了。她很詫异地瞧着这两位黄昏以后的不速之客。可是她不言語，靜等着他們开口。她哥哥直截了当地談起正事来。他簡单地叙述一下自己进城的事，他在那里从两个市政局工作人員的口中听到确实消息：老爷們在查問荷特人的文件，他們認为是市政局把它藏起来了，因为几年前这些文件收藏在荷特寨里。老爷們企图暗中通过自己的管事人柯施探听出各种情况来，可是市政局的人也跟这里所有的人一样，不大喜欢特尔加諾夫的老爷們，甘心情願地把一切情况都告訴德拉瑞諾夫的村长了。格魯貝依出了城，沒有回家，就一直奔向烏頁斯特村，这

里的村长向来受全体荷特人的尊敬，他家里收藏着狗头党人的无价之宝——特权文書。自从荷特人被卖給老兰敏蓋尔的时候起，文書就在这里藏着。当初一听說被出卖，荷特人的几个村长，包括老柯济納的祖父，立时就想起了这些文書，便急忙跑进城去，請求多瑪日黎采市政局把这些文書发給他們。①

“那有什么，現在你們既然不归我們管，那你們就把自己的文書拿走吧。放在你們手里，总比交給那个德国人强得多呀！”市政局的工作人員說完，就讓这几个荷特人进了寨子的地下室，那里收藏着荷特人的一匣文書。

从此，这只橡木匣子就开始旅行了，从这个村庄轉到那个村庄，因为新老爷們虽然不承認荷特人的特权，但是一个劲地追寻这些文件。人們为了保証安全，就把这只装着宝貴的自由的小匣子藏来藏去，忽而放在荷特人的这个村长家，忽而放在那个村长家，但是最常放在烏貝斯特村里。自从給荷特人規定了“永远沉默”的那个沉痛日子起，直到今天，一直都是这样。

老爷們对这些文件似乎不感兴趣了，或者是忘記了。可是，忽然象晴天霹靂一般，他們又要找这些文件。

两个荷特人村长在寡妇小屋里向老农妇所講的也正是这桩事，老农妇一声不吭地听他們講。人們看了柯济納老大娘的臉，就不难猜出她是克黎施托夫·格魯貝依的姐妹，这时她的臉上并沒有露出惊惶不安的神情。相反地，她喜形于色，眼睛里閃出快活的光輝。

“看起来，咱們这些文書还值点兒什么，”她說，臉上掠过一絲微妙的笑意。“你們办得对，拿来交給我妇道人家……沒說的，我一定把它好好地藏起来，誰也想不到上我这个小屋里来

① 1585年，国王魯道尔夫把荷特人交給多瑪日黎采市統治，为期六十年，由該市借貸37142哥比作为押金。——俄譯本注。

找。"

趁說話的工夫，塞卡从坎肩口袋里掏出一把小鑰匙，打开匣子，首先从里面取出一顆印記，它有銀币大小，連着短銀鏈子。德拉瑞諾夫村的村长和他的妹妹向匣子弯下身去，瞧那一包包放得整整齐齐的羊皮紙卷。塞卡一件一件地取出来，放到桌子上。原来他是在办移交，因此，他覚得把这些文件都打开重新检查一遍，对己对人都是必要的。这些文件，他亲手保存了許多年，現在又費了夜里很长时間把全部重看了一遍，其中有用捷克文写的，也有用拉丁文写的，在从前較为自由的好年月，那些拉丁文的已經譯成捷克文了。

讀書識字的塞卡享有"法学大家"的盛名，这时，他把荷特人的一切自由权——所有的文件——按年次陈列出来，从最古老的一件起，到国王瑪梯阿施頒賜的那一件为止。在用松明照耀着的陋室里，現在把这些經过小心折迭幷用带子纏裹的旧羊皮紙卷攤放开；这些紙的顏色已經发黄，边上受到虫蝕，角上染着指痕。拴着一顆顆大印記的絲繩，原来本是白的和紅的，經过几百年的时間，白色变成了黄色，紅色也失掉了它的鮮艳。印記保存得很好；最古老的一顆素腊印記上，有国王楊·卢森堡的馬上肖象，他全身騎士戎装，右手拿剑，左手持盾。另外有査理、瓦茨拉夫、依尔瑞、弗拉吉斯拉夫、费尔廸南德、馬克西米里安、鲁陀里甫和瑪梯阿施等国王的印記；鲁陀里甫和瑪梯阿施两个国王的印記比其他的都紅一些。

屋里靜悄悄的。两位荷特村长和老大娘默默瞧着这些苦命的文書，它們記得几世紀的事情，熟悉那比較幸福的好日子，而現在却眼看着人們受苦、受辱。塞卡又把所有的文書检查一过，似乎是在点数。最后，他向格鲁貝依說道：

"都在这兒。一件也沒丢。"

格魯貝依証明他說的对，点了点头。他对于这些文件也是早就非常熟悉的。

“唉，时候不一样了，想当年这些文書和印記都有很大的价值，”塞卡說。

“难道現在連一点兒用处都沒有啦？”老大娘反問道。

“沒有用处？不，有用！如果說它們今天不頂用，那末，明天它們还是要頂用的！”格魯貝依坚决而肯定地回答說。“这是咱們的权利，它好象一个硬核桃，不論是劳米卡尔的管事人或是他本人，都啃不动它。咱們的国王虽然都不在了，可是他們的話总比外来的德国佬的話用处大。”

“对，对，”塞卡肯定說。“正因为是这样，劳米卡尔才想把咱們手上的文書夺走，烧掉它。到那时，他就該拿起鞭子来吆喝啦：‘混蛋，我叫你們蹦！’可是你看，这里的話还沒被人抹掉呢！”塞卡說着，就打开国王依尔瑞的一份拉丁文書，指着譯文副本上加有重点的几行字讀道：“‘……无論高官貴族，皆不得占有彼等（荷特人），不得以彼等为农奴，亦不得徙居于其土地上。’对呀，还有这件也頂用哩……”

他弯腰看着国王瑪梯阿施的文書，找到他所要找的地方，讀起来：

“‘……特諭我捷克王国各界臣民，特别是我捷克議会現任及今后之議員以及我国宠爱的忠臣知照。业經本王朝修正、贊同、批准、賜予記名屬我国边案或称多瑪日黎采城管轄之荷特人及其后世子孙之各項特权、免稅法、自由权等，仰一体敬謹維护，遵照勿违。自本詔書頒行之日起，不得对彼等（荷特人）加以任何干挠，并应制止其他人等假借本朝及后世国王威严与边民为难……’”

塞卡抬起头来，向格魯貝依兄妹二人說：

“听見了吧？早先的国王是怎么称呼咱們祖先的，‘宠爱的忠臣’，可是現在，不管哪个办文書的，动笔就罵咱們是奴才、蠢汉，眞不知道他自己是个什么东西。瞧，这上头説的多带劲！”塞卡指着文件説。“哪怕咱們只剩下这两张羊皮紙，到时候也什么都不用怕。单凴这，就足够打官司的了。咱們的权利都写在这上头了。”

“我爸爸活着的时候也是这么説，”老大娘説，“記得吧，克黎施托夫，当这匣子在咱們家的时候……”

“怎么不記得！”格魯貝依給她証实説，“不过，該把文書收起来啦……”

“那就赶快收拾吧！”老大娘声調紧张地説。

两个男子把羊皮紙卷一一放进了木匣。

塞卡鎖上匣子，把它从桌上拿起来以后，德拉瑞諾夫的村长长叹了一声。他的妹妹很吃惊地向四下张望着，特别注意地瞧了瞧窗戶，然后向那矮矮的側門走去。走到門檻边，被她哥哥喚住了。

“咱們不用把楊喊来嗎？”

他所指的是外甥——年青的柯济納。塞卡抬眼瞧着老大娘，等着她回答，显出有很大顧慮。她当时沒言語，想了想，說道：

“不，用不着。这不就挺好嘛。”

塞卡安心了，点了点他那毛发蓬松的头。

老大娘向隔壁房間走去，两位商議的人跟在她的后面。

房間寂靜下来了。只有那窗戶，每当一陣狂风扑来时，玻璃发出輕微的震蕩声。这时，松明的火焰更亮起来了，白热的一端逐渐卷起，接着变成黑色。

就在这时候，从暗处探出一张臉来，在窗子上出現。这是年青的生人在偷偷向母亲房里观看。客人和那包着鉄皮的匣子都

不見了。只听得隔壁房里传来低沉的捶击声。

可是响声馬上停了。老格魯貝依在矮門前一低头，又走进原先的房間里来，塞卡和柯济納老大娘紧跟在他后边，窗戶上的面孔很快就不見了。

德拉瑞諾夫的村长要回去了。塞卡已經走到門口，又轉回身来对老大娘説：

“老太太，你怎么答应的，可要記得啊……”

“我在上帝面前都发过誓啦，你們眞死心眼兒，”柯济納老大娘带些責备的口吻，一本正經地回答説。

两位村长从屋里出来，到了庄园的庭院里。外面黑洞洞、靜悄悄的。只有菩提树下古井跟前那汲水的吊杆在吱吱嘎嘎响。村长們跟来时一样，又偸偸地从院中溜走了，可是他們的来訪还是沒能做到神不知鬼不覺，虽然他們自己并不怀疑这一点。当他們走出大門的时候，順风送来了快活的音乐声。

“听見沒有，他們正乐着呢！”塞卡把大檐帽子往下拉了拉說。“这准是在开晚会。”

他走到邻家照得通亮的窗戶跟前，偸偸地往里张望。那兒，在一間寬敞的屋子里，又快活又热鬧。

自然罗，这是干完活兒了。男的，主要是小伙子們，已經打完了大麦，姑娘放下了她們的紡錘和麻屑。青年男女跳起舞来了。依斯克拉·露瑞古尔瑞克站在屋子当中，把帽子往后脑勺上一推，头发垂在額前。他专心致意地把他那风笛的皮口袋——它的“心灵”——吹得老大，风笛嗚嗚哇哇地响，使周圍的一切都顫抖起来。他用种种动作去刺激跳舞的人們。依斯克拉脸上現出滑稽的笑容，鼓着腮幫子，眯縫着眼兒，一会兒眼睛索性完全閉上，一会兒視綫溜上了天花板。他先是就地打轉兒，接着是蹲下身去，两腿更番弹起、打着拍子，后来忽地把身子左摆右摆，突

然一条腿往起一蹦，跟着又用脚打起拍子来了。

老头兒在笑，小伙子受到姑娘們飄飄蕩蕩的裙子和甩甩搭搭的辮发的鼓舞，在如泣如訴的风笛声里尽情廻旋。

烏頁斯特的村长赶上了格魯貝依，格魯貝依并沒注意音乐，在黑夜里，他不慌不忙地往前走。

“多么快活啊！若是他們一知道哇！……”塞卡說。

“还得接着往下打听……”德拉瑞諾夫的村长一本正經地回答說。

塞卡向他建議在村董会过夜，理由是天已經很晚了，这么黑洞洞的，路上难保不出錯兒。但是德拉瑞諾夫的村长拒絕了。

“好讓人家知道我到过这兒是怎么的？黑我不怕。祝你晚安啦！”

塞卡向村董会走去，格魯貝依向德拉瑞諾夫村走去，在黑夜里，轉眼就不見了。

两位村长刚一分手，柯济納庄園石門上的影子也就走开了。年青的柯济納站了一会，瞧着他們的背影，似乎在傾听他們的脚步声，后来轉过身去，躡手躡脚地慢慢往回走。他沒有听見邻家传来的欢笑声。他悄悄地走进房去，依然不声不响地躺下了。睡得安稳的妻子和孩兒发出均匀的呼吸声。主人的声声长叹和妻兒的呼吸声混在一起了。

第二天大清早，还沒等柯济納老大娘用头巾包上她那花白的鬢发，正在生火的时候，她的兒子来了。

这么早就来探望母亲，在他是少有的。他道过早安，在长凳上坐下来，瞧瞧窗外浮云片片的天空，然后又瞧瞧火爐。老大娘向他問起加娜尔卡和小巴威尔来：“这么大风的天，他們睡得怎么样！”

“他們知道什么呢?！媽，您昨天晚上可躺下得早……”

“是啊，挺早。”

“可是后来又点起灯来了。我瞧見窗戶上有亮光……”他注意看母亲的神色。

“风那么大。我害怕出什么事兒。”母亲答話时非常安定，甚至是平心静气的。

兒子繼續坐下去。他还是在等着。可是母亲在談話中竟沒有透露一点关于昨天的事。她談的只是些家常瑣事。年青的主人也一字不提。

这眞是出乎他意料之外，他走开了，心里悲伤地在想：

“这是亲媽，連她都不相信我！……”

第　三　章

依斯克拉·露瑞古尔瑞克家的房子偏在村庄一头，靠近森林。虽然这所房子已經住过几代人了，但是它还一点也不显得破旧。不錯，圓木垒的墙，薄板鋪的頂，都因为年深日久而发黑了，可是这墙的顏色，冬天配上积雪的白屋頂，夏天配上窗前两株楞树的綠叶兒，却非常諧調。

閣楼里伸出一个小小的阳台，依斯克拉的妻子多尔拉这时正站在阳台上，把一串串熟透了的、鮮紅的山梨果往竿子上挂，好讓它着一着初霜。多尔拉比她丈夫小几岁，身材苗条，活活泼泼的，显得还是个姑娘。当年有不少的小伙子都被她迷住了，可是她的眼皮高。多尔拉拒絕了所有的、甚至非常有錢的求婚者，而选中了天性快活的风笛手。

她从来还沒有为了选择这个郎君而后悔。她只是想讓依斯克拉放下他那风笛手的行当，换一个別的职业，或者說，至少也

要讓他能在家多呆一会兒，不要任他只有天知道在哪里逍遥。她再就是希望有个孩子。有了孩子，她就是一个人在家里，也不会这样寂寞了。

今天依斯克拉在家。

屋里传出的热鬧声音說明了这一点。然而吹出这声音的却不是依斯克拉自己。这是他的一个学生在用功，高声吹着舞曲。依斯克拉是个年青的风笛手，可是他的名声已經远远传播到祖居乡村之外了，老年人都預言說，他将来会成为第二个斯特拉施的庫瑞尔卡。就吹风笛来說，在荷特人的村落里，甚至在整个普利坚边区，誰也比不上庫瑞尔卡。虽然庫瑞尔卡已經死去許多年了，可是至今还流传着关于他的許多奇怪的传說。据說他奏起乐来，甚至木头人都会跳起舞来；据說，在祖国的京城还是捷克国王当朝、荷特人还依法享有他們自古留下来的权利时，他曾經在布拉格的王宫里表演过自己的艺术。据說，庫瑞尔克好象总是喝得醉醺醺的。（哪个风笛手吹笛兒能不潤潤嗓子呢？）有一天夜里，他在森林里迷了路，跌下山谷，恰巧掉在一个狼阱里。跟着，有一位毛茸茸的、長着銳利的牙齿的客人来光顧他，庫瑞尔卡便吹起他的笛子来慰藉这位宾客，一直吹到第二天早晨，守林人听到笛声和狼嗥前来把他救出灾祸才罢。

斯特拉施的庫瑞尔卡是个族長，又是附近所有风笛手的教师。授艺給依斯克拉的老露瑞古尔瑞克也是跟他学的，可是現在，依斯克拉都已經有了几个学生了。他不仅教他們吹风笛，而且还教他們拉提琴。別看他連音符都不識，一只歌子只要他听过，哪怕只听一遍，他馬上就能配上一种乐器。平日他一到哪家旅館里，那些热爱舞蹈的快活姑娘們总是揮动着手帕向他围攏来，若是其中的哪一位放开响亮的歌喉唱出一只誰也沒听过的曲子，这曲子也許是昨天，也許是剛才，就在这喘息之間編出来

的，这当兒，依斯克拉便笑盈盈的点着头，輕輕地打着拍子，不言不語地听她把一段唱完。可是这位女歌手刚刚要轉入第二段，依斯克拉的提琴就已經配上音了，而那經常与他同行的花白头发的父亲也就跟着吹起风笛来，于是小伙子們就拥着姑娘跳起舞来了。

依斯克拉极力要求自己的学生也能做到这一点，現在正教庫巴作練习。庫巴·科諾毕柯夫是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紅扑扑的胖脸蛋兒上有几个麻子。他学吹风笛的时間不久，依斯克拉还沒把风笛的窍門全部告訴他，因为他还在“咿呀学語”阶段。庫巴按着依斯克拉的招呼停下来，站在那里等坐在长凳上的教师有話告訴他。

“哎，庫巴，我再給你唱一只歌，你給它配上音。知道吧，就是那个‘咱們的神甫道理講得好’。”于是教师就唱起来了。

庫巴已經吹起了风笛，可是依斯克拉又讓他停下了。

“哦，柯济納大概要到这兒来。你回家吧！明天这会兒再来。”

庫巴知趣地出去了。依斯克拉从长凳上站起身来，瞧着窗外，在等待客人。

火爐上有个什么嘶嘶地响起来。一位长发银白的老头兒，起初一直躺在硬鋪上沒动弹，这时微微抬起身子，然后坐起来了。这是依斯克拉的父亲，眼睛已經瞎了，看起来还有病，咳嗽得很厉害。他气喘吁吁地說道：

“柯济納这么早上咱家来？怕是出了什么事了吧？”

“不知道，爸爸。也許他压根兒就不是上咱們家来，只是打这兒路过。”

听得院里有人說話。多尔拉半截身子探出阳台栏干外，在跟柯济納談話。柯济納問：“依斯克拉在家沒有？”不过这时，依

斯克拉已經站到門坎上，笑着讓客人进屋。可是也并沒十分強往里讓；他对柯济納了解得很清楚，看客人脸上的神气，馬上就可以看出来，这不是来閑串門的，准是有事要背地里告訴他。

“你若是到树林子里去，我就陪你走走……”风笛手建議說。

“是啊，是想去瞧瞧，不知暴风把树林子鬧成什么样子了。”

依斯克拉进屋拿起帽子，就向森林走去，也沒注意多尔拉在那里不高兴，这时，多尔拉已經穿过閣楼，下了楼梯，来到門洞里。

“瞧，总是这样！自己老在外边兒逛蕩，好容易有人来照个面兒，还要把他带出去！柯济納都已經要进屋来了……”

多尔拉走进屋去，年老的公公問起柯济納，她的答話就是这一串牢騷。老头兒听說客人已經走了，就又不言不語地躺下了，脸上現出失望的神情。每逢有人来探望这个孤独的庭院，他总是很高兴，因为不管是誰来拜訪，对他說来，都好歹能消磨一会兒由于失明而感到漫长无尽的苦恼时光；而能够使他特别高兴的，就是年輕的柯济納。这柯济納十年前曾經保护过他，救过他的性命。

那一年，老露瑞古尔瑞克上特尔加諾夫去。那里的风笛手病了，他是去代替他。他走到离特尔加諾夫不远的克瑟瑞諾夫森林里时，两个打猎的把他拦住了。这是从特尔加諾夫寨出来的两个德国人，喝得酩酊大醉，舌头都不会打弯兒了，可是偏偏还能用它来戏弄这位倒霉的风笛手。起初他們只是嘲笑露瑞古尔瑞克，可是当老头兒駡了他們几句，要往前走的时候，他們竟侮蔑他，管他叫奴才、下賤的狗农奴，命令他停下来吹风笛。

风笛手的荷特人热血沸騰起来了。他对德国人的答話很强硬，当这两个德国人象发了疯的狗熊似的向他扑过来的时候，他也并不胆怯。两个德国人抽出短剑来了，而他卸下肩上的风笛，

赤手空拳地自卫。后来，他已經滿身是血，腿也沒劲兒了，到了最危險的关头，若不是伏尔克从树丛中大声吼叫着跳出来，向一个暴徒扑上去，若不是年青的柯济納赶到，举起切截挡住另一个暴徒，老露瑞古尔瑞克就难逃一死了。年青的柯济納赶跑了两个发起兽性来的流氓，把昏过去的老头兒背起来，送回家去。老风笛手到底被德国人打坏一个眼珠，后来，在身負重伤的老露瑞古尔瑞克还沒能起床的时候，另一只眼睛也发起炎来，于是老头兒就完全瞎了。

从此老头兒开始过着毫无乐趣的生活，只有当兒子带他到小酒店里或到晚会場中拉一拉头等的小提琴，或者当他教兒子的学生吹风笛的时候，才会重新感到生活的乐趣。

經过了这个事故以后，年青的露瑞古尔瑞克——依斯克拉就更加敬爱柯济納了。又怎能不这样呢？柯济納不但挺身救他的父亲，而且当老人家臥病在床的时候，还尽力援助他，时常拜訪他，每次都不忘記带些礼物来。柯济納虽然生长在一个富裕农民同时又是一个素有声望的旧門第家里，却从小就跟这个純朴的风笛手的兒子做了好朋友。当少年的柯济納放牛的时候，小露瑞古尔瑞克总是陪他一起去。在整个同年紀的孩子群里，柯济納頂喜欢的就是他，所以柯济納只要想出去玩玩，就总是向风笛手的孤独的房子走去。

到了他俩长成大小伙子开始追求姑娘的时期，依斯克拉就是楊的一个最可靠的朋友了，加上这位快活的风笛手在楊的婚事上帮了不少忙，因此楊的結婚只有更加巩固了两个少年人之間的友誼。

柯济納認为沒有比依斯克拉更可以相信的人了，也再沒有誰能够象依斯克拉那样常常来援助他。

这时候，两个朋友向森林方向走去。

夜晚的狂风过去，一个格外明亮的晴天到来了——这是十一月間少有的好天气。早晨还在天空浮动的烏云消散了，太阳光朗照着大地，晴空里清清楚楚地現出舒瑪卫山和捷克森林山的山巔。从茂密的森林里，不时地传来低沈的长嘯声。

两个青年荷特人什么也沒理会。他們不言不語地并排走着，各自想各自的心事。若是在别的情况下，依斯克拉就要开始說个笑話了，可是今天（他对自己的朋友看得很透）說那一类的笑話就不相宜。据他看，柯济納准是发生了一桩严重的事情。因此，他們一走到森林的边緣，风笛手就停下了，轉身对着自己的朋友，一双愉快的眼睛仔細端詳他的脸，很热誠地說道：

“哎，好朋友，你怎么不說話，就象誰割掉了你的舌头似的？喂，你坦白地說一說吧！”

“依斯克拉，你老老实实地告訴我：出了什么事？大家說我什么来着？說我是个沒出息的家伙，对吧？”

“眞是傻瓜！这是哪兒的話呢？”

“連我自己的亲媽都不相信我了……”

“怎么会这样？”

这时候，柯济納站住了，把滿是愁云的脸轉向风笛手。

“就說的是呢，就說的是呢，这使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我心上象压着块大石头似的。人們都把我当作娘兒們。塞卡、德拉端諾夫村的舅舅、母亲、大家伙兒、大概連你也是这样！可是你們自己更象娘兒們，因为你們誰也不敢当面把話对我直說出来！天哪！若是你們知道……”

“你倒是怎么啦，楊？你怎么净胡扯呀？”

“沒有什么可奇怪的……喂，依斯克拉！我告訴你……”

他沈默了一会兒，随后就講起来了。两个好朋友在森林边緣不慌不忙地踱着步。柯济納講起了昨天晚間的事，講到昨天

来訪他母亲的客人，講到他抓着窗戶看到的一切，講到他怎样总是等他們来喊他，可是一直到客人走，也沒想起他来，就象庄园里沒他这么个人似的，到了第二天早晨，母亲却装得象沒这回事一样，不相信他。

柯济納講得挺起劲，越来越激动。

"他們相信个老太婆，竟不相信我。明摆着，他們自以为有道理，不过无論如何不应該这么办。他們心里想，这家伙一跟甘卡結了婚，就整个兒变了，不是以前那个小伙子了，也不是以前那样的血性了。从前对老爷們跟凶神吼叫似的，可是現在……老爷們叫他拿着大頂走，他也不会說一句話。要說这倒是眞的，我有些变了样，不象以前那样子了。以前我滿不在乎。老爷們吃了我不少苦头。可是現在呢，我害怕一动手就支持不住，得不到什么好結果。我会害了老婆孩子的。而孩子呢……依斯克拉，若是你知道什么叫爱孩子就好了。每当我看到老爷們怎样对待咱們，怎样把咱們連咱們的权利踩到泥里去，心头的血还是往上涌。我常气得乱跳乱蹦，不知怎么才好。我一想起我那已經死了的爹，我就想要发动起来，吶喊起来。你还記得从維也納来了一道命令說把咱們的权利全部取消的时候吧？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在城里，就是咱們的寨子里，宣讀那道叫荷特人perpetuum silentium 的命令——这两个字是拉丁話。我記得淸淸楚楚。那时把荷特人所有的村长和有声望的人都召集去了。我記得，在讀那道命令的时候，大家这个嚷啊，当边区总兵宣布从今以后荷特人必須永远緘默，他說'这两个拉丁字就是这样吩咐的'的时候，嚷得特别厉害。

"誰都不信，我爹也不信。可怜他牵着我的手說：'快点兒走啊，孩子。'我們去找当家的神甫。我爹問他，这两个拉丁字照咱們的話說是什么意思。当家的神甫說的也跟总兵說的一样，我

爹当时就抱着自己花白的头哭起来了。回家的一路上，老头兒个个唉声叹气，对 perpetuum 这个拉丁字兒罵得最厉害，哪兒还有比这更不公道的：一个人連辯护的权利都沒有！好几天，我爹悲痛万分地走来走去，跟誰也不說一句話。后来，他刚从树林子回来，就把切撖往桌上一拍，大声嚷叫：'不行，这不算完！时候一到，就有人出头，就会流血！'"

年青的农民停住脚，緩口气，思索了一会兒。他的眼睛里充滿热情，脸涨得通紅。

"我不能，我的好兄弟，"他又开始說，"我不能忘記……自从我长大了，我总是想这件事，而且越想越来劲兒。应該由誰来发起呢？我时时刻刻在想，結果决定了，一定要由我来发起。还有我爹說的要流血的話，我也沒忘記。我从来不替自己担惊害怕。我想，只要对别人有帮助，就是去死也行。可是我心里說，暂且等等，現在你还沒当家做主哩……唔，后来你知道……因为甘卡，我忘記了世界上的一切东西，再說孩子又出世了。可是过去的那些念头，不管黑夜白日，我还是一刻也沒丢开。只不过……現在落了个什么呢？我是要把事情办得更好，可是却落得这样！連亲媽都不相信我了，就象我不是个真正的荷特人……"

"哪里，他們并沒有把你想得那么坏。要知道，事情出在夜晚……"

"别用話搪塞我啦！"

"那你为什么要自寻煩恼呢？将来时候一到……"

"啊哈，你原来跟他們一模一样！'将来时候一到'……可是現在咱們大家都睡大觉。"

"睡大覚我倒不想，只是在想，若是猎狗不顧命地往上冲，就会落到狼嘴里。"

"光憑善劝，一輩子也抓不住狼。不管願意不願意，也非动

武不可。若是咱們不願意当奴隶，就必須有人发动起来。咱們决不当奴隶！”柯济納热烈地补充了一句。

“你認为时机已經到了嗎？”

“旣然老爷們在找咱們的文書，任何一个傻瓜都会明白，这些文書还有效。現在正是时候！若是村长們不出来发动，光是把羊皮紙藏来藏去，我就要出来号召了，是非自有天知道！我昨天夜里就下决心了！”

这时候，有个威严而洪亮的嗓音在远处呼喚这两个青年人。两人轉过身来。下面田間小路上站着个身材高大的人，向他們摇晃切戳，那条切戳想必是包裹着鉄皮的，因为在阳光下，它象出鞘的剑一样閃閃发光。单憑他那霹靂般的嗓子和魁伟的身躯，他們馬上就認出这是瑪泰依·普露施別克了。

第　四　章

普露施別克站在野薔薇丛旁的一条壠上，野薔薇的叶兒已經落尽，上面紅色的浆果有的地方已經发暗了。风在摆弄他那露在寬边帽檐底下的长发，掀动他那敞着的白外套的底襟，他那搭在肩头的围巾和长及膝盖的短皮褲的系带也在随风飘动。晴空里十分凛冽，再搭上刮着十一月的寒风，尽管在太阳地里也够瞧的。可是，瑪泰依·普露施別克压根兒也沒打算把他那件白外套裹紧，甚至里面的大坎肩兒也沒有扣整齐，他那坚强的寬胸脯在抵挡着四面吹来的寒风。这风要比剛才从树林子里吹出来的还要冷。

他向柯济納和他的同伴轉过身去，安詳而忧郁的眼神凝視着他們，他的嘴唇閉得紧紧的，以至下巴上边出現一条深深的

皺紋。

荷特人最后的一位旗手凛然站在那里，象木雕菩薩一样不动。甚至在他对走近来的柯济納开口說話以后，也沒有动弹一下。

“柯济納，人家在砍你地头上的树，你还往哪里逛蕩呀？”

这年青的荷特人听出这是故作鎮靜的口气，就紋絲不动地站住了。

“我的树？在哪兒啊？”

“那边，就在那边的粘土地里。”

“到底是誰啊？”

“老爷們。”

柯济納好象臉上挨了一鞭子，血往上涌，可是他仍然站在那里，眼睛睜得大大地，盯着普露施别克，好象怎么也不能相信他似的。可是这位严肃的荷特人又繼續說：

“眞的，眞的，一点也不假。我从一旁路过。有特尔加諾夫的管家跟老爷的几个长工在那里。”

“該死的东西！”依斯克拉怒喊了一声。

他的朋友听到普露施别克末了的几句話，就跟馬蜂螫了似的往前一竄，向他耕种的粘土地急急奔去，风笛手也撒腿跟上去。他們倆象去救火似的向前飞奔，甚至就是眞着了火，也不至于使年青的柯济納这样着慌。

瑪泰依·普露施别克瞧着他們的后影，心里想：

“小心着，柯济納，可别讓人家跟赶小猫兒似的把你攆跑了。”

跟烏頁斯特村隔着一座山头，有一片开墾成熟的耕地①，在靠近特尔加諾夫那一面的边緣上，矗立着一棵粗大的老菩提树。这棵树的禿枝呼呼作响，似乎是在深深叹息，临終的叹息……鋸

齿嘶啦嘶拉地深深嵌进这百年古木的雄伟身躯，特尔加諾夫的管家和老爷的两个矮胖的家奴站在菩提树下聚神会神地瞧那两个拉鋸人怎样使鋸。两个拉鋸人鼓着劲，弄得滿脸通紅。

特尔加諾夫附近的人們都从家里跑出来，带着惊奇而恐怖的神情瞧他們怎样砍伐柯济納家的菩提树。老爷們又来欺压人了！这棵树不知从哪年起，多少代的法律都承認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界标。就不提这个吧，它已經活了几百年了，除了他們，誰敢侵犯这样一棵老树呢！

可是这班人却无法无天，他們連刻在树皮上的十字架也不顧忌，那上面还題着字："不要盜窃！对邻家的东西，莫生貪念！"而他們也不理会。

然而，忽然一切都停頓了，管家皺起了眉头。鋸不响了。大家听得一声大贼，都注意向那边望过去。年青的柯济納风馳电掣般地从山坡上飞奔过来，跟在他后边的是风笛手依斯克拉。

大树的主人来到树底下站住了，滿脸通紅，呼呼直喘。霎时間周围变得死一般的静寂，唯有菩提树的頂端仍在低沉地呻吟。僕役們先瞧了瞧管家，跟着把目光移到柯济納身上。这小伙子乍一跑到，气得連話都說不出来了，他渾身颤抖，眼睛里冒火。

"誰讓你們鋸的？"最后，他发出了霹靂般的喊声。

"沒人讓。是老爷命令的，"管家毫不客气地說，把"命令"两个字特别加重，显出話里有因，跟着就对长工們断然地找补了一句："鋸！"

"你敢！"柯济納喊了一声，他挺直了身子，就象长了个兒似的。"我是这兒的主人，我就是这兒的老爷，树是我的树，地是我

① 这片耕地后来就叫做柯济諾夫斯基(即柯济納家的)，这个名称一直保留到現在。据当地传說，这块被人强夺去的土地在柯济納九世孙手上又收回了。——俄譯本注。

的地，这是我們家祖祖輩輩的产业……”

“可是到了你这一輩子就截住啦，文書上說的明白：田地屬于老爷。”

“文書上！那是你們的文書！按照你們的文書，我們的特权，我們自古就有的权利也算不得啥……哼！把我們的东西都夺了去，把我們当了农奴，最后剩下这么一小块养命的土地还要来搶！强盗！贼！連这个神圣的十字架都挡不住你們！”

“住口！”管家吼叫起来了。

“住口？我們有我們的法规，有我們的特权！你們可憑的什么呢……”

“憑的就是老爷的法規，混小子！呸，你們的特权！哪怕是树长在你脑袋上，我們要砍，你也得乖乖地把脑袋伸过来，不用費話，这就是你的特权。”

“那咱們就瞧吧！”柯济納說着，就到了树跟前，对拉鋸的吼了一声，一脚踹开了其中的一个。

依斯克拉跟着他奔过来喊道："冷靜点！”可是管家已經象瘋子似的扭住年青的主人，极力要把他拖开。柯济納狠狠地把管家一推，管家打了个就地滾兒。

“老爷的看家狗，你若是不想找死，就赶快滾开！”他喊道。可是这时，所有的僕役都听管家的指揮，一齐向柯济納扑上来。当时，依斯克拉看到柯济納形势危急，他就忘了招呼别人冷靜的話，急忙上去帮助朋友。

在那棵从根上受了鋸伤的菩提树下展开一場恶斗。两个荷特人虽然赤手空拳，却毫不胆怯地在抵御着敌人，特别是那两个使鋸的莽汉挨了个够，他們跟一身硬肉的柯济納扭在一起，怎么也搬不倒他。不过，不能长时間这样繼續下去，因为力量太悬殊了。依斯克拉已經倒在地上，然而就是躺着，也还在用膝盖去抵

御向他胸口冲上来的一个奴才。柯济納还能站得住脚，虽然脸上有了一道血痕。

这时候，从山上村庄那方面传来雷鳴般的喊声：

“你們住手！这不是在行凶嗎！”

跟着，瑪泰依·普露施別克的英雄身躯便在不远的地方出現了。

他还是跟往常一样，稳重而迟緩地迈着他那沉重的脚步，順山坡走下来，手上举着切戳，象是要打人的架势。看来，山脚下沒听見，也許不肯听他的，他便加快了步子，一面走，一面繼續喊道：

“柯济納，頂住！頂住，小伙子！我来啦！”

菩提树下的战斗愈打愈凶，两个荷特人加足了最后的一把劲兒。依斯克拉挣脫了按着他的敌人，跳起身来，去給柯济納解围。这时敌人全都围在柯济納身旁，凶暴地喊成一片。

柯济納正在勉强招架着，忽然他覚得輕松了，刚才从山上传来那个喊声，象是逼到打架人的耳根，轟隆隆地响了起来。管家跟他的两个下手，一見普露施別克到来，便連忙逃走了。剩下的两个，脊背和脑瓜頂上挨了几下普露施別克的橡木切戳，也跟着跑掉了。

“老爷的家奴！你們搶人家还不够，还要打死人！”普露施別克喊着，把切戳一通揮舞，管家招架不住，带着他的娄罗沒命地逃走了。

一会兒工夫，菩提树下寂靜下来了。普露施別克追着給老爷的爪牙“餞行”，等他回到战場时，依斯克拉虽然遍体鱗伤，却正在給自己的朋友包扎头上的伤口。柯济納脸白如紙。当老普露施別克来到他跟前时，他向老头兒伸过手去，說道：

“上帝保佑你健康！”

随后，瞧着那受了致命伤的菩提树，又找补了一句：

“可惜我沒及时赶到……”

“可不是嗎，”普露施别克答道，“可是現在快回家吧！瞧，流多少血啊……”

“这么說，已經透出来啦……”柯济納原想用手按住头上的伤口，現在看到自己血淋淋的手掌，心里一轉說了这么一声，风笛手就把他的意思全明白了。

大家离开的时候，柯济納又回头瞧了瞧菩提树。他的祖先曾在树蔭下乘过凉，在夏天收割的时期，他自己跟着祖父和割麦的人們在树底下也不知歇过多少次了。这棵老菩提树讓多少代的人們在它的阴影里享受舒适啊！人們給它編出了多少故事啊！附近一带所有的人都知道它，都爱护它。可是你瞧，由于老爷横行霸道，它成了这个样子！

“我本来已經往家里走了，可是一想：柯济納这小伙子是个火性子，他們人多，恐怕他要吃亏，哼，我就轉回来了，”普露施别克跟两个年青的荷特人在一起，边走边說。

他們在村头上分手了。柯济納先到依斯克拉家去，为了洗去脸上和手上的血：他不願意讓他的甘卡受惊。可是当他头上纏着布走进自己的房間时，甘卡还是吓得哎喲了一声。他笑嘻嘻地安慰受惊的妻子，过了不大一会兒，他就不言語了，坐在床沿上，低着头。甘卡給他預备新绷带。她看見丈夫突然沉默，皺起眉来，倒也不觉得奇怪，心里想：他煩恼的是这个伤口。然而，使他煩恼的并不是伤口，而是思緒。“現在已經不是权利的問題，而是生死的問題了。另外也沒有出路。天命注定了要我这么办。”这就是年青农民此刻比任何时候都更痛心地感到的問題。

这时，传来了迅速而細碎的脚步声。小巴威尔从祖母那兒跑来了，淡黃发的加娜尔卡跟在他后面，两条短腿緊倒动。孩子們瞧見爸爸，乐得連嚷带叫地向他扑过去。他把他們放在自己

的膝头上，紧紧地摟在怀中。

不大一会兒，他的母亲也进来了。她刚才听人家說，老爷們把柯济納家的老菩提树給砍了。她沒听到別的情况。当他看見兒子若无其事地哄孩子玩，她不由地发了火，怒冲冲地皺起眉来。

“老爷們在粘土地里把你的老菩提树給砍了，”她繃着脸兒說。

兒子抬起头来了：

“是啊，我知道……”

这时候她才发現繃帶。

“你的头纏上了？……”

“在菩提树那兒讓人家給打破的……”兒子安安靜靜地答道。

“你保护树来着？”

“可是沒保护住。”

老大娘本来已經从房門口向床前走，但听到兒子最后的話就站住了，惊异地看了看兒子，随后的問話就不那么严峻了。

“你受的伤重嗎？”

他搖了搖头。

可是这时候，粘土地上的老菩提树已經被人家摺倒了：荷特人刚一走开，老爷的家奴就回来把树伐倒了。因为天色已晚，他們沒有把这棵百年古木弄走。它倒在地上，好象一个被杀伤的巨人一般，整夜听得到它的呻吟和叹息。

第五章

普露施別克家在烏頁斯特村里論产业不算是頂富裕的。他

們的庄园沒有什么出色的地方：院里的木头房子已經破得不象样子了。沿街一堵石墙上开着个边門，边門旁聳立着一座拱形的大門楼子，用粗木头柱子撑着薄板頂。里墙根兒嵌着一座石臼，老得已經麻麻点点的了。

这时，院里也跟街上一样，寂靜无声，連人影兒都沒有。这是星期日的中午，湿漉漉的天气，誰都情願在家里暖暖和和的屋子里呆着。

只有曼卡·普露施別柯娃正在打扮，准备进城去。她在自己那間小屋里，站在一只彩花的箱子跟前。箱子敞着盖兒，从小小的窗戶外面透进来的亮光，照見那一件件的衣衫，鮮艳的花巾和手帕；还照見姑娘分开梳的、象波浪似的金光閃閃的秀发，柔軟得跟綢子一样，很长，一直拖到脚跟。曼卡是个美丽的姑娘，一双深暗色的眼睛分外明亮晶瑩。她若是微微一笑，誰也不能不欣賞那一嘴雪白的牙齿，可是最美的还是她那好似金色波瀾般的，这时垂到脚跟的秀发。她把头发分开，編成了两条辮子，使根紅綢带把辮梢兒系在一起，然后在脑瓜頂上扎上一块素淨的头巾。

这姑娘一心一意地装扮，連窗前光禿禿的灌木枝头落着的麻雀在搖头摆尾、唧唧喳喳地叫得那么响亮都沒有理会。可是在門道子里，門吱嘎一响，从前屋走出一个人来，她却馬上发覚了。她刚刚穿上一条打着蓬松的皺褶的紅裙子，这会兒，一听見脚步声，她就忙起来，急着要把裙子系好。那人走过門道……可是听，脚步声沒了——人站下了，可見是在等着哩。

曼卡不由得微微一笑，她挺高兴。她喜欢进城，而且今天的进城又特别使她开心。午飯前，帕琪諾維采的帕依达尔表叔到她家串門来了，同来的还有年青的瑟尔罗夫斯基。

她初次見到他是在帕琪諾維采，那次是跟着去世的母亲串

亲戚。提起这話已經一年多了，可是她总也忘不了那一天。怎么能忘得了呢！她那天遇到了年青的瑟尔罗夫斯基，还跟他說了話。后来，她进城在午祷后又跟他見过几次面，他每次总是走近前来，找点話兒說說。今天却忽然到他們家里来了，这眞是意想不到的事。她乍一見他，連心都好象停止跳动了，她簡直不肯相信自己的眼睛了。然而，这却使她又惊又喜。她心里想，他不是无緣无故的来，而是为了她，追求她！

是多么好的机会啊！恰巧她要进城去做礼拜，而他呢，将要跟她表叔一块兒回家，把她一直送到城里去。他在門道里走来走去，等着她出来。姑娘心想："他在这兒站着也比跟老大爷們坐在屋里痛快。"想到这里很高兴。她起初一直在哼着曲子，但刚一听到門道里有脚步声，就不唱了，开始赶紧穿衣服。她将一条鮮艳的花巾交叉地系在鼓膨膨的、美丽的胸前，又束上了一条精巧的腰带，腰带上綉着綠花兒，当中閃爍着細小的金屬珠子，好象草地中間的一道淸溪似的。

曼卡沒有猜錯。門道里站着的体格匀称、活潑得象个大姑娘似的小伙子，正是年青的瑟尔罗夫斯基。他已經不再来回走动，而站在門口了。他背朝着前門，視綫紧盯着另一道沒上油漆的矮門，門框上雕着三个十字架。这道門在誘惑着他，他一心只想去敲开它……曼卡大概已經穿好衣服了，她怎么打扮这么半天呀！現在正是可以跟她說私房話兒的时候，这是他梦想已久的事，而且早就为能作这次談話而庆幸了。她若是尽耽擱，回头从屋里出来个人，或是叫他到那里去，那就……他急不可耐地往門道深处走了几步。

"曼卡！"他悄声喊道，"曼卡！"

他脸上浮起一陣紅暈。

忽然他一惊，門开了，門坎上站的是她——他刚刚召呼的那

一位。他激动得都喘不过气兒来了。她穿着节日的盛装，脸上两朵紅暈，一团微笑，使周围的一切頓时显得那样光明灿烂。

“就走，就走！”她高高兴兴地說。

“呆会兒，不用忙！做礼拜还早着哩……”

“那也别在門道里呀……”她說着向前头的房門使了个眼色。

“管他們呢！他們有他們的話說，呆会兒……”他接着又央告說。“我总盼望有这么个空兒。”

曼卡沒有駁回，她随手带上自己的房門，就呆在門道里了。

年青的瑟尔罗夫斯基亮晶晶的眼睛瞧着这姑娘。他把两只手一举一拍，乐得什么似的贊賞道：

“眞的，我瞧，你一进教堂啊，大家伙兒准得說：‘我的天！有这么漂亮的姑娘！这才是美人哩！’”

曼卡笑起来。

“别在这兒說好听的啦，留着你的喜歌給城里人唱吧。”

“我瞧見什么就說什么，我的眼睛不会撒謊，可是你不信……我总在惦記着你，是不是連这你也不信？”

姑娘听到这話，視綫往下一垂；等她又抬起头来时，眼睛里充满了喜悦的光輝。

“曼卡，”小伙子一边走近她些，一边接着說，“我跟你說的是眞話，你也跟我說点兒眞的，好讓我能够安心离开这兒，你心上有了爱人嗎？”

“瞧你，这么追根問底兒的！就象听取忏悔的神甫一样……”

“曼卡，若是打屋里出来个人，那咱們的話也就說不成了，我不听这个。我要知道我惦記着的那事兒，我本来就为这个才到你家来的！”瑟尔罗夫斯基用恳求的声音焦急地說。

姑娘笑盈盈地不言語，好象是在思索，在犹豫。她听了这番

話，心里乐得顫悠悠的。的确，她也舍不得折磨这俊俏的小伙子，所以当他再次坚持他的請求时，她就干干脆脆地回答了一声“沒有”，意思就是說：她并沒有什么心愛的人，也沒有在思念着哪一个。她吐出这两个字，脸上立时紅得跟罌粟花兒似的，視綫搭拉了下来。小伙子高兴得了不得，一把抓住了她的手。他們俩誰也不再理会前屋的那道門了，曼卡連在那屋里都有誰也記不起来了。

这两个年青人眞走运，前屋誰也沒出来。前屋里的人也沒注意到这两个年青人都不在屋里。只是呆在这間簡单朴素沒有任何裝飾的寬敞房間里的人們不象門道里的这一对青年那样輕松愉快。那里有中年的男子，也有老头兒，都在愁眉苦脸，顧虑重重地进行着重要的談話。其中有瑪泰依，他穿着件大坎肩，沒扣紐扣，也沒穿外套。在他身旁坐着的是他的表兄弟帕琪諾維采的帕依达尔，这个荷特人寬寬的肩膀，匀称的身材；他的身段和面貌使人一望而知是普露施別克家的血亲。帕依达尔对面坐的是帕斯特尔什柯夫村的普苏特卡，他从城里来，路上碰到了帕依达尔，順便一块到这兒串个門兒。

他們围着一个菩提树的木墩子，坐在几把粗糙的椅子上。这个木墩子不知从哪年哪月起就当了普露施別克家的桌子了。这张天然的桌子还是瑪泰依·普露施別克祖父在世的时候放在这里的，这是瑪泰依的爹跟他說的。此刻这老头兒沒坐在桌子跟前，他裹着一件老羊皮袄，蜷縮在火爐旁边的条凳上。老骨头老肉愛暖和嘛！老头兒自己也不知道在世上活了多少年了，人家說他八十岁了，可是也許还要多，他自己也不記得自己的岁数，全憑脑海中保存的事件来估計时光。据他說，那場大战①的事兒他

① 指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爭。——俄譯本注。

还記得清清楚楚；有許多小伙子是大战开始时出世的，后来还都赶上了参加战爭；要知道，这場大战一連干了整整三十年！老普露施别克还記得一些美好的岁月，那时候荷特人还是自由的人們，他們有自己的权利，有自己的城堡。他还看見过他父亲手举荷特旗，拿着武器到森林里去守卫国境綫，这正是大战开始的年头兒。他爹是荷特人的旗手——这是普露施别克家世袭的职务。

老普露施别克喜欢提起当年的事，常講給大家听，怎样构筑障碍物，怎样由各个村庄“当班兒”，男子带着乾粮和肉脯去整天整夜地守在森林里，他自己——那年才十五岁——怎样走出家門往森林里設有障碍物的地方跑，去找那些負責守卫边境的人們，跟他們在野火堆旁一起守夜。眞是岁月如矢，一晃过去了多少年啊！他这輩子什么沒見过呀！而且还有机会見到許多新鮮事兒哪！就說眼前吧，他又听見一件預示凶险的奇聞。帕斯特尔什柯夫村的普苏特卡跟老头兒外甥帕琪諾維采的帕依达尔正在講，老爷們在荷特人的村庄里到处翻箱倒柜地搜寻，在找历代国王頒发的那些文書；而且昨天把塞卡叫进特尔加諾夫寨子里去了，也跟对待所有的荷特人一样，强逼他說出这些老文書收藏的处所，若是不說，就要用非刑拷打他。

“可是他把嘴封上了，”述說这件事的普苏特卡又找补了一句。

瑪泰依·普露施别克起初一直在皺着眉头听别人講，自己一声也沒吭，后来忽然抬起头来說：

“他不說！……咱們也不說，咱們就是会这一手兒。給咱們增加劳役，咱們不言語；揍咱們，咱們不言語；夺去咱們的树林子，咱們不言語；砍咱們地头上的树，偸占咱們的土地，咱們都不言語…………”

“可是，你跟柯济納俩不是不甘心閉口不言語了么？”普苏特

卡打断他的話說，“結果怎么样？将来有什么結果呢？”

“将来有什么結果？”瑪泰依断断續續地說。

“怎么着，你以为老爷們就这么容易把你們放过啦？”

“不管放过不放过……他們本来有的是閑工夫来抓咱們去审問，抓咱們去办罪。可是看吧；他們并沒有来抓。看起来，大概还沒那么大的胆子！”

火爐跟前条凳上的老普露施别克站起来了，慢騰騰地向桌旁走来。老头兒的身材跟瑪泰依一般高大，只是由于上了年紀，背駝下了。他的头頂前面已經全禿，后面却还有雪一般的白发长长地搭在皮袄敞开的領子上。他用左手掩住皮袄，右手往上一揚，蹙起他那浓密的眉头，眼睛里冒火，放开他那簡直与年龄不相称的洪亮嗓音說：

“好小子，說得对，早先哪兒有这种事，整个村子跟一个人似的，誰敢动一动界树？大家一起出头，就是个王爷也不怕，不用說这么个德国佬……”

老头兒忽然不言語了，普苏特卡和帕依达尔往起一跳，竄到窗口。外边突然传来吹号的声音，头一陣，断断續續的，非常刺耳，后来一陣柔和了些，也拖长了些。瑪泰依·普露施别克急不可耐地走到窗戶跟前，同客人一起往外瞧。曼卡跑进屋来了，跟着她进来的是年青的瑟尔罗夫斯基。这不同寻常的吓人的号音打断了大家的談話。起初，曼卡不跟这小伙子說真心話，总說已經爱上一个人了，結果，爱上的这个人就是他……。他日夜盼望的就是这一句話，現在既然已經盼到，本来早就可以离开了；可是若不是这号音响，这小伙子恐怕会在門道里站到天黑。

曼卡跑到祖父跟前。

“这是什么呀，外边出了什么事啦？”她問。

老头兒一动不动地站在桌旁，聚精会神地在听，搖了搖头，

簡单地答道：

“軍队。”

曼卡吓了一跳，轉过視綫去看她爸爸，他愁眉苦脸地站在窗口，往外面瞧着，可是神色很鎮靜。

外面的喧囂声愈来愈大，寂靜的乡村活跃起来了。家家戶戶跑出人来，彼此呼喚着，打听出了什么事兒，有的在街上横冲直撞，有的向传来号音的方向跑过去。忽然大家都楞住了，馬上一切都寂靜下来，矮墻外現出一个馬头，跟着又是一个，又是一个，瞧吧，街上已經有四乘坐騎在奔馳：三个是御林軍，另一个穿着便衣。飾有翎毛的銅盔在士兵头上閃閃发光，白色軍衣翻起紅色的領袖口，前后心披着黑黝黝的鉄甲，肩膀上一条黃色的皮带背着馬枪，紅色的馬褲被高筒馬靴盖住了半截。

出鞘的馬刀在御林軍手里閃閃发光。

“該死的东西！”普苏特卡咒駡了一声，“这不是特尔加諾夫的管家么？”

“还往这兒指哪！”帕依达尔急忙找补了一句。“瑪泰依，快躲起来吧，还来得及！这是抓你来了！”

曼卡一声叫喊扑到她爹身上，央告他从村子背后往田野里跑。瑪泰依輕輕地把她推开了，就象沒听見她說話似的。

“我为什么要逃跑呢？”他向男人們說，“我杀了人了还是怎的？”

“好小子，对，我也是这么想，”老普露施别克支持他的意見。

馬蹄声已經到了他們門口，随着就传来了管家叫門的声音。

客人們惊慌地你瞧瞧我，我瞧瞧你。曼卡看見父亲迈着坚決的步子到院里去开大門。門环喀啦一响，馬嘶声到了院里，随后便是刀鞘玎当一声响亮——两个御林軍跳下了馬，跟着，特尔加諾夫的管家也溜下馬来。

“就是这家伙，”他指着普露施别克嚷起来，“嘿，你跟我們走！赶快！”

“上哪兒？”这荷特人应声反問。他把腰板一挺，比他身旁两个大个子御林軍几乎高出一头。

“不用問，走！若是不去，那就……”管家粗暴地吼叫起来。

“用不着吓唬人，你們知道，我不是怕事的，”普露施别克打断了他的話，嘴角上挂着譏諷的笑意。

“嘿，快点！你爹在哪兒？”

普露施别克一惊。

“你們找老头兒干嗎？”

“他也去，你們还得快点兒！我們沒閑工夫！”

“好，讓我去瞧瞧这帮劊子手是什么样兒的家伙，”話音从門道里传来。跟着門坎上就出現了老普露施别克，冷风拂动他的白发；他尽量挺直身子，毫不畏惧地瞧着管家和御林軍。

后来他向孙女轉过身去，她吓得直抖，抓住了祖父的手。瑪泰依·普露施别克对管家堅决声明，他們若是不說明把他往哪兒带，他就不去。

“为了不致一下子把你吓坏了，先把你带到村董会，随后可就往我們那兒带啦，”管家嘲弄地答道。

“我爹呢？”

“照样兒。”

“可是他到那兒去干嗎呀……”

“跟他們講什么呀，瑪泰依！”老头兒接口說。“咱們去，曼卡，給你爸爸把外套拿来！”

当她把一件白呢子外套递給父亲的时候，祖父和顏悅色地对她說：

“别难过，傻丫头，我們耽擱不了多久，你暫时好好照料着家

吧。”

邻居們聚攏在大門口，大家很惊异地观看从普露施别克家院里出来的这个奇形怪状的行列：打头的是騎馬的特尔加諾夫的管家，跟着就是三个御林軍，普露施别克爷兒倆夹在他們当中一个个地走；老头兒穿着他那老羊皮袄，拄着切撒，兒子昂着头，大踏步地前进，后面是曼卡和瑟尔罗夫斯基，还有帕依达尔表叔和普苏特卡，都在竭力跟上去，生怕掉了队。

走到村董会跟前。他們看見那里还有两个御林軍，年青的柯济納头上扎着綳带夹在他們当中。甘卡眼泪汪汪，脸变得煞白，手上抱着小加娜尔卡，也站在那里。她身旁是柯济納老大娘，手牽着小巴威尔。柯济納老大娘沒有哭，但是她的脸比烏云还阴沈，目不轉睛地看着兒子，不难看出她現在是怎样的心情。

几乎是全村人都聚到村董会門前来了，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大家都在瞧着走近前来的普露施别克父子。可是忽然大家的注意力被吸引开了：依斯克拉·露瑞古尔瑞克好象从天而降。他挤到管家的跟前，脫下帽来，带着又是嘲弄又是正經的神情說：

“管家先生，我也参加了菩提树下的演奏！”

人群里給他喝采。也就在这当兒，又听得一声喊叫：

“天哪，你們瞧，又来队伍了！”

第 六 章

这倒不是御林軍，而是不大的一队騎兵。队伍打头的是几个什么老爷，看来是軍官，披着白斗篷，他們头上不是御林軍那种带有徽号的盔式帽，而是黑色的带有一道金箍的三角形帽子。队伍从多瑪日黎采方向馳来，然而在多瑪日黎采并沒有任何守

軍，所以很显然，这些騎兵是从普里坚派来的。

騎兵队刚一进村子，就开始一个两个地紛紛离队，把住出入乡村的所有通道和驛路，其余的停留在村董会跟前的街道上。头一批御林軍的到来就使整个烏頁斯特村惊惶不安了，这新来的侵袭更使大家慌张到了极点。当騎兵听号令一齐抽出馬刀来的时候，鬧哄哄的人声霎时停止了。刀鞘嚓啦一响，雪亮的鋼刀嗖的一閃——大家伙兒都吃了一惊，好象是脑袋被人砍下来了似的。妇女們吓得面面相覌，男子汉愁眉不展地不作一声。

头里两个軍官下了馬，人群里传出一个充滿惊奇的喊声：

"呃噫，你們这帮傻瓜！瞧，这正是特尔加諾夫的老爷！"

大家的視綫才轉过去，人們的头頂上又响起了一声：

"柯施也到了这里，这就是从庫特来的那个管家的！"

果眞，这正是那阿里宾列依特男爵瑪克西米里安·兰敏盖尔——普里坚边区現任的总兵官。在他左右走着的是两个高級軍官，从庫特来的那个管家柯施跟在后面。这荷特人的統治者，中等身材，年紀在五十上下。他傲慢地仰着脸兒，迈着坚决稳定的脚步走近前来，一双冷酷的浅蓝眼睛在环顧聚集在那里的人群，表面上故作鎮靜，实际上却很担心。寒风拂动着他那寬大下垂的斗篷下襬和那按在头上的蓬松的紅发鬈。

特尔加諾夫的管家簡短地、厉声地叱令大家讓出路来。兰敏盖尔在那些忍气吞声的人們当中走过，眼睛直視着前面。可是到了門口，他的視綫却碰到了一双阴郁而炯炯发光的眼睛，这双眼睛紧盯着他那斑斑点点的蒼白的脸，在观察他。这是一个体格匀称的青年农民，头上扎着条白手巾。这不是一双受人踩躪的、怯生生的奴才眼睛，决不是，这是个自由自主的人，流露出有自尊感的驕傲的目光。兰敏盖尔那稀疏的白睫毛不由得眨巴起来。

当男爵率同軍官跨过外門坎时，风笛手依斯克拉·露瑞古尔瑞克将身子向那站在两个御林軍当中的普露施别克一貼，脑袋向特尔加諾夫的老爷火紅的发鬆一歪，笑盈盈地說：

"上帝不是无緣无故把他弄成这个造象兒……"

"上帝把坏蛋都弄成这个造象兒"，普露施别克挺乾脆地、冷冷地說。

这时听得特尔加諾夫的管家粗暴地命令普露施别克爷兒俩、年青的柯济納和村中几个年尊輩长的农民进去。这些年长的农民都是預先被传到这里来的。柯济納在跨进村董会門坎之前，四下里瞧了瞧，一双眼睛在寻找他的妻子兒女，甘卡脸色慘白，眼泪汪汪地站在那里。

甘卡一边兒擦眼泪，一边兒跟着他拚命往里挤。事情也眞怪：管家虽然站在門口，却連她、带着孩子的柯济納老大娘、还有跟着他們大胆往里挤的曼卡·普露施别克及其他几个妇女——被带进村董会的三个农民的老婆，都放进去了。

大家的眼睛都盯着那帮老爷，老爷們已經寬下斗蓬，站在放着一张雕花腿兒的大桌子的角落里，喊喊喳喳地說得挺起劲。兰敏盖尔穿着枣紅色的直襟大褂，胸前金晃晃的，站在两个穿白上身紅馬褲的軍官当中，特别显眼。老爷們的右首，是管家庫特人柯施，穿着一双高腰馬靴，摘下帽子毕恭毕敬地竪在那里。从他的姿势不难判断，他是个老兵；还有他右眼上那块寬大的紅疤也說明这一点，这是九年前他在列欧帕里特帝王的軍队里跟土耳其人在維也納城下一場大战① 留下的紀念。

那外号兒叫"法学大家"的村长尤利·塞卡站得离荷特人不远，不过总算是单站着。他暗中瞅着老爷們的动静，常把他那毛

① 指1683年9月12日維也納之战。——俄譯本注。

茸茸的脑袋往自己乡亲这边兒扭。依斯克拉·露瑞古尔瑞克站的位置靠后一些，发覺村长輕輕地、一点兒一点兒往自己人跟前移动，显然是有話要告訴他們，可是有个粗大麻黑的御林軍碍他的事。那小子身穿鉄甲，手里攥着明晃晃的大馬刀。

被人强制赶到这里来的那些老头兒，很紧张地（个别人惊慌地）瞧着老爷們。大多数的人虽然愁容滿面，但是都很沉着地等待着：看他們怎么办。其中頂沉得住气的是站在人群里高人一头的瑪泰依·普露施别克。他的老父亲却沒他那么自在，他站着累的慌，坐又不讓坐；唯一能使他輕松些的，就是他用青筋毕露的双手拄着的沉甸甸的旧切戳。

只有那年青的柯济納似乎不大踏实，他一会兒瞧瞧老爷，一会兒瞧瞧塞卡。后来他忽然回头用眼睛找他媽，向她点头。老大娘覺察了，就往他跟前挤。可巧这时候，兰敏盖尔跟軍官們說完了話，柯施听自己主人的指示，馬上向农民們字字分明地大声讀起一个什么文件来。

开头兒說了些什么，柯济納老大娘沒听見，兒子的几句話使她楞住了。

“媽，这帮德国佬不是来找我的，是冲着那些文書来的，”他急急忙忙輕声地說。“您把它藏好了沒有？”

他再也沒繼續說下去，可是，这几句話就已經够柯济納老大娘捉摸的了。

“他竟知道文書在我这兒！誰告訴他的？莫不是塞卡？不会。那末說，是他当时亲眼看見的？可是沒言語，嘴头眞紧！到这会兒还为这些文書担着心哩。”

这些念头象旋风似的从荷特老大娘白发蒼蒼的脑袋里掠过。

“怎么办呢？他想說些什么呢？”

她惶惑地瞧着兒子。可是他也再沒有向她掉过脸兒来，而在注意听那象根柱子似的站着一动不动的柯施咬文嚼字地念的是些什么。屋里充满了深沉的寂靜。

“自从暴乱，农民猖狂肆扰以后，”庫特的管家在那里讀，“早在十二年前，圣上即已明令废除恩賜农民的一切优待和特权。盖因农奴与其領主爭訟，此等优待和特权实为起衅之端。詎料竟有农民仍在保存此等业已完全失效之旧文書，妄想仍可借以有所企求，而在荷特乡村此风最熾。尤有甚者，即如近日在此荷特村庄中，农奴借口旧日法規及特权，竟敢放肆撒野，目无法紀，对普里堅边区总兵官兰敏盖尔大人之僕役动武。

“虽然事已至此，本总兵官以慈悲为怀，姑且寬恕此輩蛮横忘本之徒——楊·斯拉特基（綽号柯济納）及其帮凶人等。但本帅鉴于此事完全起因于上述无中生有之特权；且經查明有关該項权利之旧文書，卷宗除烏頁斯特村外，别无可藏之地，为此代行圣上旨意，严令将所有此項文件立即自动全部交出，否则本总兵官将行使职权，勒令頑徒交出文件，并予严懲不貸。”

柯施拿着文件的右手，这时垂下来了，一双三角眼盯着农民的脸，好象要証实这些吓唬人的話对他們起了多大作用似的。

兰敏盖尔以漠不关心的神气听他念，不住地冷眼打量这些一动不动地站着的荷特人，他的視綫經常落在柯济納脸上。

柯施讀完以后，在一瞬間鴉雀无声。命令显然起了作用。大家見到兵丁亮出刀来，鏗鏘作响，总兵官本人又突然带着軍官出现，他們現在很紧张地望着特尔加諾夫的德国佬。

柯济納回头瞧了瞧塞卡，仿佛在等这位“法学大家”发言，可是塞卡沒言語。于是这位荷特青年想了想，自己就开了口：

“管家先生刚才在这兒念的，不錯，有这么回事，我跟老爷的僕人和管家打架来着。可是要知道，那是因为管家砍我地头上

的菩提树，我是在保护着树。再說也应該保护它。自从我生下地来，这棵菩提树就是柯济納家的；再往前数，在我死去的父亲手上，爷爷手上，老爷爷手上，也是柯济納家的。这事乡亲大爷們都知道。要只提这件事，就謝謝你們的慈悲，不过我沒有一点錯兒。至于說我們的特权，那老爷們自己也明白，还照旧頂用，不但沒有失效，将来也失不了效。我們荷特人当年沒造反，我們始終老老实实地呆着，連小拇指也沒动弹一下。可見那維也納朝廷的旨意与我們的权利不相干，它指的只是农民造反的那些村庄。"

起初柯济納是慢吞吞地說的，似乎一边在說，一边在想恰当的詞兒。可是說着說着就象一股洪水般的順流傾泻了。他說得理直气壮，讓人心服。他脸上紅扑扑的，眼睛炯炯发光。他的答詞所起的作用比刚才柯施宣讀的那紙总兵官威严显赫的命令的效力大得多。那道命令象块沉重的石头压上了听众的心头，柯济納的話却搬开了这块石头，赶散了一团愁云。塞卡惊异得目不轉睛地瞧着这位大胆的发言人，早先他总認为跟这小伙子办正經事恐怕靠不住哩。老普露施别克点了点他那白发蒼蒼的脑袋，表示贊許。他兒子却隐隐地笑着瞧瞧柯施又瞧瞧兰敏盖尔，似乎在說："你們白使詭計了，我們不上你們的圈套！"其余已經准备屈服的那些人也都鼓起勇气来了。

兰敏盖尔那黯淡无光的白睫毛眨巴起来，可是怎么眨巴也掩不住他那充滿怒气的眼神。两个軍官的視綫从这位大胆发言人轉到兰敏盖尔身上。

总兵官难以自持地說道：

"圣上的旨意你們已經听見了。我劝你們还是老实点兒，誰若是不服从，就認为誰是乱党，是反叛，就要依法办他的罪。你們也很清楚，不久以前那几个倔强的乱党受到了怎样的懲罰。"

听兰敏盖尔的口音，就知道他不是捷克人。他說完这几句話，就向管家柯施一点头兒，于是那小子就挨个兒审問起所有的荷特人来，問他們知道这些文件不？这些文件落到哪里了？头一个被审問的是个半瞎的老头兒。他回答說：

"不知道，老爷。"

一个个的都这样回答了，老普露施别克也随着他們这样回答。等輪到瑪泰依·普露施别克，他眼睛直逼着管家的那张凶恶的紅脸，回答說：

"不知道，就是知道，也不告訴你。"

管家罵罵咧咧地走到柯济納跟前，等柯济納和最末被問到的一个荷特人塞卡村长断然說出"不知道"的时候，管家嘴一咧，現出了獰笑。

兰敏盖尔那张斑斑点点的脸变得煞白。两个軍官被荷特人的頑强精神所激怒，爭先去跟他喊喊喳喳地說。他却向前跨了一步，扯开气得发抖的嗓子說道：

"你們早晚得交出那些旧文書和卷宗来，可是到了那时候就已經晚啦，等住在这兒的士兵拿尽你們最后一文錢，吃光你們最后一块面包，你們，这会兒站在这里的都在內，就得戴着鐐銬走路了，而且你們当中有一两个还得上絞刑架！"

他說最后一句話的时候，向柯济納看了一眼。但是，就在这一回，柯济納也沒有低头，仍然直眼瞪着老爷。

兰敏盖尔示意一个士兵給他披上斗蓬。他已經站到門坎上时，又回头瞧了瞧，对管家柯施大声說：

"你放手办吧。我交給你全权处理。"

这一切，柯济納老大娘一点兒也沒看見，一点兒也沒听見。她早在柯施开始宣讀命令的时候，就把小巴威尔交給了甘卡，自己从士兵身旁溜开，挤出了人群，撒腿就往家里跑。过了一会兒，

她又想回村董会，刚出大門口，就碰上了露瑞古尔瑞克·依斯克拉。这小伙子象疯了似的往院里飞跑。

“嘿，怎么啦？”老大娘問他說。

“糟糕。塞卡想悄悄地跟我說什么，可是沒容得往下說。我只听到这么两句：他們要挨家搜了，得給您一个信兒。幸亏特尔加諾夫的老爷跟軍官們上馬的时候人那么一哄，要不我还脫不开身呢。”

“他們走了嗎？”

“走了。上特尔加諾夫去了。可是士兵留下了。庫特的管家正在吓唬塞卡和楊哩。”

老大娘吃了一惊。

“他到底要什么呢？”

“要什么？文書。已經在塞卡家搜开啦。东西都翻了个底兒朝天……这帮士兵……甘卡吓得个半死……”

“楊呢？”

“好象山崖一样坚强不动。”

柯济納老大娘不再往下打听了。她又往村董会跑——也不知哪兒来的劲……她老远就听到了喧嚷声。群情激昂。村董会里跳出一个妇人来，两只手直挠，嘴里嚷嚷着：

“我的天！这是怎么的了！哎呀，这些苦命的女人啊！……柯济納老大娘！”她看到老大娘，便急促地喊了一声。“跑快点兒，他們在那兒把你兒子往死里打呢！”

老爷們和几个随从的兵丁一走，村董会里便寬綽了些，可是演出了比刚才更加駭人的場面。

老大娘不顧一切地闖进去，看到角落里瑪秦依·普露施別克站在他爸爸跟前，被人家用繩子綁上了。曼卡也在这兒站着，摟住那吓坏了的小巴威尔。甘卡抱着小女兒，跪在庫特的管家

面前，替丈夫求情。

另一个角落里，几个兵丁在那兒用軍刀毒打塞卡，想从他嘴里掏出藏文件的地方来。他們起初也是这样对付柯济納的，只因他那忠实妻子来到，才使他暫且不受折磨。

“甘卡，起来，不許你央求他們！我决不屈服，”柯济納喊了一声。但是他一見到媽闖了进来，連声音都变了。

老大娘披散着白发，一进門就楞住了。她兒子已經被人拷打过，头上扎的白布也掉了，順着敞开的伤口往外流血。正在这当兒，媳妇脸上死白，吓得发了狂，扑到她跟前，因为只有她老人家能够对楊顧念一家老小，免得自己遭罪。

“說不得，媽……您在上帝面前……发过誓了……别听甘卡的……”柯济納央告她，怕她把先前对他都瞞着的事兒，現在自己說出来。

柯济納老大娘呆呆地站了一瞬間。荷特人的血性与慈母的心腸在她心头上斗爭着。終于她忍不住了，向塞卡喊道：

“村长！要打死我兒子了！……”

“别害怕，塞卡！砍不了咱們的脑袋！别听老娘兒們念丧經！……”柯济納叫道。

管家招呼了一下，兵丁立刻停止毆打。柯施向老大娘說：

“你这老婆子什么都知道。若是聪明的，就說，好救兒子的命。若不，你自己也知道，連他带你們大家伙兒会有什么下場。”

寂靜下来了。大家都看着站在屋子当中的老大娘。她瞧瞧村长塞卡，瞧瞧血迹斑斑的兒子，犹犹豫豫地不吭声。

“媽！……您想想，死去的爸爸怎么……”柯济納发覚母亲犹豫不决，就开始說了，可是沒容他說完，老大娘就抬起眼睛，瞧着管家，斬釘截鉄地答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到哪兒知道去？”

“媽呀！”甘卡尖利地一声喊叫。

“你不知道？老家伙！”柯施大喝一声。

“不知道，”她那低沈的声音又重复了一句。

管家沒搭碴兒。他走出去，寻找他那特尔加諾夫的伙伴。那个家伙正带着几个兵丁搜查村长的住宅，把东西都抄翻了天。他們倆嘀咕了一会兒，柯施就回来了，而特尔加諾夫的管家却离开了村董会，向柯济納家走去。同时，还有几个兵丁急急忙忙地奔向普露施别克的院落。

其余那些起初举着明晃晃的馬刀一直站在村董会門前的士兵，紛紛散往各农家去把守。

一天快要过去，薄暮降临这不幸的村庄。往常是那样安詳而寂靜的黃昏，今天却充滿着騷扰、悲伤和恐怖。时而从这家传来馬嘶声，时而从那家传来兵丁的吆喝。村董会門前的人已經不多了。大多数人都各自跑回家去了，有的是由于害怕，有的是去救护自己的財物，以免被那班从来不知什么叫客气的士兵拿走。空場上只是偶尔有士兵的白斗蓬晃动和沉甸甸的馬刀当啷啷响声。

天黑了，半空中一团团的烏云在竞相追逐。月亮不时地在烏云的空隙里露出脸兒来，霎时間将皎洁的光芒洒在空場上。这时候，正巧一群士兵大嚷大叫地从柯济納院里跳出来，带着小跑向村董会走去。在前头匆忙走着的是特尔加諾夫的管家。

过一会兒，空場上又热鬧起来了。从村董会里带出几个被逮捕的荷特人来，头里走的是柯济納和瑪泰依·普露施别克，反綁着双手，跟着走的是塞卡和老普露施别克，还有一个农民搀着老头兒。这些荷特人一声不响，吵吵嚷嚷的只是那帮武装的押送人員。士兵的吆喝、武器的磕碰和蹄鉄的得得声过了以后，响起一陣妇女們的悲啼和号啕。士兵們带着几个被逮捕的荷特人

动身了。月亮更亮了，在月光下，銅盔的后背和出鞘的馬刀不住閃爍。士兵的披风和夹在兵馬丛里步行的荷特人的素呢斗篷映成白茫茫的一片。这一行人向离此不远的特尔加諾夫走去。

甘卡伤心得要命，哭得泪人兒似的，带着两个吓坏了的孩子回家。老大娘不言不語，低着头在一边兒慢慢地移动。在他們后头走的是曼卡·普露施别克娃。她那帕琪諾維采的帕依达尔表叔，年青的瑟尔罗夫斯基和帕斯特尔什柯夫的普苏特卡，护送这些无依无靠的妇女到柯济納家里去。这会兒曼卡不能回自己家去，那里已經住滿不速之客了。

他們一进家門，就看出来：士兵們也在这里当过家了。屋里样样翻了个底兒朝天，一个个的箱子被破开了，儲藏室的門，也不知是劈的还是砸的，成了碎木片。看到这种景象正在吃惊的几位汉子，也沒理会柯济納老大娘怎么就沒影兒了。她离开那間房，穿过院落往自己屋里跑，那間小小的房間里，也跟她兒子屋里一样，一片劫后的景象正在等着她哩。可是老大娘連眼睛都沒顧得眨一眨就跑进去了。她到了这間小屋……在門坎边楞住了：月光从一扇小窗洞里射进来，她就着月光，馬上就看到了士兵們所造成的凄凉景色。可是老大娘却沒注意那些被打碎的东西，一双眼睛紧盯着地下的一处，地板被撬掉两块，碎木片丢在墙根里，被打开的地方現出一个用砖砌成的挺深的窟窿，窟窿里黑洞洞的一无所有。很显然，在古老的狂暴风雨年代，这个窟窿就是个秘密的場所。

那只收藏着荷特人的文書——荷特人的无价之宝的匣子无影无踪了。士兵們找到它，給拿走了。

老大娘站在那里，低着头，双手交叉在胸前，好似站在尚未掩土的新坟跟前一样。她从胸中吐出一声悲痛的叹息。忽然她慌慌张张地在自己身上摸索起来。她的脸色开朗了，紧紧閉攏

的双唇上現出一絲輕蔑的苦笑。

第七章

天上的烏云漸漸稀少，終于都隐藏到柴尔荷夫山阴和群山背后去了。但还偶尔有一朵阴云怒冲冲地跟踪疾馳，好象一只来晚了的恶鳥，展着黑翅膀在追赶一群逃得无影无踪的飞禽。月光縱情奔放，洒遍了舒瑪卫边区，射在捷克森林山的斜坡上，照滿了克列聶赤和荷多夫附近的高地，还順势一扫特尔加諾夫寨的碉楼和墙垣。

透过光秃秃的树枝，现出这寨子竣工不久的白花花的围墙。才到黄昏，寨子里的窗戶已經閃爍起灯光。今天特尔加諾夫老爷家有客——同寨主从普里坚来的两个軍官，一个是团长施湯姆帕赫伯爵，还有一个年青的連长是拥有甫尔特拔和弗列依頓泰里两处領地的伯爵；若是听信他家奴僕背地里說长道短，那还得找补一句，这小子在轉主人小女兒瑪利亚的念头。大女兒巴尔波拉已經許給瓦茨拉夫·格罗司納塔了。他是古特施泰茵的伯爵，官居上校，在內廷供职。

老爷們又玩又乐消磨了好长时間。当大厅窗戶上暗下来的时候，已經快到十一点了。用来待客的两間厢房的窗戶上又亮了一会兒，可是，終于这里的灯也熄了。

只剩得两扇窗戶在夜暗中把几棵树的秃枝映得紅通通的。在主人的書房里，壁爐着得挺欢，壁爐旁高背椅子上坐的是兰敏盖尔，高背椅子旁边，一张精工雕刻的桌子上放着一只鉄皮包鑲的橡木匣子。男爵一双冷酷的浅蓝眼睛凝視着他面前按行伍規矩站得笔挺的管家柯施，注意地听他报告。柯施在述說男爵大

人离开烏頁斯特村以后的經过情形。他安排得多么周到啊，先叫把瑪泰依·普露施別克捆上，然后再来首先拷問柯济納和塞卡。

“他們里头誰頂倔强？”

“柯济納，老爷。他老婆扑到我跟前跪下的时候，他竟把她攘开了，叫她起来，回家去。”

“唔！……”

“那会兒另外有人正在塞卡家里搜哩，可是啥也沒找着。我就試着来开导这些妇女，这是我們事先故意把她們放进来的。我拿要懲办她們的丈夫的話吓唬她們，可是她們任啥也沒說出来。想必是眞不知道。”

“你这样想么？”

“这时候，柯济納的媽来了。她准知道点兒什么……”接着柯施便講起她来，說他是怎么审問她的，她抱着什么态度，他又怎样打发特尔加諾夫的管家到柯济納家里去搜。

“趁他去搜的工夫，我就极力逼問这老婆子。可是这娘們兒硬得象块石头似的。还有个年青的，柯济納的老婆，若不她就說了。这年青的吓得这个哭，这个哆嗦哇。不过我想，她摸不着这个底細。”

“噢，可是把这匣子拿来的时候，他們說什么来着？”男爵說着，視綫停留在橡木匣子上。

“这对他們說来，就跟晴天霹靂一样，老爷。塞卡簡直瘫了下去……”

“柯济納呢？”

“那小子还显着硬朗点兒，只搖了搖头兒。就是那个該死的普露施別克，他爸爸冲着匣子嗚嗚地哭开了，他竟对他爸爸吆喝起来，他說：‘別哭，他們夺去咱們的文書，拳头还留着吶’。”

“噢！一路走来还老实吧？”

“还老实，老爷。不論是柯济納也罢，普露施别克也罢，随后都不再反抗了。”

“你把他們擱在哪兒了？”

“把柯济納跟普露施别克下在黑牢里了，分別擱着呢。我叫人把其余的都关在一个号里了。若是您另有吩咐……”

“不，挺好。”

“我把那烏頁斯特村的风笛手也关起来了。他起先从村董会里逃走了，可是后来，当把这些庄稼佬带走的时候，他自己又回来了。”

兰敏盖尔微微地一点头。

“还有什么吩咐嗎，老爷？”

“沒有。你可以走啦。”

管家深深鞠了一躬，走了出去，他那沉重而均匀的脚步声和噠噠的馬刺声在門外漸漸远去，終于消逝了。屋里靜悄悄的。兰敏盖尔站起来，稍稍掀起匣子盖，匣子上的鎖已經摔开了。他定睛对那一束束已經被管家翻乱了的发黃的羊皮紙卷瞧了一会兒。后来信手抽出那带着古老印記的一卷，把它展开，浏覽了最初几行。

“朕莫拉維亚公爵卡露尔頃即捷克王位，行使王权，秉承先王遺訓，特此諭令我多瑪日黎采之荷特忠臣知照……”男爵在閱讀这紙拉丁文書。壁爐里劈柴不时噼啪作响，偶尔一陣风扑来，窗上的玻璃玎当直顫。

兰敏盖尔又取出一卷带着个挺大印記的。这件文書是用捷克文写的。“奉天承运神圣罗馬帝国皇帝兼捷克国王魯道夫……”可是他才看了几行，就被人打断了。隔壁房門开了。男爵夫人走了进来，这是个慢条斯理、文靜嫻雅的妇人，脸色蒼白，

面容温順。她身上还是会客时穿的那套华丽的刺綉衣裳。男爵身旁的桌子上点着两支蜡烛，夫人肩头的霞帔玎玎玲玲地拖到胸前，上面的珠宝与烛光交相輝映。一双打着折兒的寬衫袖，雪白的襞縫兒里彩綫結成了奇巧的花紋。男爵夫人滿头深暗色的美发鬆在耳上和脑后，額上搭着几小綹前刘海兒。

男爵夫人悄悄地走进来，瞧瞧她丈夫究竟在干什么。

"我沒有扰乱您吧？"她輕輕地問。

"哦，一点也不，我倒是正看得津津有味哩。"

男爵夫人輕松地舒了一口气。因为丈夫已經好久沒有这样高高兴兴地跟她談話了。

"我可要提醒您，老爷，您得保重自己呀。您該歇着了，騎馬出門总是累人的……"

"今天我可不覺得累。为了这个东西，跑一趟也值得，"他説着对那张摊开的魯道夫的諭令一指。

男爵夫人到卷宗跟前躬下身去。

"噢，您瞧！这不是我的祖先嗎！"她指着捷克王国宰相的署名"罗勃柯維采·拉吉斯拉夫"嚷道。

"是啊，您的祖先①。宰相大人签署这张文書的时候，未必会想到，它会給他的一位后人找多少麻煩。可是現在它总算到我的手里啦！"

"我听說，好象那些人不肯交出文書，还反抗来着，大概少不了流血吧？……"

"是啊，可不是嗎。那有什么法子啊！"

"您果真非常需要这些文件嗎？"男爵夫人吞吞吐吐地問。

兰敏蓋尔把自己的两道火紅色眉毛一皺。

---

① 瑪·兰敏蓋尔夫人出身于罗勃柯維采族。——俄譯本注。

"瞧，你倒怜惜起这群乱党来了。"

"我不过是說这些文件已經失效了……"

"我也是这样对大家說，可总是放心不下，夫人。除非我是荷特人的检察官，官司才能准赢不輸。朝里的风云变幻无常，对咱們說来，并不一順百順的。只要想一想，当先帝[1]在日的时候，葛列芬别尔克[2]出头来保护这些賤人，后来到了阿魏尔司别尔克公爵[3]手上，我費了多么大的劲才把他的原案推翻啊。若是听了他的那一套哇，所有这些領地現在都不是我的了。其实这些文件就是那时候也一点兒不比今天更頂用。咱們的老百姓手里要拿着这些文件，也許明天就能起来跟你打官司。可是現在总算結束了。"

兰敏盖尔得意洋洋地放声大笑。然而他夫人的脸上却添了一层阴影。她一声不响，只有暗自叹息。丈夫看了看她的神色，突然說道：

"我亲爱的，您好象还有話要說？"

"是啊，但是我不敢……我听說，要懲办烏百斯特村的这些人……把他們打得……而且还听說，今天沒給他們飯吃……"

"哦，您行善竟行到敌人身上去了。是的，一定要懲办他們。"

"他們那里面有个受伤的，还有个十分衰弱的老头兒……"

"最好别提那个受伤的。那个老头子跟那些不太頑固的，我看在您的面上，饒了他們。可是天已經不早啦，夫人。晚安！今天您可以高枕无忧了。这个寨子跟这些土地将是咱們子孙世世代代的产业了。要想讓事情更妥当，就得把这些羊皮紙燒成灰。"

---

① 指斐迪南三世。——俄譯本注。

② 指捷克王国的检察官，曾大胆維护荷特人。——俄譯本注。

③ 楊·阿魏尔司别尔克公爵是列欧帕里特皇朝的嫡后人。——俄譯本注。

于是兰敏盖尔冷淡地跟妻子接了个吻。她也沒敢再坚持。起初丈夫快活的神气使她很高兴，可是現在却討了个沒趣，悶悶地走开了。屋里剩下兰敏盖尔一个人，他踱了一轉，然后在那放文書匣的桌子旁边停下来，若有所思地瞧了瞧这些文書。最后，他拿起一卷，走到壁爐跟前，他已經抬起手来要把这往日給与荷特人自由权的証据往火里扔了，可是忽然他的手又放了下来。他又轉了一个念头。他重新回到桌旁，把紙卷放到匣子里，闔上了匣盖。

第八章

夜間严寒袭人。最感到寒风刺骨的是被押在特尔加諾夫寨的荷特人。烏頁斯特村的几个老头兒，还有跟他們在一起的村长塞卡和年青的风笛手依斯克拉·露瑞古尔瑞克坐在通間牢房的光地上，团团圍着老普露施别克，而老头兒还照旧挂着他那杆切戳。早在傍晚时分，他們被人带到这里，就談起来，現在已經什么都說到了。他們說到了瑪泰依·普露施别克，談得更多的是关于楊·柯济納，提到他的大胆，提到他那勇敢的发言，提到他今天的一切行为。柯济納今天使大家都感到惊奇。只有依斯克拉·露瑞古尔瑞克笑嘻嘻地說：

"怎么样！当初我說这是个好小伙子，誰也不信！"

可是这当兒，老瓦哈尔提起現实的伤心事来了：

"那可有什么用呢？柯济納受这样的罪，是为了什么呢？还有你，村长，跟瑪泰依·普露施别克吃了那样的苦头，这都是为了什么呢？到了兒还讓那头恶狠把咱們的文書叼走啦！"

这几句話象块大石头似的压在獄中人的心头上。大家都不

言語了，各人在想自己的心事。連风笛手这会兒也顧不得說笑話了……

深夜里，門开了，看守人提着一个大灯籠走进来，后边还跟着两个仆人。一个仆人把一抱麦草往地上一丢，另一个仆人放下些面包和水，就走了。被看押的人們把麦草鋪在地上坐下，就吃起来了。只有村长塞卡跟老普露施別克沒往面包跟前湊合。他們一口也咽不下去。而且当其余的人都躺到麦草上打算睡觉的时候，他們也沒躺下，仍然坐着不动。

这是一个靜悄悄的晴朗的夜晚。从两个小小的窗口望出去，在拂晓前的朦朧中隐隐約約显出一座座正在黑甜乡中的森林。这两个荷特人目不轉睛地看着那里。村长塞卡小声說道：

"早先这都是咱們的……"

"是啊，"老头兒应声說道，"早先我爷爷还是这片树林子的主人，在那里蹓弯兒，可是现在，咱們要从牢房里眼巴巴地瞧它了……"

他們不說話了，可是村长忽然用手指着喊道：

"瞧啊，普露施別克，那边兒，树林子上头，那是什么星？"

普露施別克抬眼一瞧，往身上划了划十字。

"扫帚星，"他慢吞吞地說，"大概是老天爷給的什么兆头吧！"

在一片黑黝黝、毛茸茸的森林上面，蓝天上出現一顆明晃晃的彗星，尾巴朝上。

"好大的个兒！"塞卡接口道。

于是几个荷特人都来看天了。有的一骨碌跪了起来，有的整个站起来了。塞卡只喊了一声，大家就都听見了，因为誰也沒闔眼。

"扫帚星是不輕易出現的，"老普露施別克解释說。"我这輩

子已經見过几回了，它一出来，总是兵荒馬乱，要不就是鬧飢荒，鬧瘟疫。不过这么大的我倒还沒見过。只有在那回……那时候我放牛……这是那場打了整整三十年的战爭以前的話了。我記得清清楚楚，就跟如今的事兒一样。我們坐在一道土堤上看着天。我爷爷当时就算着了，他說灾难要来了，而且是大灾大难。他倒过过一些好日子，他那外套跟大坎肩上都还鑲着金边兒哩。可是到了咱們这时候，就只有这些倒霉日子了……老头兒的寿命可也眞长，亲眼看到他的話应驗了。他亲眼看着皇帝的軍队把咱們搶得一干二淨，圈里不剩一只羔羊，家里不剩一片面包。他从小就穿鑲金边的外套，老来却落得破衣烂衫，忍飢挨餓，跟要飯的似的。除了这个切蹴而外，他什么也沒落下。他一想起那顆星星来，或是有人在他面前重話当年，他的眼泪頓时就流出来。是啊，这也难怪。那时就够他受的了，可是今天他又該怎么說呢？那时候还有个指望，可是現在……"老头兒的喉嚨里一顫，"这顆星……它准得給咱們带点什么来……"

"咱們不要紧，老天爷忘了咱們了，"老瓦哈尔悲伤地插了一句嘴。

大家都向他掉过臉去。他說出这样的話来，若是在从前，大家都要斥責他褻瀆神明了，可是这会兒誰也沒吭声。似乎是默認了……

当老普露施别克惶惶不安地在观看这顆凶星的时候，他兒子瑪泰依正在那冰冷的泥土地上躺着睡哩。他身子摊成了个大八字，把那頂寬檐的大帽子枕在脑袋底下，他的胳臂已經松了綁。这位荷特英雄梦里不安宁。瑪泰依一会兒一惊，一会兒一喊。他睡着了还在跟敌人作斗爭哩；并且因为适才敌人不要脸地跟他使詭計（他們跟捉拿江洋大盜似的抽冷子一下扑上来用繩子把他捆上了）而在憤憤不平。

隔壁也是这样一間討厌的囚室，柯济納坐在墻根兒底下一段蛀痕斑斑的木头上，他那受了伤的脑袋倚着冷冰冰的墙，眼睛瞧着那透过小小窗洞上鉄銹斑駁的窗栅栏显出的窄窄一条星斗密布的天空。他脑筋里总在盘算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他依然精神飽滿，并不垂头丧气。

沉着充实了他的心灵，这种沉着是由于下定了决心，再也用不着反复选择而产生的。一切都开朗了，种种犹豫都消逝了，暴风雨将要来临时心头的重担也无影无踪了。一声霹靂，反而驅散了罩在他良心和名誉上的一朵烏云。今天一天，似乎是当着大家的面把这位荷特青年洗得清清白白的了，表明他不是大家、甚至連他亲媽在內所想象的那样一个人。

同时在大家的眼前也証实了，柯济納一直在相信的那个道理是眞的：不管老爷們怎样强調他們的"永远緘默"，荷特人的法权却自始就有效，而且直到現在还是如此。要不兰敏盖尔为什么那么需要这些文書呢？决不能把自己的权利就那么乖乖兒地交出去！

柯济納想起了孩子們，又想起媽来了。当在村董会那兒的时候，他讓她明白了：他知道她的秘密。她那是怎样看他呀！晚間押荷特人进寨子的时候，她又是怎样在送他呀！这会兒，她想必跟孩子們、跟甘卡都在一起哩。孩子們在睡覚，而甘卡呢，可怜，准在那兒哭呢……孩子們会問爸爸在哪兒呢？……孩子們……小巴威尔，加娜尔卡——我的小宝貝兒……

柯济納的眼睛微微合攏，結果，梦魔把那付困倦的眼帘閉了起来。可是那不知疲乏的思緒却冲出獄墻，穿过森林，一个劲兒地跑过去，直到那张塗抹得紅紅綠綠的花床跟前才停下来。在那頂高高悬起的帐子底下睡着一个圓脸蛋兒的小小子和一个浅黄头发的小姑娘，年青的媽媽俯着身子、带着滿意的笑容看他

們……

第二天午后，兰敏蓋尔把他的客人——施湯姆帕赫伯爵、甫尔特拔和弗列依頓泰里的伯爵年青的連长——請到寨务局去了。

一間刷得雪白的寬敞房間里布置得舒舒服服。壁爐里的柴火燒得正旺，这三个人来到火跟前，往皮靠椅上一坐，又接着說起他們来时在路上就开了头的談話。

主人說：

“哪怕他們手里落下一块碎羊皮紙片兒，他們也不会安靜。这些人眞狡猾……他們不声不响，也不告状，可是只要被他們抓到了好机会……你們不知道这种人有多么倔强、多么頑固哩。他們习慣了什么，就一直坚持着。我記得清清楚楚，家严在日是怎样逼他們交出武器的。他們在交出这些破旧的大小枪枝之前，反抗了好久，鬧到最后，还不是一齐交出来的……不知費了多少唇舌，硬要他們交，吓唬他們，懲办他們……”

“哼，可是現在沒有武器也过慣了……”施湯姆帕赫伯爵冷笑着說。

“那还用說，他們习慣了。沒有了这些文書往后也会慣的。”

“这么說来，莫非这班蠢貨从前是按部队規矩組織起来的？”年青的連长問道。

“他們还有自己的旗幟和旗手呢。”

“怪不得！”

“那个又高又大的荷特人，——記得吧，在村董会的时候，站在那里比別人高出一头的，——那就是他們最后的一个旗手。他交那面旗子也是这样。他們交出旗子最晚。好久沒有弄清楚他們把它藏在哪里。原来跟文書一样，也藏在这烏頁斯特村。在

那个大个子的父亲家里。我派了个枪兵去要旗子，但是他們不給，后来把他們威胁了个够，他們自己才送了来。这个把戏眞好看！拿旗子的就是普露施別克，那个大高个兒，几乎全村的人都跟着他来了——他父亲、村长、村董和所有的男人。这是护送旗帜的仪仗队！"男爵显出阴毒的冷笑，找补了一句。"可是当他們把它交給局子里的时候，老普露施別克却放声大哭起来了，甚至这些倔强的家伙当中竟有許多人擦眼泪。"

"就象是一些老兵，"团长插嘴道。

連长問："这面旗子現在还保存着，还是已經毁掉了？"

"似乎在我們局子的破烂堆里放着哩。管家大概知道它放在哪里。您二位想瞧瞧嗎？"

客人都回說想看看这面乡民的旗帜。兰敏盖尔按了按喚人鈴，管家在門口出現了。他在一张漆黑的大公文橱后面把那面荷特旗掏了出来。他从滿是灰尘的角落里，很吃力地拖出那面旗帜来，拿到院子里去抖落灰，然后拿回来給老爷們看。

"旗杆都坏成这样了，"他說着把那面曾經是白底黑边如今却已辨不清什么顏色的旗子展开了，上面破了好几处。客人們围在男爵身旁。

"这不是烂了的，这是在战場上受的伤，"团长仔細观察那些窟窿，說。

"瞧，还有徽号哩，狗头！"年青的甫尔特拔的伯爵指着那上面已經磨損了而且褪了色的刺綉喊道。

"他們弄个牛头倒挺合适！"兰敏盖尔笑起来，跟着就問管家：这些荷特人現在抱的是什么态度。

"跟昨天一样，老爷，柯济納跟普露施別克，加上那个风笛手，甚至枪兵使枪探条抽他們，还是一句話都不說。"

兰敏盖尔什么也沒回答，向軍官們轉过身去。

"您二位若是方便，咱們就来吧？"

"是啊，可以开始啦，"团长答道。

兰敏盖尔向管家点了点头兒。那小子把荷特旗往壁爐旁边的墙上一靠就出去了。过了一会兒，他同他那庫特的同事的柯施和男爵的两个僕人回来了。后面跟着以柯济納、瑪泰依·普露施别克二人为首的被囚禁的人們。这些荷特人在老爷們面前排成了半个圓圈兒。管家早已猜出主人的意图，把那只荷特人的文書匣放到兰敏盖尔面前桌子上。老普露施别克和村长塞卡看到匣子吃了一惊。瑪泰依·普露施别克愁眉苦脸地瞧着那面旧旗帜。

"知道了吧？"兰敏盖尔指着那匣子打起冷冰冰的腔調开始說，"你們的文書在这兒哩。"

他正說时，管家就掀开了匣盖兒，把文書一件件地取出来，好讓大家看个眞。

"怎么，都在这里嗎？"他的話里似乎带着些料想不到的口气，說着瞧了村长塞卡一眼。

村长的眼睛不住眨巴起来。

"都在这兒了，老爷！"村长証明說。

"好，那就跟它們告别吧！"管家說。他拿起一把大剪子，把文書上吊着的印記一顆顆地剪下来，往那火焰熊熊的壁爐里扔，随后把所有的文件也都扔了进去。羊皮紙呼呼地响起来，火苗往上一冲，更亮了。一眨眼工夫，几百年来受人尊重、为人遵守的法权和自由权的保証書被銷毁了。在場的荷特人当中，只有老普露施别克当年享受过这些自由权的好处。其余的人只是根据老人的传說，知道自由的可貴。但是他們每一个人都相信：他們的这宗宝貝并沒有永远丧失，而且这些世代相传的古老文書就是取宝的奇妙鑰匙。可是現在，火焰攫去了这些文書，正在狠

吞虎咽，立刻要把它化为灰烬，那摆脱可耻的农奴制度的最后一綫希望也就要同归于烬了。

兰敏盖尔用眼睛一扫这些荷特人，在他那双冷酷的眼睛里燃起幸灾乐祸的火焰。是的，他沒有弄錯，他的算盘打对了。到底是这样！甚至他昨天用兵、用絞刑架去吓唬他們的时候，他們还要逞强哩！可是現在……現在他們这帮倔强的家伙，一个个都把脑袋搭拉下来了。看他們瞧着火的这付愁眉苦脸的神气！連那条好汉普露依别克都是这样。呃，那小子怎么样了？不管是拷打还是这种場面都屈服不了一个柯济納么？他还能暗中发笑么？可不是，他正在暗暗发笑哩，而且还带着輕蔑的神气！好，等着吧，快要叫你笑不出来了……

寨务局里鴉雀无声。只有当一顆印記或一卷文書投进壁爐，火把它一把抓住的时候，才从那里传出嗖娄嗖娄、噼哩啪啦的响声。管家将要把最后一卷文書往那要命的烈火里扔的当兒，向荷特人說道：

"你們的特权完蛋了。現在当着你們的面，还有各位大人（他把他們的官銜数了一大堆）跟我們大老爷的听差的在場，把这些东西毁掉，我希望你們放聪明点兒，再不要拿这上头的話作口实了。"

他說着就要把最后一卷文書往火里丢了，可是看男爵的动静，料到他也想来說几句，便把举起的手停下了。

"从今以后老老实实地照农奴一样当你們的差，納你們的税，若不你們就更糟糕了，"兰敏盖尔厉声說道。"你們亲眼看到的：无論怎样挣扎都是白搭。"

他向管家一点头，一张发了黄的羊皮紙在壁爐頂上一晃，便消失在火里了。恰巧在这当兒，那靠在牆上的荷特旗一摇晃，空通一声就倒在壁爐框子里了。瑪泰依·普露施别克一步縱到壁

爐跟前，去搶救那面旗子。可是已經迟了。錦旗四边都着了火，当普露施别克来抖落它，想把火扑灭的时候，它已經燒得象一支炎炎的火炬了。

兰敏盖尔跟两个軍官慌里慌张地躲閃普露施别克。火舌吞沒了荷特人的旗帜，冒出来的烟弥漫了一屋子。普露施别克把旗帜按到地上，用手去压灭火焰，可是他白費了半天劲。他只是灼伤了自己的手，旗子却仅仅落下一根杆兒。然而这面荷特旗毕竟还是在他手上銷毁的，沒給老爷的劊子手們留下笑柄。

焦臭的气味加速了这已經接近尾声的一幕收場。兰敏盖尔請他的客人到隔壁房里去，恶狠狠地瞧了瞧管家，又瞧了瞧那“乡下的莽汉”。虽說是个笑話吧，团长总算庇护了他一下子："不管怎么說，他那种士兵的血性总是好的，这个大个子再分年青一点兒，我都乐意把他收罗到我的团里去，在我团里都找不出这样的来。”

过了半小时，两个軍官在士兵护送之下騎馬出了特尔加諾夫寨，向烏頁斯特进发了。

又过了不久，接近傍晚时分，先前被特尔加諾夫的老爷拘押来的那些烏頁斯特村的年老的荷特人也走出了寨院。最后走出大門的是拄着切截的老普露施别克，跟扛着空留遺迹的荷特旗旗竿的他的兒子瑪泰依。特尔加諾夫的管家要从普露施别克手上把旗竿夺过去，可是庫特的管家却笑着說：

“把这个破烂兒留給他作紀念吧。讓荷特人手上好歹也留下些什么玩艺兒，好显出他們过去的光荣啊！”

当他們走出院落的时候，老爷的僕役在笑瑪泰依。瑪泰依自管走他的，眼睛瞧着地。这倒不是由于害臊，而是为了謹慎；免得因为看到老爷的看家狗在取笑他而发起火来，去教訓他們一頓。

村长塞卡走在柯济納身旁，不住地打量他，似乎在等他說些什么。可是这位荷特青年沒言語，就象不理解这些发問的眼色似的。

这是令人伤心的归来。誰也不吭声。可是忽然传来了老瓦哈尔的声音：

“这可完了。完了……”

第　九　章

特尔加諾夫的边区总兵大人的宾客在烏頁斯特村沒有耽擱很久。他們带上昨天占領这个荷特村子的士兵，整队启程了。現在，兰敏盖尔已經任憑他自己的意思处分了文書，而且把荷特人吓唬得够受了，所以就用不着兵了。

等这些不速之客走得沒影兒了，荷特居民才松了一口气。他們只是松了一口气，并沒有喜喜欢欢，因为被押在特尔加諾夫寨的那些人还在受折磨，而且荷特人的无价之宝——他們摆脫农奴制度束縛的唯一的最后一点寄托——被人盗走了。

普露施别克家里在忧愁苦恼，寂静无声。村子里到处都是这样。帕依达尔独自坐在屋里，在等候他的表侄女曼卡。他沒有回到帕琪諾維采去，留在这里了，为的是不致讓曼卡孤身一人跟那帮丘八呆在一起。他把年青的瑟尔罗夫斯基打发走了，叫他回家去送个信，說他为什么在烏頁斯特村耽擱下了，只要这兒一安靜，他就回去。瑟尔罗夫斯基乖乖兒的上了路。老实說，要是叫他留下来，或者，如果曼卡同意，把她带回家去，那他才高兴呢。一路上他都在替她焦急，唯一能够自慰的是，他想到老帕依达尔决不致讓她受人欺侮。

他替她操的心比她自己操的心还大。提起上帕琪諾維采，到他家里去，曼卡連听都不想听。只要表叔留下来給她作伴兒，她一点兒也不怕丘八。再說，她还不知道爸爸跟爷爷怎么样，她又怎能走呢？現在她翻来复去想的总是这两个人，她逢人便打听，只要能問得上。

焦急不安的曼卡飞也似的跑进屋去，开始把她在柯济納家听到的消息講給帕依达尔表叔听。柯济納老大娘刚从特尔加諾夫回来，今天这已經是第二趟了，——头一趟是一大清早到那里的。老大娘两趟围着寨子轉悠，想打听出把她兒子和其余的人怎样处置了。后来这一趟她得到了消息，悲慘的消息……关于这些消息，曼卡这会兒正在跟她表叔講。老爷們对待所有的荷特人都冷酷无情，特别是对她爸爸跟柯济納。当她講到人家使棍子毒打她爸爸和柯济納跟那风笛手依斯克拉的时候，姑娘的声音都打哆嗦。起初一直坐在菩提树墩子跟前一把湊合釘起来的椅子上的老帕依达尔驀地站起来了。他大吃一惊。在荷特边区这都是从来沒有过的事！把大家尊敬的人們拉去，照对流氓、小偷兒似的毒打！……

“使棍子？打咱們的人？……我倒也挨过軍棍，但那是該着啊！哼，老爷們，等着瞧吧。跟他們完不了。”

曼卡又接着談那些被监禁的人，提到她爸爸，提到表叔。正在这当兒，院里的側門呀的一声开了，在蒼茫的暮色中有两个影子一晃。說着說着，他們就进来了。头一个跨进門檻的是老普露施別克，他累得躬腰駝背，头发被风吹得乱蓬蓬，又讓雪給打湿了。他向屋里的人問了声好。曼卡跑上前去，抓住他的手；老头兒的脸色开朗了。瑪泰依扛着一根旗竿跟着他进来了。他默默无言地同帕依达尔握了握手。跟着就把旗竿往角落里一放，对女兒也沒說什么，只吩咐了一声，讓她給爷爷調些羹湯。他这

才往椅子上噗通一坐，臂肘靠在那当桌子使的菩提树墩上，手掌撑着脑袋。

曼卡在爐子跟前忙开了，可是她却并沒十分注意柴和火，大部精神还是貫注在她爸爸身上。帕依达尔走到表兄弟跟前，打破那令人苦恼的岑寂，說道：

“是啊，你們怎么就遭上了……是真的嗎？他們使棍子……”

“你还提哪！……”瑪泰依猛然一抬头，对他喊起来。“少說吧，别再跟我提这个啦！真把我糟蹋够了……跟賊似的到处去偸，还打起人来了……”瑪泰依站了起来，“不成，这我可忘不了！老天爷在上，我若是不……就讓我别得好死！”

曼卡点起的松明照亮了瑪泰依。他已經不坐着了；他在站着說話，挺直腰板，一只手朝上举着，脸上煞白，一双充血的眼睛里炯炯发光。

老头兒坐在床沿兒上一边瞧着兒子，一边象在祈祷似的捧着一双干巴巴的骨节棱棱的手，嘴里輕声嘟囔：

“这个星星……这个星星。”

再說柯济納老大娘，当曼卡跟帕依达尔表叔在这兒談話的时候，她正独自在自己屋里坐着哩。她早就需要这样安靜地休息片刻了。昨天晚上，自从把她的文件夺了去，把她的兒子带走以后，她整夜都沒阖眼；她在兒媳妇屋里一直坐到那两个吓坏了的孩子睡着了才走。天刚一濛濛亮兒，老大娘就披上大皮袄，急急忙忙地奔到了特尔加諾夫。她围着老爷的寨子轉悠，对那白白的寨墙瞧了又瞧，总希望着：哪怕能扫着兒子一眼，或是能打听出把他和其余的荷特人都怎样了也好。可是她什么也沒打听着，只好回来了。兒媳妇坐立不安地在家等着她。要不是有孩子，要不是有兵，她自己都打算插翅往寨子里飞了。

世間的事可实在奇妙！先前老大娘对甘卡总是不理不睬，

可是現在却待她跟亲生的女兒似的了。老大娘哄着孩子們玩兒。帮着甘卡料理一切；晚上从特尔加諾夫回来，为的是不讓兒媳妇伤心，沒把眞話全告訴她。

丘八們一走，老大娘进了她自己的屋子，开始替兒子祷告。周围靜悄悄的。只有陣陣秋风在夜暗里凄慘地呼嘯。忽然老伏尔克在院里吠起来。它那猛烈的吠声打断了老大娘的祈祷。她去傾听，可是不一会兒狗就不叫了。柯济納老大娘又歪着头，叨叨咕咕地接着唸祈祷文。可是她沒能念許多功夫。听得小脚兒叭叭地在跑，小巴威尔飞也似的进了屋子。呼哧呼哧直喘，刚一緩过气兒来就嚷道："爸爸回来啦！"沒容柯济納老大娘跑到門口，楊自己就抱着加娜尔卡进来了，甘卡的笑脸从他的背后露出来。

老大娘一句話也說不出来了。头頂扎着头巾，露出一张蒼白的脸……眼睛里充滿了热泪，她默默无言地向兒子伸过一只手去，这种姿态既表示欢欣的慰問，又带着請他原諒的意味。兒子受到了感动，紧紧地握住她伸出的那只手。

一家人围着奶奶的桌子坐下了。个个面带笑容。孩子不离爸爸身边。甘卡在問长問短——寨子里怎么样了，人家怎么对付他来着？柯济納簡单地回答过了，就把話头兒轉到丘八身上去，他問他們在这院里和在这整个村子里怎么横行霸道来着。母亲話說得不多。有一句話早就到了她的嘴边上，可是看到兒子在避免談这一类話題，就一直沒向他发問。

沒想到来了一位客人——德拉瑞諾夫村的舅舅老克黎施托夫·格魯貝依。还是昨天把柯济納跟别的荷特人往特尔加諾夫寨带的时候，柯济納老大娘打发人去給兄弟送的信兒。他很抱歉：来的太晚了，因为当时沒在家，到布罗特办私事去了。格魯貝依热情地握住外甥的手，搖了一陣，說道：

“我听說了，我已經听說了，我的好孩子！”

他卸下斗篷，脫去帽子，坐到了桌子跟前。少主妇去預备晚飯。

“那么說，克黎施托夫，你知道……”柯济納老大娘开始由远至近地把話往她总想提出来的那个問題上引。

“是啊，我听說把咱們的文書燒了……”他說着叹息了一声。“可是燒的却不是咱們的权利！”

老大娘听到这話吃了一惊。現在她明白应該怎么办了。

这时听得門道里有脚步声，跟着，村长塞卡“法学大家”走进房来。

“这就甭瞞着他了，”他进門就說起来，对着柯济納直点头。“他就是个好样兒的‘法学大家’。我正是为这个来的。老大媽，你知道吧，在寨务局里，那匣子里放着的文件可是不全吶。我仔細地点了点数兒……管家也眞狡猾，就象有点納悶兒似的問起来。他說：怎么，文書都在这里嗎？哼，我也不傻，我馬上心里就有了底兒了：知道不全。”

“你說不全？他們到哪兒弄全的去啊！”这位老农妇連忙答道。她往起一跳，解开胸前的围巾，从怀里掏出一份带着印記的羊皮紙卷宗，跟着又是一份。“瞧，这就是那两份頂要紧的。塞卡，你不是說过嗎，咱們的权利都在这上头，单憑这两份兒就够打官司用了。”

柯济納老大娘站在桌子跟前，一只手把一些发黃的羊皮紙举得高高的，那上面还吊着些印記。她的眼睛里放出喜悅的光芒。她对这些男子汉扫了一眼。年青的柯济納也好，老誠持重的塞卡也好，德拉瑞諾夫村的村长也好，一个个都惊异得跳了起来。塞卡紧着往羊皮紙跟前凑合，似乎要想看个分明，它們到底是眞是假。

"錯不了，錯不了，就是咱們的那些！"柯济納老大娘笑着說。在村董会的时候她兒子悄悄地跟她說：老爷是冲着文書来的，她馬上就想到这些羊皮紙了。她心里当时就打下了主意，得把那些頂要紧的藏起来：旣然他們能到家抓兒子，那也就会到他們家去搜了。她及时赶回，連忙从匣子里掏出这两件文書，連同一顆古老的荷特印信一起揣在怀里了。現在在她說話的工夫，又从桌子里掏出一顆印信来。

"哼，老爷們再也搶不走咱們这些东西了！"她断然地找补了一句，瞧了瞧放在桌上的文書。

"搶不走！"她兒子激动地重复說。"連那燒了的都搶不走！还得叫劳米卡尔还咱們！逼着他还！"

他的眼睛里冒着火光，蒼白的双頰上泛起紅暈。德拉瑞諾夫村的白发蒼蒼的老舅舅点了点头表示贊成，塞卡却忽然向这位勇敢无畏的朋友伸过一只粗笨的大手来。

这时候，甘卡正在对过屋里灶下忙着准备晚飯。她心里已經輕松了：丈夫回来了，往后再也不会跟老爷們鬧糾紛了。老爷們搶去了这些旧文書，現在又把它們弄沒了……甘卡对这些文書不怎么心痛。多少爭端，多少紛扰，多少灾难全都是由这些文書引起的，而且每次总是落一場空！

楊当然要心痛这些文書，可是过一陣也就忘了，到那时候，就会平平安安的了，到那时候，他也就会又是不折不扣地屬于她和孩子們的了。

第十章

自从烏頁斯特村的荷特人，在特尔加諾夫塞的牢房里度过

了寒冷的一夜起，严寒就一直沒有減退。冬季真正当令了。谷地里雪花乍飘，山岭却已經蓋上很厚一层白银。雄伟的舒瑪卫岭延伸到的地方，无論是眼前，在这荷特边区的柴尔荷夫，加尔特拉瓦，施卡尔曼茨……等等山峰，或往远处看过去，个个山头上都是一頂白帽子。一領白色的殮袍从山頂上順着支脉、斜坡拖下来，只有一座座的森林伏伏貼貼地在那上面呈現着暗蓝色。

整个荷特边区都是这样靜悄悄的，无声无息。

它似乎是被不久以前在烏頁斯特村和特尔加諾夫寨所发生的事件震慑住了，哪里也沒有发生什么暴动，哪里也沒有人出来大胆地反抗，好象这些一向宁死不屈的荷特人的全部勇气都随着那些文書化为輕烟了。

然而目前凄慘的寂靜，并不能証明这是俯首貼耳或是胆怯。它只能是暴风雨前的风平浪靜。

人家在烏頁斯特村把村長塞卡怎的了，把柯济納跟普露施別克怎的了，把普露施別克的老爹跟其他几个农民怎的了，还有兰敏蓋尔怎样把荷特人的一匣文書搶了去，这些消息迅如疾风地传遍了四方——从邻近的帕斯特尔什柯夫一直到遙远的帕琪諾維采。現在已經不是哪一个人在忧慮重重地垂头丧气了，而是許許多多的人想到“現在全完了”的时候了，长叹息声声不断。然而更普遍的却是对那座特尔加諾夫的新寨子和寨主的咒罵声；而且在一群群、一伙伙鬧哄哄地提到老爷这一暴行的談話里已經听不到什么一味的訴苦和唉声叹气了，因为怒不可遏的言語和复仇的渴望已經散布到荷特人所有的村庄，散布到每一家每一院。

只要听到人們在高談闊論，那准是在贊揚如此英勇地捍卫世代相传的固有权利的保証的一切荷特人，并衷心地感謝他們。

大家談得頂多的是关于年青的柯济納的事。他的大胆使人惊奇：他敢在軍官面前，在那些亮着馬刀的士兵面前毫不畏惧地去跟兰敏蓋尔本人頂嘴。

最初跑到烏頁斯特村来的是德拉瑞諾夫、帕斯特尔什柯夫和荷特夫等村的一些熟人；他們想打听个清楚，想跟这些为大家吃了苦头的人們談上一談。后来最远的荷特人村庄的农民們也跑来了——都是些德高望重、平生見多識广的老头兒。有的径自登柯济納的門，有的先到塞卡家去，然后同塞卡一起去見那位英勇的荷特青年，和他握一握手致敬。他們在他家里坐一坐，跟柯济納談一談，然后告辞，在临走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都要問：

“呃，可是往后怎么办呢？”

“噢，現在頂好是暫且別言語。不过，咱們的話还沒全部說完呢。你还会听到的，”柯济納总是这样回答。

他連一次也沒提到：并不是所有的文件都毁了，还留下了两份，而且是那最主要的。这是村长告訴他这么办的。暫且还作为他們的秘密，同守秘密的还有德拉瑞諾夫的舅舅跟母亲。

甘卡心里納悶兒，不知她丈夫这是怎的了。她想，經过这番沉痛的事件以后，他一定会沉悶下来的，短时間决忘不了。可是他却比以前更踏实、更結人緣兒了。当然，他不象結婚以前追求她的时候那么高兴；那种兴高彩烈的样子她以后就再也沒見过，总是看他脸上露出暗自寻思、愁长愁短的神气。此外还使她覺得奇怪的是他現在总不断往媽屋里跑。可是当甘卡跟了进去，娘兒俩一見着她时，話头兒馬上就变了。这是常事。他們是有什么事在瞞着人。可是什么事呢？他們可能在說些什么呢？

当然不是在說甘卡，因为現在婆婆待她分外亲热。至于丈夫，她也沒什么可抱怨的。可是这种談話总还是使她放心不下。有一回傍晚时分，她抓了个适当的机会。这时他們两口子正在

一块兒坐着，她抱着加娜尔卡，小巴威尔坐在楊的膝头，这当兒楊挺快活，挺满意，就象丢开了一切包袱似的。甘卡問丈夫，把一件什么事擱在心上，暗地折磨自己，不苦腦嗎？不多的几句話便把她毫不为自己打算，完全是为他着想的心情和盘托出了。

"你怎么想起这事来了？我跟媽有什么可瞞人的？只因为她是个荷特的女人。再說，我也不容易把一切都忘掉。有时說起話来，总不免提提当年的事情。沒什么，甘卡，你尽管放心。我心上最疼爱的是你跟孩子。"

老婆跟孩子也真的是他心上最疼爱的。因此他的話就說得那样的誠恳、那样的令人相信。甘卡也就十分安心了。

整个荷特边区都是靜悄悄的，无声无息……

然而，特尔加諾夫寨却热鬧起来了。往常阿里宾列依特男爵总是整天鑽在錢眼兒里的：詳細审查每一笔賬目，仔細驗看每一张单据。一个大錢都要亲自經手。他也时常出去巡視自己的領地，为的是督察管家，鞭策农奴。在他看来，这些农奴总是不肯正經干活兒的。因此他們不管是苦苦哀求也好，眼泪汪汪地央告也好，总不能打动他稍微減輕一些強制的劳役。

可是現在他却时常离开他的签押房，去招待那些应邀而来的宾客了。这大多是邻近領地上的貴族。他陪着他們到他那一望无边的森林里去打猎。眼下正有几个貴族軍官来到了寨子里，这是从普里坚来的，其中包括施湯姆帕赫伯爵和伏尔特拔的伯爵。

特尔加諾夫寨里还从来沒有忽然聚起过这么多的宾客。寨門里还从来沒有走出过偌大的狩猎队。

一馬当先的是那殷勤待客的寨主。近来他脸上挂着一付得意洋洋的神气。凡認識他的人都覚出来了，而首先是寨里的居

民。不过他們甚至还摸不清这位冷酷而不可接近的男爵到底去掉了什么心病。这股臭美劲兒荷特农民也瞧出来了，他們穿着皮面兒的外衣，戴着毛茸茸的帽子，在他們祖先自己尽情打猎的森林里，有的給老爷們牵着一群群的猎狗，有的拿着棍子排成了串，給异族打猎的赶野兽。荷特人心里很清楚，老爷为什么这样高兴，不就因为毁了他們的文书，才敢給他們再多添劳役么？从前他的使喚人就不敢上克列聶赤或是荷特夫来叫人去給老爷赶野兽。可是現在不但来了，还逼着讓人去。怎么着，去吧，那有什么法子呢？……可是这些荷特人在那树木茂密的山上走着时，在怎样地瞅着那班不慌不忙跟他們走上来的騎馬人啊？他們又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啊！……

无論是克列聶赤或是荷特夫，从来就不知道有这么下贱的官差。整个荷特边区都在关心地、憤憤不平地談論这件事。

“哼，瞧吧，事情开头啦……”

“以后花样还多着哪……”

“今天是克列聶赤，明天就該咱們了……”

到处都听到說这样的話。到处都提起父祖打猎的事兒来了。当年，他們一冬天不管打着多少，也只要到圣誕节前往多瑪日黎采送几只兎子就行：荷特夫村送两只；帕斯特尔什柯夫，克列聶赤，烏頁斯特，德拉瑞諾夫，帕琪諾維采，斯特拉施，基徹夫——也都是两只，里柯塔跟姆拉柯夫村才一只！

就是在普露施別克家的晚会上，也在談論这件事兒。在那間爐火升得暖暖和和的寬敞屋子里，这回也活跃了些，欢騰了些，因为那愁眉苦脸、一語不发的瑪泰依出門了。他刚一擦黑兒就走了，也不知是躲着这热鬧場合呀，还是覺着自己在年青人当中别扭。

可是他父亲老普露施別克却在这些小伙子和手拿紡錘的姑

娘們当中落了坐。风笛手依斯克拉·露瑞古尔瑞克的年青的妻子多尔拉也加入了姑娘們一伙兒。依斯克拉劝她到这晚会場中来凑个热鬧，答应回头就来接她。她高高兴兴地同意了，因为以往不大跟人接近，时常覚着悶得慌，特别是在这冬日漫长无尽的夜晚。可是現在的晚会却不比从前了。就是在这通常大家縱情歌舞、欢笑、戏謔的場合，都显出了严重关头的意味。連那班无忧无虑、无牵无挂的青年人也不能象以前那样快乐了，他們的談話总是离不开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上面，而且特别是在这兒，在瑪泰依·普露施别克家里。

然而也总还有暫时丢开的片刻。这是从老爷最近一次打猎說起的。当时老普露施别克想起了早先的岁月，使大家不由得都对那过去屬于他們荷特人的到处潛藏着各种野兽的广大的密林神往了。他还記得，那时候的熊比現在多得多，狠更是不計其数了。

“冬天，又是风又是雪的，每逢夜晚窗底下吹得嗚啦嗚啦直响。狠嗥得人心都顫，可是到了第二天早上，狠窩窿里野兽又都是滿滿当当的了。花不上几个錢就能买一件狠皮袄。可是誰想进城或是进树林子哇，就先得提防着碰上狠。我这輩子亲手打死的可不止一只了。瞧，这根切戳就能說上一气……”

大家的視綫都轉到老普露施别克指的那边去了，一个小伙子拿过切戳来，仔細观看。这根橡木切戳特别結实，而且格外的长，也只有普露施别克家那样个子魁梧、身强力壮的手兒才跟这样的家伙相称。杆子上在明晃晃的斧头以下都包着銅，还打着一道道的銀箍，上面嵌着亮晶晶的天蓝宝石和紅宝石，这件武器装飾得这么漂亮，使小伙子們看着眞爱。他們这个过来摸摸，那个拿过去掂掂。

“可是这家伙，想必有了年代了……”其中有一个人說道。

“比咱們的岁数大。还是我爷爷手上打下的。那一場仗打完了以后，除了这根切戳，他什么也沒落下。皇上的队伍搶了个一干二凈，把整个烏頁斯特村都烧了。啊，若是它会說話么！多少狼讓它給拾掇了！就是人脑瓜子，讓它开了瓢兒的也不止一个……有一回我爷爷使这根切戳对一个皇家騎兵猛地这一下子，那小子再也沒起来……因为他欺侮了个小媳妇……”

小伙子們越发有滋有味地观賞这件威力强大的武器了，連姑娘們都挺起脖子来，好瞅它一眼。

“为这事兒把你爷爷怎么样了？……”

“怎么样了？那能怎么样啊？往树林子里跑了。人家跟着就轟，可是哪兒轟得上呢！这样兒的人家不惹。一口袋豆子在他肩膀上就跟一小撮絨毛似的。你們这帮小伙子啊，有的时候也觉着自己怪不錯的，可是那时候的人跟你們不一样，血性就不一样。你們当中誰能跟我爷爷較較劲兒？他在树林子里碰上熊，就沒打算跑过，上去就跟它干起来，象跟个小伙子干似的，这是常事。有一回我爷爷碰着个大窟窿，里头一窝熊崽子。他抓了几头熊崽子就往家里走。已經走到小河沿兒上了，忽然听到后面拚命地吼了起来。母熊！我爷爷把全身的劲都使出来了。你跑吧，这头猛兽跑得象旋风似的紧紧地跟着你，一直跟到村子里，就是进了村子也不肯罢休。可是这当兒，人們跑出来了，打死了这头母熊。”

“他把那些熊崽子怎么办了。”

“熊崽子把他咬得渾身是血。后来他把它們带进了城，就是那个荷特塞，交給国王的鎮城伯爵老爷了。听說，伯爵老爷把它作为自己的一份兒礼給布拉格的一位大人物送去了。”

“等劳米卡尔打猎的时候，出来这么个母熊把他扯个稀烂才好呢……”一个小伙子說。

"哼，这个紅头发的犹大早晚准得讓几个荷特人喂了熊，咱們現在根本就不是人……"

"嘘……小点兒声！听見了嗎？鈴瑙！……"曼卡喊道。

大家都不言語了，側耳听着。他們什么也沒听見。可是曼卡确信自己沒有听錯。

"这么坏的天气誰有兴致出門啊？"

姑娘、小伙子們仍然傾听。可是他們只听得风在呼嘯，一陣陣地卷起雪花来打在窗子上。

第十一章

这时候，风笛手依斯克拉·露瑞古尔瑞克一个人陪着双眼失明的父亲在家里。老头兒躺在炕上，兒子焦躁不安地在屋里乱窜。他无緣无故地不时去摆弄那木灯架上点着的松明。只要看他刚刚剔去焦头，又来拨弄那支松明，就可知道他心里不知想到哪里去了。他剔去了灯花，重新又从这头兒到那头兒地踱起来，有时停在窗前，眼睛凝視着一片黑暗世界，那里雪花在降落，风呼呼地传来森林的长叹息。

忽然老头兒在炕上动弹起来，說道：

"院里有人……"

依斯克拉听見敲門声。他走到門道問：

"誰呀？"

"是我，姆拉柯夫的聶蔻茨。"

一个还挺年青的荷特人进屋来了，个子不高，一双富于心計而又活泼的眼睛。他一进屋，就很高兴地說起話来：

"你一个人啊，风笛手？"

"一个人，村长。今天老婆出去玩去了。"

"替你嗎？"

"讓她也嚐嚐。要不她老是因为这駡我，"他找补了一句，微微一笑。

"那么說，她也会吹呀？"村长还在开玩笑。

"那还用說！可就是从小兒我媽就教訓过我：别成个傻子，跟着老婆的笛子跳达。"

"哦啊，你的說法眞多！那干嘛娶媳妇呢？"

"要不然，家里人一个劲兒嘀咕……"

聶蔑茨放声大笑，問道：

"是誰嘀咕啊？"

"我爸爸。"

"嗬，这小子！"瞎爹在炕上搭碴兒了。"你又快活起来了，啊？又开起玩笑来了！"

"沒关系，那有什么不好呢！"聶蔑茨庇护他說。

"咱們为什么不笑笑呢，"依斯克拉說。"笑是一味頂好的葯。劳米卡尔这会子大概也正在笑哩。把咱們賤价买了去——咱們說說都丢人。"

"买不着的就偸了去，"村长找补了一句。

这时又有人敲門。风笛手到門道去，随口問是誰。

"普苏特卡，"一个响亮的声音应道。

可是接着又象熊吼似的一声：

"布雷赫塔。"

"啊，帕斯特尔什柯夫村的！欢迎，欢迎！快进来吧！"风笛手把門大大敞开，把新来的客人讓到屋子里。头一个进来的是普苏特卡，他就是在士兵突然袭入村庄把瑪泰依·普露施别克和他的老父亲带走的那天，跟帕依达尔和年青的瑟尔罗夫斯基

在普露施別克家坐着的那一位。跟普苏特卡一道兒来的是帕斯特尔什柯夫村的村长布雷赫塔。这是一位身材高大、膀大腰圓的汉子，低平的額头上两道刚硬烏黑的浓眉毛，眉毛底下一双明亮活泼的眼睛里露出不安的神色。这张紫臉盘上的整个特征，就是頑强和大胆。那占滿額头的一道寬紅疤，也絕不能使人減少了这种印象。提起亚庫伯·布雷赫塔来，不仅是在荷特边区人人知道，就是在更远的地方，在捷克那边兒，甚至在山那面的巴伐利亚境內都个个聞名。巴伐利亚的邻居們对他了解最深刻的，大概还是他那动不动就从靴筒里掏出来的令人害怕的匕首。

他挨近姆拉柯夫的聶蔑茨，往那张条橙上一坐，罵完了天气便开始用切戳的底端敲除冻結在高統靴子上的雪。可是风笛手却又去开門了，又有客人走进来。这是瑪泰依·普露施別克，村长塞卡，还有那德拉瑞諾夫的克黎施托夫·格魯貝依，他那一头白发已經被风有条有理地泡制了一番：吹得蓬松起来，又洒上了一些雪花。进来的人問过好以后还沒容得說話，就又得跟乘雪橇来到門前的新客人打招呼了。这是从遙远的帕琪諾維采来到的普露施別克的表兄弟——膀大腰圓的帕依达尔和穿着一件彩綫刺綉的短外衣的年青的瑟尔罗夫斯基。

对这个在許多中年男子和老头兒当中与众不同的長得匀匀称称的美少年，大家都以疑問的眼光瞧着他。帕依达尔似乎是为了回答这个无言的共同疑問，解释說，瑟尔罗夫斯基他爹——帕琪諾維采的村长病了，自己不能来。可是这年青的瑟尔罗夫斯基跟那老的一样可靠。

过了一会兒，人又增加了，荷多夫村的村长依尔瑞·別琪和克列聶赤村的村长阿达姆·娶茨尔也来了。

于是，大家围着桌子落了坐——有的脫去了外衣，穿着白呢袍子，有的就沒脫外衣。瑪泰依·普露施別克坐得离別人远一

些，不言不語地、聚精会神地瞅着大家伙兒，听别人說話。

近处的村长是柯济納請了来的。远处的呢，是依斯克拉·露瑞古尔瑞克去繞了一大轉，用柯济納和塞卡的名义通知了他們开秘密会議的时間、地点。

不用說，他讓老婆数落了一通："又逛到什么鬼地方去啦！"他若是說了眞話，老婆也就消停了，可是他不言語，一个劲兒的鬧着玩兒。現在，依斯克拉一会兒去剔松明上的焦头，一会兒又去插上一根新的，一会兒走到窗戶旁边傾听，到了最后，他終于走出房門，站到台阶上，开始向夜暗凝望。

屋里嗡嗡地說得挺热鬧，不时有片断的話声传出来。

大家都在追問（声音頂大的是帕斯特尔什柯夫的布雷赫塔），找他們来干嘛？柯济納本人在哪里？他們知道将要提到兰敏盖尔的事，可是他們更要知道究竟怎长怎短，該怎么办。"法学大家"塞卡为了稳住大伙兒，回答說，柯济納馬上就到。

"他到底在哪兒啊？"

"在城里。"

"既然知道我們都在这兒，他可进城干嘛呀？"布雷赫塔气冲冲地問。

"連我也摸不清，我就知道多瑪日黎采的那个犹斯特前天从維也納回来了。"

"旋工瑪泰依嗎？"普苏特卡問道。

"正是他。他跟市衙門打官司来着。他在布拉格跟他們打了好久的官司，后来竟打到了維也納。瞧，还眞打贏了。这次就是犹斯特昨天給柯济納捎了个口信来，讓他进城到他那兒去一趟，有重要的消息。柯济納却一定要把他拖来，好讓你們大伙听到犹斯特亲自說出这个消息。"

"那么說，你是已經知道这个消息的了！"布雷赫塔忍耐不住

了，問道。

塞卡眼睛眨巴眨巴地，笑着回答說：

“布雷赫塔，瞧你这个好奇劲兒，就跟个小姑娘似的。”

“但願他說的是真話才好，这个城里的油子！”荷多夫的村长說。

“那沒什么，咱們不能讓人家給当了傻子。”

說着說着，风笛手就跑进来了。

“已經来啦！”

大家立刻都不言語了。院里鈴瓏嘩啷嘩啷响，听得象是一輛雪橇停了下来，不大会兒，門檻上就出現了这两位讓人久等的客人：前面是高个兒的柯济納，穿着皮外套，后面跟着那个人个子不高，穿着一件寬大的深色斗篷。大家的視綫都轉到这位多瑪日黎朵的小市民身上。他就跟到了自己家里似的，大胆而沉着地往前走了几步，行了个礼，便脫下斗篷，跟这些荷特人打招呼。这里大多数人他都認識，虽說交情有深有浅，可是他跟大家混得都象挺熟似的。他那张顴骨突起的瘦脸冻得通紅，蒜头鼻子，一双狡黠的黑眼睛。他首先察看百叶窗，一瞧，关上了，就隨隨便便地夹在荷特人当中往一张硬梆梆的椅子上一坐，不大一会兒，他的話如同河流决口似的傾泻了出来。农民們听着：連大气兒也不出；犹斯特說得通順流利、有声有色，就跟在教堂里似的，而且所說的正是这些荷特人常想到的，与他們息息相关的事物。

“我到維也納去来的，前天才回来，这你們大概也听說了，”旋工說。“我到那兒去是为了一块好地跟人打官司，我們多瑪日黎朵市高貴的衙門楞要夺我这块地。可是我知道，我的产权一点也不含糊，而且是永远的，我当然不能屈服。衙門里的老爷們到处都把官司打贏了，已經耕上我的地了——你們想想！——耕上我的地，还笑話我。事情是明摆着的，跟他們一比，我算个

什么？芝麻粒兒大的一个手艺人！……可是我心里說：不成，官司还得打，世上总有說理的地方。于是就跟他們一直打下去，最后打到皇上跟前……”

“眞的？”布雷赫塔叫了起来，犹斯特的話吓了他一跳，其余的人也楞住了。只有老克黎施托夫·格魯貝依仍然保持着鎭靜；再就是瑪泰依·普露施別克还照旧愁眉苦脸地用他那納悶兒的眼神紧盯着这个城里人。

“宮里您也到过嗎？”帕斯特尔什柯夫的普苏特卡問。

“到过。”

“皇宮里嗎？”

“别打岔，普苏特卡！”聶薇茨喊道。

“那您見过皇上嗎？”克列聶赤的愛茨尔問。

“見过，还跟他說过話哩。你們只管听吧。也許，有許多事情你們会覺得奇怪，不过我又不是个巫师，我用不着騙你們，我又不想向你們要点兒什么，这对我一点兒好处都沒有，将来也不会有好处，只怕你們嘴不严透露出消息去，給我惹乱子呢……”

“那你为什么还告訴我們这些呢？”瑪泰依·普露施别克忽然插了一句。听的当中有些人显出不滿意的样子，往他那边一轉身。

“我为什么把这些話告訴你們？”犹斯特赶紧接了一句，免得窘住，“那是因为我坚持眞理，不能忍受老爷們的气。他們无法无天地干下去，騎在咱們这些好欺負的人头上，这你們自己也清楚……”

“嘿，在維也納到底怎么样啦？”聶薇茨打断了他的話。

“噢，可說的是呢……我好容易跑到了維也納，那兒也一样，什么用也沒有。我心里說，嗯，就剩下一着了——見皇上去。說去就去！可就是見他可不那么容易。我奔走了多少地方，把人

家門檻都磨平了，花錢不計其数！若擱在这会兒，我就不那么办了，那时候我还沒摸着正經路子。可是到末了兒，我总算进了皇宫。我跟我大兒子亚庫伯。我带着他——讓他也見見世面，也好好地記在心里。嘀，皇宮，我告訴你們說，那么好看，这个豪华……到处都是大理石，綢子緞子，金花花的！頂不济的听差的也跟咱們这兒頂闊的老爷差不多，穿的全是天鵝絨，一身金光閃閃。带着我們穿过了多少房子，我們眞是数也数不清，一間連着一間，就跟一条綫兒量出来似的，一間比一間漂亮，眞能叫人看傻了眼！我的亚庫伯东张西望，一步一停，就是我自己，若不是总惦記着干嘛来了，那也凈剩下瞪着眼睛瞧了。最后，我們来到一間屋里，到了这兒，为的是讓我們等一等，跟我們說：稍微坐一会兒。那兒的椅子啊，都是頂貴重的天鵝絨包的，还綉着金花兒哩，你們知道吧，就跟咱們这兒寺院里当家的神甫圣誕节穿的那件法衣上面的一样。坐着也眞軟和。只是我們还沒顧得四下里瞅一瞅，就有那么一位貴官老爷出来了，——我一看就知道这准是御前值班的大人，——他領我們进了另一間小些的屋子，剛一到这兒，幔帐立时就打开了，——这一幅当門用的幔帐太好看了——我們不覺已經来到了最庄严的大殿上，对面站着两位大官。进宫的一路上，人家就告訴我們了：得怎么怎么样，可是我早就知道。給亚庫伯使了个眼色，倆人兒就跪下了……"

"皇帝是什么样子啊？"

"另一个是誰呢？"普苏特卡跟聶蔑茨一齐发問。

"那另一个是宰相。他穿得又华丽，又闊綽，就跟个将軍似的。可是皇帝——你們多階也想不到，——朴素得很。戴着个挺大的假发，一件深色大坎肩兒，上面什么也沒綉，高統袜子、平底兒鞋都是黑的，——哦，就跟教会的人物似的。眞和气！他馬上示意讓我們站起来，他問：'你們有什么事請求啊？'我叫了一

声‘皇帝陛下！’接着就跟他講开了。一是一，二是二，說得簡簡单单的，可是很明了。他听了，脑袋点了又点，跟宰相說了几句法国話，后来忽然脫下一件披肩，輕飘飘的，綢子的，往我肩膀上一搭說：‘安心回家吧，官司算你打赢了！’”

“眞的？你瞧！”在犹斯特談他的事件經过的时候保持着深夜般寂靜的听众发出声音来了。

犹斯特将信将疑地轉动他那双黑眼睛看着这些荷特人，当时他得到了一个頗为滿意的印象，便繼續講他的故事，而且說得更起劲了。

“你們想也想得出，我这还得了！可是我一点兒也沒着慌。謝恩行礼，按規矩退着出去，已經就剩了跨門檻了，忽然一瞧——宰相翘起一个手指头往回招我哩。我站下了。宰相問我：‘你是多瑪日黎采人嗎？’我說，‘是，宰相大人。’他說，‘那末您一定認識些荷特人罗？’我說，‘那我怎么能不認識，大人……’”

說到这兒，由于荷特人当中掀起一陣喧嘩，犹斯特打住了。不肯相信的乱喊和惊奇的贊叹鬧哄哄地汇成了一片。布雷赫塔往起一跳，聶蔑茨和年青的瑟尔罗夫斯基也跟着跳了起来。一直低着头在听犹斯特講的柯济納抬起头来，一双传神的眼睛瞧了瞧会上的人們，特別是瞧那德拉瑞諾夫的舅舅。塞卡极力压下嘈杂声，好讓犹斯特把話說完。

犹斯特笑了笑，又接着講他的故事。

“我說，‘那我怎么能不認識他們，大人，我們是邻居嘛’。宰相說：‘好久沒听到他們的消息了，以前他們常来告状。想必現在他們那兒的老爷挺好，他們样样都滿意啦’。”

这些話掀起了不可想象的喧鬧声，鬧声中能听得清的只有布雷赫塔那种恶意的哈哈笑声，和把切撒的尖端往地下一頓的声音。可是当白发蒼蒼的克黎施托夫·格魯貝依站起身来，走

到犹斯特跟前时，喧閙声便頓时靜止了。他綳着脸兒瞅着他，問道：

“您說的是实話？”

“我干嗎不說实話呀？”犹斯特断然地回答。“可惜我沒带我兒子来，他就能証明。难道还要我发誓么？这一切都千真万确。明白啦？指的就是我說的这些話。”

“宰相就再沒說什么嗎？”格魯貝依追問道。

“再沒說什么。”

“那您为什么不把劳米卡尔在这兒怎么害苦咱們的事都告訴他呢？”布雷赫塔喊道。

“那可不行。在这么重要的人物面前，只能問什么說什么。我就是想試一下，也是白搭：他刚說完那一段話就向我一摆手，又到皇上跟前去了。可是我一出来，馬上就想到：得告訴他們！虽說这对我一点兒好处也沒有，可是我知道什么叫受委屈，你們这会子正忍着吶。你們又是多么委屈啊！……苦难的日子到来了……我心里說：怎么能不把这事兒告訴他們呢？他們的权利还正頂用着哩，若是他們齐心干起来，那特尔加諾夫的老爷就該倒霉啦。我为什么要可怜他这个剝皮鬼啊？他跟他爹不是一路貨嗎？甚至还更坏些。就是在我們多瑪日黎采，也是人人都恨他。你們不就是被劳米卡尔家从多瑪日黎采夺过去的嗎？若不是他們，你們至今还归我們多瑪日黎采管。可是現在，他又从我們的公社里把特尔加諾夫庄园搶过去了。那本是我們的庄园。他在那兒筑起一座寨子，占用我們的土地，还笑話我們。他欺压你們。我从維也納一回来就听說：他又跟你們閙事了，仗勢把你們的文書夺了过去。当时我就忍不住了，虽說这不是我的事，可是我也不能不駡他几句难听的。我說，这簡直是个土匪。还是个不要脸的东西。”

“可是能把他怎么样啊！人走时气馬走膘，他一下子当上了总兵，权限就更大啦，”格魯貝依說。

“从此人人都明白了，咱們的特权还有效！”柯济納叫道。“若是……，他就不一心一意地惦記着这些文書了。”

“对啊，对啊！”四座齐声响应。

“可是文書被这头狼燒掉了，可怎么好？”帕依达尔說。

“有沒有都一样，反正得告状，”犹斯特坚决地說。“你們的权利維也納那边知道。旣是宰相亲自提起……”

“我們自己也是这样想，决不能把事情就这么擱下。我們請您来就为了要商量商量，事先还不知道有宰相問話这当子事。”柯济納这么一說，大家都贊成。

“那現在咱們，大概就可以来合計合計了。”寨卡接着把柯济納的意思說了出来。“旣然人家在維也納記得咱們，記得咱們的权利……”

“哼，再說咱們还留着点兒什么呢！”老克黎施托夫应声說道。他解开大坎肩兒，掏出一个手巾卷兒来。这些荷特人感到莫名其妙，怀着好奇心等着看德拉瑞諾夫的村長将要給他們看些什么。

克黎施托夫·格魯貝依打开手巾，又为了讓大家都看得見，把那綫繩兒上吊着挺大的印信的两份旧羊皮紙卷宗举到了亮处，馬上听到人們齐声喊叫起来。荷特人簡直惊奇万分，甚至那犹斯特也吃了一惊。

只有已經知道这些文書存在的人——格魯貝依，柯济納和寨卡——还保持着鎮靜。其余的人都扑到了格魯貝依跟前。瑪桑依·普露施別克的脸色开朗了。他嗖地站了起来，高出众人一腦袋，瞧着那万幸保全下来的荷特法权的証物。布雷赫塔却不緊着細看那些紙色发黄、有的地方墨迹已經褪色的文書，他猛然

一挺身，直得象根棍兒，轉向窗口，攥起一只結結实实的拳头朝外比划着，正經哈哈大笑起来，怒喊道：

“嘿，劳米卡尔！我們还不是你的农奴哩！还有法子治你呢，我的大人！”

“这文書是眞的嗎？”克列矗赤的愛茨尔問村長塞卡，把他看作是一位“法学大家”，一位內行人。

“那还用說。这就是咱們匣子里的东西嘛。还是頂重要的呢。瞧，这是国王依尔瑞頒給的那份兒文書，这是国王瑪梯阿施的那份兒。”

“怎么沒讓劳米卡尔搶了去呢？”帕依达尔把大家都在口边打轉的問題提了出来。

一直沒吭声的柯济納，这时候才开了口。他說出了全部經过。当他看見劳米卡尔带着整团人馬来到的时候，他馬上就想到：事情不在他身上，也不在普露施別克身上，而是在这些文書上。他悄悄地跟媽一說，媽就往家跑，能从隐藏的处所掏出来的正是这两份頂重要的文書。还是这只匣子保存在德拉瑞諾夫村她爹那兒的时候，她就熟悉这两份文書了。柯济納的話时时被喜不自胜的贊美声所打断，有的是夸奖他，更多的是夸奖柯济納老大娘。他刚一說完，布雷赫塔突然吵嚷起来：

“說句良心話，这才算个女人呢！一下子就显出来了，柯济納，她是你的媽！”

可是柯济納对于这些眞誠朴实的頌詞就象沒听見似的，接着又說下去：

“現在，咱們既然知道朝廷里还沒忘了咱們，那告狀就正是时候。”

大家本来就被犹斯特一番話說得心里活动了，現在柯济納这样一講，就都挺乐意地贊成了。只有瑪泰依·普露施別克一

个人沒言語。

柯济納說过以后，犹斯特又講起来。他說得头头是道，为的是証明即使沒有救出这些文書，荷特人也能告状。况且現在朝廷就是問起文書来，荷特人也已經有了把握了。因此不应該躊躇，得赶紧打发些荷特人到維也納去。所有到会的人也都有这种想法。

于是大家就这样决定了。只有瑪泰依·普露施别克不同意。

"你們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他說。"可是别往里拉我。上維也納我不去。那才叫糟糕呢，还是准的，你們要去告老爷，就别告到老爷跟前去，那我去，哪怕我一个人去呢。"

他的話沒有得到反应。只有布雷赫塔嚷着回答說：

"好，到那时候咱們俩再去！"

在商量选人去跑这一趟的时候，大家一致推举格魯貝依、塞卡和柯济納。可是，犹斯特的意見却不一样。他說，他們到了維也納确是能把事情办好，不过这时候家里更需要他們，把他們派出这么远，那太輕率了。况且兰敏盖尔正在紧盯着柯济納和塞卡，一启程就瞞不住他。可是起初无論如何得严守秘密，总不能讓兰敏盖尔趁事情一开头兒就給破坏了。

最后商量好了，去的人是帕斯特尔什柯夫的普苏特卡，姆拉柯夫的聶蔑茨和帕琪諾維采的帕依达尔。

"好，我們去，"普苏特卡說。"可是維也納净是些德国人，我們却不会說德国話，我也好，聶蔑茨也好，連帕依达尔也是一样。再說到了那兒还得上朝廷……我們哪行啊！……"

"依我說呀，犹斯特，这种事您可不是头一回了，"聶蔑茨向他說。"最好您能跟我們一块兒去。"

犹斯特早就料到会有这一着兒，他也沒再三推辞，只是表面

推了推。他很快就同意了大家的請求（只有普露施别克照旧沒言語），答应承担两項义务：引导这些派出去的人到維也納和打点着求得皇帝接見他們。

此后，紧接着就是大家彼此握手，作为郑重的諾言：今天在这里所說的一切，要保守秘密。

过了不大会兒，风笛手家里就又寂静无声了。荷特的村长們在这黑黝黝的冬夜里开始各自走回村庄。柯济納和犹斯特坐上雪橇进城。还有一部雪橇跟着他們走——那上面坐着帕依达尔和年青的瑟尔罗夫斯基。

柯济納跟犹斯特起初听見后边滑木在沙啦沙啦的响，但是过了一会兒，就只顧談眼前跟特尔加諾夫老爷的斗爭，其他什么都不理会了。事兒可眞妙，原来这当兒那帕琪諾維采的雪橇在村庄附近穩穩地站着呢。那上面坐着的已經不是两位，而只剩下一位了。老帕依达尔裹着皮袄，控住那匹长馬鬃在寒风里摆动的无比强壮的烈馬。帕依达尔等了很久，已經等得眞生起气来了。瑟尔罗夫斯基这疯疯癫癫的小伙子說的是："只要一小会兒"，去瞧瞧曼卡。哼，若是讓瑪泰依在那兒碰上他，准得挨一頓說。他就是这样保守秘密啊！不是說，不兴讓任何人知道他們在这兒开会么?！摸着黑兒来，还得摸着黑兒走。若是有人看見一个小伙子在那門口轉悠，也就知道是他啦……这时听到了急急忙忙的脚步声，——这是他。

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瑟尔罗夫斯基跳上了雪橇。

"嘿，怎么样啊？"帕依达尔問。

"挺順当，大叔。見着她了。不但見着了，还跟她說了話呢！"瑟尔罗夫斯基显得极为兴奋。

帕依达尔扯了扯繮繩，抽了一鞭子，那匹馬就順着鋪滿雪花的道路撒腿跑开了。瑟尔罗夫斯基說起了他有多么走运。他在

窗底下轉悠了不大会兒。曼卡出来門边門，趁这工夫他就喊了她一声，他們站了一会，說了会話。不过关于他今天头一回抓抱她，吻她的事，小伙子可沒言語。瑟尔罗夫斯基的評說得合情合理：关于刚才在哪兒的事，他对曼卡一字沒露，他跟她說是从克列畾赤回来。帕依达尔一听，心里踏实了，也就不往下打听了。小伙子也巴不得如此。他身旁坐着的老头兒还在想风笛手家开会的事，可是他这一高兴，就把它忘了，而对曼卡想得出了神。雪橇沙啦沙啦地冲过严寒的夜晴，冻結的雪块在疾馳如风的馬蹄下紛紛飞起。可是这位荷特青年却覺得挺好，挺暖和，就跟在美妙的春宵馳騁一样。

第十二章

大斋期和复活节的一周都过去了。十二月間的天气寒冷异常，到新年也沒有緩下来。雪下得眞多，整个的荷特边区都象是埋在雪里了。捷克森林山山脚下孤伶伶地站在高崗、小丘从里的特尔加諾夫寨活象个被人抛弃的沒爹沒媽的孩子：与它为邻的只有烏漆墨黑的几座簡陋的茅屋和一盘不大的石磨。周围就够荒凉、寂靜的了，至于寨子里的宽敞房舍就更加寂靜了。

万里无云的一天快要过去了。夕阳的光綫照进寨中一間不大、却布置得既华丽又舒适的房屋里。虽然天花板已經看不太清，可是对窗戶的那面橡木鑲成的墻上，还洒着金晃晃的落日斜輝，照亮了一抬脚架雕鏤精美的鋼琴。兰敏蓋尔的小女兒瑪利亚坐在鋼琴前面。她正在低着头看曲譜，阳光照在她的側面，把她那頂上濃密腦后微鬈的浅色头发映得成紫色了。墨綠的衣衫上一个花边式的領兒和一付雪白的袖口特別显眼。

瑪利亚一双眼睛死盯着攤开的曲譜，看了很久。后来好象是不知跑到哪里去了的念头，又忽然回到曲譜上了，于是把一付又白又长的手指搭上琴鍵，奏起輕歌漫舞的“恰堪娜”来。裊裊的琴音打破了室內深沉的寂靜。可是这琴音刹时間便中断了。瑪利亚觉得“恰堪娜”沒意思。她翻过几篇曲譜去，又兴致勃勃地弹起驟风疾雨般的西班牙舞曲“沙拉般达”来了。然而，就是这“沙拉般达”，她也沒弹完。她弹膩了，賭气把曲譜叭地一闔，这是最近約翰紐斯万有图書出版社編印的一本“音乐爱好者皆大欢喜”。她双手往膝头一落，定睛瞧着窗外，那里，在載滿雪花的树梢后面，一輪紫金色的落日放射着余暉。

屋子里又充滿深沉的寂靜，这是冬日黃昏时分的死一般的寂靜，它甚至会使心平如水的人也感到說不出的苦悶。在流露出苦悶神情的同时，这少女的脸上还带着一种鬧孩子脾气的执拗象。她瞧着那些树，每一根树枝都是她看熟了的，她瞧着那座布滿森林的山，这时的森林已經冻僵了，可是看来看去总还是这座山，它永远挡着眼界，瞧……却什么也瞧不見。只有天知道她在想些什么。她也沒理会那一道道的金光是多咱从橡木板壁移到嵌木地板上、随后消失的。冬日的暮色象一幅帷幔似的从黑黝黝的天花板上降下来，逐漸地掩起各个角落，掩起四壁，掩起这架鋼琴連同一个陷入沉思的姑娘。从昏暝中显出的活象是一张发黑的古老肖象，只見淡淡的头发，一条花边式的衣領和一双纖纖素手。

忽然瑪利亚觉得有人摸了摸她的脑袋。她赶紧一回头，看見母亲那张白凈的脸上和和气气，眼神里充滿着慈爱和温柔。

“你已經弹完了么，我的孩子？”

“哎喲，真……悶得慌。誰高兴老是这么自弹自听啊！就跟坐牢似的！”

“罪过，罪过！……”

“哎喲，媽呀，您还不信我这兒有多么伤心、多么苦惱哩。一天到晚老是这么靜悄悄的，就跟在坟墓里似的！連个快快活活的說話声都沒有。太家都那么不言不語的，就跟死人一样。嗯，是啊，当然罗，若是爸爸……可是他总是那么忧愁煩悶、思前想后的，因此也就总沒好气兒。这你自己也知道。到了星期天，好比今天吧，时間显得特別长，眞是过也过不完……”这姑娘說到后来成了哭声了。

母亲沉悶地一声长叹，証明了女兒說的正是媽媽心里的話。虽然如此，男爵夫人还是紧着安慰这姑娘。

“你也太閑不住了，我的孩子，你的故事可也眞多，这个季节就是这样的……这时候哪兒也沒什么好玩兒的。”

“这时候难道是封着斋嗎？若是在布拉格呢？”

“对，大概，連你带我都不妨……”

“搬到布拉格去？媽，您瞧，您在这兒也覚得苦悩喲。”

“嗯，我在这乡下淸淸靜靜地倒也呆慣了……若不是年月不太平，讓人提心吊胆的，我什么也不埋怨……”

“怎么不太平呢？”

“說来都是你爸爸的事。我倒还挺高兴呢，覚着什么事都沒有了，自从那些不祥的文書被燒掉以后，我还在想：这回該安靜了吧。可是这些人吶！他們馬上就变了。几乎人人都在瞞着咱們，可是不說也明白，老百姓心里不服，怨恨越来越深，所以我时常在想……”

男爵夫人忽然不往下說了。

“想什么呀？您想会造反嗎？”

“到处都安安靜靜的，一点兒冲突也沒有，可是忽然也不为这、也不为那，他們就再也不肯服从了。显然这里面有安心搗乱

的在調唆他們……那还用說，这一点兒也不奇怪。”

“为什么爸爸硬要咱們呆在这兒呢？”

“看老大爷的面子，我的孩子，可別想起跟他提这个。他发起脾气来可不是玩兒的。也許是我胆子太小，小心过度了……頂好是不要有一点兒危险。若不，他就会不讓咱們在这兒呆下去了。”这温柔的男爵夫人怕惹丈夫生气，在劝告她女兒，若是女兒談起这类的話，准会招惱他。

男爵夫人話还沒說完，两扇門就敞开了，老僕彼得拿着个双头銀灯台，上面点着两支蜡，走进屋来。老僕白发蒼蒼，脸刮得很光，他穿着暗色的大衫，黑短褲，长統黑袜子。他躬身向主妇小姐祝过晚安，便把灯台放在琴座上。这老头兒的亲切語調和种种举动，都显得他在太太們面前已經不是一般听差的可比了。这种特殊的宠幸，还是早在他伺候兰敏蓋尔·阿里宾列依特男爵夫人的父亲罗柏柯維茨老公爵的时候以多少年忠心耿耿的当差爭取来的。老公爵死后，他就到了公爵女兒跟前，說得更确切些，也就是落到她丈夫手上了，在他書房里听使喚。可是老彼得的全部赤誠仍然保留在旧主人罗柏柯維茨公爵身上，他怎么也忘記不了那位公爵。

“有什么新聞啊，好彼得？”姑娘对他說。

彼得已經打算离开这間房了。听到这一問就站下来，接着又向房門迈了两三步，重新停下来，搖了搖头說道：

“哎呀，小姐，要是能象过去回复您外祖父老大人的禱念似的回您的話就好了。‘怎么样啊，彼得？’他老人家总是这样問。‘好’老爷。’‘可有什么新聞嗎？’‘沒什么新聞，老爷，一切照旧。处处宁静，四外平安。’”

“怎么着，又出什么事了吧？”男爵夫人問，眼睛盯在忠僕那显出担心神气的脸上。

“眞是万事不如守旧，太太。早先在咱們这里，也就是在您去世的父亲的这些領地上，多喒也沒出过这事。人們干得滿头大汗，服了劳役，只要見了寨子里或是老爷衙門里出来的人，还是都恭恭敬敬地行礼。可是这时候，不錯，劳役也是眞不輕……可是竟跟自己的主人打起官司来了，上維也納去告状，告到了皇上跟前——这也太过份了！”

“庫特来的人还在衙門里嗎？”

“还在哪兒呢，太太。可是已經給他备上馬了。这就要走了。”

“他来干什么？”

“反正是些鷄毛蒜皮的事兒，不过，这种鷄毛蒜皮的事兒可太多了。那兒能有什么事呢？还不是跟我們这兒一样：不听使喚。要不就是帕斯特尔什柯夫的人們不出来赶野兽，要不就是荷多夫的人們不肯出大車……”

“这我們都知道！”瑪利亚打断了这說起来沒完的僕役的話头兒。“从庫特派来的人带了什么新聞来了？”

“我也說不清。大概他只有跟大人才說得詳細。我只知道，这些倔强的荷特人，唉，上帝保佑咱們吧，又在帕琪諾維采跟里柯塔鬧开那样的事啦，就跟在斯特拉日、特魯瑪彻夫似的。”

“在斯特拉日和特魯瑪彻夫？”男爵夫人惊异地喊道。“那兒可出过什么事呀？”

“您还不知道嗎？听說，那兒农民在树林子里打猎，就跟在他們自己家的林子里似的，开枪，张网……”

“那末，看林子的是干嗎的呢？”

“說的正是这个，太太……在特魯瑪彻夫，看林子的出来打死了誰家的一条狗，就讓人家打了个半死兒。”

“那末，在帕琪諾維采呢？”

"那兒打发来的人，說的也是这些事，不过那兒好象更糟些。正是村长老瑟尔罗夫斯基的兒子……"

这僕人突然不吭声了，就象咬着舌头似的，吃惊地往側門丢了个眼色，他的老爷、他的主宰阿里宾列依特男爵在門檻兒上站着哩。

"你这老貧嘴又在这兒胡說八道啦？"他对老僕厉声大喝道。"自己是个胆小鬼，象个老娘們兒，还要吓唬别人。为什么总是来惑乱人心呢？您可是沒事兒爱听他这一套！"他对老婆找补了一句，声調是压低了些，但严厉却不次于前者。

瑪利亚很可怜由于殷勤而遭一顿斥責的老僕，可是当她看到这老头兒一惊，一縮脖兒，連連施礼，倉皇跑出門去，又忍俊不禁了。

彼得在走廊里定了定神，站下了，嘟嘟囔囔地說：

"这是把我当庄稼佬兒一样看待啦！……"接着心里又說："不，死去的老大人可不是这样的。我是胆小鬼？我象老娘們兒！我伺候公爵老大人三十年，这三十年里哪一天哪一回也沒听說过这样的話呀！可怜的太太！这回她就为听我說話也挨了他一通兒。死去的公爵大人跟我談过多少話，可是那时候他哪兒配呀……"

"这个胆小鬼向您胡說些什么？"彼得刚一出去，男爵就問。

"我想他說的倒都是实話，"男爵夫人悄悄地答道。"說的是在斯特拉日、还有在特魯瑪彻夫閒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从庫特打发来的这个人，大概也沒带来什么好消息吧？"她小心翼翼地反問道。

"不过，也沒什么可愁的。跟看树林的人打架，偷着打猎。現在这是常有的現象。可是我覚得这还不够味兒。"

男爵嘴角上显出一种怪笑。

“不够味兒？”母女倆同时詫异起来。

“这叫我生气是足够了，不过若說調兵来，还不值得。”

“兵！看老天爷的面子！难道您还願意鬧出流血的事来？”男爵夫人吃惊地喊道。“烏貝斯特村不是去过兵了嗎，可有什么好处呢？”

“唔……那里还是消消停停的，沒造反。我需要的却是……”

“您想要他們造反？”

“那是頂好的証明，頂好的借口……不过为了不叫您为这事操心。您还是听我的便吧。”

“可是我們人在这兒啊！”瑪利亚抓了个好机会。

“哎呀呀，瑪利亚，你簡直可以說是彼得的亲閨女！也是那么个不打嗚兒的英雄。”

“我不害怕，可是这兒实在太悶得慌啦，”姑娘連忙回答說。

“也不能說沒危險吶，”男爵夫人給她撑腰。

“眞是杯弓蛇影啊，”男爵說。“乡下佬的大胆就是这些，这就是他們所有的作为。这帮渾蛋！才在維也納找到个訟师，就以为已經打贏了官司了。”

“若是造起反来呢？”

“我們只要絞死他几个，也就全部平定了，”兰敏蓋尔冷冷地說。

談話中断了。男爵夫人控制住叹息，瞧了瞧女兒。瑪利亚低着头，坐在那里。幸亏报告开晚飯的鐘声响了。

“咱們去吧！”男爵很平靜地說。

男爵夫人不言不語地在丈夫身边走着。他最后的几句話还在她脑海里打轉。瑪利亚跟着爹媽一边走一边賭气。簡直該哭一場！她已經准备好怎样跺脚了。跟爸爸就是說不通！上布拉格去是沒有一点兒指望了。不但布拉格去不成，而且眼前等着

她的是那数不尽的一串悶死人的漫长夜晚，她将要千篇一律地，同今天一样，跟这位默默无語的严父在不甚欢娛的聚会中度过这些长宵。

出乎意料之外，瑪利亚今晚居然免脫了这种聚会。吃晚飯时，兰敏蓋尔在想他的心事，几乎一声也沒吭，吃过晚飯，他馬上站起来，上衙門去了。为了讓妻子和女兒別等他，男爵說，他有許多紧急公事，要在衙門里耽擱到深夜。

在衙門里，已經有他手下的一个官員坐在那里拚命書写。

兰敏蓋尔从他肩膀后面冷眼瞧了瞧，随后抬起头来說道：

"还不錯。一点兒也別漏：偷猎、反抗、不服从，还有那些无礼的話。而且，一步也不要放松。相反地，你要不惜潤色：紙上的文詞要显得比事实更严重一些。为了給沒有亲眼見到眞情的人去看，就得把每一件事都描写得活龙活現。写吧，倒是也用不着教你。你可別忘了把犹斯特捎带上，他是个訟棍，又是个教唆的人，寻衅生端，总之是个危险人物。可是，柯济納更加危险，他說出許多叛逆的話，鼓动大家来反抗。"

"这已經写上了，老爷。"

"关于那棵菩提树的事也写上了嗎？"

"写上了，老爷。"

"今天庫特来的消息怎么样？"

"还沒来呢。"

"那末，你添上吧。連里柯塔带特魯瑪徹夫那些刁民的事也都写上去；写好了馬上拿到签押房里来，念給我听听。今天就应該把它写好。一大清早，施晶依德尔就把它带到布拉格去。你派人去叫管家了嗎？"

"派人去了，老爷。"

"好。"

兰敏盖尔撇下書記在这兒繼續草拟告荷特人的状子，自己向签押房走去了。他走进签押房，随手带上門，在屋里走了几遭，然后停下来傾听。寨子里静悄悄的，只有窗外的寒风在夜暗里呼呼地响。兰敏盖尔銷上房門，走到屋子的一个角落里，在墙上摸到一个不易察觉的縫隙，将一把小鑰匙插进去。一扇小門被弹簧頂着往外一跳，墙上出现一个暗洞，里面有几个隔档。男爵从一个隔档里取出两只金錢装得鼓鼓囊囊的小口袋。然后急忙把小門砰地一下关了，把鑰匙一掉，再坐到桌子跟前写起来。

外面有人小心謹慎地敲門。

“等一下！馬上就来！”兰敏盖尔喊道。他写完以后，才去把管家放进屋里来——这正是跟柯济納在地头上打架的那一个。

“你到維也納去，”男爵的話挺干脆。

“多咱去，老爷？”

“有要紧事，天一亮就走。”

这消息使管家吃了一惊。男爵也沒去注意，接着又說：

“这是給你的路費。得快馬加鞭。你在維也納还不至于鬧得暈头轉向……”

“我在那兒住过五年，”管家显出得意的笑容答道。

“这封信要呈給朝里的检察官，这些，呈給其余的大臣們，給某某人的这上面都写着呢。一到那里，馬上就递上去。这都是关于荷特人的事。若是再向你問起他們来，你就說，我們現在被迫受他們的气吶。至于这张条子，你带着它去見荷特的检察官施特拉烏斯。这上面沒說別的，只是証明：你是我派去見他的。你可別把这张条子給了他，只讓他看看就行。”

“我明白，老爷……”

“下余的事情得跟他当面談好，一言为定……”說到这里，兰

敏盖尔一笑，随手拎了拎錢口袋，"就用这个訂約。把收据带回来給我。"

"若是他不收呢？"管家問道。

"我算得比你精。"

"他也許要的多呢？"

"这倒是另一回事，那你就在維也納借吧。我都考虑到了。嗯，明白了嗎？"

"我准把事情办好，老爷，我都給打听出来。"

"官司的势头，朝里的风色，这沒你，我也会知道的。你到施特拉烏斯那兒去，就是要把那些人的名字都探听出来。是誰打发这些荷特人到他那兒去的，誰出的錢，誰在操縱着大家。可是注意，跟他說話得小心点兒！这是个大坏蛋。他已經弄着点兒什么了。調查这案子的委員会都成立起来了。委員会里都有誰，也得打听出来！还得快着点。若是好好地干勤快点兒，总亏不了你。呃，去吧，收拾收拾。上路的話对誰也別漏一点风，早着点兒，趁天沒亮就动身，好別讓人瞧見。我亲自到外面来。不管怎么样，也得把施特拉烏斯拉过咱們这边兒来。等一等，稍微坐一会吧，再就是千万記住：你看，这些錢是給你路上用的，这些錢是作其余一切用途的……"

过了不大一会兒，管家回到了自己的寓所。他还沒有成家，一人独居，沒人来窺察他收拾东西。第二天一大清早，他自己从厩里拉出一匹馬来，跳上鞍子，神不知鬼不覺地騎着出去了。他的老爷也沒戴那紅赤赤的假发，只扣上一頂毛茸茸的帽子，穿着一件半截子的短皮袄走出了寨門，对那向白茫茫一片的远方馳去的管家的后影瞧了一会。那管家在拂晓前的昏暗里，轉眼就不見了；透过这重昏暗，只有几处行将隐灭的繁星在閃爍。

第十三章

在兰敏盖尔焚毁古老文書的时候，心里說，这些荷特村庄可該永远緘默了，实际上却并沒有安靜多久。水平如鏡只是暴风雨躲在底下打盹，如今皺起了漣漪，掀起了波涛。

几乎所有荷特村庄都有代表出席风笛手家的秘密会議，就是当夜沒能赶到依斯克拉·露瑞克家的，事后也都贊成大家所通过的决議。以犹斯特为首的請願代表，馬上悄悄地向維也納进发了。犹斯特一路上都在夸耀他經驗丰富，談起进宮是如何不易。但是錢能通神，他又靠熟人的帮助，一切都办好了。荷特人不久就相信了，他在这方面一点兒也沒有撒謊：在維也納真得花不少的錢。于是犹斯特就一个劲兒的問帕斯特尔什柯夫的普苏特卡要錢，这錢是那天开秘密会議的人凑的，交由普苏特卡支配。

人人都严格遵守着不漏一絲风声的郑重誓言。請願代表早已上了路，寨子里还沒有摸着一点边兒哩。就是在荷特边区，起先大家也是什么都不知道。終于一个关于請願代表的消息来到了寨子里……从維也納来的！

兰敏盖尔死党的御前顧問官薩克森格倫老爷連忙向他通报：荷特人又敢如此无礼。

从此以后，荷特边区的大家小戶都談起自己的代表团来了。荷特人对他們村长的断然行事，并不象男爵跟他的官兒們那么大惊小怪。他們已經知道朝廷在詢問他們的事情了。起先大家談論那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貴官老爷在打听荷特人，而彼此談得更加津津有味的，是說皇帝亲口說过：荷特人虽然不言語，也应該給他們弄个好老爷。后来又在传說：老文書并沒有全燒

掉。有些好象还在烏頁斯特村保存着呢。不过談这个話的只是些年尊輩长的人，說时还得四下里瞧瞧有沒有人偷听。保存下来的文書究竟会藏在哪里，这話却沒人提起。但大家都为它們担心。談話当中时常提到柯济納的名字，有的在高談闊論，有的在嘁嘁喳喳，然而提起他来总是表示十分敬重，也就跟那回他在村董会里大胆地跟兰敏盖尔頂嘴，或是为了維护荷特人自古留下来的权利而在特尔加諾夫寨子里吃很多苦头时一样。

掀起了新的风潮。到处人們都抬起头来了。甚至先前被焚毀文書的消息吓住了的人們，現在談起来口調也不同了。又想起那顆不久前在天上一連照耀了許多夜的大扫帚星来了。

"难道說它天生的只会預报凶信？"人們在談論。"它就不兴是个吉祥的兆头？"

只有老普露施别克一听这話总是搖头，回答說：

"扫帚星多嘴报的也是一路事兒，这可是眞的。我这輩子見着的扫帚星可不止一个了，跟着不是打仗，就是鬧飢荒，再不就是鬧瘟疫。

可是其余的人却都充滿希望，在滿怀信心地迎接新年。可巧这当兒，乡亲們从維也納第一次送来了消息，这是犹斯特写的，寄到多瑪日黎采他的一位邻居那里，这位邻居就把信交給柯济納了。犹斯特的信上說，他們全体很順利到达了維也納，他馬上就忙着办宫中覲見的事，可惜不凑巧，皇帝眼下不在朝。不过，人家还是答应了他：等圣駕回朝，就給荷特人办覲見。此外还說犹斯特找到了一位頂呱呱的检察官，是个捷克人。那个检察官了解了一下事情的眞象，他說的話跟咱犹斯特在露瑞古尔瑞克家說的一字不差：荷特人的官司沒說的，非贏不可。不过，这官司可不是一时半会兒能打完的，因为事情擱久了，再搭上兰敏盖尔朝中有很多朋友。

荷特人大家都把这官司看作是自己切身的事，沒有一个出来反对的。关于代表們的初步消息，大家都在急切地盼望着。因此犹斯特报导的新聞从烏頁斯特村传出去，霎时間传遍了荷特边区。处处接到消息都是欢天喜地，个个心头上都开放出越发迷人的希望的花朵。

跟着又来了一封信，不过話沒那么嚕囌，夸张得也不大，这是检察官施特拉烏斯的手笔。施特拉烏斯的話有分寸，塞卡和德拉瑞諾夫的老村长克黎施托夫·格魯貝依看了格外滿意，信皮写的是格魯貝依的名字。过些时候，施特拉烏斯又来了一封信，信上說了說他将采取的步驟，并再次提起：尽管兰敏盖尔把老文書給烧了，荷特人法权的效力也毫不損伤。他这只是害了自己，因为这是边区总兵官滥用职权，而施特拉烏斯却正好利用这点去对付男爵。

得来的消息轉眼之間就散播到了所有的荷特村庄。大家在口头上，在書面上传送这些消息，到处都談这个。等到接二連三地从維也納一块兒来上几封信时，連老普露施別克也暫时忘却了那顆彗星而想打消他的疑团了。其中有一封信是犹斯特写的，他說覲見皇帝的日子已經定了。另一封信是检察官寄来的，上面充滿了希望，叫大家站稳了脚。还有一封是受了全体荷特人委托的帕斯特尔什柯夫的普苏特卡那只笨笨拙拙的手写的，說的是：他們怎样到了皇宫里，怎样見了皇上，皇上怎样和顏悅色地听他們申訴，又如何許下将宣告他們胜訴。普苏特卡的信上还描述了宫里的奢华和关于皇帝本身的許多話，都与犹斯特在秘密会議上所說的相符，因此这位多瑪日黎采訟师的威信在大家心目中就更加巩固了。

大家都兴高采烈地彼此传說这些信息。只有在这一斗爭的主要发起人当中受到大家感激的那位英雄的妻子，只有柯济納

的妻子甘卡避免談这些事。她害起怕来。她丈夫从特尔加諾夫寨回来的那天晚上，士兵也离开了烏頁斯特村，她感到多么輕松啊！她自安自慰地想：这回該平安了，楊又将整个屬于她和孩子們了，她覺得多么愉快啊！可是現在……現在她明白了，为什么最近楊傍晚出去得那么勤，为什么他跟寨卡来往得那么密。她也明白，他跟老娘一談半天說的是什么了，而且也知道为什么他們总是一見她——甘卡走来，不是不言語就是轉了話头兒了。她一听說打起官司来了，就跟讓火燙着了似的。而婆婆办的那桩事兒，对她却是更大的打击：她到底还是藏下了一两份老羊皮紙！好狠心的女人，好狠心的媽！不害死你兒子，你算消停不了！她怎么安下了这份兒心呢？在当媽媽的眼睛里，还有什么能比亲生的兒子更心疼、更可爱的呢？本来这都是得男人去办的事，她为什么要插手兒啊？而且还要連累你兒子？他在村董会里讓人家那么毒打，后来到了寨子里还讓人家那么糟蹋，难道她还以为不够嗎？不管換上哪个女人，都該說尽好話，央告兒子扔开这些事，別再害自己和一家人了！可是她呀！……

甘卡听到恼人消息的那一天，就这样想了，后来她一直是这样想。她只是因为心疼丈夫才不肯发作。后来她实在忍不住了，有一回，星期天，吃过午飯她上婆婆那間小屋去了，她知道这会兒屋里就是老大娘一个人。从那屋里一回来，她可好伤心啦！沒料到好心不得好报！当她很委婉地提起楊来，提起他又要使自己和全家遭受的那份兒凶险的时候，老大娘竟瞪眼瞅着她，好厉害啦！她本来还想請求当媽的管着点兒楊，因为在他跟前媽的話比老婆的吃香！……可是婆婆不容她往下說了。

“你疯了是怎的？”老大娘斥責她說。“干嘛无緣无故地先嚎丧啊？眞象是老爷家的千金小姐！你还想着凈过舒服日子，讓楊老守着你嗎？他爱你已經过了火了。要知道他是个男的，又

不是七老八十的娘們兒，这人世間除了老婆而外，还有不少是个人就不該忘記的事。你干嗎老一口咬定我这当媽的呀；不錯，我是媽，而不是母狼，我也痛孩子們，这用不着你教訓我！我操的这份兒心，那还不是因为得替你的孩子們着想嗎？我这是为了讓他們的日子比咱們这上了岁数的人过得强，为了讓他們不被老爷随意摆布。”

甘卡也不記得她是怎么穿过院里回到自己屋的了……她一进門，就噗通往条凳上一坐，嗚嗚地痛哭了起来。她心里难过的是婆婆給她的这頓数落，而更严重的是替丈夫担惊害怕。等到柯济納回到家来，他馬上注意到她那双刚刚哭过的眼睛，便問她怎的了。她想瞞过去，可是忍不住，又哭了起来，开始劝他要想想自己，想想孩子們。关于媽的事，她什么也沒說，楊一个劲兒地安慰她，可是話却說得斬釘截鉄：事到如今是不能挽回的了，而且他乐意这么办。

“既然开了头兒，那就不能退了。可是这倒好。好象大山从我的肩膀上卸下来了似的。人家对我沒什么可議論的了，我也不怕再瞧人家的眼神兒了。早先我的心头好象压块大石头——这你也知道。别傻里傻气的了！要不这样往后更得糟。”

“这都是那个該死的城里人把你們攪和的。”

“少說废話，甘卡！要沒有犹斯特，我就自己跟老爷們打官司了。咱們还有文書吶……”

甘卡二話沒說，只是深深地叹了口气。她对于救下了些文書并不覚得高兴，但却想起她临出老大娘那間屋子媽說的几句話来了：“現在担惊害怕地过日子，总比将来埋怨强！只怕等到您不埋怨了，那可就晚啦！”

年青的柯济納現在安心些了，經过一番苦恼的思想斗爭，終于下定了决心：开始战斗。今天受到全体的信任和敬重，对他說

来，乃是以前亲戚朋友(連母亲在內)，拿斜眼兒打量他的补償。他重新找到了自己那顆勇敢的心，而这在早先是已經整个兒被妻子兒女据为己有了的。他已經准备好了，只要能把斗爭进行到底，他不惜牺牲一切。事情开头是十分艰难的，可是現在已經好轉了。只有一桩事使他非常不安，这就是各村庄传来的那些消息，据說帕斯特尔什柯夫村上尽管老爷下命令，也不出人去帮助打猎，跟着又是荷多夫村拒絕給寨子里出大車。所以使他不安，是因为这类事件在其他村庄也开始发生了，至于在斯特拉施和特魯瑪彻夫竟到了圣誕节边还沒有交租稅，也不派人到老爷的打谷場上去干活兒。柯济納認为，眼前事情还沒定局，这种举动是很大的錯誤。他們这是拿把柄往特尔加諾夫的老爷手上递哩。

"法学大家"塞卡完全同意他的說法。

"咱們跟老爷打官司就是因为他不講理，咱們似乎不应当也跟他不講理。"他跟柯济納說这話的时候，正是复活节的晚上，他們俩一同在村董会里，甘卡坐在婆婆的屋里呆着哩。两人商量好了，得叫人們学点兒乖，得告訴村長們，讓他們劝告大家不許这么干。

这时候瑪秦依·普露施別克走进村长屋里来，他脸上不象往常那样绷着劲兒了，愁容也減退了些，眼睛也发亮了，他还沒跨过門檻就嚷嚷开了：

"荷特人的精神还沒死呢！"

柯济納跟塞卡就猜着他是指什么說的了。普露施別克开始講他从城里带来的新聞：在帕琪諾維采，年青的瑟尔罗夫斯基跟老爷看林子的干起来了，差点兒沒把看林子的揍死。

"为了什么呀？"塞卡問。

"人家要夺他的枪。"

塞卡直抓后脑勺，沒言語。柯济納断然地責备了瑟尔罗夫

斯基一頓。

普露施别克脸往下一沉。他蹙起眉头，瞧了瞧这两个人，停了一下說：

“要依着你們，他就該把枪交了，乖乖兒地趴下讓人家揍一頓，回头再找检察官去，是不是？”

“就不該上林子里去。”

瑪秦依砰地一拳头，打在桌子上。

“这是你說的嗎，柯济納？”

“是我說的。这会兒咱們用不着上树林子里去。这就等于助长老爷的威风。官司还沒打贏呢……暂时……”

“暂时还沒把咱們杀尽，是不是？哎呀，柯济納，人家維也納不帮着咱們，只不过是騙咱們罢了。这才是咱們的救星呢。”瑪秦依·普露施别克說着把他那威风凛凛的切戳在空中一揮。“瞧，老爷們見了这才哆嗦呢，检察官的几张紙片有什么用。”

“哎，家伙在咱們手上跑不了，”柯济納答道。“你听我的，眼前咱們如果这么干，准会把事情鬧糟。”

塞卡点头表示贊同，也打算来說点什么，可是这时候一輛雪橇停到門前，德拉瑞諾夫的村长克黎施托夫·格魯貝依走进屋来了。

“嘀，你們在这兒呢！”他高高兴兴地开口說。“你干嗎呀，瑪秦依，在这兒愁眉苦脸的；再瞧你，楊，怎么鬧了个滿脸通紅，好象个紅鷄蛋似的？”

塞卡把刚才的爭論說了一遍。白发蒼蒼的老头兒把一只手搭在普露施别克的肩头上，亲亲热热地說：

“你現在是荷特人的好血性当着家呢。可是現在不是动武的时候。憑切戳不是万事都办得了的。也許压根兒就用不着它。”

于是格魯貝依从斗篷里掏出一封信来，說：他刚接到这信，

立刻就叫人套馬，好讓朋友們也都知道知道这消息。信是帕斯特尔什柯夫的普苏特卡从維也納寄来的，犹斯特也签了个名兒。"法学大家"塞卡念信的时候，連手指头都不住唄兒唄兒地打响。朝廷受理了荷特人的訴訟，并且派人組成了調查他們控訴阿里宾列依特男爵老爷这一案件的委員会。柯济納也在哈着腰看信，乐得滿面紅光。老格魯貝依虽然已經知道信上說的是什么了，可还是連大气兒都不出地听塞卡輕声念着。他脸上堆着笑。只有普露施别克沒有一点高兴的样子。

"这还是沒完啊。离判还早着呢，"他說。"这委員会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委員会是怎么回事？"柯济納往起一跳，来仔細講給普露施别克听。"我說，你还記得当他們向咱們的父祖解释說咱們的法权不頂用了，往后不存在了，我們不能再憑那个办事了的时候，我們父祖落下的那个 perpetuum silentium 吧？你还記得老头兒們是怎样抱着头又哭又喊，咒罵这两个拉丁字来的呢？問你爸爸去！若是不記得那事，劳米卡尔烧咱們文書的工夫是怎样憋不住笑，总想得起来吧！他心里說，这就完事大吉了。可是，哪有那么容易的事！"

"上帝保佑，哪能有这样的事呢！"白发的村长一本正經的找补了一句。

普露施别克不声不响地听着，抿着嘴，滿腔怨气地凝視着他一双肌肉鼓起的手臂挂着的那根切戳。

第十四章

在反兰敝盖尔的斗爭中初步获得的重大胜利，使老克黎施

托夫·格誊貝依、他的外甥柯济納和塞卡全都心花怒放了。整个荷特边区更是欢天喜地。大家的希望，在維也納最初来信說皇帝問起了荷特人的时候就鼓起了的。等一收到犹斯特、检察官和普苏特卡的来信以后，这种希望就变成信心了。看吧，真的派人成立了委員会！朝廷認为荷特人有理，是人家很蛮横地欺負他們，侮辱他們。委員会也在公开宣揚这个；它不能不說呀，因为两个兰敏盖尔——那死了的和如今这个——无法无天，鬧得上头都知道了。黑的总不能說成白的。

大家都高高兴兴地等着摆脫这帮可恨的老爷，却沒想到早在普苏特卡来信的前几天，特尔加諾夫的老爷就得到成立委員会的信兒了。于是，趁荷特人正在欢天喜地的工夫，男爵便来布置一切，好叫这令人欣喜的希望化成泡影。

他比他的对手处处都占先一步：他精通法律，富有財产，跟朝廷里，尤其是跟一班大官兒有联系，他跟維也納的关系搞得还挺不錯。

这初步的胜利連塞卡都沒料到。在此以前，他暗地里非常担心男爵的势力，生怕荷特人在維也納会遭到与他們父兄同样的失敗。可是沒有，他們沒被赶出来，朝廷已經成立一个委員会。在那"永远緘默"的恶毒圣旨以后，竟还有这等事！

还有一种情况也給大家很多鼓励。在整个荷特边区，劳役就跟沒这么回事似的了。誰还听老爷們的狗腿子的話呀。早先人們只是在夜里悄悄地到树林子里去，可是現在大家却公开去打猎了。官家吓唬着要罰錢，看林子的也还在迫害荷特人，可这跟早先已經沒法比了。这才是几天的事啊？誰若是犯一釘点錯兒，老爷治他一下子，就得讓他一輩子都記得……可是現在，老爷們不敢胡作非为啦，这就是說，他們感到……

大多数村长都在这样談論，而且每逢柯济納通过风笛手依

斯克拉去轉告他們，或是自己碰上了劝說大家得老实些的时候，他們都覺得挺奇怪。克列聶赤的村长綽号叫逗悶子的愛茨尔在笑話他，甚至有一回柯济納想要开导开导布雷赫塔的时候，这位竟火啦，怒喊道：

“你大概是讓‘法学大家’給嘀咕怕了！”

他是指那小心謹愼的塞卡說的。塞卡一听柯济納向他說起边区怎样怎样，总是气急敗坏地直搖头，他唯一的理由就是老爷最近正在玩新鮮把戏：要征收荷特边区从来沒征过的税，要人去服那从来沒干过的劳役。

“事情是明摆着的。老爷們并不打算一下子就得手，他們是要慢慢地跟咱們磨，激咱們，好讓咱們出来跟他們干。要不怎么这会兒把自己抑制得比水还靜、比草还低呢？为的就是讓他們沒法告咱們的状。”

这是塞卡的論調，他跟柯济納在村道上边走边說。忽然两个人都停下了，仔細听着：有一陣鬧嚷嚷的声音传遍了整个村子。他們順着围墙向前走去，明白了，这是普露施別克院里传来的吵鬧声，他家門口大人、孩子已經围上了一堆。沒等塞卡跟柯济納赶到門口，只听喀嚓一声边門兒敞开了，从里面仓仓惶惶跟逃命似地窜出个特尔加諾夫的狗腿子来。紧跟着跳出一条毛茸茸的白狗，嗷嗷地叫得好厉害。随后瑪泰依·普露施別克自己也露了面兒。他沒穿外衣，光就是灯籠褲子、大坎肩兒，拿他那根橡木切截对狗腿子比划着。

老爷的狗腿子的这付狼狽模样，使大伙兒瞧着眞痛快。从前他到人家里来挺胸迭肚地象只火鷄，架子拿得象个老爷，大模大样地宣布寨务局的命令。可是近来，他的威风显然降落了。眼前这狗腿子抱头鼠竄，活象个贼！一瞧那样子就好笑：一边跑、一边还对付着狗。

只有普露施別克一个人沒有笑。他的气还沒全消哩，两眼只顧瞅着老爷雇工的后影兒，站着一群人，他沒理会，女兒向他跑来，他也沒理会。直到柯济納和塞卡来到跟前，問他出了什么事，他才掉过脸去。

“眞他媽的！……跟个大老官似的带着命令来啦！要收我这輩子还沒听說过的什么稅。他說，憑眼本子就得給錢。可是从我爸爸下生就沒納过这样的稅，連我爷爷也沒納过。憑空一想就要錢。看起来是过不去謝肉节啦！說什么，我若是不給錢，可就該倒霉啦……竟来吓唬我！这还不算。你瞧，老爷还叫我女兒曼卡到他院里紡麻去。哈哈，憑你！……我来給你紡个瞧瞧！……哼，可是他連話都沒顧得說完。瞧見了吧？就撒腿跑啦！……”

“他們也眞是，竟憑空想出这么个稅来！”柯济納說。

“是倒也是，不过現在他們可找着碴兒了，因为他們会說，我們把他的伙計赶出去了，还讓狗咬他。”塞卡說。

“我可該怎么办呢？哼，是了，是了，我明白。不言語，回头再找检察官去，是不是，”普露施別克火了，一双眼睛往柯济納和塞卡脸上来回地扫。柯济納和塞卡也明白他打的是什么哑謎。“咱們頂好是給人家看狗，”他带挖苦地找补了一句。

周圍的人都笑起来了。

只有柯济納和塞卡还是綳着脸。“嗯，塞卡这两天說的話，大概还眞說着了：老爷千方百計地，故意惹荷特人生气，好动起刀枪来。”

这都是在大斋期尾发生的事，差不多就要到开斋的那一天了。依斯克拉·露瑞古尔瑞克近来很少在家里呆着。他成了个希希罕兒了：到处都来邀請他。甚至把瞎爹带上，两个人都应付不过場面来。已經多年沒这么快快活活地过节了。年青的拚命地跳，就是年紀大些的、多年不知什么叫跳舞的人們現在也不断

下場了。大家心上都象是輕松些，舒服些了。

至于依斯克拉自己的高兴，却还有个特殊原因。以前他操起风笛来，就把世上的一切都忘了，而且除了那在乐声中轉动的姑娘和小伙子以外什么也看不見了。他想得起来的只有——眞的，这倒是常事，——弄杯啤酒。可是現在，不管小伙子們鞋后跟踏得怎样格登格登响，不管带着姑娘們怎么轉悠，也不管跳得多急，唱得多欢，依斯克拉却还是一心惦記着自己的家。他在想自己的老婆，她把心灵深处的話告訴他了：送子仙鶴在他家屋頂上飞哩，他們不久就再也不会感到孤单了……依斯克拉一听这話，别提多么高兴啦。大斋期将要过去，因而他这每到夜晚到处游蕩的生涯也能歇个一时半会，这感到很滿意。斋期最后一天，他临出門把风笛往肩膀上一挎时，也把心里話告訴了多尔拉。

“布雷赫塔怎么想起了这一着兒？”多尔拉說。

“总得叫劳米卡尔心里舒坦哪，”风笛手笑着答道。

“我可怎么对烏頁斯特村的人說呢？”

“我回来得晚点兒。我不在家的时候，暫且叫爹跟庫巴好歹对付着。”

不大功夫，庫巴·柯諾比柯夫果眞就来接瞎老头兒了，讓他一块兒到村子里去奏乐，一直到依斯克拉从帕斯特尔什柯夫回来为止。多尔拉一个人留在家里。

这时候，柯济納正在送他的舅舅克黎施托夫·格魯貝依，老头兒是从城里回来，順路到烏頁斯特村来的。

“奇怪，犹斯特也好，那个施特拉烏斯也好，誰都不給咱們来信了，”柯济納說。“我还以为他們会赶紧打发个人来呢，可是直到現在，人也沒来，信也沒有。”

“道兒不好走哇。漫山遍野的雪。不，我就沒往坏处想。只要想想看，这样一个委員会！还能一下子就給你办妥？老爷們

幷不着急。”

“我起初也是这么想。可是后来我又想到：劳米卡尔也許叫人劫咱們的信差哪……”

“噢，我倒沒这么想。”

“可是你瞧！前天夜里，依斯克拉从城里回来，讓两个楞小子給截住了，搜了他身上。依斯克拉身上有一块錢，可是人家沒拿。可見他們是搜別的东西。他們等的还正是依斯克拉。”

老头兒沉思地点点头，說道：

“对，大概你說对了。劳米卡尔还在那兒出自己的洋象呢。旣然他能偸文書，为什么不能在大路上劫人呢?！得小心着点兒。”

柯济納把舅舅送走以后，在酒館門前站下了，这时候，老露瑞古尔瑞克的提琴和庫巴的风笛已經响起来了。可是柯济納覚得奇怪，依斯克拉为什么不在酒館？等奏完一节音乐，柯济納走到乐师們跟前，打听他的朋友到哪兒去了。鬧哄哄的青年人們沒有理睬他，可是，等他跟老风笛手說过几句話，忽然轉身就向門口匆忙走去，給他斟上的一杯啤酒，他甚至挨都沒有挨，这时候大家就問起来了：出了什么事啊？有些青年奔到窗口，告訴那些好打听閑事的人說，柯济納沒回家，走出村子去了。老风笛手——双目失明的露瑞古尔瑞克对这紛紛的詢問，只能回答說，柯济納打听他兒子来着。那时他跟柯济納說：依斯克拉上帕斯特尔什柯夫去了，布雷赫塔硬要叫他去，因为那里，大概是在要什么玩艺兒；柯济納听了这話，就跟燙着了似的跑出酒館去了。

柯济納果眞已經出了村子，匆匆忙忙地順那被車轍馬蹄碾平了的道路向前走去。凝固的雪在阳光里晶瑩夺目。黑黝黝的森林象是突然抛却了愁思，在晴空里快活一陣。可是柯济納什么也沒理会。他定睛瞅瞅特尔加諾夫那一边，又瞅瞅帕斯特尔什

柯夫那一边。他兜了个不大的圈子，繞过特尔加諾夫寨，但見积雪映得那寨子的白墻泛着清冷的寒光。寨子和它的附近都沉沒在深夜般的寂靜里，靜得絲毫显不出今天是大斋期末一天的气象。柯济納越过了特尔加諾夫，一路紧着往克列聶赤赶，等到听見尖銳的喊叫声和震耳的音乐声，就已經逼近村庄了。这小小村庄的人家散处在一个笔陡的斜坡上，他通过房屋的空隙看到人群，特别稠密的是在那块空地上，这他很熟悉，逗悶子阿达姆·要茨尔的家就在那里。这兒不单有克列聶赤村兒的人，还有帕斯特尔什柯夫来的，甚至还有不少是德拉瑞諾夫来的。花花綠綠的这一群人，嚷的嚷，鬧的鬧，唱的唱，笑的笑；上了岁数的男人穿的是皮衣、斗篷，年青小伙子們是綉着花兒的短皮袄，姑娘、媳妇們，有的是栗色大皮袄，羊皮鑲边兒，有的是抽袖口的短装，头上扎的都是花手巾。几个化了装的人騎着馬站在这群人当中。

奇形怪状的騎馬人在逗悶子要茨尔那所木房子前面排成个半圓圈。右首尽边兒上是个老犹太人，躬着腰騎在一匹脊瘦的騍馬上；他用几根旧繩索当了他的繮繩；他控着那匹睡不醒的劣馬，把条繮繩勒得很紧，嘴喊着犹太話，一个劲兒地嚷，只听得周围一陣陣的哄笑。犹太人身旁一匹青馬上高高地坐着个鬼，眼睛滴溜溜轉得討人嫌，还直向死神吐舌头。死神穿着白斂袍，跨下一乘坐騎，举起抓着一根辮子的左手。死神左边那个騎馬的穿一身蓑衣，連馬身上披的都是藁荐。再看过去，是一匹高大的栗色馬，上面直挺挺坐着个肥头大耳的“巴伐利亚人”，身穿一件紅坎肩，戴着一頂大檐帽子，上面釘着花带条，还有亮晃晃的小零碎兒。他的一位乡亲跟他穿的一样，只是比他还要胖些，在跟两个犹太人相罵。这两个犹太人跨下也跟右側他們同教門的那位騎的是一样的劣馬。在这半个圓圈里，站着九个风笛手，戴着毛皮滚边兒的花帽子，上面釘着寬寬的带条，还插着鷄翎。

风笛手們在不停地演奏。一曲未了，依斯克拉就又发出号令，于是另一曲又开始了。这是从来沒有过的大演奏，九个风笛手一齐来！人群里在輾轉传說：这是逗悶子跟布雷赫塔出的主意。震耳欲聋的响声鬧得墻都直顫悠，这也是不足为奇的事。一响起这样的音乐，便有一只渾身纏得圓滾滾的狗熊下場来跳舞，一个穿得又花哨又破烂的小伙子使鏈子牵着它，不时拿棍子催它使劲兒。

这些化装的人，这些风笛手，还有这些鬧哄哄的观众，都在等什么呢。柯济納刚走到跟前，就明白他們等的是誰了。其实他早就猜着了。在那块空地边緣有一所房子，房檐底下一扇小門兒开了，帕斯特尔什柯夫的布雷赫塔鑽出閣楼，来到阳台上，逗悶子也跟着出来了。布雷赫塔手上拿着一根又长又粗的棒子，上端使繩子拴着些旧皮条兒。布雷赫塔站在阳台当中敞亮的地方，把这根大鞭子朝上一举，逗悶子耍茨尔站到他身旁，向风笛手們一揮手，讓他們打住。霎时間連观众都静下来了。大家的視綫都盯着那滿面紅光的布雷赫塔，瞧着他那根鞭子，特别是注視着逗悶子，他庄严而隆重地、象僧侶在講經台上似的宣布发生了两件不幸的事，——使大家有了双重重大的哀伤。头一件是，大家心爱的大斋节将要死亡，明天就要安葬了；第二件是，老爷的鞭子在前些日子就已經去世了，現在大家看到的就是它，大家可以在这兒給它尽最后的一点义务。因为这根鞭子曾經給过大家欢乐和安慰，所以为了尽基督教徒的义务，大家应該把亡人送到上帝保佑它永远安息的地方，在它的坟头上哭一場。

給耍茨尔起外号叫逗悶子，眞不是沒来由的。他正顏厉色地說他的話，那付嘴脸逗得大家笑得喘不过气来。連鬼都哈哈笑了。死神笑得脑袋瓜子直哆嗦。

等人們稍稍安静一些，逗悶子便大声宣布，該出发了。他

説：既然这鞭子是老爷的，那就該把它葬在老爷的地里。大家拿去好好地安葬它吧。

人們以哄笑和欢呼声来迎接布雷赫塔从阳台上丢下来的鞭子。风笛手又吹了起来。狗熊一溜烟兒跑到鞭子跟前，抓起它来递給穿簑衣的騎馬人。

大伙兒准备出发了。化装的人掉轉了馬头。两个半大的小伙子把給典礼主持人——布雷赫塔和逗悶子爱茨尔預备下的两匹高头栗色馬牵到房門口。哄笑声忽然更热鬧了。这是在欢呼着迎接柯济納。柯济納毫不理睬这群喜气洋洋的人的衷心敬意，匆匆忙忙地往屋里跑，进去正碰上布雷赫塔和逗悶子兴奋得脸上通紅哈哈大笑。只要看到布雷赫塔脸为什么那样紅，眼睛为什么那样亮，也就不难猜出他的心情怎样了。他們俩鬧鬧嚷嚷地向客人問好，柯济納費了好大力气才躲开布雷赫塔的拥抱。外面九只风笛在哼哼唧唧地叫喚，做好出发准备的人群等得不耐煩了，掀起乱嘈嘈的一片喧鬧声。布雷赫塔跟爱茨尔一边一个架起柯济納的膀子就往外跑，拉他跟着去，也沒理会他在劝説，他想阻止他們。

"倒是讓我説句話呀！"柯济納喊道。"冷静点兒！"

"咱們一块兒，咱們一块兒，咱們一块兒去吧！"布雷赫塔一个劲兒地嚷，也不听他的。

"老天爷！你們脑袋都发昏了！你們怎么回事，是疯啦？站住！"柯济納急了，把一脚踏上馬鐙的布雷赫塔拉住。

"撒开，柯济納。瞧見那老爷的寨子了吧，咱們就是到那兒去！"

"走哇！"逗悶子找补了一句，接着就大笑起来。"我劳米卡尔去……"

"看上帝的份兒上，逗悶子！要知道，不能这么办哪……你也

得放聪明点兒……等后悔可就……挡住他們……站住，傻瓜！”柯济納拚命地嚷着，想压倒喧鬧声劝阻他們，直挣得滿脸通紅。

风笛在嗚嗚直吼，再加上不管是清醒的还是喝醉的一律都在尖声喊叫，这种种音响吞沒了柯济納的呼声，在寒冷的晴空里远远散播开去。人群出动了，把柯济納也卷进了它的洪流，在光天化日之下，那身穿白斂袍的死神在一群花花綠綠的人們头頂上特别显眼，他高高举起的辮子在冬日的阳光里閃閃发光。

第十五章

瑪利亚·兰敏蓋尔穿着深綠色的天鵝絨皮袄，已經做好出門的准备，站在她屋里，焦急地向門上张望。門終于开了。她媽穿着一件珍貴的皮袄走了进来。

“咱們走嗎？”女兒叫道。

“还不走，得等你爹。”

姑娘的脸滑过一道阴影。

“他也跟咱們一块兒去嗎？”

“是这么說的，已經在穿衣裳了。”

“他怎么忽然想起这个来了？他不是从来也沒跟咱們……”

“等管事的，怎么也等不来。大概是想一路迎上去，或是在城里碰上他……”

忽然姑娘迅速地一回头。

“您听見了吧，媽？”

“是啊……又嚷又鬧的……”

“风笛……这响声多可怕呀！野蛮的音乐！”

老彼得进屋来了。瑪利亚很急切地問道：

“車套好了?”

“套好了，小姐……只不过……不見得能走哇……至少，这会兒也……”

喧閙声越来越近，风笛吱吱喳喳地越发刺耳。

“这是他們，小姐……”彼得手指着窗戶，惊恐地說。

“他們是誰?”

“乡下佬兒。从寓列聶赤来的。老远就听見了。鬼哭狼嚎的……戴着吓死人的鬼脸兒……只有天知道，这是要干什么！往年他們倒是也兴赶星期三送节，可只是在他們自己村子里……”

“他們这是往哪兒走呢?”男爵夫人問。

“他們已經就到跟前兒了……来啦……上咱們这兒来啦……”老听差的嘴里嘟嘟噥噥，惊惶不安地傾听着。

隔壁門开了一道縫兒，露出兰敏盖尔那张斑斑点点、沒有一点血色的脸来。

“到我这里来。这兒更得瞧。”

彼得吓得一哆嗦。瑪利亚連忙离开窗口，往爸爸屋里跑。男爵夫人慢騰騰地跟着走过去，幷沒显出有多大兴趣。老听差的停留在原处傾听，又繼續嘟嘟噥噥地說：

“不，这里有故事……哎呀，有故事……”

在兰敏盖尔的書房里，母女俩靠窗口站着，男爵站在他們背后。三人定睛瞧着路上，那里一个奇异的行列走上前来。前面是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連蹦带跳，喊叫助威；跟着来的是一头狗熊和那耍狗熊的人；狗熊后面是风笛手，随后就是那些化了装的人們：鬼，死神，布雷赫塔跟逗悶子騎着馬，小伙子，姑娘，男男女女，花花綠綠，走不完的一长串……

瑪利亚忘了出門的事了。

“这个鬼多丑啊……死神也难看……还有巴伐利亚人，还有犹太人……”她乐得哈哈大笑起来。男爵夫人也忍不住嫣然一笑。

兰敏盖尔的脸上浮現出一种輕蔑而恶毒的笑容。

“这都是从維也納官司里翻出来的花样，”他唠叨地說。“他們預先就来庆祝胜利了。这帮渾蛋！……”

“爸爸，看！”瑪利亚喊道。“您瞧見那穿簑衣騎馬人了吧？他手上拿着的是什么呀？”

“是啊，是啊，”男爵夫人說。“我也在看。他那是什么呀？……他們向寨子掉头哩……”

閙讓声已經传到寨子里。男爵書房窗戶上的玻璃都在顫动。

“哎呀！”瑪利亚喊了一声，把一双紅通通的小耳朵捣住。

兰敏盖尔的脸色阴暗下来。他的額头迭起一道深深的皺褶。

“好放肆的百姓！”他喃喃地說。“特意地……到我窗戶底下……”

“他們站下了！他們要干什么呀！……”男爵夫人喊了一声，惊恐地瞧着丈夫。

兰敏盖尔好象沒听見似的，直勾勾地瞧着那停在寨子前面、分散在一个小池塘周围的人群。两个荷特人走上前去，用沉甸甸的切戳猛戳几下子，在靠塘边兒的冰上鑽了个窟窿，穿簑衣的騎馬人正站在冰窟窿跟前，他手上拿着根大鞭子，不住地对着寨子搖晃。人們在这騎馬人的两旁讓开，于是鬼跟死神便来到他們眼前。

“这是什么意思啊？他們怎么一下子就这么消停了？”惊惶不安的男爵夫人向她的丈夫問道。

兰敏盖尔嘴一咧，現出冷酷的獰笑。

“我来整个兒講給您听听，夫人。那个稻草人手上拿的是鞭子。这根鞭子么，大概象征着我……他們所以消停下来，是为了讓扮鬼的，要不就是扮死神的——啊哈，果然，是扮死神的，您瞧，他在揮手，說話哩——可不是嗎，我猜就是么，稻草人已經把那根棍子交給死神跟鬼了。对，就是我……他們已經把我拿起来了……又在哭着戏弄我……又……哈哈哈！”

鬼跟死神把老爷的鞭子使劲往水里一扔，水花高高濺过人們的头頂。男爵夫人輕輕地喊叫了一声。然而使她更加吃惊的却是她丈夫变得煞白的一张脸和那不祥之兆的几声笑。这种笑她是很熟悉的。

一瞬間，房里充滿了难堪的寂靜。可是窗外九只风笛却又嗚嗚哇哇地响了起来，还听得見群众的欢呼声。

“成功了！把我淹死了，”兰敏盖尔用冷酷的声調說，眼睛紧盯着人群。男爵的声音显出他心里正在七上八下折騰着。“啊，这是在送殯，”他依然用那种腔調补充了一句，一双贼眼在綠看群众。老婆和女兒吓得瞧着他，連一声也不敢吭。

“啊，都是老熟人！布雷赫塔……这个是愛茨尔……可是那边兒那个……总归，我都能認淸他們。怎么！柯济納也在这里？哼，准的，那还用說……可是我总認为你比較聪明些。你以为要这一手兒能落得着便宜？……可是算了吧，一群庄家佬！去轟散他們……”男爵喊了一声，急急轉向房門。

男爵夫人抓住他的胳膊，央告他別出寨子，說：“他們那兒有那么多的人……”

“一群流氓！”

“可是他們激动得很哪！”

“只不过是一些醉鬼。我放狗出去咬他們！”

这时候，吓坏了的彼得来到了房門口，报告說，衙門里有人

来請示。

兰敏盖尔抑制住自己的肝火。

"我自己到下边去。"

"他們已經往回走了，"瑪利亚急忙地說。男爵夫人輕松地舒了一口气。

兰敏盖尔向窗口轉过身去。行列果眞离得远些了。

"他們不是回克列聶赤。他們向烏頁斯特走哩，"男爵夫人說。

"柯济納邀他們来的，还会到別处去！"兰敏盖尔答道。他說話的声調已經較为安定，可是他的眼睛里却露出凶光。

他在房里踱了几个来回，然后又在窗口停下。行列已經轉向上烏頁斯特去的大路。风笛声和欢呼声也越来越模糊。母女俩都覚得挺不自在。他們怕惹着男爵，男爵还照旧站在窗口，埋头想他的心事。終于他向刚才已經完全忘了的妻子女兒轉过身去說，他要呆在家里，不跟他們一同出門了。出了这么一件事以后，女人們进城的願望也不大了；他們怕在路上碰上这些怒潮汹湧的乡下人。

但是，兰敏盖尔不去，倒不是因为这个。他眼前有了一件新工作。他来到衙門里，吩咐大家赶快拟稿向布拉格和維也納报告今天发生的事件，并派人去命令帕斯特尔什柯夫和克列聶赤的村长，还有农民柯济納，明天到寨子里来。

这工夫，阿里宾列依特男爵夫人正在极力安慰那不住流泪的女兒。

"咱們連这都沒了份兒了！"姑娘滿肚子气恼，卜通往靠椅上一坐，大哭起来。"非要咱們呆在这些野人当中不可……"她拿一条漏空花边的手絹兒捣着脸，根本不听在她跟前哈着腰的母亲的百般安慰。

突然男爵夫人不言語了。瑪利亚也抬起头来了。

“馬蹄响，”男爵夫人說。“有人来了。大概是你爸爸等着的那个差人。”

她走近丈夫的書房門。

“說話哩，有人在那里。得叫彼得来問問，打听是誰来了。也許就是派出去的那个人。”

可是还沒容她按鈴叫人，兰敏盖尔自己就进来了，手上拿着一封拆开的信。

“已經在这兒呢！”兰敏盖尔显出他少有的活泼神气喊道。

妻子詫异地望着他。

“来的是差人。”

“管事的？”

“不是。管事的在路上鬧病了。这是官差。大事完毕了，整个决定了。把他們拒絕了。委員会不承認他們的权利……”

“那就是說，官司您打贏了？”

“完全贏了。哼，今天他們耍的这自由人的把戏是最后一遭了。就是这也不能讓他們得了便宜！”

“他們还一点兒也不知道嗎？”

“不知道，也沒有預感到。相反地，还滿怀希望哩。哈哈！瞧，这回他們該干瞪眼了！……啊，你这小丫头，总是伤心嗎？”他往女兒跟前迈了一步，托起她的下頦。“現在你們对这些奴才还有什么可怕的！只要等我把几項例行公事办好，你的願望就能实現了；咱們上布拉格去。”

“这些例行公事得办好久吧？”

“要办是很快就可以全办完的，不过維也納方面沒有搞清楚，”男爵开始对夫人解释說。“那里的老爷們哪里会知道維也納以外的事情。他們办文書时还把这里称作荷特堡哩。于是他

們就要，瞧，”兰敏盖尔把手指往紙上一弹，“在多瑪日黎采荷特人的堡子里，向他們宣布朝里委員会的判决書。哈哈！倒是曾經有过荷特堡，不錯……可是現在讓这班維也納的老爷們去欣賞荷特堡的废墟吧！是的，堡子……瞧吧，荷特人又要昂起头来了！就因为这个把事情都耽擱了。为了要做到十全十美，得設法讓維也納办到：必須到这兒，到咱們寨子里来宣布，好讓荷特人知道他們的官司贏的有多妙……”

那天晚上，老爷的僕人向兰敏盖尔报告群众在烏頁斯特的行动，他看到男爵这样心平气和，簡直不肯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当他跨进書房門檻的时候，害怕得直打哆嗦，凈等着怒气暴发哩，而且首先必然冲他而来。却不料……

“他們在那兒拚命地乐呢，老爷，”他向男爵报告。“都象发了狂似的。跳的跳，嚷的嚷，帕斯特尔什柯夫的布雷赫塔鬧得頂欢。他們刚一瞧見我，——这叫我也沒法子，老爷，躲也躲不开，——这个哄啊笑哇……什么話都說……不过，現在这倒是常事……在人堆里出都出不来！老远的見着了，連道兒都不讓……”

男爵做尽了不耐煩的动作：說話的人显然离了題。

“他們单是笑話我，还倒罢了，老爷。当我宣布您的命令，讓他們明天到寨子里来的时候，情况更加糟糕。这可嚷起来了，布雷赫塔象只野兽似的往起一蹦，再加上他的吼声：‘我們有我們的头兒在多瑪日黎采呢，在我們的堡子里！’”

正講到这里，僕人对于男爵安安靜靜的神态也詫异起来了。他預料男爵一定要大发雷霆，可是男爵只輕輕把头一点，說道：“往下說！”

“接着，老爷，逗悶子，就是克列聶赤的爱茨尔，跳到我的跟前嚷开啦：‘去告訴你們家老爷，讓他再也別来叫我們了！讓他

要拉誰去干苦力就拉誰去，我們可沒有这分兒义务了！’随后又笑起来，說道：‘也許为了今天这事兒，他要謝謝咱們吧？要不就是他心痛那根鞭子，那可就沒法子了——已經埋啦！’这时大家就笑开了，嚷开了，——象一窩黃蜂似的围着我起哄。”

僕人住了口，惊异得說不出話来了，因为男爵还是沒怎么样！只是笑得有些异样。

“柯济納怎样表示呢？”兰敏盖尔沉默了一会兒之后，問道。

“我在那兒沒見着柯济納，老爷。”

男爵詫异得把两道眉往起一竪。

“不可能！”他嚷了一声。“是你瞧漏了！”

“那可沒有，老爷。我倒是跟他說話来着。”

“在哪兒？”

“在他家里。我想要把您命令我的事情都办到。于是，我就上他家去了。他当时正在家。”

“他說什么来着？”

“他跟老婆坐在桌子跟前。女的害怕得挺厉害，——这瞧得出来。男的站起来了，問我：‘什么事？’我說：‘明天到寨子里去見大人。’他說：‘为什么呢？大人是个什么呀？’竟有这么回話的！这都是原話。我說：‘不知道。’他可說了：‘既是你不知道为什么，那我也就不去了。’我一听这話簡直楞住了。我站着，等着——也許他会回心轉意，可是他却問我还有什么話要向他传达……这些人竟敢这么放肆，早先沒有这样……”

“够了！”兰敏盖尔打断了他的話。男爵不再笑了，蹙起了眉头。

僕人詫异得只有张大了嘴：男爵怎么到这工夫都沒发脾气？僕人一晚上都沒捉摸出这是什么道理来。

第十六章

送斋神是在星期二这天举行的。整个烏頁斯特村、整个荷特边区都欢騰起来了。只有柯济納忧思重重，愁眉不展。这个明明是为了嘲弄特尔加諾夫的老爷而出的会打消了他行乐的心情。他預感到：这是不会有好結果的。多么輕率！他們这是干什么呀！这只有把他們花多少辛苦、費多少力气的事給攪垮了！

就是在以后的日子里，柯济納也沒有快乐过。寨子里他楞不去，那两个被传的村长也沒去。寨子里倒也再沒打发人来。这不是怪事嗎？任何人都沒想到为了質問他們或是懲罰他們抗命还会来叫他們；甚至誰也記不得有过这个命令了。想必传他們上寨子里去就是因为出了那个会，然而連这会都再沒人提起了。

直到塞卡收到維也納的来信，柯济納額头的皺紋才舒展开。检察官施特拉烏斯写的是，委員会已着手工作，可望順利結局。德拉瑞諾夫的克黎施托夫·格魯貝依也收到同样的一封信，上面还有犹斯特的附笔。不錯，这两封信已經写成好久了。由于連日风雪，道路难行，信在路上走得比平时久。可是近来急使却已經几次来到特尔加諾夫寨……而且一再走出寨門的邮騎也总是馳往一个方向——到維也納去……

柯济納的老婆甘卡晨昏祈祷的只有一桩事：讓一切都順利收場吧。她这么祷告全是为了她的丈夫。对于丈夫，她比大家了解得更淸楚，而且眼瞅着他象丢了魂似地走出走进。他什么也不管了，把全神都貫注到这倒霉的官司上，就因为經常焦灼

地盼望着，才鬧得坐立不安，一个劲兒的往外跑；还不是单奔风笛手那間小房，还要往寨卡家跑，上媽那兒去，甚至上德拉瑞諾夫找舅舅去。他把家事完全丢开了，連她跟孩子們都忘了。要說早先，对他还有什么比孩子更貴重的呢？甘卡伤心地想起过去她怎样时常跟丈夫双双坐在一起，有商有量，說这說那，而且頂愛談的是孩子。再說，他是怎么常跟他們鬧玩兒来着……可是現在……这她还能不祷告上帝讓这一切都过去、来个幸运的收場么！

光阴一天天、一周周地溜走了。太阳已經使人感到暖和。谷地里雪在融化，一片片暗蓝色的草原慢慢推开严冬的复盖，道路也漸漸乾了，路旁冒出了新草。小巴威尔不知从哪兒給加娜尔卡弄了几根毛茸茸的柳条兒来，园里已能找到福寿花和樱草。有一天傍晚柯济納回到家里，显出非常慌乱的神情。

他把最近得来的一个消息告訴甘卡，她长叹了一声。寨卡接到普里堅方面的正式通告，說：新边区总兵官就要到特尔加諾夫寨来向各荷特村庄的居民宣布維也納对他們訴訟的复文了。后天他們得到寨子里去。

这个决定一切的日子的前一天，昼夜长得多么要命啊！甘卡这一夜也睡得心神不安，柯济納老大娘起来得比大家都早。她在窗戶跟前喊喊喳喳的祷告，比平时跪得时間长些。后来跟甘卡一起送兒子出了大門，并祝他带好消息回来。她望着他的后影，直到他拐弯上寨卡家去才罢。若是妇道人家可以管男人的事，她自个兒就到特尔加諾夫去了。老大娘情緒很好。兒子也是滿怀希望。他堅信古老的文書和业經許下的贏官司。加上来自維也納的封封書信都預报正义得伸，总是說，眞理还沒有泯灭，兰敏盖尔怎样也胜不了。

“咱們今天又能得到自由了！”柯济納老大娘跟兒媳妇回屋

去的时候說。

“上帝保佑吧！”甘卡不能摆脱不吉的預感，抑制着叹息答道。

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云雀高高地在晴朗的蔚蓝天空里啼囀，一会兒掠过褐色的塔頂，一会兒掠过碧綠的麦苗。太阳照得耀眼明。

老普露施別克——瑪泰依的爸爸还沒脫大皮袄，在外边园子里晒太阳。周围静悄悄的。村子里几乎一个男子也沒留下。大家都上那該死的特尔加諾夫寨去了，在那里，他們也好，他們上一輩人也好，除了欺压以外就沒見过別的。哼，可是今天恐怕就不同了。大家都这样想。只有瑪泰依滿肚子怨气，一言不发，跟着大伙兒一块兒走。“办出个什么来了，”老头兒在想，“他們带什么回来了呢？”大家都怀着希望，而且大多数人都不怀疑。誰知道呢？那顆星星，那顆扫帚星給的不是好兆头兒嗎？

老头兒原来埋头想心事，现在抬起头来了。曼卡从屋里欢欢喜喜，蹦蹦跳跳，跟跳舞似的跑了出来。她跟爷爷搭了三言两語，就急忙走过去，到外面高坡兒上去看田野里在干什么。可是她只往一边兒——特尔加諾夫寨那边兒瞧，她爸爸跟那些从帕琪諾維采来、先到她家打一轉的客人都上那边兒去了。刚才她問爷爷：几个乡亲怎么在寨子里談起来沒完？他們得什么时候回来？瞧瞧，这会兒她沉不住气了，她穿过园子跑回家去，在那沉思默想中的爷爷跟前一旋就过去了，冲进屋去，再来察看一遍所有的东西，收拾得更漂亮些。老瑟尔罗夫斯基今天要来給兒子提亲，——这是爱上她的那个小伙子跟大家上寨子去之前百忙中悄悄告訴她的，——今天她就要成他的未婚妻了，到了秋后——天哪！——就是他的媳妇了！曼卡在幻想，她的眼睛閃着光，嘴角上挂着微笑。

也就在这时候，兰敏盖尔的女兒瑪利亚急忙从花园里走回寨子去。在沙子鋪成的小路上散散步，瞧瞧到处抽青吐綠的丛丛新草，看看挂起飽滿的蓓蕾的回了春的树枝，这有多痛快哇。可是鬧哄哄的許多来宾打破了周围的平靜。从寨子門口传来男人家粗魯的說話声。瑪利亚躲在灌木丛里一瞧：到处都是白呢子外衣、黑色大檐兒帽子，她甚至吃了一惊。

周围的荷特人很多。年紀有老有少，也有不老不少的，但是个个都长得端端正正，有着活泼泼的眼睛，富于表情的面庞，披到肩头的长发。整个荷特边区的人們都聚攏来了。他們是应边区总兵官的召喚前来的。每个人都想亲耳听听維也納的判决。这些荷特人左一伙右一群地站在那里，有的是因为年紀相仿站在一起，有的是因为素来相識站在一起，还有的只是因为同村子才在一起的。克列聶赤，帕斯特尔什柯夫和烏頁斯特的人們到得最多。可是連遙远的基彻夫，里柯塔和帕琪諾維采也打发他們的人到这里来了。菩提树的林蔭路尽头映成白茫茫一片，这是围在帕斯特尔什柯夫的布雷赫塔和逗悶子愛茨尔身边鬧哄哄的頂大的一个人群。

白发蒼蒼、老成持重的克黎施托夫·格魯貝依跟他外甥柯济納和几个年龄較大的荷特人貼近大門口，站在寨院的边緣。他們不言不語地眼望着寨务局，塞卡上那兒談判去了。兰敏盖尔想在衙門里宣讀維也納的判决書。管家病好已經几天了，他走出大門来要挑几个人进去参加这个仪式。可是荷特人大家一齐起来反对这样作。

“那末，为什么叫我們来呢？”他們在嚷。“我們一起告的狀，也就要一起听个回信兒！”

嗡隆嗡隆的許多人声忽然一齐靜止了。甚至站得最远的那些人群里也停止了談話。塞卡来到了大門口，晃起切撒来叫大

家注意，为的是讓大家都听得見。他大声喊道：

“边区总兵官老爷同意啦！进院里来吧！快着点兒！”

好象忽然来了一陣旋风，好象突然决了堤。荷特人一齐动了身，一股洪流似的急急穿过那拱形大門往院里涌。走在大家前面的是帕斯特尔什柯夫的布雷赫塔，他的声音甚至在这样喧鬧的場合还能讓人听得清清楚楚。霎时間荷特人的外衣把寨里的院落遮得一片白。人們一个挨一个地站在那里，从上面看来滿是大檐兒帽子，其中偶尔也豎着一頂高桩帽子或是一根亮晃晃金屬包鑲的切戳。前头是村长們，聚在衙門的窗底下。柯济納也站在这里。瑪泰依·普露施別克站得远一些，象棵大橡树似的高出众人头頂。

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往上瞧，目光盯着衙門的窗戶，眼前就要听到从那里发出令人兴奋的重要消息了。由于維也納的檢察官和犹斯特的来信而产生的信心是怎么也动搖不了的。兰敏盖尔虽然早就知道了这个已成定案的判决書，可是直到最后这一刹那，他从来沒有透露过一个字。他一定要等到維也納准許不在荷特人以往的堡子多瑪日黎采而在他这特尔加諾夫寨向他們宣布判决書才算罢休。

到会的人当中心存疑惑的实在不多。就是有，也不敢在大家正滿怀信心、如此兴奋的当兒公然說出口来。可是，不管是施特拉烏斯还是派去的人們，对于維也納判决的事为什么竟都只字不提呢，塞卡无論如何也放心不下。柯济納提醒他說：老爷和官长們跟維也納有来往，消息比他們灵通，这他才丢开了顧慮。

好歹馬上都会明白的。人們的拥挤停止了，可是嗡隆嗡隆的話語还在往那雪白的寨墙上撞，然后碰回来，連連发出回声。瞧吧……到底来了！听差的打开了衙門的窗戶，一扇，又一扇……右首那扇窗戶里露出一个人来，头上戴着长长的假发，身

穿黑袍，手上拿着一件文書。跟着又走出一个来，跟他并排站下。这一个戴着同样的假发，不过他的袍上綉得金晃晃的。这就是边区的新总兵官戈拉。大檐兒帽子开始在空中晃动。荷特人脱帽表示向皇权的代表人致敬。这时候另一个窗口出現了兰敝盖尔。他那双茫然无光的眼睛向这密密层层的一群憎恨他的荷特人一扫，老爷脸上的獰笑躲不过瑪泰依·普露施别克的眼睛。

周围变得死一般的沉寂。总兵官一举手，宣布說：他把根据审理荷特人所呈訴状作出的判决書带来了；并且說，他現在就来代表皇帝陛下……因此，在宣讀时，荷特人应該洗耳靜听，往后还应該遵照所宣讀的行事。总兵官作了这个短短的演說，就向秘書一点头兒，秘書展开文書准备宣讀。柯济納觉得，似乎他的心跳得厉害起来了。大家都屏住呼吸，一动不动。

官兒开口了。文書上叙述的是荷特人的訴状和关于設立委員会的决議——都是些大家全都知道的东西，这不能慰藉听众万分焦急的情緒。跟受刑罰一样，每个人都苦恼地等待着，到底多咱才念到判詞啊？可是，一下子！……好象閃电般向人群里打下来。大家都一打哆嗦。

"荷特人，"秘書讀道，"早經褫夺其各項法权及种种特殊权利，并曾于一六六八年飭令其 perpetuum silentium，即永远緘默，詎料伊等竟敢不顧法令，擅自复行取得上述法权和特殊权利，此等自由放任桀驁不馴之行为，实应受到严厉懲处。事虽如此，然伊等仍可邀得寬赦，但必須具結，保証今后不再秘密集会，不再兴风作浪，亦不再以其莫須有之权利为理由上書、遣使作任何要求、請願或进行控告。"

秘書在讀的时候，滿院全无声息。愈讀愈靜，而且愈令人伤心。荷特人楞住了。不时有人向身旁的人突然一扭头，默默无言地交递一个张惶失措的眼神。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大

家都說不出話来了。哪兒能够这样呢！来了这么个答复！官兒念完那要命的地方就馬上住口了。不祥的寂靜仍然罩在群众的头頂上，可是忽然从一个受了欺騙、受了凌辱的胸中发出霹靂一声，猛力冲破了这沉悶的寂靜：

“这是假話！”

山雨欲来前的头陣暴风冲进了院子。瞧吧，馬上掀起上万人的怒吼，空間充滿了荷特人憤憤不平的嚷叫声。这几个字說明了一切。群众用响雷似的一声大吼作为对总兵官的答詞，作为对喊出这四个字的人的大力支持。喊的人是柯济納。他从群众当中走上前去，正对着窗戶站下了。他高高地昂着头，眼里冒火瞧着总兵官的臉說了起来。人群里刚刚听到柯济納的声音，吼叫声就靜下来了，馬上都悄悄无声了。

“这是假話，就不会有这种事！”柯济納高声叫道。“若是刚才在这兒念的判書是眞的、若是我們眞沒有什么法权和特权，皇上就会亲自对我們在維也納的人說了。若說我們的权利失了效，那为什么还要成立委員会啊？”

兰敏盖尔就跟下了油鍋似的，整个兒佝僂了起来，向窗外一探身，馬上就往后一縮，他被一陣新爆发的狂喊击退了。

“对呀！对呀！”在暴风雨般震耳的怒喊声中，四面发出雷一般的响应。

“那咱們的人也就会写信告訴咱們了！”爱茨尔向大家嚷着說。

总兵官只好等待喧鬧声稍微沉靜下来。

“你們誰告的状？”他从窗口嚷道。

“我們大伙兒！我！我！我們大伙兒！”大家异口同音地回答。

人群象一池兴起波瀾的春水。各处的人們开始紛紛向一些更加激烈的勇士身边挤过来，围成紧紧的一圈。边区总兵官还是

抓到了二次演說的机会。他警告他們，叫他們安靜。他說嚷也沒用，鬧也沒用。就憑他們反抗男爵的这些罪过就注定他們得倒霉。象隨隨便便地在男爵的森林里打猎，不去服劳役，不交租稅，毆打男爵的僕人等；大家竟胡鬧到这种地步，可恶地欺負到男爵头上来了。

总兵官說到这里，被滿場大笑把話头打断了。可是总兵官还不害臊，又提高了嗓子繼續說下去：

“甚至鬧得你們的老爷覚得在你們这里对自己的安全都成了問題，不得不請兵来保护！”

狂暴的吼声又打断了总兵官的話。

“兵？对付我們？要拿枪打我們啊？”到处都在拚命的吼叫。“叫軍队来对付我們！这个衣冠禽兽！”憤怒的人群头頂上一閃，竪起一根切棍，一根，一根又一根，眨眼的工夫，这令人可怕的棒子就集成了黑黝黝的一片，威胁到老爷的窗戶跟前。

兰敏盖尔連忙躲开了。

“我代表皇帝陛下！……”总兵官拚命地喊。他得一連嚷多少遍，才能使群众听見。

“軍队已經派了，不过你們的代表請求宮里……”

“誰給他們的权力啊？”逗悶子爱茨尔高叫一声。

“他們在你們检察官办的文書上签了字……”

“无賴！誰請他的！他受了賄！”

“受了賄！受了賄！”人群里在喊叫。

“你們爱怎样就怎样，可是我給你們一个忠告。怎么吩咐你們的，你們就应該怎么听从、怎么办。这判决書下文說的是你們应該当我的面发誓答应服从你們慈悲的老爷阿里宾列依特男爵。只有这样，你們才能得到免罪……”

他沒說完，就掀起了滿場狂暴的怒吼声，把个大胆的官兒弄

得狼狽不堪。

“我們还有我們的文書哩！”爱茨尔向总兵官叫道。

“我們决不起誓！决不这样！我們沒这份兒义务！”在暴风雨般的怒吼声中，听得到这些字句。

忽然一声霹靂掩沒了这陣暴风雨。

“找兰敏盖尔去！”

这是瑪泰依·普露施別克的声音。滿院的人都在响应他：

“找兰敏盖尔去！要他的命！揍兰敏盖尔去！”

于是大家威风凛凛地一齐高举起切戳，这些切戳好象森林一般。

总兵官想再作一番說服群众的尝試。秘書吓得直抖，央告他别弄得他們俩都遇到危险。兰敏盖尔也来到总兵官跟前，脸白得跟死人似的，請他离开这些暴徒到房里去。下面发現兰敏盖尔在窗口一閃。这眞是火上加油。怒吼声响的更凶了。瑪泰依·普露施別克，帕斯特尔什柯夫的布雷赫塔，年青的瑟尔罗夫斯基，跟着还有其他举着切戳的人向寨子的二門冲来，想搗进門去。可是柯济納跟他舅舅德拉瑞諾夫的村长克黎施托夫·格魯貝依却来得更快，已經站到台阶上了。他們在門前拦住了去路。德拉瑞諾夫的村长在台阶上面向荷特人站着。他一双眼睛炯炯发光，帽子已經掉了，长长的白发随风飄动。这决定关头給他添了一把力气，使他活泼起来了。他象个少年人似的挺直了身子，握紧切戳，坚决果断的瞧着冲到門前的憤怒的人們。

“不許再进一步！”他喊了一声。这荷特老人庄重的容貌、严厉的声音甚至把瑪泰依·普露施別克都挡住了。“你們想要干什么？行凶嗎？你們是荷特人还是强盗？你們想这样来保护自己的权利嗎？”

“傻瓜！”站在台阶上几层的柯济納高喊道。“醒醒吧！事情

还沒有完結呢！还得打听打听，給咱們念的那个是眞的不是。在維也納的人会告訴咱們的……”

“再說，咱們还有上訴权哪！”“法学大家”塞卡站到柯济納身旁补充了一句。

举着的切栽都落下来了。挤在阶沿前的人們也安静了些。柯济納和塞卡的話对許多人都起了作用。

“若不是格魯貝依跟柯济納，兰敏盖尔就完蛋啦！”布雷赫塔嚷道，那些想来劝他的帕斯特尔什柯夫的乡亲把他包围上了。

“那就眞消停了，”有人在說。

瑪泰依被这几位乡亲爱好和平的举动惹恼了，他气得直抖，目光炯炯地看了他們一眼，冷冷地笑道：

“哼，我看这个劳米卡尔怎么报答你們！”

* * *

荷特人象一群被惹得紛扰不安、嗡嗡直叫的蜜蜂似的离开了特尔加諾夫寨。他們对兰敏盖尔指名道姓恶狠狠的咒罵声好久以后还在老爷庄园附近空中蕩漾。他們也忘不了那检察官施特拉烏斯，他們一致确信他受了男爵的贿。

激烈的争論到了寨門以外还經久不息，你一句来，他一句去，句句都是情急时的恶言恶語。直到一大群荷特人散作一帮一伙，各回本村以后，还在繼續争論。每一伙都吵嚷着，咒罵着。人們把憤怒和对老爷們的憎恨带回了村庄。于是，憤怒便在受人欺騙、被人出卖的荷特边区的所有村庄、所有院落里生了根发了芽……

寨子里的人們略为輕松地喘了一口气。周围的暴风雨静止了。院里和走廊上都象坟墓一般地寂静。大門和所有通外面的門都上了鎖。老僕彼得刚才被荷特人发怒吓昏了，直到現在才清醒过来。

寨子里午飯开得很迟。主人也好，客人——边区总兵官和他的秘書——也好，誰也不想吃。总兵官对男爵夫人的勇气大为贊叹，这么慌乱的年头兒还同女兒呆在这里。男爵夫人因为男爵在跟前，心里害怕，沒有完全說实話。丈夫替她回答了。

“我說这是些桀驁不馴的刁民，她不信。每次我要調兵，她总是求我别这么办。我要这么办就得瞞着她。很可惜，皇权不肯滿足我的請求。总兵官大人，今天您自己也会确信我的行动和請求是正确的了。我在这里怎么能認为是安全的呢？当然罗，我应該带着妻子、女兒离开这里。不过我自己若是不在这里，家务又該怎么办呢？有我在这里他們还这样搗乱，使我受到那么大的損失，我一走，那又会怎样呢？可是我要留在这里，誰又敢保証我家里还能見得着我呢？不行，不行，政府应該給我一个警卫队。沒有兵不行。我希望，您能支持我的意見。就不說别的吧，坏例子是会传染的。若是我的农奴可以这么任意放肆，那么其他地方的农民又該怎么說呢？他們不也要造反了嗎？現在有不大的一支队伍就够了，可是往后，恐怕，就是几个团也不容易应付。想想看，十三年前是怎么回事！”

“直到眼前，我总認为采取和平的办法比較适当。”总兵官戈拉回答說：“但是我認为他們鬧得太过分。为了維护政府的尊严和威信，象今天这种事，往后就不能再讓它重演。”

“依我看，頂好是把一些头目、这些最刁恶的搗乱分子干掉。”

“您都知道嗎？”

“首先就是这个多瑪日黎采的犹斯特。可是，更危险的是柯济納——烏頁斯特村的一个农民。就是今天竟敢那么无理地向您答話的那个。”

“是的，我从您的信上已經知道了。这人胆子眞大。話說得

多好啊！見解也很高明。"

"因此他也就比所有的人都危险。他有說話的天才是不可否認的。若是他想要挑动他們，就准能把他們再挑动起来。他存心想这样干，这您用不着疑惑。把他关进监牢，风潮馬上就平息了……"

"我原以为，他們今天总会消停一天的，"总兵官恍然大悟了。"沒想到，他們听了皇上的旨意之后还有那么大胆，竟又来了这一手兒。可是只要有一点兒风波，我就会坚决要求布拉格方面派軍队来的。"

"嗬，那就是說，我們不久就要听到盔甲声了，"兰敏盖尔微笑着說，往綠瑩瑩的玻璃杯里給客人斟上黃澄澄的酒。大概，他們再也不会带着鬼跟死神来沉沒老爷的鞭子了。同时，他們那些激烈的大胆发言人也許就不敢再露面了……"

坐在席上的人都明白，他含混說的就是使傲慢的阿里宾列依特男爵生气和伤透了他的心的那桩事，男爵只要一想起它来，一双冷酷的眼睛里便露出凶光。

第十七章

曼卡·普露施別克在家里用心致意地收拾，整理，准备招待来宾。一听到街上嚷起"咱們的人从特尔加諾夫回来啦"，曼卡就哼着快乐的曲子往大門外跑。果真，荷特人从寨子里回来了。她爸爸也回来了，他正在独自往这边走。这并不使她感到奇怪。她这时浮上脑际的思想是帕奧諾維采来訂婚的媒人們沒跟爸爸一道来——这似乎事先沒想到。可是当她跟爸爸一照面兒，她心里就凉了半截兒。瑪秦依·普露施別克脸上阴沉沉地跟烏云似

的。曼卡沒敢跟他搭話。老普露施別克問，事情到底怎么样了？瑪泰依只是嘟嘟囔囔地說了个什么，就急忙往地里跑，为的是免得別人紧着問他今天特尔加諾夫寨那档子事。曼卡从邻家打听着了，一听說，差点兒沒哭起来。盼来盼去盼到了这么个消息！

这么一来，媒人今天准不来了……

爷爷听到这一切，早把預料到的說媒下聘忘得干干净净了。他站在木墩旁边直摇他那衰老的脑袋，自言自語地嘟囔："这顆扫帚星！这顆扫帚星！"

曼卡悄悄地跑进园子，来到一个角落里，在这兒誰也瞧不見她，讓眼泪尽情地流吧。这却不是单純因为失望才流泪的。若是她只想着亲事沒成而不痛恨那一切祸害的根源——特尔加諾夫的老爷，她也就不是瑪泰依·普露施別克的女兒了。

不料年青的瑟尔罗夫斯基来了，曼卡这才安静了一会。他順便跑来告訴她，为什么媒人不来了，还說了說今天的事兒。小伙子講到兰敏盖尔的无耻和柯济納、格魯貝依、塞卡三人怎样阻拦他們懲治这該死的土匪老爷的时候，他的眼睛发出炯炯的光芒。瑟尔罗夫斯基接着就想起本身的事来，想起他的一場空欢喜。

"出了寨子大門，我才想起来；我們本打算上你們家来的。我爸爸什么都不願意听，他說：'擱着吧，今天不是这种日子……'"

曼卡默默低下头兒。瑟尔罗夫斯基抓住她的手，握了握，温柔地說：

"我的好姑娘，憑天发誓，你是我的了。咱們今天不成功的事，往后一定会成功。咱們将会象童話里的人那样幸福……"

他把她摟了过来。这就是他們的訂婚仪式——在露天里，在被春天阳光喚醒的花木丛中，在云雀狂欢的歌声之下。

一到春天，地里的活兒輕輕松松、消消停停地就干完了，因

为这回荷特人光在自己地上干活，不象往年，把好光阴都消耗在老爷的地里。强制劳动在这整个荷特边区想都沒人想到，好象是經过了許多年的奴役之后，被人夺去的自由又回到了他們的怀抱似的。老爷的管家連命令带吓唬，可是他們誰也不听他那一套。荷特人好象忘了边区总兵官在特尔加諾夫築給他們念的是什么了。事实上他們并沒有忘記；他們只是不去理会它，他們簡直完全不相信那是真的。

該办的事真不少，多少家的家长，特别是年尊輩长的跟村长們不断地出去，通常总是在傍晚，若不就是摸黑兒。上哪兒去呢——可沒說过。不过，女主人也知道，他們是在什么地方商量关于兰敏盖尔的事，商量以后怎么办。其中誰也沒有年輕的柯济納出去得勤。家里整晚整晚地見不着他的面，总是深夜才回家。有一次直到天快亮了他才回来。甘卡瞧出，他有要出远門的样子，可是丈夫連一个字也不提。这事母亲可能知道，本来可以去問問她，可是甘卡不敢跟她提这話。她还沒有忘記，上回爵求老大娘管着点兒楊时，怎样碰了她的釘子。这年青的妇人嘴里不說，心里可是真急。这只要看她那张年青美丽的脸，就可以知道，現在显然一天比一天消瘦，一天比一天蒼白。她看到楊旣不顧她，也不顧孩子，所以很伤心。丈夫跟着魔了似的，心思全都用到这祸害的官司上去了。

只有一回，——这是最后的一回了，——甘卡喜得心花怒放。一个星期日下午，她在一个角兒上正跟孩子們玩。要在往日，丈夫总是也会坐到他們跟前来的。如今他却一手撑着脑袋坐在桌子跟前，而且照例是整个兒沉陷在自己的心思里。

忽然她覚着：他抬起头来了，正瞅着她哩。他往起一站，向她这边走来，她几乎吃了一惊。他偷眼瞧了瞧她的神色，担心地問道：

“甘卡，你不舒服吧……瞧你瘦成这个样子了……你怎么啦？是不是有病了？”

她脸兒通紅，答道：

“沒有，不怎么的。我身体好好兒的……”

“找找产婆去。”

“产婆也不能什么都管哪……我的病她治不了。你自己知道！”

这个少妇的眼睛里充滿了泪水。柯济納撫摸着她的头发。

“我知道，甘卡……我知道，是我在折磨你。可怎么办呢！我不是故意的。事情已經注定了。咱們决不能够退縮回来。有上帝保佑，咱們会贏的。咱們这边兒理不亏！到那一天，咱們就又可以好好地过日子了，过得比以前还要好。”

其实甘卡在这一刹那就已經覚得挺好了。楊向孩子們弯下腰去，坐到他們跟前，在那个角兒上跟他們呆了老半天。于是甘卡又微笑了。世界上又大放光明了。

可是第二天忽然烏云又降临了。

傍晚，甘卡又剩下一个人了，一个陌生人走进屋来，老伏尔克恶狠狠地扑上去，那人使棍子不住轟它后退。这陌生人个子不高，瘦伶伶的，穿着深色的城市服装，高腰黑袜子，一双落滿灰尘的鞋上釘着些大扣子。他脸上长着个蒜头鼻子，一付高顴骨，滴溜溜乱轉的一双黑眼睛四下里打量，好象样样都要瞧到似的。

甘卡吃了一惊。特别使她发窘的是陌生人的那双眼睛。客人問主人。她回答說，出去了，問到上哪里去了，她回答說：不知道。

“回来的时候，告訴他一声兒，大嫂，我是从多瑪日黎采来的。讓他上塞卡那兒去。千万！”

陌生人一走，年青的柯济納家的也跟着出来了，从远处瞅着

他，瞧他除了上村长那兒去，还到别人家去不。可是陌生人一处也沒停留，放心大胆地一直往村长家走，好象他到这个村子已經不是一回了。

他要干什么呀？大概，就为了这倒霉的官司……他多半就是那会兒調唆他們的那个吧？多半就是犹斯特吧？准是，那还用說。从維也納回来了，又要整个兒重新来一遍。

甘卡焦急地等着丈夫。也許能把有人找他的事兒瞞过去。可是柯济納沒回来。直到深夜他也沒回来，却又有一位客人来拜訪这年青的主妇，說得更确切些，是一位女客——风笛手依斯克拉·露瑞古尔瑞克的妻子多尔拉。她来埋怨她丈夫。他离家已經整整两个星期了，音信全无。不錯，他曾說过，得一个多星期才回家，也許日子还得多，讓多尔拉不要惦念。他說，有要紧事上布拉格去。至于为了什么事，找誰去？怎么也不肯說，連他父亲都不告訴。他給多尔拉留下足够的过日子錢，再說，还有塞卡跟其他的人往她家送。

风笛手的年青的妻子已經怀孕了，正因为如此也就特别显得神經过敏，見不得风吹草动。她心里已經嘀咕开了，眞是天知道在嘀咕些什么。这会兒是来找她的旧日女友商量商量，問她知不知道依斯克拉的一点半点消息？准是柯济納叫他办什么事去了。除了柯济納，不管为誰他也不会临到这时候撇下她一个人在家，他会連大門都不迈一步的。

可是甘卡却沒有任何安慰的話可以告訴她。連依斯克拉这么多日子沒在家，她都不知道，只好一再分辯，柯济納跟她什么也沒說。她什么話沒說，反倒自己訴起苦来了：說她就象蒙在鼓里似的，外面的事什么都不知道，老是在替柯济納担惊害怕，因为跟老爷打了这場官司，只怕人家要收拾他。

多尔拉走的很迟，她走后甘卡并沒馬上睡覚。她还不能

睡，还要等待丈夫。可是丈夫偏偏作怪，象是石沉了大海。他想必已經知道多瑪日黎采来的陌生人，这时候在塞卡家里談話哩。孩子和佣人們都睡了。家里到处都是靜悄悄的。只有女主人站在窗口凝視着黑夜。她終于忍不住了，一轉身，系上了头巾，想去瞧瞧丈夫到底是不是跟那城里人呆在村长家里。可是这当兒，听到了楊的脚步声。

他詫异甘卡还沒有睡觉。甘卡回答說，今天还有話要轉告他……

"我已經知道了，"他說。

"这就是城里的那个旋工嗎？"

"是他，犹斯特。他刚从維也納回来。"

"他要干什么呀？是要讓你們再打发人上維也納去么？"

"你瞧，眞猜着了，好聪明！可不是嗎，他就是为这事来的。不过来的晚了点兒。咱們沒他也早就把这事情办了。"

甘卡惊愕得双手一拍。

"还在两个星期以前，就把事情办了。这誰也不知道。咱們的人是从巴伐利亚上維也納的，为的是不致讓人家在半路上把他們截住。"

"怪不得天天夜里你总要溜出去呢！"

"是啊，現在我可以告訴你了。他們已經到了維也納，大概都进过宮了。犹斯特跟我講劳米卡尔是怎么跟咱們耍花招兒。他买通了咱們的检察官，好，那小子正当咱們差一点兒就要得手的工夫把咱們撇了，弄得咱們无依无靠。这个騙子手！把咱們的人哄得一直跟着他团团轉。說什么：再忍耐一下，忍耐一下！这不是着急的事！……他一个劲兒的要錢。"

"犹斯特不也是这号兒人么……"

"可能他也是这么个騙子。哼，你猜怎样，咱們沒他也行。不

过今天他說的还对：不該跟老爷动武。跟看林子的打架，跟老爷听差的打架，还有送斋节，都是挺大的錯誤。这些事鬧到宮里去就会害了咱們。边区总兵官說的也是这話。好在这会兒都消消停停的。就是要忍得住才好。"

"依斯克拉可又到布拉格干什么去？"甘卡想起多尔拉来，这样問道。

"到布拉格？依斯克拉？他連布拉格的边兒都沒粘。他在維也納，所以我們时时刻刻在等他。"

其实这事柯济納用不着特地向妻子解释，依斯克拉假說到布拉格去，只是为了掩蔽他旅行的眞正目的。現在柯济納才告訴她，依斯克拉受他的委托，跟着几个新代表上維也納去了，好把代表团在那里受到怎样接待的消息赶快带回来。他回来就該走直路了。荷特人不想指靠信，因为信一来走得慢，二来会在路上整个弄沒了。可是一个风笛手，而且还是象依斯克拉这样聪明伶俐、討人欢喜的风笛手，什么能挡得住他呀？

柯济納已經打算睡了，甘卡还問那煤黑子——犹斯特——要干什么。这人使她十分不快。甚至一見他就有点兒害怕。

"他說，趁官司沒完，暂时上哪兒去避一避。他怕劳米卡尔。"

"眞的？"

"差不多。他走了倒好。若是人家把他逮住了，再一逼，他嘴里什么也存不住……听見沒有，甘卡？"柯济納忽然喊了一声，急忙走到窗戶跟前。在慘淡的月光里，有个影子一晃。接着听到敲門声。

柯济納跑出去，过了一会兒带着客人回来了，甘卡一見这客人就喊了起来：

"依斯克拉！"

“不錯，是依斯克拉，甘卡，可就是餓得跟狼似的了。你这兒还找得出一块面包来嗎？我整天整夜尽赶路了。”风笛手說着咕咚往条凳上一坐，随手把风笛放在条凳上。他两条疲劳的腿往前一伸，深深地出了一口气。“嘛，我簡直是在飞！跟风似的！可是我瞧你已經等急了，”他对柯济納一笑。“想听听嗎？……好，整个兒都好！咱們的人已經进过宮了，一切都挺順当。倒还沒落下象他們在特尔加諾夫寨念的那样的結果。皇上把案子轉送布拉格了，讓那里再审查一回。”

“眞的？”柯济納乐得一拍手，接着就向他的朋友問起来。想叫依斯克拉应答如流是不容易的，因为他正在一口牛奶一口抹着油的面包，狼吞虎咽地往下塞哩。他說得很慢，可是把一切都說得詳詳細細；說到一路上怎样，怎样到了維也納，朝廷如何接見了代表，又怎样急忙轉回程。可是主要的問題他已經說出来了：官司还沒有結案，荷特人的状子将在布拉格重新审理。

柯济納已經准备談到天亮了，甘卡却提醒他說，依斯克拉累了，該讓他休息休息。年青的主人便吩咐給他搭鋪，可是依斯克拉坚决推辞。

“不，我回家去。我惦記着多尔拉。”

甘卡告訴他，多尔拉晚間到这里来过，身体挺好。他听了高兴得不得了。

“那就是說，我們的送子仙鶴还沒来临哪？”他欢欢喜喜地問。“我却一路都在幻想，一到家就往搖籃跟前一坐……”

“等着吧，跑不了……”

依斯克拉拿起风笛，向主人告辞。他出了柯济納家的院落，便赶快往家里走。月亮已經下沉，东方現出魚肚白色，預报旭日即将上升。清新的曙光里吹着寒风。依斯克拉在柯济納家吃飽了，脚上有了劲兒，急急忙忙奔向他那座小木房。周围寂靜无声。

瞧，那就是他的家——在一座黑黝黝的森林边緣。哼，这回他可該在家呆个够了！在那兒，在那个大城市里，他是多么苦悶，一路上他又覺得多么长啊！多尔拉，大概正在睡哩。回头敲門喊她的时候，看吧，她准得吓一跳！依斯克拉忽然站住了。这是什么呀？也許是他的錯覚？……他順着露水打湿了的乡村小道走过去。已經快到家門口了，他却又听到……这是哭声啊！是叫声啊！嬰兒的哭声，嬰兒的叫声！而且是在那里，在他家里，在他家里！

依斯克拉拼命地跑。他肩头的风笛差点兒沒溜下来。这时屋里跳出一位妇人来，拿着水盂往井边跑。这是多尔拉的媽，她一見女婿就喊到：

“快跑！添兒子了！是个小子！”

依斯克拉也用不着人催。疲劳頓时好象根本沒有过似的。他似乎并沒有經过什么长途跋涉，而是用圣伊万諾夫的仙露洗了个澡。他滿面紅光地跳上了台阶，慌得好容易才摸着門环兒。可是，那盼望已久的初生兒已經在屋里呱呱地向他問候了。

第十八章

依斯克拉回来了，甘卡非常替多尔拉高兴。她听到多尔拉訴苦，眞心实意地哀怜这位女友。可是如今，却正在等待她本身来尝試这样的苦痛。柯济納就要出远門了。都是这官司！……

他已經做好上路的准备，正在叮嚀家务：他走后要如何如何，怎样怎样。可是这冷酷无情的老大娘，他媽，看她那付神气，就象他到附近去串門兒似的。而且还在安慰她哩：他这可多光荣啊，过上一两个星期就回来了，也就是这么一回了。

就这么一回了！哎呀，上帝保佑吧！

依斯克拉带来的消息証实了。經过普里坚方面很快就发来了維也納的通知：荷特人的訴訟已移交最高法庭审理。同时还接到了訓令，叫荷特人除原有的代表团外再派七个精明强干受到农民信任的人到布拉格出席最后的审判。

“他們难道沒柯济納就不行？”甘卡心里抱怨。“为什么挑上了他呀？他怎么就答应下了呢！”

他竟答应下了！再說有多么情愿哪！上維也納，他不肯去，上布拉格，却高高兴兴地走了。那兒不一定要懂德国話，可以用家乡話来辯护，而且保証詞能达意。依斯克拉的口信和这份公文使他放了心，也使荷特边区的每个人都放了心。現在誰也沒有可怀疑的了：在特尔加諾夫寨宣布的那个判决是假的，柯济納頂边区总兵官那些話說得对。那里还以为沒事了呢，还要拿种种懲罰来吓唬人！怪不得老爷当时那么急着要求大家赶紧发誓做个忠实顺从的农奴哩。可是官司又到了最高法庭了！兰敏盖尔这可該怎么說呢？想必会觉悟到太不該找荷特人的麻煩了。哼，現在真的判决就要来了！选出去的这些代表从布拉格带来的判决，准得是另一样說法。代表往布拉格一走，所有的荷特村庄人人都在高兴，滿怀希望地等着这桩案子的判决。

柯济納挺安心，挺快乐，認定会有个好結果的。只是在出发的前一天，覚得有些心神不安。他在德拉瑞諾夫的老舅舅家呆了一上午；下半天都在家里。甘卡在打点他上路，愁眉不展的，不言不語。她什么事也办不順手。連餡餅都做不好了。她样样都弄得乱七八糟，总是在沉思默想……

晚間柯济納匆匆跑到塞卡家，然后他們俩就上瑪泰依·普露施別克那里去了。瑪泰依·普露施別克在家，正坐在木墩子桌子跟前吃晚飯。客人也围着桌子坐下了，小心謹愼的塞卡便提

起眼前上布拉格去的这件事来。

“这回，判决大概会不一样了，”他加重語气說。

“准也跟維也納的那个一样，”普露施別克冷冷地笑着說。

“若沒有那些打架的事跟出的这个鞭子会，就是維也納也不会那么判。”

“你这样想么？”普露施別克疑惑起来。“瞧吧，这回我听你們的，乖乖兒的呆着，跟耗子躲在笤帚底下一样，一絲兒也不动。倒是瞧瞧怎么样。”

“我們就是为这个来找你的。好歹忍耐一时吧。这些时暫且別言語。等不了多久的。”柯济納說：“答应我們，瑪泰依！”

“嗯！……为这个来找我……那么說，我在这兒是一霸了？……哼，好，若是讓我消消停停的，我就不說話。瞧你們倒是鬧回点兒什么来。可就是一样：若是老爷們找碴兒，我可是不能受人欺負！我自己决不生事。接着，这就是我的手！我等着，瞧你們带什么回来。祝你們一路平安！”說着，瑪泰依就向二位客人伸过一只手去。

“他說話算話，”柯济納說着跟塞卡走出了大門。“現在我放了心啦。”

他跟老婆、孩子度过了这一晚。柯济納老大娘也来了，一直坐到半夜。

甘卡好久好久睡不着，一个劲兒地祷告。睡一覚醒来还是伤心。她刚刚睁开眼睛就想起来了：丈夫今天要走……她心往起一拎。出外不过一两个星期：“可是誰知他会出什么事啊？——眞是的！”

当她起床的时候，柯济納已經不在屋里了。他到牲口圈去，順便到馬厩里去看看馬，再一次拿出他做主人的眼光来滿院扫一遭，随后便向菜园子走去。

是一个六月間的清晨。花草上閃着露珠，百鳥在空中歌唱。这青年农民站下来，不由得对故乡的山野看得出了神。左边的杜柏崗上，象树林梢头被朝霞映照得通紅。眼前一片深藍，这是雄伟的古老森林德謨烏特，同时，一眼可以望到捷列諾夫和加夫罗威采双峰并立，而佳木雷峰又正在这森林跟前。德謨烏特背后，在蔚蓝色的輕烟里显出一道长岭，这就是欧謝克山。随你往哪里瞧，都可以看到高峰或小丘，这些山岭上全都复盖着曾經屬于荷特人的茂密森林。

柯济納以一付主人翁的神气看了看这一切，随后，他的視綫又停留在院外一带好似波浪般动蕩起伏的庄稼上。这农民长叹一声，显出一付严肃的面孔，忧思重重地回到屋里去了。媽已經来到这里。孩子們也醒了。到了这会兒，柯济納才意識到馬上就要离别的心情的沉重。在这一瞬間，他忘却了伟大的斗爭，忘却了他离家的目的，——在他心上的只有孩子了。他教訓了小巴威尔一番，好讓这孩子当他不在家时别太淘气，他撫摸着加娜尔卡金黃色的小脑瓜兒，带笑地回答她那孩子气的关于上路、关于布拉格的問題，因为最近她屢次三番听到大人提起布拉格……

这时候塞卡进来了，他已經完全做好出門的准备。

有什么法子啊！甘卡站起身来，去把她丈夫頂好的一件大衫拿来，他也就換上了。去見大人物就得这样。这是結婚时穿的那件大衫。一幅大襟上还穿着两根长带子——这是新娘子的礼物，是幸福的結婚日的紀念①。

已經紛紛旦座了，这时听得克黎施托夫·格魯貝依的声音，德拉瑞諾夫的白髮蒼蒼的舅舅进屋来了，他也做好了上路的准

① 意即"衣裳只要还有一块整的，就得穿着带子"。——俄譯本注。

备，走来告辞。

"我是个老年人，誰知道会怎么样呢。我还要見你一面，妹妹，还要瞧瞧你，甘卡，跟你的孩子們。上帝保佑你們！"

甘卡放声哭起来了。柯济納老大娘默默地向哥哥伸过一只手去，她的眼睛也蒙上了一层泪水，嘴唇直打哆嗦。等到兒子到跟前来告辞的时候，眼泪便順着她那皺皺巴巴的两頰，象小河似地往下流。她对他洒了洒圣水，划一划十字。

柯济納微笑着，极力想安慰哭着的甘卡几句。又不是出去就不回来了！可是当他向孩子弯下身去吻他們的时候，他的嗓子眼兒也哽住了。

到了最后一刹那，依斯克拉·露瑞古尔瑞克跑来了，怎么能不給自己忠实的朋友、他那小依尔瑞的干爹送个行呢！他跟女人、孩子們一起送楊出了大門，一輛套好了的大車已經等在那里。于是邻居馬上聚攏来祝他們的代表一路平安。

大車出发了。柯济納不住回头看。甚至已經看不見那哭哭啼啼的老婆跟孩子們了，他还在回头看，心情沉重地一直到看不見故乡烏頁斯特的影子。他的同伴也都在沉思默想，不說不笑；他們去办的本来就是这样一个严肃事么！直到到了多瑪日黎采才說起話来。其余的几位代表：荷多夫的依尔瑞·别琪，姆拉柯夫的聶蔑茨，帕斯特尔什柯夫的热心腸的布雷赫塔和克列聶赤的逗悶子阿达姆，爱茨尔正在这兒等着他們。七个人都坐上了大車，一刻沒耽擱，馬上向布拉格进发。

离城不远，披着华丽的挽具的四匹青馬，拉着一輛轎式馬車赶上了他們。馬車后面一輛大車載着老爷的僕从。后边还跟着四个騎馬的。当这輛馬車跟荷特人的大車走得并了头时，柯济納欠起些身子，想仔細瞧瞧是誰来了。这时候但見一只手把帘子一掀，車窗里露出一张斑斑点点的，有蓬松的假髮鬈鑲着边兒

的脸来。

柯济納的視綫碰上兰敏盖尔一双冷酷的毒眼。这年青的荷特人繼續紧盯着看。男爵的脑袋躲到窗帘背后去了。帘子又掀开了，荷特人們看見在窗戶里面的是兰敏盖尔小女兒那张俊俏的脸蛋兒。

“看来，他們金子带的可真不少！”荷多夫的别琪嘟囔了一句。

“他在道上把脑袋碰掉才好呢！”布雷赫塔一双炯炯发光的黑眼睛盯着那急急向布拉格奔馳的男爵的馬車，从心眼里发出的祝愿。

代表当中，除了“法学大家”塞卡之外，以前誰也沒到过布拉格。他們乍到这捷克的首都，連脑袋都晕了。这里多大呀——这么多街道，这么多房屋，多瑪日黎采哪兒比得上呀！就是把他們山区节日的盛会或是迎神大典来跟这里頂平凡的一天也沒法兒比，这里街上人山人海，象一股洪流般不断涌来！这种印象只有柯济納留下的比較少。他也覺得怪异，也覺得惊奇，可是首都的美妙却沒有吸去他的整个注意力。他一心一意惦着他們来这里要办的那桩事，而且首先想到的是第二次代表团的乡亲們，也就是跟依斯克拉一同悄悄地上維也納的那起人，如今也已經来到了布拉格，以便跟他們一起在最高法庭上維护荷特人的权利。

他們沒費多大劲就找着了这些乡亲。这批代表是三个人——帕琪諾維采的帕依达尔（他也曾是首次代表团中的一位，那个代表团在噩运来临的那天以后，也就是总兵官在特尔加諾夫寨院里讀过那要命的判决書以后，不久就回来了）和其他两个人。帕依达尔和他的同伴把官司获得重新审查的經过講述了一番，并且夸耀他們新找到一位超等律师，是个老牌兒貴族，勃魯尼乞克的通盖里老爷，他全心全意地同情荷特人。他的家族在三

十年战争时期遭了难，当时政府把他們的地产都夺去了，因此，他除了一个貴族的徽号以外什么也沒落着。誰知他对荷特人了解得清清楚楚，知道他們是怎样一些人，过去是干什么的；甚至他那里还有一本拉丁文的書，上面写的是，他們怎样巡邏、保卫边界，授給他們的是哪些权利。这三位代表就跟他說了，还救下了两份文書。并且問他：荷特人的权利会不会因为年代久了就不頂事了呢。通盖里老爷大笑起来，解释說：这样的权利不管时間多久也不受影响。

“他千万别跟維也納的施特拉烏斯一样，”格魯貝依說。

“哼，这回跟上次完全不同了，”柯济納說。“咱們一脚就跨进了法庭，自己能替自己辯护了。咱們的事兒是正当的，”他怀着不可动搖的信心补充了一句。

荷特人焦急地盼望着这老牌貴族律师通盖里老爷，根据約定，他应該在这时候到布拉格来。怎么办，上堂去怎么說，都得跟他商量商量啊。可是，开庭的这一天到了，通盖里老爷竟沒有来。

一大清早，荷特人来到了歌拉德恰奈。走过这古代王城一重重的內院，他們看到那些雄伟的古代紀念碑，都惊訝地瞪起了两只大眼睛。德拉瑞諾夫的白发蒼蒼的克利施托夫·格魯貝依站下了，用切撥指东划西地說：

“在这兒住过的都是給咱們下命令的——国王，除了他們，别人不管誰也沒支使过咱們。国王是咱們独一份兒的管头兒！”

“可不象这特尔加諾夫的剝皮鬼那样一个管头兒！”布雷赫塔插嘴說。

他們进了圣維特大寺，听完了弥撒，随后便向对面一座楼房走去，这就是最高法庭审案子的地方，于是就在那兒等待着。姆拉柯夫的聶葭茨跟荷多夫的別琪被布拉格、歌拉德恰奈和他們所見到的一切迷惑得呆头呆脑，也不說話了。柯济納急于等着

打官司，不住焦急地四下张望——法官来了吧！只是偶尔說三言两語。帕斯特尔什柯夫的布雷赫塔用切戳尖兒在行人道上掏坑玩兒。爱茨尔先还时常小声說个逗趣兒的話，可是誰也不笑，他也就不說了。再說，到了这会兒，他自己本来已經顧不得說笑話了。还是老头兒格魯貝依跟那蓬头的"法学大家"塞卡頂沉得住气，他俩正在安靜地談話哩。

时間过得眞慢。各式各样的人，有士兵，有听差的，有打杂兒的，一律都穿的是鑲着亮晃晃的絲子的制服，来来去去地打身边走过，要不就是出了这門，轉眼又进了那門。終于过来了几位大老爷，穿的是黑袍、黑袜，釘着大扣子的鞋。

"就是他們！"荷特人当中有人小声說。荷特人把这班老爷当作是最高法庭的陪审官，向他們那严厉的脸上盯着瞧。

后来呼隆呼隆地来了几輛馬車，前車台，后倒座上跟的都是使喚人。周围的人們見了車里出来的这班老爷都深深打躬，其中的一个，大家見了更是一躬到地。"法学大家"塞卡說，他就是最高法庭的首席法官施泰倫堡的伯爵。

可是又过了好半天，庭丁才来喊这些荷特人。庭丁带他們順着一条寬楼梯上去，走进一間大厅，又大又亮，不过房子挺平常，陈設也簡陋。

他們坐在这里的木椅子上等了好久。終于隔壁房門开了，門檻上出現一个又高又瘦的人，穿着黑袍，字字分明地高声叫道：

"传荷多夫的村长依尔瑞·别琪进来！"

荷特人楞了。他們預先估計的是叫他們大伙兒一齐进去。

"怎么回事！"塞卡跟柯济納小声說。"这是要干什么呀？……"

塞卡回头一瞧，忽然发現一个法庭人員悄悄走进大厅，現在

显出一付阴沈的面孔，默默地在他們中間站着。准是为了偷听他們說話带监視他們来的！

别琪不大一会兒就回来了。接着被喊进去的是姆拉柯夫的聶蔑茨。

“他們叫你干什么？”布雷赫塔問荷多夫的村长。

“問那些打架的事兒跟送斋节的事兒来着。”

“别說話！”听得一个低沉的声音。

大家回头一瞧，这声音是个穿紅衣服的人发出来的，他告誡式翘起一只指头，严厉地注視着荷特人。

聶蔑茨以后就輪上布雷赫塔了，布雷赫塔之后是逗悶子娶茨尔，随后就是老头兒克黎施托夫·格魯貝依，在他以后，才传他外甥柯济納。

柯济納匆匆往起一跳，快步向法庭走去。他激动得滿臉通紅。他跨进門檻，忽然停頓了一下，这种不寻常的場面把他窘住了。正对面虎視眈眈地坐着些法官，他們都穿着寬衫大袖的黑外套，戴着巨大的假发，鬈鬈曲曲披在肩头和背后。一个中年人高高地坐在当中，一臉煞气——这是最高法庭的首席法官施泰倫堡的伯爵瓦茨拉夫·伏依特赫。他右面“文官席”上坐的是：柯罗夫拉特——克拉柯夫的伯爵瑪克司·諾尔别尔特，这汉子裝模作样，神气十足；还有福尔宾的伯爵費尔廸南特·奥克塔維安和那新任不久的法官米特罗維采的弗拉梯斯拉夫伯爵楊·瓦茨拉夫。首席法官左面“武官席”上坐的是：弗拉依柯夫的达尼頁里·瓦茨拉夫·米拉別里老爷和阿斯特費里特的騎士弗兰梯瑟克·米庫拉施·阿斯特尔列老爷。下首，在“博士席”上坐的是：法学博士楊·克黎斯梯安·帕罗烏別克，加勃黎頁里·瑪黎烏斯，楊·米哈尔·克聶赫特和彼得·比黎利。跟这些博士稍微隔开一些坐着的是法庭的捷克書記官卡施帕尔·楊·庫別

茨，他头上一具挺大的假发，鼻子上架着眼鏡，手上拿着笔。桌上都鋪着深綠色的呢子，放着些書和紙，还有墨水瓶，瓶里插着鵝毛笔。

大家的視綫都轉到这位放心大胆走上堂来的荷特青年身上了。特别是有一个老爷在仔細地打量他，看来，这老爷不在法官之列，因为他站在一旁。柯济納虽然当时还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可也对他注了意，原来这就是他那敌人的代理人——兰敏盖尔的律师。

首席法官开始审問了。众法官听着，視綫跟随首席法官和柯济納的話語声来回地轉。可是也有些人显出似乎对这事兒不感兴趣的神气，搭拉着脑袋坐在那里。那位偏着点兒身子坐在"博士席"上的楊·克黎斯梯安·帕罗烏别克拿着把裁紙的长剪刀在解悶兒，咧着个大嘴用手指头去試試它快不快。

首席法官张嘴一問，就使柯济納大为惊訝了。他沒想到要来問他这些事情，也沒料到法官們对于这些事知道得那么詳細。法官刨根問底地向他問起荷特边区发生的种种冲突来，象什么跟看林子的、巡邏的人們打架啦，跟老爷的兵丁起冲突啦这一类的事，这原是他一再出面坚决反对的事，但是他的反对都沒起作用。柯济納回說，他一次也沒有亲眼看見这一类事，又补充說，各地都在发生这种事，若是老爷們一遇这种事就要告到布拉格来，那么，慈悲的法官大人們就該日日夜夜不断地审案子了。

男爵的律师一哆嗦。正在記录的書記官庫别茨抬起头，向柯济納嗖地瞧了一眼，然而那位法学博士楊·帕罗烏别克却还在使手指头輕輕地捋着剪刀口，嘴巴向左咧去，咧得似乎他脸上的全部皺紋都聚到左边这只耳朵跟前来了。

这时柯济納还在繼續往下說。他說，荷特人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們深深相信自己有这种权利；这种信心又由于听到維也

納方面亲切地接待他們的代表而变得更坚定；此外，检察官施特拉烏斯在他的每一封信上都一再要他們相信官司准贏不輸。柯罗夫拉特的伯爵听到柯济納最后的几句話，把那垂着的脑袋抬起来了，向他身旁弗拉梯斯拉夫的伯爵递了一个眼色，弗拉梯斯拉夫的伯爵会意地点了点头兒。

首席法官却严厉地一声叱咤把柯济納的話打断了，說，就整个事实看来，荷特人所作所为跟乱党一样，尤其是他柯济納，比任何一个都更加应該弄清楚在这法庭上打的是什么样的官司，因此也就更該在这里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因为他的罪过比誰都大。于是一个問題接着一个問題向这位荷特青年攻上来：問到地头上的老菩提树，問到在树下的打架，問到荷特人的那些文書恰恰是在他院里找到的，他为什么还一口咬定說他不知道藏在那里呢，問到鼓动荷特人不服从的那些大胆无礼的話，問到参加出会行列去糟塌合法主宰的罪行。

这荷特青年可火啦。欺压他們、掠夺他們还不够，还要来給他們强加罪名！那还有誰！准是那兰敏盖尔，干了那么多无法无天、欺压人們的事，还想讓法庭来懲办他們！他竟敢随意捏造！

他极力忍着，可是当他給自己和乡亲們辯护的时候，还是气憤得声音都发抖了。他不否認老菩提树下的冲突，同时凭着每个荷特人都应該捍卫的、世代相传的法权和国王恩賜的特权在堂上說理。

“我們的祖宗是自由民，所以我們也要做自由民。我們还有国王頒給的文書，可是也不为这也不为那，忽然讓我們当农奴。各位大人！若是无緣无故地忽然讓你們当农奴，你們会覺得怎样呢？”

这一回，大家的視綫都集中到这荷特青年身上来了——有

的人皺眉头，有的人带着很惊訝的样子。那法学博士帕罗烏别克也暂时放下了他的剪子，呲牙一乐，向这大无畏的荷特法权的保卫者瞟了一眼。

站在前堂的荷特人疑惑起来：为什么要柯济納耽擱这么久。終于他回来了，滿脸通紅，眼里冒火，一头大汗。他一句話沒說，往塞卡身旁的一张椅子上噗通坐下了，只是揮了下手。

他出来以后，又传塞卡，然后传帕琪諾維采的帕依达尔和其他所有的人。除了对塞卡而外，对誰也沒有用象审訊柯济納那样长的时間。

这些荷特人直到一个穿紅袍的来宣布：他們可以走了，才松了一口气。他們走到外面。看太阳，早已过午了。他們也不知怎么办好，不言不語地离开歌拉德恰奈往城里走。塞卡首先道破了这場官司的局势：

“咱們是保护文書来的，这可鬧成得保护咱們自己了。劳米卡尔暗地里安排得巧啊！咱們可讓他給糊弄啦！”

“我提起了文書，”格魯貝依說，“可是他們听都不要听。一个劲兒地問那送斋节的事……”

“我当时就請你們不要……”柯济納提起这話来，带着責备的神情瞧着爱茨尔跟布雷赫塔。

布雷赫塔的回答是痛罵兰敏盖尔。

“他們对我总是問犹斯特跟施特拉烏斯的那些信，”姆拉柯夫的聶蔑茨报告說。他們頓时明白了：向大家問的都是这个。

这些荷特人垂头丧气地回到客栈里。最感忧郁不安的是柯济納和塞卡。

在歌拉德恰奈，法官們准备散場了。法学博士彼得·比列利离开席位，对他的同僚米哈尔·克聶赫特說，象荷特人这样的农民恐怕在圣捷克王国都找不出来。

"再説象这柯济納似的，也是，上哪兒找这样的演講家去啊！"帕罗烏别克博士走到他們跟前来找补了一句。"这才眞称得起是法庭上的发言人哩！你們注意到对他的进攻了嗎？"他説着，自鳴得意地笑了一下，向聚在施泰綸堡的伯爵周围的"文武官員"那边使了个眼色。他們也在談論荷特人。

"这帮可怜虫！"弗拉梯斯拉夫的伯爵説。

"啊，眞是，他們受了騙……"柯罗夫拉特的伯爵説。"維也納的这个检察官眞滑头……定心丸給他們吃个够。怪不得呢，原来他們已經認定是一場贏官司了。"

"所以我説，施特拉烏斯的信我們一定得通过边区总兵官去要来，"首席法官提醒大家説。

"他們当中有一个人引用他們的新律师的話。那个律师似乎也确信他們的理由正当，"阿斯特費里特的騎士阿斯特尔列带着冷笑插嘴説。

"請原諒，"帕罗烏别克博士对貴族們説。"这个人我知道得很清楚。这就是勃魯尼契克的通盖里老爷……"帕罗烏别克博士説着笑了笑。

"啊？通盖里老爷，"弗拉梯斯拉夫伯爵惊异地叫道。"他也干起这个行当来了？"

"干得还眞在行呢！荷特人的腰包該遭殃啦！"帕罗烏别克博士好象鳴不平似的拉长了声調，又以极其滑稽的神情霎了霎眼睛，逗得那些戴着蓬松假发的庄严肃穆的大人也忍不住发笑。

第十九章

午飯后，兰敏盖尔在他那罗柏柯維茨宫里一听报告説律师

来到，就十分殷勤地前去接待。男爵焦急地听他的代理人講今天开庭的事，一点兒也不打岔。等律师講完，兰敏盖尔就站起来，馬上作出决定說：

"我馬上打发个急差到領地上去。叫那里把施特拉烏斯的信找到，夺过来。通过边区总兵官衙門，那得拖多久啊，甚至还会被这些奴才把他瞞过呢。我們得出其不意地搶过来，使法庭很快地得到所有扰乱情事的詳細材料。"

律师同意男爵的話。

不大一会兒，从罗柏柯維茨宮的大門里出来了一个騎馬的急差，身带一份給庫特的管家柯施的命令。

第二天是星期六，荷特人沒被传去审問，因为每逢星期三、六和星期日最高法庭的老爷們不坐堂。到了星期一，又把他們个别地审問了一遍，問的都是关于荷特边区发生的那些紛扰事件。到了星期二，出乎意料之外，叫他們一起上了堂。首席法官打起庄严的腔調宣告，他們因頑抗命令，不履行自己的农奴义务，都犯了罪，不过，显然这些行动是受了别人誆騙才干的，希望这一点能够得到証实，因为只有这种情况才能够对他們从輕处分。

"那我們的法权呢，大老爷？"柯济納喊道。

老头兒格魯貝依一只手插进怀里去了。

"法权的問題么，那你們也是自己騙自己的，"首席法官声色俱厉地駁斥道。"你們的法权曾經有过效，不过你們也十分清楚，这些法权已經在許多年前就已經废除了，所有的文書都已經宣告无效了。"

"既然这些法权沒用了，那为什么在維也納还成立了个委員会呢？"柯济納坚持自己的意見。

"我們这兒还留有文書呢！还正是那頂要紧的！"克黎施托

夫·格魯貝依字字分明地說着，并从怀里把柯济納老大娘救下的两份羊皮紙卷宗掏了出来。

“給我看，”有一位法官說。

文書过了手。

“文書是真的，不过再也不发生任何效力了！”首席法官宣布說。“为了叫你們別再自己騙自己……”

荷特人当中发出一声大喊，想不到克黎施托夫·格魯貝依这把年紀竟还有那么麻利，一个箭步就到了公案桌前。可是帕罗烏别克博士已經听首席法官的招呼，用那长长的剪刀把两份羊皮紙上紅白綫繩拴着的印信剪下来了，再一霎眼的工夫，剪刀已經咬住了一份羊皮紙。

荷特人楞住了。他們跟哑吧似的默默站在那里，連一声也发不出来。克黎施托夫·格魯貝依渾身发抖。

頓时变得死一般地寂静，静得叫人难受。

就是堂上的人看到这些荷特人由于毁去他們特权的最后証物而大为惊愕的景况也不能无动于衷，特别是看到那令人起敬的白发蒼蒼的庄稼汉格魯貝依，眼泪順着两頰流下来，更不能不受感动。

塞卡头一个清醒过来。

“青天大老爷！”他高声叫道。“我們什么罪也沒有，我們一点兒也沒把劳米卡尔怎么样。只憑他告下一状就把国王賜的多年的老法权給废了……”

“住口！”首席法官向他大喝一声。“讓你們完全弄清楚吧，問題不在这里。男爵告你們的那些罪名，我們是要宣判的，你們是会受到应得的懲罰的。至于这些羊皮紙，那是早在命令你們永远緘默的时候就失效了。这你們知道得清清楚楚。再不要搬出那些老古董来了。过去的事情已經过去了。可是，你們那里

的人，总还是不肯繳粮納税，不肯服劳役。所以，我特許你們，你們頂好是回去两三个人，把事情眞象告訴大家，好叫你們的老乡再别盼望什么自由，再別在那里逞性子犯罪了。叫他們什么也别指望，什么也不要盼了。叫他們百依百順地服从自己的老爷，要不然，就要把他們当做乱党，至于什么叫乱党，想必你們自己也知道。”

荷特人垂头丧气、一言不发地回了客栈。一路上塞卡搀着格魯貝依；老头兒心神錯乱得都难以迈步了。这些荷特人弄得无依无靠，不住拚命地想：該怎么办呢？大家觉得遺憾的是，他們在維也納請的律师还沒到布拉格来。这时候，特别需要他来出个主意。

該决定一下打发誰回去了，得把发生的这事向大家說一說。塞卡接受了这項任务。帕琪諾維采的帕依达尔跟帕斯特尔什柯夫的布雷赫塔也要离开这里。

“不行，我可不呆在布拉格了，”布雷赫塔說。“我在这兒要气炸了。到处除了流氓还是流氓……我也不想回家。我到家里怎么說呀？喂，乡下佬們，老爷的鞭子沒死，你們到寨子里去吻它吧……現在他又还阳啦。我不去！……你猜我怎么着……我还是去迎迎那律师吧。”

“咱們一块兒去！”帕依达尔高叫了一声。这种想法挺合他的心意。塞卡也决意跟他們一块兒走。于是三个人毫不耽擱地出发了。

当天剩下的光阴和次日一整天——正是个星期三，老爷不坐堂的日子——对这些荷特人来說，是在心慌意乱、急切的盼望中度过的。柯济納坐立不安。他在屋里前前后后地走动，一会兒看看窗外，一会兒到外边去，然而每次回来总是还回那个角落里去，原来克黎施托夫·格魯貝依病了，和衣在这兒鋪上躺着

哩。通蓋里律师还是沒到，他們以为他至迟明天早晨一定会来，那时跟他商量商量还来得及。可是星期四到了，已經是該上法庭去的时候了，却連个人影兒都沒有。这些荷特人还是孤孤单单地上歌拉德恰奈去。

柯济納馬上就感觉到这一回似乎待他們更厉害了。他打算請求准許讓格魯貝依坐下，因为老头兒好容易才走到歌拉德恰奈，真不能再久站了，可是还沒容他张嘴，首席法官就审問起来。

他首先問荷特人打发人回去了沒有。他們回答說，已經回去啦。

“你們这么办，虽說也許太晚了，可还是好的。看来，你們的老乡已經失去理智了。你們还是放聪明点兒吧。你們知道你們的法权值几个大錢了。你們来表示順从吧，来发誓对你們法定的主人兰敏盖尔大老爷忠实服从吧。”

“我的好法官老爷們！这我們可不能！”柯济納喊道。

“我們沒有干这个的义务！”逗悶子爱茨尔釘了一句。“我們办不了哇。这可不敢領命！”

“請大人准許稍微等一等吧！”格魯貝依微弱的声音在請求着。

“先讓你們回去商量商量？是不是？”首席法官带着譏諷的語气問道。“你們还沒商量够呀！我們目前接到紧急报告，說荷特人拿着武器造起反来了，把兰敏盖尔老爷的管家抓了去，多半已經把他打死了。还想讓我們放你們回去嗎？那可不行！要末，就是发誓，給你們的老乡作个好榜样，叫他們安靜下来。要末，我們就要認为你們也是乱党。这总該发誓了吧？”

“大老爷！”克黎施托夫·格魯貝依哀求起来。“我已經离死不远了……哪怕給我們个考虑的工夫呢……”

“不給。到底发誓不发？”

“不能够！”柯济納斬釘截鉄地回答道。“我們什么罪也沒有，我們的法权也完全有效。”

沉默了一会兒。法官們惊奇地瞧着这位荷特青年。

“喂，那末你們，其余的人……是同意他的話呢？还是来发誓呢？”

“不能够！”——七个人的嗓子里同时响起低沉但却十分坚定的声音。

首席法官打了个手势。于是一个穿黑袍的人便来叫荷特人出去。走廊里有一个軍官带着十名皇軍的枪兵在等着他們。軍官向荷特人們大喊一声：

“跟我走！”

从歌拉德恰奈到新区市議会一路上，到处人們都停下来看这非比寻常的行列。七个挺体面的、身材高大的农民，穿着白呢子的外衣，戴着黑色的大檐帽子，被一伙枪兵拥着走。一个兵扛着七杆沉甸甸的橡木切戡，这是在荷特人住的客栈里拿来的。刚才这个行列在客栈里停了一会兒，好讓被捕的人带上自己的包袱。布拉格的居民怀着好奇心都要把这奇异的“罪犯”看个分明，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个荷特青年搀着走的那位农民。人們互相指点着看这些被捕的人，看他們的帽子，看那些切戡，看那荷特青年大襟上甩甩搭搭的两根紅带条。

这一群荷特人并不交談。只是在刚出歌拉德恰奈的时候，他們彼此問了問：大家听清了沒有，是不是說荷特人起义了。对，大家都听見这話了。每个人都能照着荷多夫的村长依尔瑞·别琪的話說一遍：

“是啊，这話我听得眞眞的。堂上的那个老爷就是这么說的。”

“哎呀，哎呀！这可怎么好啊！”格魯貝依气急敗坏地說。

“这大概是普露施别克……”柯济納忧愁地說。他想起老婆孩子来了。当荷特人已經被人帶到新区市議会的門楼下，随后送进监獄的时候，这一縷思緒越发使他伤心了。

“好，少陪了！”格魯貝依跨进市监獄門的时候，叹了一口气。他好象沒打算再見天日，这样跟門外的青天和太阳道别。老头兒疲憊不堪地往一块既当臥榻又当桌子又当椅子的木板上噗咚一坐，又叹了一口气。“瞧，这就是咱們落的結果！可是家里怎么样了呢，家里怎么样了呢？”

这一問題时时刻刻在啃蝕大家的心灵，尤其是对于柯济納。

第二天傍晚，两匹高大的栗色馬拉着一輛轎車馳近了布拉格。它引人注意的是前車台上的馭手穿着多瑪日黎采的荷特服装。在波尔瑞琪門附近馬車停下了，帕琪諾維采的帕依达尔，帕斯特尔什柯夫的布雷赫塔和“法学大家”塞卡从車里走了出来。車厢里一个紅臉的胖子向他們一欠身。他穿着黑大衫，戴着一付挺大的弯弯曲曲披到肩头的假发，他的一只又白又胖、中指上还带着个貴重戒指的手搭在車門上。这就是荷特人在路上遇到的那个勃魯尼契克的貴族布拉瑞依·通盖里。他一双狡猾的小眼睛直眨巴，的哩嘟嚕地不住向这些荷特人解释：他为什么要請荷特人在这兒下車，他为什么要一个人进城去。他說得特别快，鬧得这些荷特人听都跟不上听。等他們刚要辨过味兒来，他已經向他們伸过一只手去，带着甜甜蜜蜜的笑容，告訴他們明天找他的地点了。

“再見，我的相好的，再見！好好兒地来頓晚飯，躺下稳稳当当地睡一覚。一切都会办妥的，尽管放心，尽管放心！我安排的妙极了。是的，是的，知道，都知道！再見，再見！”

于是布拉瑞依·通盖里老爷乘車走了，那只白胖的手又向

他們揮了揮。戒指在落日的斜輝中放出鮮艳的光彩。

"我瞧他有点兒不順眼，"塞卡目送那向城門走去的馬車說道。

"要錢可要个沒完呢，"帕依达尔說。"又是路費，又是車錢……"

他們談着話来到了波尔瑞琪門跟前，可是到了这兒被一大群人阻住了。他們看到通盖里老爷的馬車正在这稠密的人从里。門崗上的警卫拦住馬車，叫坐車的出来。坐車的不肯，在車里說得挺神气，最后他叫出字号来了：

"你們竟敢不放我进去？我是律师，是勃魯尼契克的貴族布拉瑞依·通盖里。"

"我要逮捕的就是您，"軍官答的挺干脆。

"您会后悔的，閣下！……"通盖里頓时滿脸通紅，喊了一声。他本打算抗拒一下，可是两个士兵把这位胖律师从車厢里拖出来，带到卫兵室去了。周围笑了起来，热热鬧鬧地議論起这桩不平凡的事件来。塞卡跟他的同伴听得人群里似乎在說：

"这是多瑪日黎采农民的律师，就是昨天关进新区市議会去的那些荷特人的律师。"

"正把他們往那兒带的时候我看見的。"

"你看見他們的棍子了嗎？你看見那个迈不开步的老头兒了嗎？"

荷特人彼此瞧了一眼。

"你們听見了吧？把咱們的人已經押起来啦！咱們可不能进城啦！……"

"趁早走吧！……"帕依达尔說着，轉身就要往回走，这当兒，布雷赫塔把他和塞卡叫住了。

"站一站！"布雷赫塔說，在那兒伸着脖子。

在不远处，有人正在談話：

“你怎么了，难道沒听見嗎？把他們押起来是因为荷特人在多瑪日黎采那边造反了。他們打死了管家和老爷手下的几个人。

塞卡站在那里惊訝得象是挨雷劈了似的。

“这是瑪泰依·普露施别克！……”他喃喃地說。

“好家伙！”布雷赫塔馬上兴奋起来。“这我可要回家了。瑪泰依干得好。得去，还得赶紧走。我跟普露施别克一起干去。”

塞卡什么話也沒說，只是顧慮重重地直搖头。

这三个荷特人看到怎样逮捕他們的律师，听到把他們的伙伴抓进了监牢，整个荷特边区起了义，就走开了，在他們走得不見踪影以后，波尔瑞琪門前的人群还沒有散去。

第二十章

大約在律师布拉瑞依·通盖里被捕之前一个星期，柯济納的妻子甘卡在一个晴朗天走出打谷場，去找那只杂毛兒抱卵鷄，它在那茂密的麦地里孵它的鷄崽兒孵了好久了。小加娜尔卡跟在媽后头，小腿兒篤篤篤篤直倒动，不时折些野花。甘卡在东张西望地找那只抱卵鷄，她的視綫忽地落到进城去的那条路上。这时候，就是那抱卵鷄带上一群小鷄崽在女主人脚边溜过去，甘卡也瞧不見的；她不仅忘了它，連世上的一切都忘了。

她眼望着由城里通到他們小村兒的道路，伤心起来。楊回家就走这条路！若是恰巧他今天回家……想到这里，忽然他那脑瓜兒就在庄稼頂上点搭点搭地搖晃起来！这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他走了已經一星期多了，他本来說至迟两个星期就能回

家。哎呀，他倒是快点兒回来呀！沒他眞悶得慌，显得那么沒着落……家里眞少不了他。她、孩子、家务都需要他。他到底多噜回来呢？婆婆跟邻居那些見多識广的老头兒們总是劝她，說城里怎么也不能把他扣下。

甘卡站在那里沉思默想，也沒理会院外传来的喧鬧声。若不是邻居小姑娘失魂落魄地跑得呼呼直喘来找她，她还什么都沒听見哩。小姑娘叫甘卡快瞧瞧村子里出了什么事。他們从敞开的大門里望出去，只見人們都从地里往回跑，一群一伙在憤憤不平地議論着。还沒容得甘卡去問是怎么回事，柯济納老大娘就从她那小屋里跑出来了。她差点兒沒跟一个往敞着的門里飞跑的蓬头孩子撞了个滿怀。女人們馬上認出了他。这是格魯貝依舅舅家的放牛的。他講起今天晌午克黎施托夫·格魯貝依院里忽然闖进些庫特老爷的官兒来。

霎时間，街坊邻居挤滿了一院子，这孩子說，庫特的管家柯施跟一个守备带着一群全付武装的士兵和林警上德拉瑞諾夫来了。因为家里沒人，他們把門都給砸开了，到处都搜遍了，翻了个底兒朝天……

“他們倒是要什么呀？”柯济納老大娘問。

“找維也納来的什么文書……我不知道。”

“找着什么沒有？”

“听說，把个什么搶走了。”

“往哪边兒走了？”

“不知道……女主人打发我上烏頁斯特来預先送个信兒，大概他們也会上你們这兒来……”

“已經来了！”門口一个小伙子喊道。

“我也看見了，”另一个給他証实。“两个騎着馬的……”

“他們在哪兒呢？”

“在塞卡家呢。”

“賊！”柯济納老大娘高叫一声。

“他們准还得上咱們这兒来，嫣！”甘卡惊慌起来。

“叫他們来吧！文書！……一定是那些信……”这位荷特老大娘嚷道。“是啊，他們就会干这个！趁男人們不在家的时候跑来！这都是那柯施搞的……他那回差点兒沒把楊打死！……你們这些傻瓜，別害怕！要不然，他們一时一刻也不会讓咱們安静，給他們点兒顏色看看！鼓起劲来！別等着挨欺負！”

这时候，有个男子嚷了起来：

“呃，呃！德拉瑞諾夫的人們！这兒来，这兒来！”說着向一群急急忙忙走过去的农民招手。

这些农民停下了。聚在柯济納院里的男男女女往外蜂拥地迎上前去，于是，在路道上汇成了一大群人。

“这些恶棍在哪兒呢？”德拉瑞諾夫的人們恨恨地嚷道。他們的話也跟牧童的話一样，說管家柯施带着一些人把格魯貝依家的門砸毁了，搜了好久，直到找到了信才算罢休。格魯貝依的妻子說，有六封信：检察官的一封，犹斯特的一封，还有的是那些荷特人在維也納的时候寄来的。

“这会兒咱們的人可在布拉格打官司哪，”有人嚷着說。“劳米卡尔是想拿这些信来对付咱們！明白了嗎？咱們走，庄稼哥兒們，把信夺回来！这些賊在哪兒呢？”

“他們在塞卡家呢，”有人說。正在这时，又听得四面发出喊声：

“瑪泰依来了！瑪泰依·普露施別克！”

果眞有个不言不語的高大荷特人在大大小小的建筑物当中出現了，迈着大步，向聚在柯济納院旁道路上的人群走过来。

“你听見說啦？”本村的人跟德拉瑞諾夫村人都嚷着問他。

“是啊，听說了。他們从你家里把信搶走了，現在又上塞卡家搶去了。你們想怎么办哪？”

“信不能給他們！”男人們嚷道。

普露施别克一臉怨气的面容豁然开朗了。

“是嗎？我也这么想。妇女跟孩子們各自回家！”他命令式地喊了一声。“男人們，赶快去拿切戳、杠子！”

于是那些原先空手从家里出来的男人都跑回去拿家伙，过了不大工夫就带着武器回来了。所有德拉瑞諾夫的人們都拿着切戳。

甘卡带着加娜尔卡急急忙忙跑进院里去找小巴威尔，好叫他别离开身边。柯济納老大娘仍然站在大門口。

这时候，管家柯施正在塞卡家搜索施特拉烏斯、犹斯特和首次上維也納去的代表們的来信，确实不象在德拉瑞諾夫那样順利。他覺得奇怪，村长家附近的喧鬧声怎么忽然靜止了。起先，他們刚到的时候，这里聚起許許多多的人，可是現在，当他带着他的战利品（唉，总共才一封信！）出来准备往回走的时候，除了女主人和一个女佣而外，却一个人也不見了。柯施跟庫特的守备騎着馬。四名带枪的兵在前面走，其余的士兵和林警有的跟在后面，有的走在两旁。在格魯貝依和塞卡家搶到的信揣在柯施深蓝色的大袍里。

村长家門口和邻近一带都靜悄悄的，可是再走过去，快要出村子了，忽然传来轟隆轟隆的的响声。

“該不是他們在躉着咱們吧？”守备提醒大家。

柯施露出輕蔑的笑容。

“哼，他們沒有那么傻。他們認識这枪……”

这时候，剧烈的喧鬧声传到他們耳朵里。騎馬的揸住了繮繩。士兵也停下了。在他們眼前的大路上忽然出現了一群裿特

人——拿着大杠子和切戳的烏頁斯特村民和德拉瑞諾夫村民。打头的是瑪泰依·普露施別克，他拿着一根沉甸甸的切戳。

道路两旁，随你往哪里瞧都是切戳。那上面金屬鑲嵌的小零碎兒在太阳下面閃着錚亮的光芒。

这帮老爷的奴才在一支实力雄厚的农民队伍面前停下了。可是荷特人憤怒的喊叫声却沒把柯施这个老兵跟他的一队人馬窘住了。

“你們要干什么，庄稼佬？”他喊了一声。“讓开！”

“賊！”一陣震耳欲聋的吼声答复了柯施的命令，“要信！拿出信来！”

管家看到事情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了。只有交出信来，才会放他过去。不过，他既不肯也不能这样作。男爵的那道不容推諉的命令，他还記得清清楚楚“听便采取任何手段，务須迅即取得此項書信。”

“士兵！开枪！”柯施高声发出号令，同时拔出剑头。可是沒容士兵的枪托靠上肩头，瑪泰依·普露施別克就領着荷特人冲上去了，砰地响了一枪。可也就只有这一枪。柯施看到荷特人象一窩蜂似的从四面八方向他的队伍围攏来。他本想采取防御措施，冲出重围，可是普露施別克跟几个荷特人已經向守备冲上去，霎时間便把他拖下馬去了。柯施一看，自己也決落不着什么好結果，就急忙掉轉馬头，脚下馬刺猛力一磕，傾身向前拚命地穿过村子往回跑，也不管是荷特人还是自己的兵丁，逢人便从他們身上窜过去。

他听得身后一片怒喊声，听得有人在追赶。石头嗖嗖地从他耳旁掠过，他沒命地急馳，通过村庄，奔向附近的特尔加諾夫案的道路。

战場上消停了。普露施別克在那里不时发出簡短的命令。

他命令把所交的士兵的枪支拿走，随后便向那率領这些俘虏兵的守备要那些被搶去的信。

守备起誓发願地說信不在他身上。普露施別克吩咐搜他，可是在他身上果眞沒找出一块紙片兒来。

"这怎么办呢？"一个德拉瑞諾夫的农民小声問普露施別克。

"这怎么办？"瑪秦依鎮定地回答。"我們把这帮家伙，"他指了指那些士兵，"放回去。可是要把枪留下。还有那守备也得留下，多咱把咱們的信拿回来，多咱放他。"

去追赶柯施的小伙子們回来了，他們报告說，这个管家奔特尔加諾夫寨去了。

"好吧，就照我說的那么办吧。"

人們把士兵和林警放了，把留着作抵押的守备带进院里去見普露施別克。

这些事件发生以后不到一个鐘头，柯施就巳經从特尔加諾夫寨偸偸地派出一个可靠的僕人去，把搶来的信交給他，同时还有报告，上面說到在烏頁斯特发生的事件以及他怎样冒着生命危险勉强逃出被激怒的荷特人之手。急使順田間小道匆忙跑到庫特，那里巳經有个騎馬的人做好上路准备在等他了，于是这差人馬上就出发了，带着的不仅有信，还有两份柯施添油加醋、大加渲染的报告——一份送到普里坚，另一份送到布拉格給兰敏盖尔老爷。

柯施本人当天沒敢上庫特去。他的害怕倒也有些道理，荷特人正在路上把守着哩。

在发生事件的时候，甘卡一直呆在屋里，摟着两个孩子打哆嗦。等到街上都消停了，她心里还是一点兒也沒輕松。她想到，从前提起在荷特边区发生冲突、打架的事情时，柯济納一向是怎样的恼怒。今天他該怎么說呢？这場架打得不会害了他們在布

拉格的人嗎？这可怎么好啊，这可怎么好啊？

* * *

这事发生以前，在这烏頁斯特村、在整个荷特边区各地的人时常想到去布拉格的代表，想到他們的胜利。人們并不盼望代表們的音信，因为大家确信至迟两个星期官司就会結束，代表們也就回来了。

現在大家一談起来，就是講他們跟柯施和他的手下人在烏頁斯特村发生的那桩事了。誰也沒認为烏頁斯特村和德拉瑞諾夫村的荷特乡民的举动是犯法的。他們抵抗暴力，所要求的不过是归还那依法屬于他們的东西。同时大家也确信，兰敏盖尔只要一听到这事，就会来报复的。可是不論在烏頁斯特或是在德拉瑞諾夫，誰都不怕他报复，都認为他們在布拉格打的这有理的官司非贏不可。

可見兰敏盖尔老爷是在作垂死掙扎。若不他就不致发兵来搶信了。他的权柄快完蛋了。然而老成持重一些的人却以为官司在布拉格来判决之前，他还是能来报复的。

“讓他試試看！”瑪泰依·普露施別克对这种話回答說。“咱們不能受人家欺侮。現在可不用打算再有任憑他打咱們咱們也不言語的事了。不錯，我发誓答应过柯济納跟塞卡：保証不再多話。可这是誰起的头兒啊？”

到了冲突后的第三天，柯施从庫特派了个人来，要求放回守备去，瑪泰依·普露施別克拒絕了。

“你把你們偷我們的信帯来了嗎？”他問道。

“管家老爷把信送到布拉格去了，”来人回答說。

“哼，那你来干什么？”普露施別克把他的話頂了回去。

来人用管家名义吓唬說，若是这么着，就要帶兵来接守备了。

普露施别克輕蔑地一笑。

“那就讓他們辛苦一趟吧，”他說过，就再也不講什么了。

不仅在烏頁斯特和德拉瑞諾夫，就是在整个荷特边区，到处都滿意普露施别克当着烏頁斯特村的一些老头兒們对管家派来的人所作的答复，因为大家对万恶的兰敏盖尔又来欺压人这件事都十分憤慨。

恫吓并沒有吓倒普露施别克，而使他更加小心了。依着他的主张，打发些人把柯施吓唬人的話通知所有的荷特村庄，建議大家随时作好准备，以便哪里一发生冲突，就馬上去应援……在烏頁斯特和德拉瑞諾夫还加强了夜間的警戒哨；就是白天，也有几个小伙子站在高坡上注視着田野間的路和几条大道，特别是通往城里的那条道路，因为从这里来攻击的可能性最大。

一連几天风干日燥，万里无云。太阳照得火热，茂盛的庄稼在炎炎的阳光下灌浆了。可是在烏頁斯特村里却沒有显出往常在这种时节的热鬧气象。一切的欢笑都消声匿迹了。人們的脸上阴沉沉的显得有滿腹的心事。大家都好象預感到暴风雨的来临。

連快乐的风笛手依斯克拉·露瑞古尔瑞克也想不起逗乐子来了。自从小依尔瑞克出了世，他往日无牵无挂的性情也就象根本沒有过似的了。他现在替老婆、替兒子都担着一份兒心。而且他还时常想到柯济納和他的甘卡。若是出个乱子可怎么办呢？家里光是女的，男主人却……誰知他在布拉格怎么样呢……甘卡那样地替丈夫担惊害怕，依斯克拉再也不觉得奇怪了。两个星期已經过去，第三个星期也要过完了，可是几个代表却音信全无。难道官司会拖得这么久嗎？这里却还要对付柯施这个狗东西！真的，冲突之后又过了五天了，目前还算沒什么事。大概也不会有什么事了。也許他只是光吓唬人。

依斯克拉这样安慰他的老婆和瞎父亲。这时他正跟他們一起坐在自家的院里。一个七月間暖烘烘的夜晚。月光洒滿整个多山的边区。多尔拉在給膝头上的孩子催眠，笑眯眯地听她丈夫說这番安慰人的話。瞎老头兒不言不語，带着怀疑的样子再三搖头。

周圍全无声息。只有从森林那面传来一种低沉的喧鬧声。忽然上面，就在这村庄跟前的葛拉戴克山上出現一块白点。

“你看，多尔拉，那里，在那葛拉戴克山上……”

“那是誰呀？”

“达尼頁列夫·博里夫。放哨呢。”

“若是沒这件事多好，”多尔拉叹了一口气。发覚依尔瑞克睡着了，便站起身来，要把他放在搖籃里。

“該进屋去了，”她招呼男的。

不大一会兒，风笛手家里就都酣睡了。七月里的夜色籠罩着舒瑪卫山区。慢慢西沉的月亮，把它白茫茫的光綫洒滿林木茂密的山坡。到处都靜靜悄悄的，只是偶尔听得一声狗吠，有的在村庄里，有的在附近那些山崗上，荷特人崗哨的白色衣衫在那里一晃一晃，还听得他們的話語声。

报晓的微风吹来了。东方黑黝黝一大片森林頂上現出一条白色的天空。

……依斯克拉馬上从鋪上跳下来，一縱到了窗戶跟前。有人敲百叶窗，喊道：

“起来！”

“誰呀？什么事？”着了慌的依斯克拉气忿忿地叫道。

“快点兒起来！赶紧！軍队上咱們这兒来了！”

說話声突然靜止，接着传来迅速走开的脚步声。

“我主耶穌啊！”多尔拉惊呼一声，把孩子紧紧摟到怀里。

第二十一章

恐怖的消息在拂晓前天还昏暗的时候就把烏頁斯特全村的人們催起来了。

这消息一声霹靂似的惊动了一村人，因为荷特人对柯施的恫吓一天比一天冷淡，愈来愈覚得：他不过是說空話吓吓人罢了。可是現在明白了，他所以迟迟不发，为的是作好准备，好狠狠地来一下子。好在他們接受了普露施别克的忠告，每夜都在村庄以外远远地放有警戒哨。

这天夜里，瑪泰依·柯諾华柯夫在田野里守望着城市那面。天快要亮的时候，他耳朵里覚得：这是什么响？怎么象是軍号声？他想弄清楚，就順大路走过去。不大会兒，他碰上一个从城里来的行路人，說，城里突然来了軍队，他們正在准备繼續前进呢。

还沒容这警戒哨跑到烏頁斯特去惊醒熟睡的村庄，城里打发来的人就到了。这是一位同情他們的人打发到烏頁斯特来的，給荷特人报个信：軍队上他們这兒来啦。这就不容置疑了。他們怎么竟会認为柯施的恫吓不过是說說罢了呢?!就憑他們試图夺回被搶去的書信，兰敏盖尔若是不来报复，那也就算不得兰敏盖尔了。很明显，他叫軍队来是要把他們搶得一干二净，傾家蕩产，是要鎮压他們。

人人最先想到的，是多搶救些东西出来。妇女們吓得不知怎么好了，把些吃的、穿的、鋪的、盖的、罎罎罐罐胡乱地閪上一堆。屋里、儲藏室里，还有在他們正解牲口的畜圈里，处处听到她們在悲啼、喊冤。眞是到了一个可怕的惊慌扰乱的时刻。

全村的人都起来了。街上、院里、空場上——到处都象一窝蜂似的熙来攘去，閙閙嚷嚷。男子們吆喝着干这干那，衣服沒穿利落的小伙子和大姑娘們把馬車嘰嘰軋軋地拖到院里，有的径自牵上街去，銅环鉄套玎当乱响，再加上牛吼馬嘶，跟那从梦中惊醒的兒啼和妇女的号泣攪成了一片。

路上已經有人在跑了，这是些家中什物沒那么多的人，或者是吓糊塗了的人。一个个提着包袱、背着口袋在跑。小孩兒們牵着的山羊在咩咩叫。半大的小伙子們牵牛可費劲了，牛吓得直撒賴，走一步退一步。一群綿羊拥上路来，只顧跟着受惊的領头羊在尘雾里跑，不管牧羊人怎么叫罵。

"上佳木雷去！进树林子，上佳木雷去！"

这喊声象是个号召，一家传一家、一院传一院地传遍了整个村庄。誰也不問：这是誰发的命令，这么办对不对。大家都急急忙忙地跑下去，想赶快到达那安全的密林深处。这座古老的森林在葛拉戴克山麓附近，象一张弓似的环繞着佳木雷和加夫罗維采两座山峰，再順国境綫延伸过去，掩护着通往邻邦巴伐利亚的道路。

瑪泰依·普露施別克比大家都沉着，比大家都冷静。他刚一听到喊声，就从鋪上跳起来，轉眼之間便穿好了衣服。他父亲，老头兒早就醒了，一听这消息便号啕大哭起来。瑪泰依就象沒听見老头哭似的，自顧去喊女兒跟帮他在地里干活兒的几个小伙子。曼卡随手披上一件衣服，就跑出了她那間小屋。瑪泰依三言两語地告訴她出了什么事，叫她照顧着爷爷，带上吃的，准备上路。随后他又找到了那放牛的孩子，要他飞快地跑到德拉瑞諾夫村去报信，說：軍队要来了；讓妇女带着孩子往树林子里跑，男的带上切戳赶紧到烏頁斯特村来，若是他們闖不过来，就轉身向佳木雷走。

此后，普露施别克才吩咐一个小伙子套一輛馬車，讓老头兒坐上，带些粮食走。叫其余的小伙子們照顧牲口。他坚决果断地把这一切处理得那么妥当，而且那么快，甚至沒容家里人开始惊惶，他就都調配好了。他們被他这种鎮定所鼓励，也就不慌不乱地去照办了。

普露施别克这时已来到村外，跟两位邻居站在高坡上。他瞧瞧城市那方面，再瞧瞧下边加夫罗維采。东方天空刚微微現出紅暈。周围依然沉在梦里。

晓风摆弄着落滿夜露、在成熟中的庄稼，掀动着观察动静的荷特人的衣衫。听不到哪里有一点声音，看不出哪里有些微动静。沒有絲毫軍队要到来的征候。

"他們还在城里呢。这也就是要上陣了，正在緩劲呢。可是咱們也能趁这工夫准备准备，"普露施别克說着听了听村里传来的嚷鬧声。"不过，这里可也得有人留守啊。"

他回到村里，挨家挨戶地去嚷：别沉不住气，还沒見一个兵哩，应該安排得好好地离开村子。

"你們小伙子可别跑！准备准备跟我走！咱們去挡住軍队，好讓咱們的人能平平安安地走开，别讓人家把他們都当綿羊宰了。快点兒，小伙子們，快跟我走！讓他們瞧瞧，还有眞正的荷特人呢！拿切戳，拿杠子，若是誰有枪，那頂好！快点兒！快点兒！"

瑪泰依·普露施别克拉开他那响亮的嗓門这样一陣陣地嚷。他那往常总象在生气似的一张严肃的脸現在格外显得活泼了。目光炯炯地流露出勇敢无畏的神情。他踏着輕快的步子。他的声音压倒一切喧嚷声。

"快点兒，小伙子們！"瑪泰依不住咀地喊，"跟我走！拿切戳，拿枪！快点兒，荷特兄弟們！"

瑪泰依只在一家門口沒有停下来。那就是柯济納家。他知道那家男子汉眞不凑手。一个男伙計在这仓卒之間样样办到可来不及，至于女主人則已經吓得不知怎么好了——并不是为自己担惊，也不是为家业，而是为了孩子。甘卡一听見警报，頓时脸上白得跟粉笔似的，馬上去抓孩子。她把加娜尔卡摟在怀里，拉上小巴威尔的手就往街上跑，可是柯济納老大娘把她拦住了。老大娘看到甘卡那么胆怯甚至生起气来。尽管甘卡不依，老大娘还是一定要她先去作准备。甘卡脸上煞白，渾身直抖，最后听了婆婆的話，可是不讓孩子离开身边一步。

老大娘照顧着整备行装。她个人一点兒也不着慌。她知道該带什么。可是这都往哪兒擱呀？誰拿着啊？哪兒找那么些人手去啊？甘卡把吃的东西跟鋪盖包了几个包袱，此外还照顧着孩子，可是其余的东西怎么办呢？

吓得心惊胆战的甘卡要赶快离开家。老大娘想多搶救些东西，想去找个邻居来。可是在这时候，邻居連自己的东西还管不了呢，他們能来帮什么忙啊？怎么办？若是都扔了，那往后可要伤心，哭了吧！

正当几个女工从圈里牵出几头頂好的母牛来，甘卡已經带着孩子站到了大門口的时候，忽然依斯克拉·露瑞古尔瑞克背着两个大包袱，牵着两只山羊来了。跟着走来的是多尔拉，一手抱着孩子，一手牵着瞎公公，瞎公公还带着一个风笛和一只提琴。

“給你們帮忙来啦！”依斯克拉嚷道。“当家人，别伤心！时候兒还充裕哪！”

他把自己拿的东西遞給多尔拉，去帮男伙計套車。甘卡高兴了，亲切地来感謝这些出乎意料之外的帮忙人。风笛手洒脱的手脚把事兒办得挺快。过了不大会兒，便往車上放羽毛褥子，

放那些最必需的东西以及一些食用器具了；依斯克拉的瞎父亲多尔拉抱着婴兒，还有加娜尔卡跟小巴威尔也都坐上車去了。甘卡看到孩子們已經托付給可靠的人，便又去忙别的工作。

馬車从院里慢慢地动身了。甘卡在車旁牵着依斯克拉的山羊。依斯克拉却带着个女工在后面赶着其余的牲口，哞哞的吼叫声作为对那些解放出来的綿羊咩咩哀鳴的回答。要带走这些綿羊是不可能的，因而它們似乎覺得将要成为那些专事劫掠的士兵的虏获品了。走在車旁的老伏尔克大声叫着，极力想跳到車上孩子們身边去。

在整頓行装的时候，柯济納老大娘沒顧得伤心。可是当他們大家象傾巢惊走的燕雀抛却家园的时候，当老大娘已經站到大門口的时候，她就感到心如刀攪了。她向院落，向那些高高矮矮的建筑物看了最后一眼，不由自主地抬起一只手来，似乎是同它們告别，似乎是給它們作临别的祝福——但願它們免遭洗劫和踩躪……

这些逃亡人遇到一片喧嘩叫喊声。路上挤滿了行人、車馬、牲畜，不时地堵塞道路，柯济納家的馬車在人丛里也就不断地停下来。人們嚷嚷叫叫，彼此催促往前走，狗汪汪直叫，牲口乱扑騰，馬揚起了前蹄。

你推我挤地往前一拥，可能只走上一步。一直来到村中空場才寬松了些。这荷特乡村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了。似乎是回到了上古时代。空場上集合着成年男人、小伙子和少年。大家都武装起来了，有的拿切截，有的拿杠子，还有許多人拿着长长短短的枪。旁边相隔几步，两个小伙子看守着那被捆起双手的老爷的守备官；按照普露施别克的命令，把他当作一个抵押品带进森林去。老爷的这員官兒吓得脸上煞白，如同死人一般，他凈等着那些憤怒的荷特人向他扑上来。

“这都是因为你！”人們在对他喊叫。

“軍队只要燒了我們一間房，我們就要把你象个樅毛果似的吊上树去，劳米卡尔的奴才！”

武装的群众突然大喊起来，吓得惊慌失措的守备直哆嗦。原来这是荷特人在欢迎他們的領袖瑪泰依·普露施别克，他刚才回家去瞧了瞧，这会兒向大家走来了。更正确点兒說，欢迎他还沒有欢迎他手上那根老荷特旗杆热烈。这就是那回吃官司，当兰敏盖尔燒他們文書的时候，他救下来的那根旗杆，在普露施别克家的閣楼上保存了好久了，当然在他家保管要比在寨子里强。如今到了这决定关头，他就把它带来了，損伤的地方，他已經用繩子綁好。而且他带来的还不光是一根旗杆，却还有旗子：一幅白布綁在飘着两根黑带条的旗杆上。虽然簡单朴素，也沒有做出象征的标志，但究竟是荷特旗的本色。所以还是受到荷特人的热烈欢迎。当荷特人最后一位旗手魁伟的身躯举着一面在晨风里傲然招展的旗帜在空場上出現的时候，眞是壮观极了！

柯济納家的人正巧从旁走过，他們看到，好一个普露施别克，把旗帜暫时递給一个小伙子，就发起命令来。守备被逃亡的人带着走了。一个大孩子飞快地向德拉瑞諾夫跑去。一些人被派出村外，向城市和加夫罗維采方面去了。普露施别克跟其余的人留在村里，在逃亡的人們当中极力維持秩序，好讓他們都能离开，而且尽可能多保存些財物。他在調度，在发命令，必要时嚷一通，駡一气。他的手里搖晃着普露施别克族的那只古老的橡木切戳。大家公認他是領袖，对他百依百从。

走到村外，这一股逃亡者的洪流就順暢得多了。它分成了許許多多各不相依的河川、小溪。每股都在寻求捷径；許多寬闊大道和田野小路都不够他們走了。逃亡的人們从烏頁斯特高地、从葛拉戴克山坡上急急忙忙地往下走。頂便利的是那只带一些

包袱的人們，而牵着牲口的人则最感到累贅。一会兒这家、一会兒那家逃脱了一头乳牛，惊慌地在草地上、在遍长籽粒飽满的庄稼的田野間到处乱跑。

人們也不循着道路走了。有的为了追赶逃走的牲口，有的急急忙忙进入了那金晃晃、密层层的麦田里，麦穗兒一片片倒下去，被人摧折，被人践踏。

东方朝霞紅了。森林頂上淡靑色的天空里一条鮮紅的光幅扩展开来。紫色的浮云时而泛白，时而金光灿烂。等到从这霞彩中升起一輪旭日时，烏頁斯特的逃亡者已經来到佳木雷跟前，于是那座茂密的森林便把他們庇护起来了。

人潮已經涌尽了，但是波涛还沒有靜止，特别是在援軍赶到的时候。浩浩蕩蕩的一队德拉瑞諾夫的荷特人，个个都是武装的壮汉。

森林里非常热鬧。路上走失的家人在各自探寻。家长們在給自己的家选择合适的地方。孩子們哭的哭，叫的叫。拴在树上的牛羊，这个哞哞，那个咩咩，有的在嚼树叶兒。森林边上杂乱无章地停放着一堆大車，从車上搀下老头兒，扶下病人，抱下孩子，卸下日用的家具。在森林里和在它的边緣上还落着阴影，可是森林附近地带和高坡、小丘却已經沒入金色的光圈里，在那葛拉戴克山的斜坡上还閃爍着靑光。

閃光的是普露施别克的队伍的火枪和切戳。

烏頁斯特村的人們都已經下了山，鑽到茂密的森林里。只有这支队伍还在上面，停留在那空无人烟的村庄附近。到了軍队接近的时候，普露施别克决心退却，以便不致使队伍跟躲在森林里的逃亡的人們断了联系，因为从城里来路經加夫罗維采的那条道，要通过一个谷地，而葛拉戴克山与佳木雷峰和扩張到山峰以外的森林正好被这谷地隔断。

上面，在离烏頁斯特不远处吹起軍号来，鼓声也跟着响了一陣。晨风把这声音送到了谷地。不过在这里还看不到軍队。可是不大会兒，順那由加夫罗維采下坡来的干石路上响起了馬蹄声，立刻阳光里武器一閃。騎兵！皇帝的御林軍！他們在急速地奔馳，这时普露施别克的队伍已經橫貫道路来到佳木雷附近。御林軍发現了他們，就停下了。

軍队分成了許多小队，布成散兵綫，把一座山团团围住，烏頁斯特就貼在那座山坡上。若要从佳木雷冲过散兵綫回去可就不容易了。这一点，誰也沒去想它，不过在佳木雷的汉子們和在捷列諾夫森林边上的逃亡者，人人的視綫都紧盯着那里。武器在烏頁斯特高地上又是一閃。这是步兵派出了尖兵。

其余的軍队駐扎在村子里，从佳木雷可以看到村子的一部分。“看来，他們在那兒当起家来了！……撇下了多少东西啊！不拉走准得給毁了……”逃出来的农民煩悶地在想，眼巴巴地等着，房頂上不是就要現出烟云了嗎?！不是就要吐出通紅的火舌了嗎?！火舌将要卷掉他們的房屋和財产……然而天空还是那样蔚蓝而明朗，烏頁斯特村上倒还沒有失火的烟霧。

就在这森林跟前，一条湍急的小河旁矗起一座不大的山崗，上面有稀稀落落的几栋木房——这就是佳木雷的荒凉景象。这里視界开闊，可以眺望柴尔荷夫山峰和捷克森林山以及舒瑪卫山的其他高峰。荷特人观察着周围山頂上和道路上的一切动靜，力求不放过每一个頂小的动作。他們并不害怕，他們被兰敏盖尔的种种行为所激怒，他們痛恨兰敏盖尔，因此他們的血已經沸腾了。

又是他！是他向他的朋友边区总兵官請了軍队来的，为的是鎮压荷特人，懲治荷特人。不是这样就是那样，反正不把他們弄得精光就不算完。把他們弄成要飯的，于他有什么好处呢?

有，那样他們就只好乖乖地当农奴了。在别的領地上誰敢上皇帝那兒告状去啊。瞧，这时候朝廷正命令审理他們的訴状哩，他却一个劲兒地欺压上来。

他想拿兵来吓唬他們，好讓他們爬到他跟前去告饒！不行，劳米卡尔老爷。就是你命令向我們开枪，荷特人也不会那样干！

調兵的罪名，鬧成流血事件的罪名，全部都要唯你是問哩！这里在干什么，大概朝廷里連知道都不知道。难道皇帝会派軍队来对付荷特人嗎？荷特人干了什么了？他們犯了什么罪了？难道不願意讓那該死的柯施来搶他們就是犯罪？不成，不成，他們决不投降，哪怕把他們統統都枪杀了也不投降！

在佳木雷的一个院落里，有些荷特人聚在井旁的一棵老梨树底下，大家都这么說。那里地上插着荷特旗。大家都对兰敏盖尔恨得直咬牙，意志十分坚定，尤其是瑪秦依·普露施别克。他也不多說話，人家說时他只是点头。可是等到开会时，他就放开嗓子說起来。他的建議都被采納了。首先就是在这佳木雷山上山下沿森林派出了几个由两三个持枪的小伙子組成的偵察組，作散兵綫式的配置，去观察軍队的一举一动。同时还派出急使从林間小路跑到附近村庄去求援——讓所有的男子汉都赶快带着武器前来。

还沒等到日上三竿，森林外边的邻居，斯特拉施村的，就来了老老少少共二十人。到了晌午，瑪柯夫村的人也赶到了。从他們那里来的道路是在森林里的，可以毫不顧慮地走。晌午不大会兒，帕斯特尔什柯夫和克列蠡赤的人們也繞着道兒来了。离这兒不远的荷多夫村也来了二十多人。

瑪秦依·普露施别克輕松地透了一口气。

他本来只怕一件事：軍队刻不容緩地馬上就向他們进攻。只以早晨那点力量，他們可支持不住。可是这会兒，烏頁斯特和德

拉瑞諾夫的这支队伍已經壮大了。聚攏来的大約有二百名武装起来的汉子了，于是瑪奉依脸上的愁云消散了。天黑以前，队伍里已經有三百多人，而人們还不断往这兒来。太阳快下山的时候基彻夫的人又到了，等普露施别克要到森林里去瞧瞧这一群群逃亡的人們在怎样安頓过夜的当兒，又見几个騎馬的人带着枪和其他武器迎着他馳来。打头的是曼卡的未婚夫——年青的瑟尔罗夫斯基。他縱身下馬，急忙跑过来說，帕琪諾維采和里柯塔其余的汉子們都是装备得很好的，今天也能赶到。他們白天沒能赶来，因为派去的人刚刚才跑到他們那里。

瑟尔罗夫斯基話沒講完，在佳木雷跟前就吹起号来了，过不大一会兒，一个小伙子从警戒的崗位上跑来說，皇帝的一个軍官要到荷特人这边来跟首領們談判。

"談什么？"普露施别克問。"我就知道他会說什么'回去討饒吧。'……"

"可是接着就該是'去服劳役'了。"帕斯特尔什柯夫的老布列依哈嘲弄地补充了一句。

"跟他連說話都不值得，"普露施别克說。

可是其余的人不肯断然放弃談判。

最后，大家决定不放那軍官进佳木雷，而派人出去見他。荷特人的代表們由二十个武备齐全的小伙子护送出去，到了草地上，有一个軍官带着个号兵在荷特人的警戒哨跟前等着哩。

这軍官代表边区总兵官戈拉，要求荷特人首先交出守备官，然后各自回村庄，百依百順地服从那些法定的主宰。

憤怒的喊叫声使他不能再說下去。他好容易才撈着再次說話的机会，便一再証明，荷特人无論如何敌不过軍队，犯不着白流血，使自己全部財产遭到危险。

"为这个用不着上我們这兒来，軍官老爷！"普露施别克粗

脖紅脸地嚷了一声。"我們挺清楚：是誰叫你来的！我們是我們国王的臣民，可不是劳米卡尔的，若是你們甘願帮着那个劊子手来打我們，那我們也不怕。我們就要实行自卫！"

武装队伍里人人都喊贊成。軍官看到这是大家的意見，就一无所得地走了。

荷特人的主力集中在佳木雷，他們在这里整整做了一天的工事。其余的男子汉——基本上都是青年人——分担警戒哨，到了夜里还格外加强。特别熟悉地势的大胆汉个别地跑到最前方去，好一点也不漏地监視敌人的准备工作。

軍队占領了烏頁斯特村以后，沒有再往前进。可是往各个山头和烏頁斯特村上面的葛拉戴克山上一看就能看到敌人的守卫兵，下面大路上，还有御林軍在往来奔馳。

夏天的暮色逐漸加浓。蓝天上繁星閃爍。周围一片静悄悄。偶尔下面道路上馬蹄得得，偶而森林里发出低沉的牛吼，一声一响都清清楚楚地散播到四外空間。时时听得步哨的呼应声——有軍队的，也有荷特人的。

可是，荷特人的陣营里还沒沉静下来。

在佳木雷外面捷列諾夫森林边緣的石南和青苔上，躺着些穿白外衣的荷特人；切戳放在他們手边，枪支靠在树上。这就是长长拉开布成散兵陣的守卫队，他們的主要任务是保护森林和隐藏里面的逃亡者。虽然料想未必会从这面来进攻，可是队里不管是誰，連个盹兒都不打。他們有时不言不語地往上边瞧瞧——望一望烏頁斯特村，有时同伙間小声談談話。

可是再往里走，在那密林深处，就听得到大声說話了。一堆堆的熊熊篝火透过高高矮矮的树丛，映得紅通通一片。逃亡的人們象是一家家围爐进餐似的团团聚在火堆旁边——有的是妻兒老小，有的是亲戚朋友，也有的是素不相識、随遇而安的。共

同的患难使大家亲近起来了。被迫来到森林的这一天，人們就利用树椏柴棍給老的和小的搭起許多小棚子来。棚子里容不下的人們，就在树底下躺在羽毛褥子或是粮食口袋上，还有些人收集一堆树叶子，躺在上面。床鋪旁边臥着些狗，小孩子們也就在这里玩，要不就是坐着些愁眉苦脸的老头兒和病人，低垂着脑袋，喊喊喳喳地祷告。頂热鬧的是"老火場"——这是森林里的一块空地，从前在这里燒过炭。这里燃起的火堆特别多，聚集着許多主妇、她們在烹調一些不精致的食品，喂喂孩子，哄孩子睡觉。还有一些摸不清这局势究竟有多么严重的大娃娃。男子汉这兒几乎沒有；他們都在佳木雷，或是在放哨。只有换崗下来的男子跑来瞧瞧家里人，抽空吃頓晚飯。

边兒上，在一棵巨大的山毛櫸树底下，白发蒼蒼的老普露施别克坐在一个不大的火堆旁边。他低低地垂着头，似乎在打盹。可是跟前有人踩了一下柴棍兒，刚喀喳一响，他就抬起头来了。瑪泰依来到了跟前。年青的瑟尔罗夫斯基跟他在一起。老头兒馬上就瞧出是他来了，把一只乾枯的手伸了过去，跟他握手。

"瞧吧，小伙子，这鬧得咱們在哪兒見面啦！……"他說。"不是我无緣无故总跟你們說扫帚星……上帝保佑，来个好收場吧！現在你也能見見早先年的事啦：看看从前咱們爷爷們是怎样日日夜夜地在树林子里过日子来的。当年也就全憑这个他們才换来的那些便利 可是这会兒……"

"曼卡呢？"瑪泰依打断了老头兒的議論。

"看牲口去了。"

几个男的看見了瑪泰依，便湊到火堆跟前，談起敌人来。大家觉得奇怪：今天軍队倒还沒向他們进攻。

"他們明明看到自己比咱們人少，"瑪泰依說。

"那他們有多少人哪？"

"小伙子們說，不过两百人。可是咱們要再加上帕琪諾維采的，就比他們多一倍了。"

瑪泰依的解說大家都覺得有理。此外，荷特人还一心認为，派軍队来对付他們，上边不知道；这全是兰敏盖尔为了报仇而胡搞的。如果有人对他們說布拉格已經全都知道了，而且有人向边区总兵官建議尽可能避免流血，他們无論如何也是不肯相信的。

瑪泰依·普露施別克站起身来，他要再到森林边緣去巡視一下警戒哨，然后到佳木雷去，这当兒年青的瑟尔罗夫斯基已經不在火堆跟前。他去找曼卡去了。

牲口都被赶进森林中一个长着茂草的峽谷里去了。姑娘們跟半大小伙子在那里看牲口。曼卡从那里带着鮮牛奶走回"老火場"，恰巧赶上瑟尔罗夫斯基从树丛里閃出来。她借着顫动的篝火光亮，馬上認出他来了。她赶紧把牛奶往地下一放，高高兴兴地喊了他一声。他象只小鹿似的向她扑过来。

"你也来啦？"

"早就来了。一直在找你。啊，曼卡……多咱也沒想到，你会夜里出来这么到处胡跑，"瑟尔罗夫斯基想开个玩笑。

"我也这么想。天哪！要出什么事啊！"

"不管出什么事，咱們也会自卫。"

"哼，就是不投降！"姑娘勇气百倍的接口說。"可是得遭多大的殃，受多大的損失啊！还正赶这要收庄稼的时候……"

"还正赶咱們要結婚的时候……"

"是啊，"姑娘叹了一口气，馬上又补充說："唉，結婚等等倒还不要紧。只要整个兒都順順当当地过去，只要跟劳米卡尔算清帳就好了。哪怕等到春天，哪怕等上一年我都願意，只要不那个……那我就跟你們一块兒去！那我就也要来放枪啦！"

他們慢慢地走近"老火場"。忽然听得哪里在喊叫，还听得許

多男子的高声談話，嗡隆嗡隆的回声在这睡意正浓的田野上散播开去，他們站了下来。

“这是咱們的人！帕琪諾維采跟里柯塔的！”瑟尔罗夫斯基高声地說。

他沒弄錯。他們走上前去，看到来了一队壮汉，穿着寬大的斗篷，手上的武器大部分都是枪。他們有五十人，都象是經过选拔的。他們繞道从森林里前来应援，刚刚走到，就在許多荷特人欢迎之下围着些火堆坐下了。

“我回头还上火堆跟前来！”瑟尔罗夫斯基悄悄地說了一声就跟曼卡分手了。他向同村的人們那里走去。

在这同时，甘卡坐在“老火場”边上一丛老樅树底下正哄加娜尔卡哩，帕琪諾維采的荷特人把这孩子吵醒了。可是小巴威尔連动也沒动。依斯克拉家里安歇的处所离那堆火稍微远一点兒，他們睡得正香。依斯克拉本人在那些男子汉中間呢。

甘卡搖晃着膝头上的小姑娘，輕輕地哼着搖籃曲。可是她自己听得这只曲子却想哭。她想起她过去是怎样跟丈夫在一起把孩子安頓下来，两口子坐在他們身边的。可是現在——象吉卜賽人似的在荒凉的丛林里……这倒还不要紧。他若是在家多好啊！那她就能把东西都搬了来啦。他这会兒在哪兒呢？他在干什么呢？到底多喒回来呀？

第二十二章

在森林里度过了头一夜。警戒的人們片刻也沒闔眼。可是并沒发覚敌人陣营里有什么动靜。第二天也还是这样。因此担任警戒的荷特人就更加警惕、更加小心了。逃亡的人們到了森

林里胆兒壮了些。頂可怕的时分是昨天早晨，可是他們已經度过了。大家似乎是白担了半天心。烏頁斯特村还是完整的，并沒怎么样。夏天在森林里倒也不見得多坏。吃的东西，他們带的够吃些日子的，大家彼此都肯帮忙。再說邻近的村庄也忘不了他們。从斯特拉施、特魯瑪彻夫、荷多夫不断地給他們送东西，只要能带来的就都带来了。

不过这些男子汉心里总还是納悶：为什么把軍队駐在这兒了？这不是想困他們嗎？也許以为困苦、飢餓会逼着他們散伙，于是烏頁斯特村的荷特人也就会回去請大老爷开恩了。哼，可沒那么便宜！荷特人計算了一下他們多喒才会吃完藏在森林里的全部牲口，笑了。

瑪泰依·普露施別克还是不断地叫大家小心。他說，軍队是会出其不意地来进攻的，得加倍警惕地盯着敌人。他的脸色又阴暗了下来。他明白，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在这兒长期忍耐的。有許多人，特别是远处来的，快要想家了。

可是到了傍晚，他又高兴了一点兒。又来了个軍官向荷特人建議投降。这建議又被异口同声地頂了回去。

第二夜过去，森林生活的第三天到来了，一直在拿着武器与敌人对持着。佳木雷的一座院落里，老梨树底下一面旗帜插在地上，在那跟前聚会的是各荷特村庄的村长和頂有声望的人們。只有为打官司在布拉格耽擱下的那些人沒到，荷特人这时心里并不怀疑他們的代表遭到了什么意外。山村里热鬧起来，处处都是武装的荷特人。森林上空在醞釀着雷雨，烏云漸漸布滿整个天空。可是风在老梨树枝子上怎样地喧鬧，那面白色的荷特旗在怎样飞揚浮躁地乱舞，这些聚会的人却全沒在意。他們所討論的是軍队会要怎么样。

瑪泰依·普露施別克倚树站着。他在埋头想自己的心事，可

是馬上就警覺了，頓时一惊，原来斯特拉施的柯諾比克在說：那兒的那些家伙——他指了指烏頁斯特那边兒，——所以沒动弹，是在等待援軍。本来普露施别克也是这样想。

“这你就害怕了嗎？”他突然問了柯諾比克一句。

“怕倒是不怕，不过他們的人若是来的跟蝗虫似的……”

“那你就該撒腿跑了？……”普露施别克說着，輕蔑地笑了起来。

柯諾比克脸紅了，还想辯白，可是这时候听得附近有嚷声。大家都行动起来了。躺在青草上的荷特人一个个跳起来，屋里的人紛紛往外跑。大家把一个人拥簇在当中。这倒不是外人：他身穿荷特人的白色外衣。

井边会議的几个老头兒向側門掉过脸去。有些人到短墙跟前去张望。忽然大家一齐喊起来：

“布雷赫塔！帕斯特尔什柯夫的布雷赫塔！”

接着布雷赫塔和他的一群老乡跑进院里来。

“这么說你們已經决意干啦？”布雷赫塔一面揮动切戳，一面嚷着說。“好，咱們就干，”說罢，他开始向大家問好。

“其余的人呢？”四面八方嚷着問他。

“正来了。”

“可不正是他們！帕依达尔！喃，塞卡！”

“法学大家！”

“从布拉格来嗎？”

过了一会兒，这乱哄哄的一陣才安靜下来。誰料得到呢？大家都以为他們还在布拉格呢，現在忽然象从地下冒出来了似的。

問題沒完沒了地提出来了。

“你們怎么跑到这兒来了？你們知道咱們这兒怎么鬧的啦？”

代表們說，事实上就是塞卡說，他們是繞着道兒从森林里悄悄走来的，关于起义的事他們早在布拉格就听說了。

"那末庫特的守备在哪兒呢？"塞卡問。

周围都笑起来，說，守备就在这兒不远，在"老火場"后头的树上拴着，沒灾沒病地活着呢，只是吓得直哆嗦。

"那么說，沒把他打死嗎？"塞卡詫异起来。

"一个也沒打死嗎？"帕依达尔問道。

这可該輪到大家伙兒詫异了。眞他媽的，給咱們造出这么些謠言去！

塞卡明白这些都是捏造之后，很輕松地叹了一口气。

"其余的人在哪兒呢？格魯貝依呢？柯济納呢？"人們繼續追問。

远处雷在轟隆隆地响。不过即使来个睛天霹靂，也不会象这时塞卡簡单地說出他們在布拉格打官司的事来那样使荷特人吃惊。有的人呆若木鷄，說不出一句話来；他們覺得最后的希望都完蛋了。有的人为了人家对他們和他們的代表蛮不講理而大为震怒，喊叫起来。許多人都提議說，別等着了，去跟老爷們干，报这又一次欺压的仇。瑪泰依·普露施別克沉着脸注視着塞卡，看他怎么說。

"傻小子們！清醒一下吧！那样作就更糟啦！""法学大家"塞卡在呼吁。

"你怎么这样想呢？"被塞卡的話吓倒了的几个老头兒同时問道。

"可不是嗎！你們自己来判断判断吧！文書叫人家毁了；他們也毁了，怎么告状也沒有用。把咱們的人押在牢里了。說起这兒的軍队来，人家是全套兒的武装……咱們拿的可是什么家伙啊？……咱們能指望誰来帮助咱們啊？不要以为我害怕！我

是想尽量地挽救全局。要不就得流血。再說，咱們万一今天守不住，那明天……”

“住口，你这該死的訟棍！犹大！”瑪泰依·普露施別克大声喝道。

他把他那高大的身躯整个兒地挺了起来，一步跨到头上毛茸茸的矮胖的“法学大家”跟前。他这突然一发火，但听得四面发出同情的喊声来拥护他，特别响的是布雷赫塔的那嗓子。不过塞卡也并不是孤立无援的，他得到相当多的人的支持。恰巧克列聶赤的、荷多夫的、帕斯特尔什柯夫的、斯特拉施的、基徹夫的、特魯瑪徹夫的和姆拉柯夫的那些德高望重的人都站在他那头兒，而且拚命要打落那部分意志坚决的人們的情緒——这部分主要是烏頁斯特和德拉瑞諾夫村的荷特人，还有里柯塔和帕琪諾維采村的許多人。

“别听他的！”塞卡在繼續說服大家。“对鬧的事应負完全責任的不是你瑪泰依还有誰?！”

“你想讓人家把你一院房子給燒了，讓人家把咱們老婆、孩子都給杀了啊?”克列聶赤的布露瑟克在嚷。

“任他們燒，任他們杀！”普露施別克霹靂般地应声說道。“我活着可不投降！我宁可讓他們打死也比当奴隶、当带籠头的牲口强！你們該死，你們是胆小的娘們兒，而不是荷特人！”

佳木雷掀起了难以想象的吵鬧声。荷特人在爭吵嚷叫。一些人說，得去負荊請罪；另一些人說，非干不可。不过主张干的人却少一些。为首的是瑪泰依·普露施別克，还有那性如烈火的帕斯特尔什柯夫的布雷赫塔和那年青的瑟尔罗夫斯基在同他一起揭发这些怯生生的、不敢斗爭的人們的丑脸。大家都十分激动，吵鬧得非常厉害，甚至誰也沒听見警戒哨在传呼警报；警戒的人們在边喊边向烏貝斯特那面指。

可是忽然吵鬧声一齐静止了。传来了震耳欲聋的射击声。跟着又是一响，又是一响……轟隆隆的炮声响彻了森林。是的，炮声！瞧，那边有三門大炮！炮被拖进烏頁斯特村旁矗立着的那座山头，正对准了佳木雷。炮声一响，順着斜坡一溜白烟滚下来。炮的旁边有許多軍队。一部分士兵正向谷地慢慢地走下来。在下面那条道路上是御林軍，他們的人数可比以前多得多了。眞是滿坑滿谷的軍队！援軍到了！正当荷特人愣然站在那里，惊慌失措地瞧着敌兵調动时，一个小伙子呼呼直喘地带着博里夫·达尼頁列夫偵察回来的情报跑来。据他說，軍队起初在烏頁斯特后面草地里躲着，現在可又来了援軍。这个情报已經是公开的新聞了；每个人都已經能亲眼証实这項消息。

“哼，这你們还要打仗？”塞卡指着那些做好进攻准备的士兵，向大家叫道。

“你住口！”普露施別克喝道。“得啦，听够了！誰是眞正荷特人，跟我走！”

許多人上前劝阻普露施別克和拥护他的那些人。

“丟下他們！讓他們自管去磕头吧，”年青的瑟尔罗夫斯基嚷道。“咱們一块兒走，咱們走！咱們至少能够自卫。”

普露施別克跑到旗子跟前，把它一下子拔了出来。

“上帕琪諾維采！上帕琪諾維采去！”

这时候，一个半大小伙子从佳木雷向“老火場”跑去。逃亡的人們正在担心地不时张望那布滿烏云的天空。森林里阴暗起来。树枝上，风一陣陣地呼嘯，在預报雷雨。逃亡的人們正在忙着及早防备这場雷雨，还沒疑虑到，另一場风暴已經准备向他們袭来了。

正当忙乱到了极点的时候，那半大小伙子从佳木雷急急跑来，老远地就嚷：代表从布拉格回来了，有塞卡，帕依达尔跟布雷

赫塔，其余的人可沒来，因为在布拉格被抓进监牢去了。

茂林深处一声惨叫。大家都回过头去看。

柯济納的甘卡双手直豁直撑地号啕大哭起来。妇女們向她围攏来，极力想設法安慰她一下。

"他們在哪兒呢？"柯济納老大娘問那半大小伙子。她沒哭，可是面如死灰。这半大小伙子指了指佳木雷。她就急忙向那里跑去，可是到了森林边上停下了：一群武装的壮汉从佳木雷向她迎面走来。头里走的是瑪泰依·普露施别克、帕斯特尔什柯夫的布雷赫塔跟那年青的帕琪諾維采的瑟尔罗夫斯基。他們打着白色的荷特旗。其余的男子汉留在佳木雷了。他們在翻过来掉过去地轉悠，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眺望着对面的山，傾听喇叭声和細碎的鼓点响。

从普露施别克的队伍里閃出了依斯克拉·露瑞古尔瑞克，他往柯济納老大娘跟前跑来。

"事情眞糟糕！来了好多軍队！可是咱們在那兒的人却要去認罪……"

老大娘把两手一举一拍。

"普露施别克怎么样？"

风笛手解释說，普露施别克带着他的一支忠实的义勇队准备向帕琪諾維采退却。

"是說楊跟其余的人坐牢了嗎？"

依斯克拉点了点头。

"你們这些娘們兒，竟要去磕头討饒嗎？"老大娘高呼一声，攥紧拳头向佳木雷比划了一下。

佳木雷方面果眞打发了几个代表到那刚来了援軍的边区总兵官那里去了。来到的援軍是由施湯姆帕赫伯爵和施泰茵巴赫·乔尼克斯費里特老爷率領的一个步騎兵大队，一个擲弹連

和三門火炮。

这时，普露施别克的队伍已經到达了“老火場”。当逃亡的人們弄清了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掀起了一陣惊慌紛乱。妇女們眼泪汪汪地央告丈夫别丢下她們，别上帕琪諾維采去，同时也有人在喊，一定得走，可就是叫丈夫不要把她們留在这里，而要带着走。甘卡是什么也沒看見，什么也沒听着。她坐在树底下一堆火旁边，摟着俩孩子。啊，果眞……关进监獄，坐牢房去啦！他为什么要去呢？她的預感实現了……他是不会回来的了，这她知道……孩子呀，苦命的孩子們！……

第二十三章

傾盆大雨来了。霹靂連声，耀眼的閃电时时划破天空。一团团白茫茫的烟霧在舒瑪卫山区的森林頂上繚繞，象是千百戶人家失了火升起的烟云。

在这样恶劣的天气中，普露施别克的队伍沿着林間小路和被水冲毁的乡村小道向帕琪諾維采退却。队伍剩下了百十个最刚强、最勇敢的荷特人了。他們分作两批走，当中走的是輜重——一車一車的妇女老幼，这是因为退却的人們不肯讓他們留在森林里。这大多是烏頁斯特村的居民。其中一輛馬車上坐着老普露施别克跟曼卡。瑪泰依認为他們可以暫且呆在这“老火場”，因为到了帕琪諾維采可能有一番轟轟烈烈的举动，可是提起这話来，老头兒听都不要听，曼卡更是坚决拒絕父亲的建議。

“讓我这大岁数跪着走去啊？”老头兒怒气冲冲地攀上了馬車。风拂动他的白发，雨在抽打他那张皺脸，可是这荷特老头兒却沒去理会这些。他象一尊泥菩薩似的坐着，眼睛直勾勾地盯

着前面，自顧想他的心事去了。年青的瑟尔罗夫斯基来赶馬車。伙計留在森林里看牲口。

瑪泰依扛着荷特旗——湿淋淋的，下垂着象一根布条。他不禁想起：它今天早晨飄揚得多么威风。是啊，早晨大家的勇气十足，可是后来塞卡带着他那些消息来了，他們也就泄了气，跟娘們兒似的了。他們这手兒办的，大概現在正受报应呢。

队伍連同輜重来到帕琪諾維采跟前，天已經变黑下来了。雨住了，可是空中还沒有开朗。沉重的烏云仍然堆积在帕琪諾維采西南角上，好象一道堡壘的围墻似的。加夫罗尼查、普拉帕列茨、古吉查和禿頂峰的山巔都隐在云端里。至于矗立在它們背后的"处女胸"和舒瑪卫的其他几座高峰，就更見不着了。

受尽了一切惊扰，經过了泥濘难行的疲劳跋涉之后，这些干暖的、而更主要的是这些殷勤待客的帕琪諾維采人家的小房显得对于大家特别舒适。人們来到熟地方，大半都累得稍微吃上一些就倒下去睡着了。頂体面的荷特人聚集在老头兒瑟尔罗夫斯基的村董会，那里好久好久还点着灯呢。那些回到帕琪諾維采附近的里柯塔去的人們，也在村长家耽擱了一陣。这都是些无論見了兰敏盖尔或是軍队都管保不讓步的人，直到夜里他們才回自己的村庄。

瑪泰依·普露施別克跟年青的瑟尔罗夫斯基繞着村子到处去查看警戒哨，走了多半夜。普露施別克躺下歇了会兒。可是离天亮还早得很呢，他就起来了，喊醒他的义勇軍，去砍树杈，好在接近村庄的所有开闊大道、田間小路和那些打谷場之間的过道兒上埋鹿砦。全村还沒整个醒来，一切准备工作还沒打点停当，忽然来了帮手——几个荷多夫和帕斯特尔什柯夫的农民，渾身透湿，还濺滿了烂泥，来到帕琪諾維采。他們带来了一些奇談。

昨天他們也在那些認为再堅持也沒用，除了投降別无办法的人們的陣营里。这会兒，他們在对密密层层向他們围攏来的荷特人們講边区总兵官怎么对待他們来着。代表們来到总兵官跟前，向他应諾：若是軍队不动他們的东西，离开村庄，他們就乖乖地各自回家，总兵官把他們一頓大駡，命令都給拿下。士兵們一拥上去，把他們押走了。这还不算，总兵官还在每个村庄里都逮了几个人——这些人也都被捆起双手带走了。

"往哪兒带呀？"到处都在問。

"有往普里堅去的，有往斯特尔什布罗去的，还有往狄恩去的……"

"那是干什么？难道普里堅的监獄不够用嗎？"瑟尔罗夫斯基問。

"可倒是带走了七十多人呢，"来人当中的一个回答說。

"哼，可是我們一瞧这事，就决意赶紧溜，"另一个在繼續講。"挨枪子兒也比坐牢强。讓他們把我拷打一頓、随后再給拎上絞刑架啊？好恩典！这都是我們馬上就馴服了得的报应……"

"現在恐怕願意到这兒来了！"有人高呼了一声。

"是啊，那咱們就有四百来人了，"普露施別克說。"現在軍队可在哪兒呢？"

"各村庄都有一些，可是烏頁斯特最多，密密层层，跟蒼蝇似的。想必是要駐下，好吓唬百姓。"

"咱們在树林子里的人怎么样啦？"

"女的在哭呢。那还有不哭的！把丈夫带走了，家家戶戶住的都是兵。树林子里还有許多男的，想要逃走——可能往巴伐利亚跑。"

"可瞧瞧，难道說咱們該留下投降嗎？"瑪泰依叫道。

談話在村长家里繼續进行。当瑪泰依站起身来，其余的人

們也跟着起来，打算往外走的时候，一个帕琪諾維柔的警戒哨跑进屋来通知，他发现軍队正从卢琴那方面往这兒走呢。这原是大家意料中的事，誰都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这个消息还是使許多人都大吃一惊。

"上帝保佑咱們！"老瑟尔罗夫斯基叫道。

"跟我走！快点兒！"普露施別克一声喊叫，就跑出屋去。大家都跟着他往外跑。

虽然时間还早，可是全村都已經起身了。軍队逼近的消息传到了每一个角落。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从家里往外跑。村里的空場上挤滿了人。从村长家里出来了些用切戳和枪武装起来的汉子，站好了队。普露施別克站在大家前头举着旗帜。一夜的工夫，天空开朗了，可以料到这是晴和日暖的一天。旗帜又很欢騰地迎风招展起来。

"軍队来啦！"普露施別克雷一般的声音响起来。"来了就要捕捉男人，强奸妇女。讓那些願意投降的人投降吧。可是我們，烏頁斯特村的跟德拉瑞諾夫村的人，我們决不投降！"

"我們也不投降！我們也不投降！"許多喊声在响应他，在这个大合唱当中还配上了不少妇女的声音。

"那就上天保佑了，大家各就崗位吧！"普露施別克发出了号令。

"女人、孩子各自回家！"老瑟尔罗夫斯基高声喊道。"做好一切上路的准备！若是势头兒不好，就往树林子里退！"

这一瞬間，廣場上的嚷叫声突然静止了，大家都象是呆住了。响起了鼓声和剧烈的軍号声。普露施別克首先醒悟过来，他喊着叫大家等等他，自己就奔向那堵着些大木头的乡村車道口。瑟尔罗夫斯基爷兒倆和帕琪諾維柔的大多数人都急忙跟上前去。他們从树縫里看到向前开来的士兵的武器在太阳底下直

閃。荷特人立刻就明白了，派来打他們的兵力可眞不小。軍队从东面来包围村庄，已經占領了道路。騎兵向四面八方出动了。大声地传达命令，一排一排地传过来，一直传到村庄跟前。

散兵綫上的兵力不断增加，在谷地上的帕琪諾維采四周的包围圈越来越紧了。

普露施別克哆嗦了一下。几个騎馬的正对他們急急馳来。

騎馬的在堵塞物面前停住了，其中一个向站在这里的荷特人說了一番話。瑟尔罗夫斯基和普露施別克把他的話全部轉达給在曠場上等待着的群众，只有一句話沒提，那就是里柯塔的农民已經向官长大人們投降了。

对荷特人提出了以下的要求：全村应該赶快归順，撤除所有的障碍物；男子应該交出武器；凡不屬于本村的所有荷特人，首先就是烏頁斯特的瑪泰依·普露施別克，都必須交給軍事当局；并应由村长带二十个农民作为人質到軍事当局去認罪。

"好把咱們关进监牢去！"一个帕琪諾維采的人喊道。

"还把咱們当作乱党往絞刑架上挂呢！"另一个找补了一句。

"我不去！"村长瑟尔罗夫斯基大声宣布。

"我也不去！我也不去！"帕琪諾維采的人們爭先恐后地叫喊。嗡嗡的男子声当中还掺杂着一些吱吱喳喳的女人嗓音，在招呼自己的丈夫别去，别投降！

"可是咱們被包围啦！咱們象袋中鼠啦！"

"咱們要冲出去！"

"跟我走！"普露施別克发出号令。

整个曠場上喊声雷动，大家行动起来了。妇女們一会兒伤心地痛哭，一会兒又感情冲动地劝丈夫别投降。不过这根本就用不着劝。关于烏頁斯特附近投降的荷特人所遭遇的命运的消息传到，加上軍官的苛求和鎮压的威胁使帕琪諾維采的荷特人

燃起了怒火，使大家抱定了必死的决心。与其讓人家去残酷地虐待，倒不如一死好。

瑪泰依·普露施別克看到軍队人数很多，心里明白：打退他們，不可能；等他来攻，頂不住。只剩下一着：往外冲冲看吧。于是他就領着荷特人到那接近森林而又軍队較少的村庄边兒上去。有人建議等到天黑再动。可是这个計划站不住，因为軍官所給的答复时限非常紧迫，显然，限期一到，軍队就要来袭击的。已經不容迟延了。

“会騎馬的都上馬，”普露施別克說。“咱們从这兒去打他們。”

他向那并排的两座仓庫指了指。普露施別克看到乡村的条条出路跟前都集結着軍队，家屋之間的巷道也都被把守住了，看来，从仓庫里出击，倒会出他們意料之外。这里可能打他們个措手不及。

荷特人走近这两座木垒草盖的“棱堡”，便开始告別了。辞別得很匆促。瑪泰依·普露施別克回头瞧了瞧女兒。她脸色惨白、渾身顫抖地跟在他后面，她身旁走着的是她的祖父，在屋里怎么也沒把他拦住。

“爸爸，我走了！曼卡，我走了！大概还会見面的。若是不……你听着，丫头，好好地照应爷爷……上帝保佑你們吧……”

他脸上稍微有点兒发白，跟女兒和老父亲握手。

老头兒抬起一只手来給兒子祝福，划了划十字。普露施別克又回头瞧了瞧，便混进队伍里去了。但見一面白旗在行人頂上飄揚，直到旗手进仓庫門的时候，才把它放平。

曼卡站在那里沒有离开，瞧着走去的人們的背影。她的眼里含着一汪泪水。正在这当兒，有人碰了碰她的肩膀。这是刚才去牵馬的瑟尔罗夫斯基。曼卡嗚嗚咽咽地哭起来。他把她一

抱，使劲地接了个吻，随后便抓起他那匹白馬的籠头，把它牵进了仓庫。

前面一个角落，已經有几个牵着馬的荷特人站在那里了，徒步的聚集在他們后面。隔壁仓庫里也已經做好了准备。大家凈等着一声号令打开通向田野的大門，去跟軍队冲鋒。

太阳已經上升，灿烂的光芒透过木头縫兒好象金晃晃的光带，若隐若現地划破那充滿仓庫的黑暗，拂过平滑光澤的馬臀，溜过乡間粗制的鞍轡，在荷特人的白色衣衫上閃耀，在人們的脸上顫动。大部荷特人都脸色惨白——有的是由于激动，有的是由于那种临陣前不由己的惊恐。大家的眼睛里都激昂得冒火，心在卜卜地跳，每个人都已經下定了决心，紧紧地握着枪或是銳利的鉄头切戳。

瑪泰依·普露施別克站在大門跟前，哈着腰从門縫往外窺看軍队。忽然他挺起腰板，示意大家上馬，跟着就握了握年青的瑟尔罗夫斯基的手，跟他輕輕地說了句什么，然后順着行列一排排地走过去，叮囑每一个人：得怎么办，往哪兒冲。規定这个仓庫里的人听瑟尔罗夫斯基的号令出击。普露施別克本人向隔壁仓庫走去，好带領那兒的荷特人。

瑟尔罗夫斯基騎在馬上，捏着一把上了膛的手枪，激动得发抖，聚精会神地傾听，等着約好由他的曼卡的父亲从隔壁仓庫里发出的信号。这一瞬間，仓庫里整个寂靜下来。只是偶尔有馬的鼻息和蹄鉄磕地板的声音。远处传来了喇叭声和鼓点子响。

忽然聚在墻外的群众中有人嚷道，軍队已經从另一方面逼近了。

这人的喊声未了，就听得吱地一声哨子响。頓时两座仓庫的大門象被一陣暴风冲上来了似的一下子敞开了。耀眼的阳光往里一涌，只見瑟尔罗夫斯基带着些騎馬的在这条光幅里一閃

就过去了。其余的荷特人象一团云似的跟着他們往前冲。跟这团白云幷駕齐驅的还有另一团，为首的是瑪泰依·普露施別克，左手一面招展的白旗，右手一根沉甸甸的橡木切戳。

荷特人的枪砰砰地响开了，还听得嗖嗖响，这是士兵的还击声。过了不大会兒，双方便触发了激烈的白刃战。窘迫的局势使荷特人加倍奋勇。他們象狮子似的向前猛扑，切戳和枪托无情地向敌人搗过去。在战斗最激烈的一环，年青的瑟尔罗夫斯基在那里左一下子，右一下子地狠狠打击。

沿着短垣，靠着院墻和在那两座仓庫敞着的大門里一个挨一个地站着些老头兒和妇女，在惊惶不安地观看厮杀的情况。

老普露施別克倚着孙女的肩头，站在仓庫的墻根兒底下，周围流弹嗖嗖直响，他一点兒也不理会。曼卡也跟大家一样在提心吊胆地注視着交战人的一举一动。她眼瞅着两边兒碰到一起：荷特人好象是給敌人来了个措手不及，把敌人压了过去。可是馬上敌我就混成一团了。在卷起的尘霧里荷特人的白衫和士兵的黑袍晃来晃去，在阳光下，馬刀和切戳上的小斧头一閃一閃的。什么也看不清楚。人們粗野的喊叫声和枪声、喇叭声攪成了一片。曼卡想两眼盯紧她父亲和瑟尔罗夫斯基也沒成功。

“瞧見旗子了沒有，曼卡？”爷爷問。

“瞧見了……看，那白的不是嗎……哎喲！倒下啦！沒有，瞧，又起来啦！……哎呀，我的天哪，沒了……再也看不見了！……大媽，大嬸，也許你們能看得見？”她嗓子顫悠悠地在問邻居。

妇女們眼睛都看瘦了，可也找不出那面白旗子来，刚才它还在交战的人們头頂上晃哩。

正在这当兒，村庄那头兒喇叭大声地响了起来。士兵搬开了障碍物，一排御林軍冲进村子。板刀在他們头頂上閃閃爍爍。

馬蹄踏得地下轟隆隆地响。老普露施別克扑通往下一跪，划着十字祷告起来。农民們也都連嚷带叫地跪了下去。

交手战持續了沒多久。穿白衣衫的人漸漸稀少，終于消散了。但是，一部分荷特人冲过去了。御林軍从后面追赶。

“都是誰冲过去了呢？他們能摆脫御林軍嗎？”人人心里在問，想着自己的父亲、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弟兄。

沒容太阳升到森林頂上，战斗就結束了。士兵占領了村庄，开始掠夺了。可是在刚才交战的田野上，妻子、母亲在徘徊，在寻丈夫、寻兒子。什么也沒找到的算运气，那她便可以認为，她找的那个人已經跑进森林去了。可是这样的却不多。一会兒这里，一会兒那里，不断响起一陣陣伤心的号泣声：这是妇女們認出哪个死的或是受了伤的是她的亲人来了。

瑟尔罗夫斯基老大娘也在找，但她旣沒找到丈夫，也沒找到兒子。她好容易才相信了自己的好运气。可是那兒——这是誰那么伤心啊？那不是兒子的未婚妻嗎？！老大娘急忙跑过去。

一片被踏烂了的牧場上躺着許多伤亡的士兵和几个負伤的荷特人，曼卡跪在那里冲着父亲的尸身号哭哩。瑪泰依·普露施別克躺在那里，身上的白外衣鮮血淋淋。他左手抱着荷特旗的旗杆，右手痙攣地紧紧抓牢那根古老的橡木切戳。白旗已經被扯碎，被踏烂，上面洒滿了鮮血。荷特英雄的尸体挺得笔直。他的脸已經象黃蜡似的。荷特人的最后一位旗手就这样牺牲了。至于說，他刚才曾怎样地奋勇作战，又曾經怎样保卫自己的旗帜，倒在周围的这許多死伤的敌人便是証明。

老普露施別克冲着兒子尸体扑通地跪下去，默默地垂下他的白头。眼泪一串串地順着他的两頰流下来。他什么也沒說，只是沉痛地連声叹息。士兵在搬运他們受伤的人，到这群人跟前停下来，听这十分体面的金发姑娘在哭訴：

"啊——，我好苦哇……我的好爸爸，我的亲爹呀！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沒有您讓我們怎么过呀？啊，爷爷呀，可怜的我的爷爷呀，您瞧您那兒子……啊啊——啊啊啊，好苦哇……我的痛人心的亲爹呀！……"

可是瑪泰依·普露施别克沒听見女兒的号泣。他走了，到那沒有老爷的压迫，用不着去看那可耻的暴力在怎样扼杀荷特人的宝貴的自由的地方去了。

第二十四章

过去的一个春天在荷特边区时时被人忆起。那时候，沒有强制劳动，不必在老爷面前担惊害怕，在地里干活多么自由、多么自在啊！那时候大家都怀着一种希望：收割以后就全好啦，到那时候官司就彻底結束啦，荷特人的官司是会赢的，那就可以享受盼望已久的自由了。

可是，还沒有收割，可怕的雷雨就已經把这种希望冲得烟消云散了，——不，这被打散的已經不是希望，而是荷特人对美好未来的信心了。这場暴风雨突然袭来了。現在可怎么办呢？

在帕琪諾維采村前无故流了許多血。幸运的只有象瑪泰依·普露施别克那样留在田野上的人們，还有那因伤而死的人們。不錯，瑪泰依的这支坚强勇敢的队伍当中許多人冲了出去，到了安全的地方。可是現在他們只好在森林里过着野兽的生活，或是到邻邦巴伐利亚去找栖身之地。然而他們当中誰能永远这样忍耐下去啊？不是穷愁苦恼，便是思恋家乡，迫使他們按照佳木雷的例子回去認了罪。这会得到什么結果，却被瑪泰依·普露施别克預言說对了。

荷特人蒙到了恩赦，可是怎么样呢？七十多人在普里坚、斯特尔什布罗和狄恩三处鄉当入獄了，他們在监牢里受人虐待，象流氓、小偷兒似的遭人毒打。

田地的庄稼已經成熟，到了收割时期。可是这回却完全不是他們所想象的那样了。收割之前，一村兒、一村兒的人被叫到特尔加諾夫去。所有的农民，家主也好，长工也好，在那里都得遞着圣經为自己和替子子孙孙发誓：从今以后永远自認是阿里宾列依特男爵瑪克西米里安·兰敏盖尔領主大老爷和他的世世代代繼承人的农奴，并保証对自己的恩主忠誠信服、百依百从，不消吩咐地执行一切农奴义务。宣誓以后，又向他們宣讀了一个文件，文件上面說，荷特人承認自己的旧法权和国王頒发的那些文書无效，今后永远依圣旨所示，不再跟自己的領主打官司，而将遵照那“Perpetuumsilentium”的命令办事。

荷特人不言不語、慢騰騰地走进寨院，听候传进衙門去。同他們在一起的再也沒有一个性如烈火的布雷赫塔，或是瑪泰依·普露施別克，或是瑟尔罗夫斯基了。許多人都垂头丧气，許多人都認为現在不是倔强的时候了。

他們用嗡隆嗡隆的声音，結結巴巴地念誓詞。磨起趼子来的手哆哩哆嗦地画了押，荷特人画上这个押，自己就把自己的嘴封住了，把自己的手捆上了，把自己扼杀了。跨出了衙門門檻，大家都在沉痛地叹息。現在他們是农奴了，現在他們的肉体和灵魂連同自己所有的財产都屬于那令人切齿的老爷了。

一想起这个来就叫人受不了。看他們在衙門里答应下的这一切得怎样执行吧！刚到收割的时期，荷特人就被赶去干苦力了。从前倒是也有这事，可是从来沒有这么多重活兒，而且从来也沒有象現在这样虐待他們。

頂重的活兒規定讓那些頂受尊敬的人干，只要他們是到过

佳木雷。他們从村子里或是监獄里被押解来，又被迫去带着鐐銬干活兒。象这样的事以前从来沒有过。

“法学大家”塞卡，帕斯特尔什柯夫的普苏特卡，帕琪諾維采的帕依达尔和其他許多白发蒼蒼的老头兒都跟强盗、罪犯似的带着脚鐐在老爷的地里干活兒。

不管是誰，只要跟那些糾紛多少有点兒瓜葛，哪怕只是搭了一句話，現在都得到了报償。連那多瑪日黎采的旋工犹斯特也沒有被人遺忘，他落了个調唆荷特人的罪名坐进了监牢。据布拉格来人传說，就是那真的法学大家也被关进监獄了。不管他的貴族出身，不管那些权貴亲屬的庇护都沒帮上他的忙。

关于荷特人的几位代表——老头兒格魯貝依，柯济納，逗悶子爱茨尔，姆拉柯夫的聶蔑茨，荷多夫的别琪跟他的两位朋友——却毫无消息。

知道的只是：他們还蹲在监獄里。

荷特人中最英勇、最优秀的人們，不是关在牢里，就是带着鐐銬作苦工。怪不得这会兒整个荷特边区都低头不語了呢！

收割按部就班地进行，但是靜悄悄的，听不到人們的歌声。慘淡凄凉地結束了收割工作。随后，秋天到来了。秋天有新的活兒干，老爷又派下了新的苦工。管事的跟老爷的奴仆待荷特人比以前更厉害了，对他們不断嚷叫，他們只是不言不語，怨气沉沉地听从。荷特人有的忍气吞声地叨咕，有的心里在咒駡老爷。还有更胆小的却責备起他們早先热烈支持的那些人来，——責备那死去的普露施别克，塞卡，格魯貝依和柯济納；埋怨說：这都是他們无緣无故想起来的，害了大家。

只有老普露施别克一个人沒言語。自从演出了这些悲慘的事件，他的独生子犧牲以后，他就变得走了样兒了。一直是精神飽滿的老头兒，現在开始受他那八十岁的累贅了。他現在对于

一切都漠不关心，对任何事物都感不到兴趣。他在屋里橡木墩子跟前一坐就是几个鐘头，动也不动；赶上太阳照得暖暖和和的时候，就坐在外边兒。他总是孤伶伶的一个人在那里耷拉着脑袋，眼睛望着地。曼卡心里說，他在打盹呐，可是每次悄悄走到他跟前，她总是听到他自言自語地小声兒念叨她死去的爸爸。有一回，她站在他的背后，只見他忽然抬起头来，就象冲着眼前的人似的說道："这顆扫帚星……我本来就說……"說到这里他搖起头来，接着又說："这公道嗎？难道他們那兒还講理嗎？"

孙女兒明白他在想什么。他脑袋里放不下这些事。曼卡問他些家务事，他好容易才开一口，旣象听不見，又象是不懂她的話。当年他却是一个好当家人哪！現在，这年紀輕輕的姑娘就得里外一把抓了，加上还得跟照顧孩子似的照顧爷爷。她眞是用心用意地服侍他。她切切記得爸爸去打仗临别时对她說的話。她在誠誠恳恳地执行他的意志。她爸爸下葬以后，她便領着爷爷从帕琪諾維采回家。这一路好不凄慘！还有凄慘的景象在家里等着他們哩。他們家里也跟烏頁斯特的其他农民家里一样，所有的东西都被搶得精光。

若是換上别人就不知怎么好了，曼卡毕竟是瑪泰依·普露施别克的女兒。虽然伙計們大部都出去服劳役，而她却起早貪晚不住手地干。活兒重在她可算得什么呀！曼卡忘不了爸爸。再說这会兒还有一桩心病：老瑟尔罗夫斯基跟他兒子当时冲出去了，可是秋后老头兒回了家，現在正带着鐐銬做苦工呢，兒子留在巴伐利亚了，誰都知道，正在急如星火地緝拿他，酷刑在等着他哩。他多喒回来呢？回来他又会遭到什么呢？这使姑娘苦恼极了。

依斯克拉·露瑞古尔瑞克的风笛老是挂在那根木橛子上，旁边是他瞎爹的那把提琴。音乐声好久不响了。徒弟們也已經

不来了。这年头兒誰还能想起音乐来呀？风笛手眼前在照料着柯济納的家务。那里非常需要他。不錯，柯济納老大娘跟甘卡都在拚命地干，可是她們的力气却不够用。自从依斯克拉帮她們逃到树林子的那天起，他就沒有把她們抛开过。他带她們从森林里回了家，現在每天要在她們家过大半天兒。有几回他沒能上她家来。这是因为他被寨子里叫去了，到了那里，一个扛枪的大兵使杠子毒打了他一顿，另一回却是服劳役去了。

他每次来到，都能使甘卡心上輕松些。他是她丈夫的好朋友，她可以跟他談談楊的事，向他埋怨埋怨天命。她跟柯济納老大娘說不到一块兒去。婆婆好象总是躲着兒媳妇，看来，她明白，甘卡心里認为她純粹是个禍首。若是老大娘不鼓动兒子，若是她不保留下那些害人的文書，楊准想不起跟老爷們打官司来。

有时，依斯克拉也能把垂头丧气的甘卡逗乐了。她脸上开朗一会兒，可是馬上就又沉下去了。甘卡勤勤恳恳地干活兒，凡事不留一点兒尾巴，可是有的时候，正赶工作吃紧的当兒，忽然老半天不見她的影子。大家并不急着找她，都知道，她克制不住自己，跑到貯藏室里哭去了。

最高法庭要求荷特人的代表承認他們的旧自由权无效，并且承認自己是农奴，向兰敏蓋尔老爷宣誓效忠。这被全体代表当堂拒絕了，直到把他們关进了新区市議会的监獄，这些荷特人还是坚持不干。可是荷特人的代表們在这里被押在一起却沒有多久。克黎施托夫·格魯貝依和柯济納被法庭視为罪魁禍首而与其余的人隔离了，他們倆被关进了单人牢房。

然而有一回，代表們在法庭上都見了面，这是对他們宣判的时候。老格魯貝依和柯济納被認为罪行重大，判了一年的监禁。向其余的人宣布說，他們只要具結承認自己是阿里宾列依特男

罰的农奴，馬上就会得到释放。当时还有一个法官向他們提起荷特人起义的悲慘結局，并且說，所有的荷特村庄都屈服了，都具了这样的結。

这一来就把問題解决了，大多数荷特人都已經被牢獄的折磨和思亲想家的苦悶弄得疲憊不堪了。旣然沒有用，又何必堅持下去呢？

头一个画了押的是姆拉柯夫的聶蔑茨。跟着就是別琪，随后，其余的人就一个跟着一个地画起来。那位在特尔加諾夫送斋神的会上那么兴奋地宣告德国人的鞭子死亡的逗悶子要茨尔最末一个写下自己的名字。于是一切完結了！把他們放了，他們可以象小鳥一样任意飞翔了。可是这时候他們誰也不觉得高兴。慢騰騰地象是辞别刚才掩土的新坟似的，他們离开了那张上面放着他們画了押的文書的公案桌。

接着，一个法官又冲格魯貝依和柯济納說起来，再次建議他們也来画押。可是白发蒼蒼的德拉瑞諾夫的村长只是搖头，他的外甥却逼視着法官們說道：

“劳米卡尔可以逼着我們去服劳役。可是我怎么能够說我們的法权无效啊？我們当初为什么告状，为什么打官司、上維也納、一直告到朝廷里，为什么在这兒坐牢，我們又为什么流血呢？你們想要我現在来說：这都是胡鬧，这都只是痴心妄想么？不对，我想得很周到，一开始我就衡量过了。我們的法权有效，就是讓老天爷来給我們断案也得說是有效……”

画过押的荷特人听柯济納这样說，都把眼皮搭拉下来了。当他們随着庭丁从柯济納和格魯貝依跟前过的时候都不敢抬眼瞧他們俩。

被释放的人們走了，德拉瑞諾夫的村长跟他的外甥却又被押进监獄，往后再出监獄的門就只有带着脚鐐去做囚徒的苦工。

了。

与自由天地隔絕了的柯济納，便任憑他的空想、任憑他那挂念妻兒的焦思縱情馳騁了。跟格魯貝依的分离使他万分苦恼。其余的人們都因胆小而低头了。他一个衰老的病人却坚持不投降！若是能跟老头兒在一块兒，照应照应他老人家也好哇！柯济納也曾作过这样的請求，然而被拒絕了。

日子一天天地溜走，一天比一天更长、更痛苦、更悲伤。被释放的乡亲們离开的时候，象有一把刀在柯济納心窝里攪了一下。現在他們就要在家里跟他們的老婆孩子呆在一起了……他想到家里，仿佛甘卡就在眼前，她好痛苦，受着好大的委屈；他又仿佛看見了老母，这严肃的、从不叫屈的老大娘，她心里却是加倍的痛苦。甘卡不过是为他伤心，可是媽心里却还要为荷特人的失败和那些被永远打消了的希望悲痛。她怎么也盼望不到那宝貴的自由了，她为它象收藏財宝似的守着那些古老的文書，她为它打发兒子出去受苦。

啊，小巴威尔跟加娜尔卡呀！獄中人心里痛苦得直发慌，这时他正在想象那被抛下的苦命的孩子們，內心里現出一幕幕过去的景象——欢蹦乱跳的小家伙，他們的嘻笑，他們在怀里打滚兒，他們的輕言巧語和喊喊喳喳，还有往常他們跑来迎他的时候，小腿兒叭叭叭叭倒动得这个快劲兒……

他活龙活現地想象到，甘卡听說逗悶子回来了，便一陣风似的往克列晶赤跑，怎样在那兒打听他——打听丈夫；后来一听說，他回家可沒那么快，她又是怎样哭得跟泪人兒似的好容易摸到了家……家里沒他可怎么办呢？可怜甘卡，有多少事、够多么辛苦啊！而他呢？他就象被活活地捺在棺材里一样，什么也看不見。哪怕听着点兒家里的信兒跟荷特边区的消息也好哇！……

那里怎么样了呢？柯济納想起老爷騎在荷特人头上干的一

切横行不法的事来，而且他本身已經成为老爷淫威下的牺牲品了，他皺着眉，不由得握起拳头来。他們冲天呼号，可是哪兒也不保障他們，哪兒也不講理。那还有什么說的，他只要一回去，就得去服劳役，还得不言不語地受老爷的欺侮，听憑老爷糟蹋。

他內心里希望有人到监牢里来探望他。而且他頂盼望的是甘卡。可是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已經过了两个星期，冬季就要降临了，还是沒人来。由于盼了一場空，柯济納有些气恼。可是，这也許是因为不准任何人跟他接見吧？对，他猜对了。甘卡被挂念的包袱压得都直不起腰来了，自己不能上布拉格，已經打发那忠实的朋友风笛手依斯克拉·露瑞古尔瑞克来了！他要知道这个就好了。依斯克拉費好大的劲在奔走請求会見这獄里人，他只要知道这个就好了！他怎样从庞梯跑到比拉特，怎样跑穿了各处的門檻，怎样終日在监獄附近徘徊，最后被人赶走！柯济納能知道知道这些也好。可是獄中人对这一切却絲毫也不知道……

令人苦恼的漫长的冬季到来了。

柯济納不断地向獄卒詢問他的老舅舅，請求准許他上舅舅那兒去。“老头兒病了，他愈来愈瘦了，”这就是回答柯济納的話，上那兒去可不行。柯济納心里清清楚楚：监獄里待他十分严厉，甚至比对待眞正的犯人还要严。柯济納明白，他的禍事也跟所有荷特人的那些灾难一样，归根結底都是劳米卡尔搞出来的。于是当他又想象到一个場面的时候，他的血沸騰起来了。他設想的是：假若特尔加諾夫的老爷忽然进来向他提出释放的条件，讓他背弃自己的信念而承認荷特人的法权已經失效，他覚得，他会对他回答一个坚决肯定的“不”字，这“不”字将会正冲着这无耻的劊子手的脸噴去，而且也要和老爷到烏頁斯特来討老文書的那回一样，跟他那双威胁人的毒眼对上光。

第二十五章

三月里一个暖和的天气，监牢里的守卒把克黎施托夫·格魯貝依从獄室中带到院里来。老头兒已經十分衰弱，走都走不动了。他一出来就往院里向阳处放着的一张草草釘成的长凳子上扑通一坐。德拉瑞諾夫的村长显然消瘦了，成了皮包骨。早在最高法庭过堂的时候他就已經有了病，再加上連坐牢带惦記着家，可就把他完全毁了。格魯貝依坐到长凳上，把腿往前一伸，双手放在膝头，凝視着他好久沒有見过的晴朗的天空。可是才过了不大会兒，格魯貝依便闔上了眼，低下头去。他这样坐着，动也不动地在想他的心事，只有偶尔咳嗽起来时才哆嗦一陣。忽然他抬起头来了：眼前地上落下了个阴影兒。

“嘿，怎么样啊，老家伙？”有人在問他。这是个看来怪了不起的老爷，穿着深褐色的大袍，黑褲子、黑袜子，拿着一根鑲着銀头兒的手杖。

“不好，老爷，”这老荷特人答道。“腿都挪不动啦。劲兒一天不如一天。先前至少还能睡个觉，可是这会兒……骨头痠痛……就凴这，还得往下瘦哇。”

“别洩气，老家伙。我給你弄点兒药面子。”

“哎呀，老爷，我已經用不着药啦。这个春天我都过不去。不过，这也倒好。”

“唉，老家伙，你怎么竟打算死呢？世上有多么好哇。”

“这話不錯，老爷，可这指的是过好日子的……提起咱哥們兒来……”

“不要紧，好歹熬过去就好啦。”

"我不那么想，老爷。只要肯把我們的权利还給我們，哪怕就是要……那就任憑把我怎么样都好。若說，不还給我們权利……，事情的根兒在这兒呢，老爷……"

老头兒有气无力地一甩手，一陣剧烈的咳嗽使他渾身直抖。大夫显出怜憫的神气瞧着他。喘息終于平靜下去了，格魯貝依向医生抬起眼来問道：

"好心的老爷，您能不能告訴我：那小伙子柯济納現在怎么样了？"

"柯济納嗎？沒什么。他还在硬挺着呢。一下子就瞧得出来，你們眞是一脉相通。唉，你們这些蠢貨！你們淨想什么来着？为什么不屈服呢？"

格魯貝依搖了搖他那白头。

"不，不，大夫老爷，頂好别提这个吧……噢，他怎么样啊——沒生病嗎？"

"柯济納嗎？沒有，"被这荷特老头一种沒有商量余地的劲兒稍稍冒犯了的医生冷冷地答了一句，轉过身去打算走了。

"还求您一件事，老爷，"格魯貝依留住他。"在这兒看，我們的多瑪日黎采城在哪一面兒啊？"

医生詫异地瞧了瞧老头兒。

"你問这干什么呀？"

"是这么回事……为的是瞧瞧我們那边兒，我們边区頂上的天空……"

医生看了看太阳，一揮手，說道：

"看，那边就是多瑪日黎采，也就是你們那个倒霉的边区，这班擰种。"

可是他的声音已經不是那么粗暴了。他临走又回头看了这荷特老头兒一眼。老头兒正在凝神望着天空，这块天空底下矗

立着舒瑪卫群山，那里是他为之受苦，为之用尽一切心机的不幸的故乡。

医生从市議会的拱頂下走出来，碰上最高法庭的顧問官帕罗烏别克問他上哪兒去。大夫說，他訪問那荷特老头兒来着。

法权博士帕罗烏别克一双三角眼眨巴起来。

"您知道咱們的克聶赫特顧問官怎么說这老头兒跟他的外甥嗎？"帕罗烏别克問。"他說：'Echter böhmischer Dickschädel'[①]，說着还瞧了我一眼！"帕罗烏别克笑嘻嘻的左眼底下聚起一堆褶子来。"他們也眞是倔强。宁肯粉身碎骨，也不肯放弃对荷特法权的信心。这个柯济納說，那些老法权既然已經失效了，为什么我們还要讓他放弃这些权利呢？他說，我可憑良心做事，违背良心的事办不到。"

"待他們也眞够厚道的了，"医生說。

"哈哈！您难道还盼望竪起个絞刑架或是来个大卸八块嗎？有一点可别忘了，这些愚民是上了人家的当。他們那位律师大人是个天生的大坏蛋，是个騙子手。他騙去他們多少錢啊！又是路費，又是車馬費，还有那应有尽有的花消。哼，既然他們怎么也忘不了早年的岁月跟那些已往的便利，这也就沒什么奇怪的了！可是現在他們也馴服了。除了这两个人，都答应老老实实地做农奴了。"

"到刑期满了的时候多半連那柯济納也会好說話些的。这老头兒可未必能活到……"

"唔……不知道，不过若是……"

"若是什么？"

"啊，是这么回事……兰敏盖尔对于咱們的判决不大高兴，

---

① 德文：捷克的死硬派。——俄譯本注。

听説他正在設法推翻它。他想把全案从最高法庭引渡到刑事法庭去。”

“您以为他弄得成功嗎？”

“唔……有这个手腕他才算得是兰敏盖尔呢。起初荷特人的官司在維也納进行得挺順利。检察官施特拉烏斯是叫他們按正当手續去进行的。可是兰敏盖尔却把一切都推翻了。到处都是他的朋友，再說他也知道，上头不喜欢农民打官司告状或是鬧事。”

“若是官司落到刑事法庭，那会怎么样呢？”医生打断了帕罗赑别克的話。

“那就要問他們叛乱的罪。”

“可就該一条一条地找啦，直找到够挂上絞刑架才算完……”

“可不是嗎。跟您开藥方兒完全一样，一个一个地找，非得把病人送上天才算了事。眞是行行有学問哪！怎么着？难道不是这样嗎？妙极了……”

曼卡·普露施别克还是独自料理家务。不錯，家里还有她的爷爷老普露施别克呢，可是老头兒对家务事几乎完全不过問了。对这年青的姑娘来說，这些事情已經不輕了，可是她单操心家务还嫌不够，那些牵腸挂肚的事也丢不开。未婚夫仍旧流亡在巴伐利亚。他在思念故乡，时时托人向父母探听，能不能回来。可是每次他父亲总是回說，叫他想都不要想吧，因为老爷們还正在緝捕他呢。于是这荷特青年就住在离国界不远的一个德国村庄里过着可怜的雇农生活。

在他流亡的一年之中，小两口也还团聚了两次。他偸偸地从森林小道兒跑到捷克，乘着夜色朦朧鑽进烏頁斯特村去，也还是那么悄悄兒地，乘夜晚又走了。最近的一次就在这复活节之

前，他再三說，在巴伐利亚再也忍不住了，宁可坐上一年牢，宁可带着脚鐐去做苦工，都比在巴伐利亚跟外国人呆在一起强。

曼卡安慰他，央告他得加小心。他答应她再等些时候。尽管他答应下了，但是她心里可还是着慌，生怕她那心上人克制不住还家的渴望。邻居老大娘劝她等老爷来到特尔加諾夫时去找他，替那口子求求情。提起这来曼卡連想都不願意想。不过她若是把他迎进娘家，把他当个丈夫接进門来可有多么高兴啊！

“我若是去了，爸爸在棺材里都会背过臉去的！”她答道。

然而甘卡却在天天打听兰敏盖尔从布拉格回来了沒有。刚一开春，这年青的妇人就上布拉格探望她那狱中的楊和老舅舅去了。終于到了就要看見丈夫的一刹那，她心里又兴奋、又着慌、又喜悅、又害怕。不錯，秋天依斯克拉来时不讓見，就鬧得她不知怎么办好；他到底不是楊的亲人哪，可是，她是楊的老婆，他孩子的媽呀。他們总不能那么残酷无情把她也赶走吧！可偏偏就有这样的事。她遭到了与依斯克拉·露瑞古尔瑞克同样的失敗。她哭也沒用，求也沒用，許給狱卒錢还是白搭。监牢不讓她見面，只允許轉告柯济納一声，說她上这兒来过了。

柯济納对于种种苛待已經习慣了，可是連他也难以相信，甘卡与他片刻相見的請求都会被拒絕。甘卡……她离得那么近了……他的心拎了起来，可是馬上怒火上冲。后来他想象地跟着这可怜的甘卡走了好久，想象着她怎样离开监狱，多么伤心地回了家。可是他沒見她有多么悲痛哩，几乎哭了一路，等孩子們跟奶奶跑出来迎她，問起爸爸說了些什么时，她这个嚎啊！……

因此，在这已經是五月的天气，山坡谷地蓋滿了茂密的青草、周围百花齐放的时候，她急于想知道領主家回了寨子沒有。往年他們总是在这时节来到特尔加諾夫寨，可是今年不知为什么沒有来。想必劳米卡尔对这暫且消停下来的荷特人的馴服还不

很相信，怕他一来又惹起一場风暴。烏頁斯特村的男人們这样紛紛議論，他不来誰也不覚得可惜。只有甘卡一个人听到劳米卡尔来了会高兴。她跟誰也沒商量，决意到寨子里去請求男爵夫人替楊說个情，叫把他放了。听說男爵夫人比她丈夫心眼兒好，因而甘卡希望她能可怜她。她自己也是当老婆、当媽的人嘛！即使不能办到讓楊早日出獄，甘卡也准能央求到跟丈夫見一面。那时候，她就立刻上布拉格去，好讓楊高兴高兴，把小巴威尔也带去。

可是春天过去了，收割庄稼的时期也溜走了，領主一家直到这会兒也沒来。甘卡也不去想他們了。原来自从楊被判罪至今已經快滿一年，他馬上就該回来了。她活泼了些，脸色也开朗了，跟依斯克拉和多尔拉談起来就是楊回家的事兒，一談就是半天。而在他們两口子回家以后，她就跟小巴威尔和加娜尔卡說起他們的爸爸来，說他快从布拉格回来了。还有当星期天独自跟孩子們呆在一起、特别是把他們放上床去的时候，这都是向他們說爸爸的工夫，边說边逼着他們祷告。

眼看一年过去，刑期已滿了。甘卡每天时时刻刻都在神思不定地等待她的丈夫，急切的盼望使她心焦；她常常跑出去迎他——有时一个人，有时带着孩子。可是楊却沒有回来。秋天到了。楊离开故乡的家园已經一年多了。从楊被判刑的那天起算，也超过一年了。甘卡的信心动搖起来。希望还沒能温暖她的心房，过去的恐怖和悲伤就又悄然袭来了。

有一回，在一个清冷凄凉的秋日里，甘卡从多瑪日黎采往回走，她原是以买东西为由暗地里指望在路上迎着楊的。可是她在归途跟去时一样，还是孤单单一个人：悲伤压在心头，就象这

秋日傍晚的昏暗落在荷特边区的高坡和洼地上一样。忽然在烏頁斯特的垣墙附近看到一群人在談論什么新聞。

“劳来卡尔总沒个完!”听得有人在說。“現在又要来一場官司。你們听說了嗎?寨子里的人到克列聶赤把逗悶子抓走了。还抓了咱們村的塞卡。他們就要被带到普里坚去了。

甘卡臉上发了白，两条腿都軟了。他們对楊的事連一个字也沒提，可是，这些新聞也够讓她着慌的了。

第二天，比較詳細的消息传到烏頁斯特了。被抓去的不仅是逗悶子愛茨尔和塞卡，还有帕琪諾維采的帕依达尔和老瑟尔罗夫斯基，蔺多夫的別琪，姆拉柯夫的聶蕾茨，以及到过維也納或是到过布拉格的全体代表。他們被釘上鐐銬带往普里坚去了。甘卡无可奈何地两手直搓直擰。她現在明白楊为什么不回来了。等依斯克拉来到的时候，她悲痛得不能自持，哭喊着去迎接他：

“依斯克拉，他是不会回来的了!……”

第二十六章

有一回，在一六九五年二月十五左右，楊·柯济納住的那間囚室里来了个獄卒，还带着个看押兵，是来把柯济納往别处搬的。窗外风在呼嘯，獄中空蕩蕩的走廊里但听得风一陣陣吼叫。柯济納跨进他那新居的門檻，停留了片刻，四下里打量了一眼，突然抬腿往前一扑，鬧得脚下的鎖鏈嘩琅琅地响起来。他在一张鋪着草的硬板床跟前站住了，床上躺的是德拉瑞諾夫的村长克利施托夫·格魯貝依。老头兒早在去年春天，还是在牢院里跟医生說話的时候就肯定自己离死不远了。可是死神沒到，他

又在牢里过了一个冬天。枯干憔悴的脸上泛着蜡黄色，加上那渾浊的眼神，説明他的精力压根兒也沒有增补一点。他变得使他的外甥都难以認識了。

早先的德拉瑞諾夫村长，别瞧是老头兒，气派可是十足，精神飽满，生气勃勃，一双眼睛明亮放光，一举一动大大方方，这些全都上哪兒去了呢？現在他躺在这兒有气无力的，疲劳不堪……那滿头长发，当初銀光照眼，如今却成了一团白雪了。

老头兒发覺了走近前来的柯济納，仔細瞧了总有一分鐘。他那日漸消瘦的面庞豁然开朗了，一絲輕微的浅笑在嘴角上隐約一現。自从向他們宣判以后，格魯貝依就沒再見过他的外甥，当时，老乡們签下了那噩运来临的誓約，随后便向家走，到那被人奴役的荷特边区去了。

“啊，你也变了样兒了，虽説沒我变得厉害，”他瞧着柯济納那张蒼白、消瘦的脸説道。

他見着外甥挺高兴，好久沒能跟他見面了，等听到獄卒説柯济納此后就跟他呆在一起时，这荷特老头兒就更高兴了。看守的人走了。門砰地一响，鎖鑰喀嗒一声，就剩下这俩荷特人了。柯济納坐到舅舅的板床沿上。冬日暗淡的光綫落在楊那件曾經是白色而如今已經弄得又脏又破的外衣上。这荷特青年胸前一个扣絆兒里仍然系着一些紅带条——甘卡的礼物，是那快乐幸福的結婚紀念。

外甥关心舅舅的健康，不住地問长問短，等老头兒訴尽了苦情，柯济納忧伤地瞧着病人問道：

“一年已經过了，咱們可还是在这兒。舅舅，您知道为什么嗎？”

老头兒好容易才撑起身子来，坐着点了点头。是的，他知道，兰敏盖尔对最高法庭的判决提出了控訴，而且达到了将案件

引渡到刑事法庭的目的。

"竟連这也如了他的願……"柯济納說。"已經把我带去过了一堂。就是那个刑事法庭。又审問开了，說，这整个兒都是因为我那些話鬧起来的。"

柯济納不言語了。

"他們也上我这兒来了。我不是已經起不来了嗎。"老头兒說。

"我也想到了，"外甥答了一句，接着就說，"塞卡，逗悶子，瑟尔罗夫斯基，帕依达尔和到过維也納或布拉格的其余的代表也被捕了，都在刑事法庭受审呢。"

老头兒搖了搖头，双手压住太阳穴。

"是，是，我知道……我心里說，他們只把我，若不就是咱們俩……沒想到他們把这些人也……这都是那特尔加諾夫的犹大干的，这个吃人的家伙……他把荷特人灭絕了才高兴呢。我的老天爷！好哇，这場官司！"

"您連这也知道啊？"

"知道？那还用說，知道。刑事法庭的老爷們上我这兒来了。大概也念給你听了吧？"

老头兒一双渾浊的眼睛瞧了瞧外甥，他外甥搭拉着脑袋坐着一动不动。柯济納直到舅舅开始把今天宣判的內容轉告他的时候也沒抬起头来，判决書的大意是：逗悶子、他——克利施托夫·格魯貝依——和柯济納是罪魁祸首，应处絞刑；塞卡和布雷赫塔得每天在那耻辱桩前站两小时，然后驅逐出国；其余的人……可是說到这兒，老头兒的記性不好使了。一张单子长着呢，他記得的只是：一些人被判了两年，另一些人被判了一年，还有些人被判了三个月，都是严酷的监禁。

等格魯貝依不說話了，柯济納象是大梦初醒似的，脑袋一晃

說道：

“是啊，对我也这么念来着。”

“噢，也念啦，小伙子……瞧，把咱們的权利給換了个什么！把咱們的文書拿走了，給了个絞繩套子。这都是劳米卡尔干的。可是維也納不会讓他們这么办的。不能够啊！咱們干过什么呀？”

柯济納心事重重地搖了搖头。

“不知道，舅舅……”

“这是一件冤枉案子啊！皇帝不会签字的……不会的……若是这特尔加諾夫的狼一定要吃人，就讓他要了我这老年人、这病人的命吧。我反正是一样。至少可以不再看現在这些該死的制度了，”老头兒微弱的声音又找补了一句。咳嗽打断了他的話。

柯济納不住来回踱步。

“我知道他，”他說。“他是不会放松的。完了，咱們再也回不了家了。”

“我倒沒什么……可是你……你别失望……不会有这种事的！你有老婆，有孩子……”

柯济納站住了。舅舅的話触到他时时往外冒血的伤口。他不禁放出一声悲痛的叹息。

“舅舅，頂痛心的正是这事！甘卡跟孩子……我老在想他們。若是沒有他們……那絞刑架在我算什么？讓他們絞去吧！那就什么也犯不上求人了！”

“你难道想求劳米卡尔嗎？”

“决不！就是絞繩套上了脖子也不干！”

倆人都不言語了。等到又談起来的时候，他們便再也不說这空前残忍的判决了。他們提到了故乡，提到了美好的荷特边区，提到了自己的家庭。老头兒一听說，不仅是风笛手依斯克

拉，連甘卡都不許跟外甥見面，就又沉不住气了，又咒罵起劳米卡尔的残忍来。

獄中人的相見旣然令人沉痛，但是給他們俩带来了很大安慰。他們对这种見面已經想望多时了。現在他們至少可以减輕几分孤独而不致于終日独自悶想了。柯济納照应着老头兒，在这牢獄里尽可能地服侍他。老头兒唯一的安慰就是談談祖居的边区。外甥也乐意时常被一縷思緒引到家园去。判决的事他們再也不談起了，不过他們每人日日夜夜心里都要問上好几回：朝廷会不会批准这个判决？

老克黎施托夫·格魯貝依不怕死。他提到死也不是一回了，甚至在盼望死。他覚得他的精力日漸衰退，于是在柯济納搬来的第三天，他請求把神甫找来。他領受了临終的祷告以后，便請神甫給他写一封家信。出乎意料之外，老头兒的請求被批准了，神甫給他写了信。柯济納也覚得高兴，希望在舅舅的信上能够也給他家带上一笔。单憑这一个念头就能使这正在思念自己亲人的楊得到安慰。

神甫遂了格魯貝依的心願，把他所处的环境写信告訴德拉瑞諾夫村人，幷且把老头兒最后的意志也写上了，以备万一他回不了家。格魯貝依給所有亲人都捎上了祝福，想到这些人一个也見不着了，覚得伤心。信写到末尾他又补充說，現在他跟柯济納在一起，柯济納向德拉瑞諾夫的、家里的、烏頁斯特的所有的人們叩安，特别是給老婆、孩子和媽捎个好兒，讓家里一定把这話传到烏頁斯特去……以下就什么也不許往上添了。

这善心的老神甫离开格魯貝依的时候打算安慰安慰他。說什么不必怕死……也許他还能好起来……

可是格魯貝依却沒讓他把話說完。

“那是不会的了……連监獄都知道我快完了。所以才許我

的外甥到我跟前来。”

神甫一走，老头兒疲乏的眼神便轉向了柯济納，説道：

“我若是能听到説，你能够脫过这場灾……心上一块石头也就推开了……死也輕松点兒……”他沉默了一会兒，眼睛凝望着远处，随后又来注視那坐在他脚跟前的外甥。“若是上帝眞的容許了，你只得……可別討饒，楊！”

“我决不討饒，舅舅。我已經跟您説过了。”

“咱們什么也沒撈着，这是眞的……可是咱們死也不白死！”老头兒的眼睛里頓时冒起火来。“这么一来，即使大家都画了押，都背弃了咱們，咱們的权利到底还保留着呢，咱們的后輩还能再去跟他們干，多嗜干到上帝保佑好年月来临才算罢休！……”

老头兒説話过多感到累了，他沉默下来，象祷告似的双手撫在胸口上。白天他睡了不大会兒。醒来，他祷告了一气，总想跟柯济納説説話，可是説話累得慌，所以常是不言語。于是他的念头又轉到了荷特边区，他想起自己家人，为了死后不能安葬故乡而悲痛。最后他向柯济納伸过一双手去：

“楊，瞧老天爷的份上，請你原諒我……若不是我，也許不会把你怎么样的……原諒我……”

他的声音发抖。这荷特青年緊緊地握住老头兒一只冰冷的手。

“那也会的，反正是一样，舅舅……这一点兒也不怪您。”

当薄暮侵入牢獄的时候，德拉瑞諾夫的村长又説起話来了：

“我祷告上帝，求上帝可怜可怜咱們那兒的、家里的那些人，特別得可怜你，楊……好叫他不許人家无緣无故把你害了……我相信上帝是公道的！”

晚上獄卒給病人端来一盘羹湯，可是病人連一口都沒喝。柯济納要求給他們留下一盞灯用一夜；看守的答应了。柯济納

整夜沒闔眼：他看到格魯貝依死的預感竟自不差。老头兒直到最后片刻神智一直沒乱。黎明以前，灯油快熬尽了，他請求外甥替他朗声祈祷。柯济納在这临終者的床前扑通一跪，不住瞧着舅舅，一遍連着一遍地祷告起来。他忽然停住了。舅舅突然伸出一只手来，脑袋一抽动，滿脸鉄青……

晓色透入黑暗的囚室，响起陣陣的男子哭声。不大会兒，獄卒便端来了早飯。他看到柯济納正在老头兒尸体跟前坐着。这荷特青年已經不哭了。他脸色惨白，坐在那里象一座塑象似的动也不动，两手交叉着在替舅舅祷告。

往外搬老头兒格魯貝依的尸体的时候，柯济納請求准許他把死者送到坟上。这沒得到允許，人家仅仅告訴他說，明天白天下葬。然而他的另一个請求却照准了：还讓他呆在格魯貝依逝世的那間囚室里。

这一整天連第二天柯济納几乎都在追念他这死去的舅舅。他在荷特边区所有的村长当中声望最高，可是他却在哪兒了却一生啊！还不知在哪兒怎么随便一埋呢！家里不会有人来哭他，連这一家之主永别了，家里都沒人知道。这若是在德拉瑞諾夫自家院里，准得在灵前足足大声嚎上三天。三天当中都会听到那院里的悲声，使大家想起：他平身做了多少好事，他是怎样的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好主人，他待大家有多么好、多么和气。可是在这兒——搬进了停尸間，明天就要抬走了，不会有村里的三位老头兒来护丧，也沒人在灵前唱那只悲伤的离魂曲，不会有邻居来送殯，不会有人跟着棺材走，也不会听到哀乐声；只能是几个獄卒抬去，把他放下坟墓。哪怕讓他柯济納瞧上坟头兒一眼，記住德拉瑞諾夫村长最后安息的所在也好哇！記住？为什么呀？难道他还能够回去說一說嗎？……

柯济納一惊。

落葬的那天，他整天都在祷告。可是苦脑的思緒时时袭来，因此他的祷告也就常常中断。他想到自己的事，想起老婆、想起孩子来……他，也許眼前的事情更糟糕……若是維也納批准了判决的話……一个个这样的念头使他发楞，心脏的跳动时时停頓，于是他便加紧祷告，一心只想把这可怕的念头赶走。

令人煩恼的孤独日子又到了，孤独中滿是悲伤、痛苦的念头。时間过得慢的要命。

有一天早晨，獄卒給柯济納送飯来，站在門前对这獄中人看了半天。最后，似乎是拿定了主意，說道：

"喂，小伙子，我告訴你一件事……可就是跟誰也别說这是听我說的。你以为維也納那边会整个兒照批嗎，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柯济納挺直了身子，抬起头，打起全付精神来听。

"昨天維也納来了一件公事……我碰巧听說了……可得加小心，别言語……皇上沒都批准。"

柯济納一惊，覺得似乎全身的血液都涌到脸上来了。他目不轉睛地注視着獄卒的嘴唇。

"……皇上决定的是只把你們当中的一个……哼……处絞刑。"

"把誰？"柯济納心慌意乱地打断了他的話。

"不知道。他們馬上就該决定了，"獄卒說着朝上边兒一指，他指的显然就是刑事法庭的官員。"你那老头兒算是逃脫了。这就剩下你們倆了。他們挑着你們誰，就把誰……这就全憑他們了。你倒还有点指望。当初往維也納送这判决的时候，把逗悶子列在头一名，因为他說了那些得罪人的話。死鬼占的是第二位，你只是排在第三。这么看来，大概，多分是你能够脫禍……"

"那会怎么样呢？"

"哼，回家是办不到。把赦下的发配到匈牙利或者卡瑪尔諾去呆上十年。昨天来的那件公事上就是这么說的。流放十年可也不是玩兒的……可是十年总还是会过去的。从卡瑪尔諾回来，那你可就……"

獄卒不言語了。

"上帝保佑您身体健康，"柯济納嘶啞的声音謝了謝。

"小心着，别言語！我願你得赦，你不是还有老婆孩子么？"

他的一番話对柯济納說来，是在这黑洞洞的监獄里豁然閃出的一綫希望。有一点很明显：两人当中有一个不会遭凶死了。可是誰呢？是他还是逗悶子？他們当中只有一个得活。誰得活呢？一綫希望閃閃地忽明忽暗，种种念头在鼓励着柯济納，于是他也就借这一綫半明不灭的希望来自寬自解。他年青，他有愛妻和幼子，他不願意死。再說憑什么死呢？他一点兒罪过也沒有。他費尽力气找的不过是个公道。当人們故意出劳米卡尔跟他那些狗腿子的丑时，他一直是劝阻警告大家的。他相信眞理，他憑的是法律，是公平裁判。可是現在上絞刑架的却不是他就是逗悶子。愛茨尔——他当初說了老爷的鞭子那些話，还大吹大打地讓劳米卡尔眼瞅着把鞭子沉到冰窟窿里去。为这老爷就饒不了他。他——柯济納——呢，再三拦着逗悶子，苦苦地央告他别上寨子去。却把他跟逗悶子一起判了罪！再說逗悶子，——难道說他就該遭这样的刑罰？就是把荷特人全算上，难道找得出一个該遭这样刑罰的嗎？該挨絞的只有劳米卡尔自己，是他成心激起荷特人来的。啊，劳米卡尔……他会挑誰呀？两人当中誰会被处死呢？是逗悶子还是他——那几次三番跟他眼对眼地大胆瞅着他、大胆替大家說話的柯济納？內心里却自己回答了自己："是你，是你！"

对呀，作决定的不是劳米卡尔，而是法庭。柯济納舒了一口

气，可是頓时又象一团团烏云似的涌来种种想法。“劳米卡尔什么都能办到。最高法庭已經判决的，他都能打消。这回該逼着法官們按他的意思来决定了，哼，就讓他来决定吧！”他可不用打算讓柯济納屈服，不用打算叫他說：“我維护的那些都是沒影兒的事，我的話都是胡說八道”，好讓劳米卡尔干尽无法无天的事，还要指着他嘲笑：“你們瞧，他乖了吧，他多听話呀！”受多少苦全为的是要熬过这种耻辱去，——不行！

可真是，当他爸爸預言为了荷特人的自由还要流血的时候，决沒想到他的亲兒子……就是他自己，当在那老菩提树底下被特尔加諾夫的管事的带着一群匪徒把他打得头破血流的时候，也沒想到……可是……听天由命吧。他就是死，也为的是正义。

不过柯济納的坚决意志有时也会脆弱下来。这是当他想起老婆和幼小的孩子們的时候。每逢想起了这一切，想到永别的最后片刻，便是一头冷汗。

捉摸不透——这希望与絕望之間的經常斗争——使他最为苦恼，他几次三番地向獄卒打听，决定了沒有，却总是說沒有决定。終于有一回，他問起来，獄卒回說，决定似乎是决定了，不过怎么决定的他可不知道。不管怎么着法庭总得送到維也納去批，这就又得几个星期……

好残忍的人們！为什么总是这么拖延哪，这不是使人长期受苦刑嗎？可是沒有人来答柯济納的話，誰也不去睬他。

在一个不能入梦的夜晚，照例，柯济納总是在想，誰会被处死刑——是他还是逗悶子？一个念头在他脑袋里一閃：占算占算不好嗎？是双还是单？双是活，单是死。柯济納往起一跳，就往墙根兒走，在那兒停頓了片刻，便嘟嘟囔囔地数着脚步往門跟前走去。脚鐐在黑暗中輕輕地响。响声息了，柯济納到了門上。七步……不祥之兆！还得重算算。他走到床跟前，伸手抽出一

小把草来。然后仔仔細細地数草梗子。数过的一根根地往地下掉。一，二，三，……十四。他手上还剩下两根。十五，十六。哎呀！还有一根嵌在他的指头縫兒里，結果是十七！

柯济納不再占算第三回了。可是这一夜他就沒睡着！

第二十七章

谷地里、山坡上又百花盛开了。田野間密密层层的庄稼象波浪般地翻滾着。

自从出了这些悲慘的事件以后，領主家終于头一回来到了这特尔加諾夫寨。兰敏盖尔·阿里宾列依特男爵夫人連这回来都不願意。她丈夫从去年就打算到特尔加諾夫来，当时被男爵夫人推托过去。这回他可是非来不可了。

“别害怕，夫人，”他安靜而又冷峻地答道。“現在已經不是早先那样的荷特人了。去瞧瞧就知道，我把他們整治得成了綿羊了。”

男爵夫人信了丈夫的話。可是她覺得这件事也令人气悶。她怕那优美的舒瑪卫山区令人不快的死一般的寂靜，再就是怕丈夫总是把这些人弄到忍无可忍的地步。她来到的时节，枝叶茂密的綠树已經几乎遮沒了寨院的白墙，因为心中不快，所以来到以后，差不多整天都在那浓蔭如盖的花园里过日子。男爵夫人总共在这兒才住了几天，就愁得不知到哪兒去好了。早先有女兒作伴，总还快活些。現在小女兒出了嫁，一开春就搬到她丈夫甫尔特拔·弗列依頓秦里伯爵的庄园里去了。男爵夫人在替女兒高兴。她想起一个生气勃勃的年青姑娘曾在这孤寂的寨子里感到如何的苦恼。她現在巴不得一下子冲出去！

一个星期天，阿里宾列依特男爵夫人坐在花园里一棵棵剪得样子秀丽的树木的浓蔭下看她女兒来的信。这信还是早上来的。男爵夫人已經看过好几遍了。先是乐得等不及，只是匆匆地过了过目，現在才来逐字逐句地寻思玩味。随着她念信，那张板着的脸上喜色悄悄地一点点兒往上添。她念完，把信折了起来，还沒撒手，向那听来就在附近的脚步声轉过身去。

她原以为是丈夫，可是从一旁林蔭道上走出来的，却不是他，而是个老头兒，打杂的彼得。

"啊，是你呀，彼得！"她在欢迎这老僕。"男爵干什么呢？"

"还不是在忙么。"

"怎么，出了事兒啦？"

"沒有，什么事也沒有，夫人。大門閂着呢，可是怪事，一个乡下娘們兒还是偷着进来了。大概是誰开边門的工夫鑽进来的……"

"她要干什么？"

"打听您来着，姑奶奶。他們把她攆出去了，我可要瞧瞧，花园其他的边門兒关着沒有……"

他話沒說完，路上的沙子就沙啦沙啦地响起来了。男爵夫人往那边扭过头去。一个年青的农妇穿着孝裙，系着白围裙，头上扎一块雪白的綉得精致的花手巾，畏畏縮縮地往她跟前兒蹭。跟着走来的还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都是节日的打扮，头发梳得整整齐齐。

男爵夫人带着好奇的心情打量这年青的农妇。可是当时映入她眼帘的是这妇人的一张蒼白的脸和受尽折磨的样子。正在納悶的彼得才醒悟过来，本想迎上前去把她赶走，可是男爵夫人打了个招呼把他阻止了。

农妇看到这位盛装的太太，窘住了，可是后来却弯下身去对

孩子們嘁嘁喳喳地說了句什么。男孩子就快步跑到男爵夫人跟前来吻她的手。他的妹妹，那金黃头发的四岁小姑娘，脸上浮起紅暈，紅得象罌粟花兒似的，走了几步就停下了。連老彼得都不免显出一付称贊的神情瞧着这活泼伶俐的男孩和他那羞答答惹人爱的妹妹，显然男爵夫人很喜欢她。

"你是誰，从哪兒来的？"男爵夫人問这农妇。

"从烏頁斯特村兒来的。柯济納家的。"

一个阴影兒在男爵夫人臉上掠过。老彼得一惊。

"你想干什么？"

青年农妇的眼睛里充滿了眼泪。她往下一跪，不言不語地伸开两臂，一句話也說不出来。

"太太，慈悲慈悲吧！"她終于脫口而出了。"可怜可怜我們吧！"

"你要什么，站起来說。"

"哎呀，太太，您不是知道……我丈夫坐在牢里已經又一年了。給他判的罪比別人都重，可是他犯的事比誰都輕啊。他总是叫庄稼人消消停停的，劝大家别鬧事。这回鬧事他連人都不在这兒，他已經坐在牢里了。太太，求您庇护，在老爷面前說个情把我丈夫放了吧。我們好久沒有团圓了。家里都糟得不象个家了……哎，可怜他受的这个罪……还有孩子呢，太太！您也是有孩子的人！若是給我丈夫也加个罪名，那我們不都得受罪嗎？那就要重重地办他了。行行好吧，您您……"

男爵夫人不去打断这妇人的苦苦哀告。就算可怜妇人的哀求和眼泪已經感动了她，可是她想起了昨天丈夫提到打官司时說的話，因此，无疑的，烏頁斯特的柯济納将被判处死刑了。她瞧着那长得眉淸目秀的胖小子和他那金黃头发的妹妹眞想掉眼泪。孩子們不懂得眼前出了什么事，不知有多么悲慘的后果在

威胁着他們和他們的双亲，只是把眼睛轉来轉去，瞧瞧哭哭啼啼的媽，再瞧瞧衣装艳丽的貴族太太。

"别哭啦，苦命的人，"男爵夫人說。"我觉得你怪可怜的，我倒是乐意帮助你……願你的孩子們别成了沒爹的孩子……不过我一点兒忙也帮不上……"

"可是男爵大人……"

"你錯啦。审判你丈夫的不是他，是布拉格的法庭。跟他倒是有些关系。看吧，也許能帮上点兒忙……"

她的話說到半截打住了。漸漸走近的脚步声阻止了她。彼得一惊，不由自主地縮进树丛里去了。他也跟男爵夫人一样，立刻就辨出这脚步声是誰来了。兰敏盖尔已經在这兒站下了。甘卡只顧听夫人說話，沒留神男爵来到了跟前。

兰敏盖尔用他那双冷酷逼人的毒眼对这不平常的一堆人一扫。这时甘卡忽然听見他說話了。

"誰放她进来的？"

甘卡一听見他說話，好象有一把刀子往她心里攪来。对男爵夫人她似乎觉得还可以信賴，甚至也不怕她了……可是对他……这就是他呀！劳米卡尔！就象是一只兀鷹飞到她头頂上来了。她的呼吸停頓了一刹那，哆哩哆嗦地把小加娜尔卡往怀里摟，那丫头象吓坏了的小鷄兒似的，直往媽媽衣裳縫兒里躲。

"大人！"她有气无力地好容易才吐出了这一声。

"你要干什么？"兰敏盖尔板着臉問。

"这是柯济納的老婆……"男爵夫人急忙来解释，无可奈何地瞧着双方。

"是嗎？她要干什么呢？"男爵冷淡地問道。

沒等男爵夫人开口，甘卡便接过来說道：

"大人！我的丈夫坐牢坐了好久了……"

“是他打发你来的么？”

“我跟他不能見面，大人，我去探过監，可是不讓我进去。”

“就是讓你进去，他也未必会打发你上这里来。再說你来也是白来。审判他的不是我，是布拉格的法庭。”

“大人，只要是您……您什么都能够……就是听您的話办的，您一句話也就会把他放了。大人，我求求您，看在这些孩子的份上！……”

“为了这些孩子，他未曾出头反对他的領主之前，自己就該先想一想，”兰敏盖尔打着冷冰冰的腔調答道。

剎时間默默无声，静得使人苦恼。甘卡听到这样残忍的話，象是舌头被人拔去了似的。男爵夫人也不知說什么好了。

“大人，多喒放楊出来呀？”甘卡終于輕輕地問了一声，語調十分哀伤，也不敢再求慈悲了。

一种怪笑閃現在兰敏盖尔嘴角上。他本想回答了，可是男爵夫人慌忙用法国話对他說：

“作点好事吧，别跟她說……我受不了，饒了我吧！”她料想丈夫嘴里馬上就要吐出一个可怕的字眼来，非常着慌。

“我也不是法官，我什么都不知道，只晓得很快就要宣判了，就在这几天，”男爵說。“可是不瞞你說，是会判得很重的。为了讓他們下回别造反，为了叫他們永远記住，应該有这么个教訓。对你的丈夫办得特别重完全应該。大家都是他鼓动起来的。今天我們放他出去，明天他就会再去挑动他們。我看，他的話还挺起作用。他是个危险人物，这也只好怪他自己。得了，现在好好走吧。”

这些带着粗魯德国腔調的冷酷无情的話伤透了甘卡的心。她連一个字都不敢再說，甚至沒有勇气再看那男爵一看，不言不語地抬腿站了起来，牵着那俩吓坏了的孩子走了。一回头，她的

視綫跟男爵夫人同情的目光打了个照面兒。甘卡走了几步，絕望地号啕起来。

兰敏盖尔連睬都沒睬她。

“饒了我，下回别叫我再看这种把戏了，”他冷冷地对妻子說过就向对面走去，不一会兒，男爵便走进树丛不見了。男爵夫人心慌意乱，一直无法宁靜下来；她什么話也沒說，定睛目送丈夫离去，眼睛里激动得炯炯发光。“恶霸！”——她胸中吐出一口悶气。

* * *

烏云布滿了天空。阴暗罩住整个荷特边区，这里在靜待雷雨的来临了。

自从甘卡到过特尔加諾夫寨，整整又是一个星期了。烏頁斯特村也跟所有的荷特乡村一样，深深陷在寂靜里，大家都在战战兢兢地等着听会給新近被捕的人們和那老早就在牢里受苦的柯济納跟逗悶子判个什么罪。到处一談起来就是老头兒格魯貝依，就是他临死前怎么往家捎了一封信，写信之后不久又是怎么归了天……柯济納那院里也在談他。

坐在院里菩提树底下的有甘卡跟她婆婆，依斯克拉·露瑞古尔瑞克和一位德拉瑞諾夫的客人，这是那死去的克黎施托夫·格魯貝依的大兒子，他来探望亲戚，并且来通知一声，說他預备上布拉格去打听打听：把他爸爸埋在哪兒了？怎么埋的？此外再問問柯济納的信兒。甘卡有点活跃气兒了。她自从上寨子去回来以后，至今都沒能恢复常态。她想楊可能还要在牢里坐好久，也許会坐上几年，这使她忧伤得不得了。連依斯克拉都无法使她安下心去，他也不知說了多少遍，說劳米卡尔不过是吓唬吓唬人，好把他对柯济納的仇恨在她身上报复。从前說笑起来就沒完沒了的风笛手，如今总是心事重重地綳着脸兒，他認定

了怎么也威胁不到楊的头上，因为他手上又沒拿过切戳，又沒拿过枪。

克黎施托夫·格魯貝依的信上替楊捎了个好兒来，这使甘卡欢乐了一陣，大家也都高兴。眼前她又打算要高兴了：年青的格魯貝依也許能带个什么信兒回来，可是要讓他見了楊，那她就也上布拉格去。她拿定了这个主意。

菩提树底下的話兒正在說下去。忽然听得嗡隆嗡隆地响。起先都以为这是远处打雷呢。然而这不是打雷，却是打鼓。

依斯克拉往起一跳，急忙往大門口跑……小巴威尔已經飞也似地跑进院来，还沒跑到菩提树跟前就嚷开了，說，曠場上停下了些騎馬的，在打鼓召集人哩。

大家往曠場上跑，心里都轉起一个同样的念头：軍队！烏頁斯特的其他居民也都在这样想，人們被鼓声催的：有的撇下家往外就跑，有的在树蔭下的軟草上一骨碌就爬了起来。

可是到了曠場上他們一看不是軍队，却是他們素常見慣了的那两个騎馬的——特尔加諾夫寨的書記跟一个大兵，那大兵在专心致意地打鼓，就象要把全世界的人都召来似的。一会兒，騎馬的人身边就围上了密密层层的一大群。大家急得直发烧，都急于要知道老爷打发来的人这么郑重地打算宣布什么。

鼓声停了，大兵把鼓槌兒一揣，書記从大襟底下掏出一张紙，把它展开，念了起来。

"普里坚边区欽命总兵官等遵照皇帝陛下旨意特此明令决定：查最高刑事法庭奉圣上批示所作之判决，业經在首都布拉格及边区王城普里坚以及捷克王国边区之其他城市先后公布在案，鉴于荷特居民之刁頑作乱，故特决定此項判决亦应在所有荷特居民住地及阿里宾列依特男爵兰敏盖尔大老爷之各領地上公布，并应朗声宣讀，俾众周知，仰即遵照实行……"

書記开始念的时候，乱嘈嘈的人語声并沒有立时静止，等到刚刚一明确書記該要宣布什么了，几乎眞是一眨眼的工夫兒就静了下来。大家的視綫都盯住这念的人。滿头白发的普露施别克一直挤到騎馬的跟前，歪着脑袋在听。他身旁的曼卡都惊呆了，焦急地在等着念到关于她未婚夫的事。

依斯克拉站在后几排，他身旁是脸色慘白、渾身发抖的甘卡。她已經忘却了德拉瑞諾夫的客人，忘却了孩子，忘却了世上的一切，悲痛地等着听那凶多吉少的信息。不远处站着柯济納老大娘，牵着小巴威尔的手。她那张近几个月愈来愈黄的皺脸，这当兒成了青灰色的了，一双眼睛激动得冒火。

書記在朗讀这长篇大套的判决書，那上面历历数出所犯的一切罪名和判决的理由。刑事法庭認为有三个最主要、最危险的主謀造反人，那就是：克列聶赤的逗悶子，德拉瑞諾夫的格魯貝依和烏頁斯特的楊·斯拉特基，本应一律处死，可是皇帝陛下慈悲为怀，覚得最好只处死他們一个，因此法庭認为，旣然上述的克黎施托夫·格魯貝依已經寿終身死，便决定处死烏頁斯特村綽号柯济納的楊·斯拉特基，执行絞刑，崇高的刑事法庭作这样决定的理由是，这个綽号柯济納的斯拉特基，能說会道，因而是个极可怕的叛乱者，而且不肯討饒，所以也是个頂頑固的叛乱者……

后面的这些話，甘卡都沒听見。刚一提到处死，她就象深秋的树叶兒一般、就象发了瘧疾似的抖起来了。等到公告人說出她丈夫的名字，她便哇地一声，瘫了似的倒下地去。

宣讀暫告中断。大家向这被判处死刑人的不幸的妻子圍攏来。妇女們开始号泣，在她們的哀怨声中夹杂着向失去知觉臥倒在地的母亲扑过去的小巴威尔和加娜尔卡的喊叫声。

依斯克拉·露瑞古尔瑞克把甘卡扶起来，一位街坊大媽帮

着，俩人把这不幸的妇人抬到附近人家，好讓她苏醒过来。柯济納老大娘摇摇晃晃地跟在后面，一步一步地拖。她的眼睛发花，脖子和胸口都痙攣起来：她无論是哭还是喊都不能輕松一些；她完全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所挫折了。

書記繼續数叨那些暴虐的懲罰。逗悶子免于一死，被判流放十年，送到卡瑪尔諾要塞去；躲过了这場官司的布雷赫塔被判在拉普做两年苦工；塞卡和年青的瑟尔罗夫斯基各被判处一年严格的监禁。其余的人們也經法庭判了罪，但以沾沐皇恩获得赦免的居多。

兰敏盖尔确信荷特人已經慑服了，所以只派一个書記跟一名打鼓的兵带着命令就来了，一点兒警备也沒有。却也是眞的，誰也沒对这暴虐的判决摩拳擦掌，老爷的念告示人大摇大摆地走了。連送行的叫罵声都听不到。有的呆若木鷄地瞅着他們后影兒，有的淸了淸嗓子，等騎馬的走远了才憤慨地嚷了一气，好讓心里輕松点兒。

可是大多数人都急忙跑到抬进柯济納妻子的那戶人家去了。女的在哭，就連男的也掩飾不住激动的心情。大家伤心地瞧这年青妇人从深沉的迷梦中慢慢回到这眞实的恐怖世界。有些人沒进屋子，就在台阶上站下了；柯济納的老母亲在台阶上坐着哩。她搭拉着脑袋，眼望着一处，对周围的事情全然不听不看。

曼卡·普露施别克泪人兒似的离开这戶人家，不住扭回头来瞧这凄惨的一行人：农家妇女双双搀着甘卡跟她的婆婆往家走。旁边兒是依斯克拉·露瑞古尔瑞克，一手抱着加娜尔卡，一手牵着哭哭啼啼的小巴威尔。

唉，坐一年牢比起柯济納落的这个結果来也就算不得什么了！

曼卡觉得似乎雨点子开始往身上掉了，刚才还在远处的雷声已經在这村庄頂上响起来。曼卡走进房去，馬上就想起了爷爷。他又不在这兒，又不在院里，又不在街坊家。她跑出大門去，这时有人回答她的詢問說："上那兒去了，"同时用手指了指特尔加諾夫那边。

他上哪兒去了呢？不是除了上街坊家串个門，他几乎門都不出了么。这会兒忽然上了特尔加諾夫寨！找誰去啊？曼卡急忙去追爷爷。追他不用跑多远。在一个高坡上就可以看見特尔加諾夫寨，老普露施別克穿着一件荷特式的白外衣，躬着腰，拄着切戳，在那里站着哩。风摇动着地头上的灌木丛，摆弄着老头兒长长的白发，他却不管那风雨，也沒理会雷声。只有在一道紫蓝色的閃光划破天空的时节，他的脑袋才摆动起来，似乎在跟着那曲曲折折的閃光轉。

"您在这兒干什么呀？"曼卡对他喊了一声。

老头兒回头一瞧，一只枯干憔悴的手向寨子指。

"我等着瞧老天爷动了怒动手懲罰那兒呢。雷就該往那兒打，劈了这特尔加諾夫的恶棍……"

"唉！爷爷，您眞是！"

"还有上帝呢，丫头，地上不說理了，天上可还說理呢！"

曼卡甚至吃了一惊。她明白，一个念头使他难受，他心里正在七上八下的呢。他头脑里怎么会不昏乱呢……她决意不撇下他孤伶伶地呆在这里。雷雨恶狠狠地在爷爷和孙女头上施威。閃电在阴沉沉的天空里一閃接着一閃。可是哪一閃也沒往那座白茫茫的倚傍着曾是荷特人在那里自由呼吸的山林的老爷的巢穴里打下去。

第二十八章

秋天到了，領主一家却还悶在他們那寨子里沒动。往年这时节有許多客人来打猎，早活跃起来，热鬧起来了。今年，打猎还沒开始，眞叫人摸不透，老爷为什么呆在他这現时活象是一所寺院或是一座堡垒的巢穴里。

寨子里靜悄悄——領主家的住房里这样，公事房里这样，院里也这样。一道大門和几处边門总是如临大敌似的关着。看門的白天时刻不离，夜里，还派上些守卫的。男爵夫人已經好久沒出寨門了，长年累月地不是在她家住房里，就是在那寨子的小教堂里度时光。男爵出去得勤些，大半是上庫特去，可是多喒也不象往日那样，自己騎匹馬就走，却总是讓几个騎馬的护卫着。只是沒把畏惧的神色显在脸上。男爵在寨子里摆出那张安定的冷脸，出外照样兒也是那副面孔。似乎連高起兴来，心滿意足时，也只是乐在他那付脸的里边。

那还有不滿足的！已經又是一屆收割期，过得再好也沒有了。給荷特人加上沉重的新賦稅已經又是一年了，到处消消停停。慢慢兒的就慣了。去年有些地方还偶尔发生些违抗的事件，今年就哪里也沒有，哪个村子里也沒有。当然，造反令人不快，可是令人不快却能利市十倍，还是合算，再說，严刑懲治也就要收到它的效果了。驕傲的人們被压服了，荷特人就要跟所有的农奴一般无二了。他們毫不气恼地听完了布拉格刑事法庭的判决，而且那些被缺席裁判的在逃的人們也馬上前来認罪了。布雷赫塔到了，年青的瑟尔罗夫斯基也来了，这两个好倔强的家伙。現在他們懊悔吧。布雷赫塔該知道埋老爷的鞭子是什么滋

味了；那个就在这寨子的窗底下説俏皮話的爱茨尔也該知道这滋味了。大概这会兒他們正在拉普或是卡瑪尔諾带着脚鐐回忆那野蛮的送斋节的事哩。

柯济納怎样呢？布拉格方面判的对，完全对。他这是活該。这乡下佬是个頂驕傲、頂可怕的家伙。他才称得起是法权博士哩！再説这里的人有多么爱戴他！所有的村庄都有些老头子来求情，想叫咱們饒了他。这个死命地哀求，那个低三下四地央告！

男爵吩咐讓他們进寨子，可是当他們求起情来的时候，男爵把他們臭駡了一頓！既然他們还是卫护着这名首逆，卫护着他們一切灾难的肇祸人，不是説明他們还沒接受教訓么？

早在他們之前，柯济納的老母亲就到寨子来过了。她来到大門口，打算替兒子請求。可是看門的奉了男爵的命令不許她进去。她在門口象木雕泥塑似的从一大清早站到晌午，不时地大哭大贼地向寨院的窗戶张起那衰老的两只胳臂。她午前这么站着，午后还是这么站着，这工夫，柯济納的年青的媳妇也替丈夫求情来了，哪知婆婆早就到了。

不幸的請願人，讓人看着都难受。連那飽經世故的看門人瞧着他們都不能不打哆嗦，心里在咒駡这忍心的老爷。男爵还命令他把这两个女人赶走哩……可是他沒有赶她們，而是劝她們説：反正你們求也是白搭……

这时候，寨内楼上一間屋里，男爵夫人在哭，她丈夫怒气冲冲地来回走动。这些糾纏不清的乡下女人气炸了他的肺；太太也惹他生气，她竟敢替她們求情，看来，她是瞧着这些不幸的女人安不下心去。

再也沒人上这特尔加諾夫寨的門了。于是寨子里又清靜起来，一切都照旧。只有寨主疑虑加深了，时时注意叫守夜的警戒要加倍小心。一規定行刑的日子，阿里实列依特男爵就覺得自

身不十分保险了。他怕荷特人替柯济納报仇。

柯济納夜占死生的兆头应驗，結束了"未可知"的苦恼。虽然当初希望和絕望总是在斗爭，可是法庭的判决正是柯济納心中所料到的。这判决使他心惊胆顫。却只是不大一会兒，他馬上就被一种不可理解的鎮静克制住。他甚至覚得輕松了些；至少那无分昼夜一直折磨他的"未可知"消除了。

有一回，獄卒告訴柯济納說，要把他解往普里坚，他高起兴来。他猜到了为什么要带他到这个边区的城市去，因为处死他是为了給荷特人一个警誡，特别是給他的老乡們，所以在普里坚处死柯济納比在布拉格行刑对他們更起作用。哼，看吧！讓荷特人亲眼看看劳米卡尔的行为。讓大家都知道烏頁斯特的柯济納不是个賊也不是个凶手。大家都会知道，为什么他会遭到这种凶刑。絞架辱沒不了他，辱沒不了他的門第，而荷特人却不会忘記柯济納了。他高兴的再就是，能够看一看老婆，看一看孩子，見媽一面了。

从布拉格把他往普里坚送，路上走了几天。十一月初，在凄风冷雨阴沉沉的天气里带着鐐坐在一輛普普通通的馬車上，这是悲惨苦恼的一程。

柯济納在普里坚的牢獄里大約呆了一星期。不料他那最急切的願望竟眞的实現了。有一回白天，不是平常开門的时間，門門咯啦啦响起来，門开了，囚室的門檻上——我的天哪！——甘卡带着加娜尔卡、媽带着小巴威尔出現了……

暗室中低矮的拱頂下連声絕叫，叫声里夹杂着亦悲亦喜的哭訴。激昂断續的急切話語无伤情感的流露。母亲和妻子投入这体格匀称的荷特人怀里哭。他拥抱着她們，紧紧地往怀里摟，

随后便对孩子們弯下身去。他們不認得他了；怀着惊异和恐怖的心情瞧着这消瘦蒼白、衣衫襤褸的人；脚上嘩啦啦的鏈条使他們害怕。嫣逐个把孩子提起来往这陌生人脸上凑，哭得抽抽搭搭地說，这是爸爸，是他們的爸爸……他便来拥抱他們，亲他們，吻他們……

黑暗处鑽出个人来。婆媳倆把他忘了，獄中人最初一陣高兴也沒理会他。这是依斯克拉·露瑞古尔瑞克。他走近前来，激动得失了神地向獄中人递过一只手去，那位已經認出这是忠实的老伙伴兒了，眼泪便扑簌簌地往外涌。

柯济納往他那破床鋪上一坐，把两个孩子放上膝头。他們看他已經順了眼，不怎么怕他了，小巴威尔更似乎是要認出爸爸来了。柯济納痛心地撫摩着他們，听他們唧里咕嚕地說，随后便向老婆、向嫣問长問短。甘卡的悲思也丢开了片刻。楊跟往常一样，安靜地坐在那里跟孩子們鬧着玩兒，脚鐐也沒有弄出声响。年青的媳妇似乎已經忘却这是监獄了……可是馬上便又想到了一切。暫且忘却的苦痛又咬住了她的心头。甘卡大哭起来，接着便听到老大娘嘶哑的号泣声。

站在一旁的獄卒提醒大家說，該走了，时間过啦。怎么？这眞可怕！沒容見罢一面，沒容說一会話，就又要被人拆散！他們彼此准备說的話却还多着哩！……婆媳倆刚得空把自己的事略略地告訴給他，說說她們在怎样为他忧伤，怎么白白地替他向劳米卡尔請求了一番……柯济納也只把他身受的和舅舅克黎施托夫·格魯貝依是怎么死的略表了几句。依斯克拉刚刚說起起义的事来，提到起义的悲慘結局，提到瑪泰依·普露施别克的死，会見的时間就完了。唯一的安慰是明天准許再来見他。

靜待行刑的獄里人又剩下孤伶伶一人了。到了身旁已經沒了心爱的母亲和妻子，刚才膝头上摟着的孩兒也被領走了时，他

才覚出眼前等着他的那桩事的全部威胁来……

第二天他又見着了亲人，时間过得还是快得吓人，沒容他們醒悟过来就滑走了。她們跟他告了别，——得回家去了。老爷們要怎样便怎样唄。她們希望总还能見他一面，可是这就要等到……

时間一天天地踱走，眼看着十一月二十八日这天逼近了。神甫一来，就是說日子到了，他来带領死囚走这人間最后的一程。

这信教的荷特人毕恭毕敬地迎接神甫，一桩桩地都忏悔过了。可是神甫一提到了領主，柯济納便搖起头来，眉头一皺。

“神甫，您說說誰的罪过大？是那保护自已的权利的，还是那偸人，糟蹋人，把人們弄成奴隶，打死妻子的丈夫、孩子的爸爸的人呢？”

神甫看柯济納坚如磐石地拿定了主意，也就不再劝他了，只是說：

“我的孩子，把这一切都托付上帝吧。他是頂好、頂公正的法官。”

“是的，上帝会給我們裁判的……”这皺紧眉头的荷特人滿有把握地答道。

第二十九章

啊，普里坚的广場！
唉，凝固了，我們靜脉里的血浆！

穿黑呢暴吏遮悶了敲鼓声，咚咚响。
他傲然迈进。魂灵一惊，跳出苦难的海洋。

——伏尔赫黎茨基①

“从里柯塔、基彻夫、特魯瑪彻夫、斯特拉施、等村各派四人，帕琪諾維采、姆拉柯夫、帕斯特尔什柯夫等村各派六人，克列聶赤派八人，烏頁斯特、德拉瑞諾夫两村各派十人前往普里坚，俾使伊等亲眼看見叛逆柯济納受到何等严刑。幷囑各带自家男女兒童，以便使此輩小兒将在普里坚目睹之景况銘記于心，至死不忘。”

这样宣布了阿里宾列依特男爵的命令。所有荷特村庄的村长都接到了严厉的手諭，要督促着認眞执行这道命令，好叫世世代代传下去：不服从特尔加諾夫的老爷的荷特人曾受到怎样的懲罰。

兰敏盖尔在发出这个殘忍的命令以前也躊躇了一陣。可是当一长串荷特人的馬車赶进普里坚黑洞洞的城門的时候，倒可以認为，他眞的“教导他們学会服从”了。荷特人按照命令紛紛来到了多瑪日黎采，于是便在男爵的庫特和特尔加諾夫两处的爪牙监視之下从那兒出发，深夜里繼續赶这凄慘的一程。阴沉沉、冷淸淸的一天他們总算到了普里坚。家家戶戶都往那条挤满少見的人物的街上跑，好瞧瞧那些被迫而来的見証人。关于这項消息早就传遍了。他們带着同情心和好奇心注視着这些身材高大的荷特人，但見有的穿皮衣，有的穿斗篷，都戴着羔皮帽子，一脸怨气地跟自家孩子——有小姑娘，也有小小子——坐在馬車上。从遙远的山村来到的孩子們带着好奇心，用惊訝的眼光在瞧那些珍奇的东西，瞧那些奢华的房屋，瞧那成群成伙的人。

看来特尔加諾夫的老爷可以满意了。可是，只要叫他去听听他那命令一經宣布，荷特人家家戶戶都在說什么！叫他去听

---

① 雅·伏尔赫黎茨基(1853—1912)，捷克著名的詩人。——俄譯本注。

听那些咒罵和許下的願心！只要他能窺見馬車上那些人的心，把他們心上关于他的种种想法都瞧出来，那就知道他們为什么会听从他了！他們所以前来，并不是惦記着他的命令，他們所以前来，是想再見見那至死不屈的保卫他們权利的人，給烈士尽最后一份兒心。叫兰敏盖尔去听听看，荷特人一路上都在談柯济納，不住嘴地談，而且他們的每一句話都是同情的話、热烈贊揚的話。庫特的管家柯施和那曾經被俘的守备看到了这一点；可是他們一走近馬車，談話馬上就停止了，荷特人眼睛死盯着地下。誰也不瞧老爷的奴才們一眼。

最后一輛馬車上乘的是老瑟尔罗夫斯基跟帕依达尔。他們想到了塞卡，想到了年青的瑟尔罗夫斯基，想到了激昂的布雷赫塔，想到了逗悶子愛茨尔。

“他們这会兒带上鐐銬，可是，恐怕他們也比咱們强。”帕依达尔説。

“瑪泰依·普露施别克比誰都强。”瑟尔罗夫斯基答道。

普里坚非常热鬧。一群群乘車的，騎馬的，外带步行的，从四面八方集攏来，打算看看处决这荷特农民，这消息早在布拉格和整个王国的所有边区城市公布过了。条条街上挤滿了人。士兵滿城巡邏，但見白衣晃来晃去，武器这兒一閃，那兒一閃。

劳米卡尔的僕役把荷特人擱在一家客店里。老瑟尔罗夫斯基来到以后赶忙吃了点兒什么就要进城去，可是还沒过一分鐘，他就回来了，怒气冲冲地説，人家不讓他出大門，士兵把他們都看上了。于是他便同帕依达尔和其他几个老头兒一起去請求柯施放他們进城；他們想去瞧瞧柯济納，跟他告个别。柯施恶狠狠地往他們跟前一扑。

“明天見得着他！你們用不着上他那兒去！瞧，你們怎么想来着！想叫他临了兒还拿話哄你們一陣嗎？你們还嫌不够？还

想玩你們那一套？你們不用打算从这兒出去。这是上边給我的命令。”

荷特人恨得鑽心。赤手空拳地被关在籠子里了！荷特人愁眉苦脸地不言不語。哼，对柯济納的老婆跟他的媽呢；难道这些可怜人也不許上他那兒去？

早在三天以前，依斯克拉·露瑞古尔瑞克就把柯济納亲手飼养大的那对栗色駿馬套上了。馬車上坐的是甘卡和孩子、柯济納老大娘——这是那主人的不幸的一家人——还有多尔拉。老伏尔克跟着馬跑了半天，直到小巴威尔提出請求，才讓这条忠实的老狗上了車。

“他老是喜欢它，”依斯克拉說着在身旁給老伏尔克騰出个地方来。

柯济納家的馬車后头还有一輛跟着走。那上面坐着几个上了岁数的农家妇女，她們也跟甘卡和柯济納的媽一样，都穿着孝衣，扎着白色的孝巾。她們这次来为的是到了那惊心动魄的最后时刻，不至使柯济納的妻子和母亲身边沒有人。死去的瑪泰依的父亲老普露施别克坐在她們一起，曼卡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沒能把他拦住。

瑟尔罗夫斯基和帕依达尔在普里坚跟其余的人刚談到她們，忽然依斯克拉·露瑞古尔瑞克进来了。他馬上被大家拥簇在当中。依斯克拉四下里直瞧，說他好容易才挤到了这里，憑他这身荷特打扮卫兵才放他进来的。他告訴大家說，准許柯济納的老婆跟媽一天探望他两回；他依斯克拉也跟她們一起到了柯济納那里；楊心里挺踏实，还不住地安慰老婆、安慰媽呢。

“他可多爱孩子啊！叫人瞧着眞不能不掉眼泪，他把孩子这个痛、这个亲哪，还紧着囑咐好好地教育他們，好讓他們別忘了爸爸，好讓小巴威尔长大了成个眞正的荷特人……”

說的人打住了。听的人激动不安。依斯克拉沉默了約摸一分鐘，便又接着說下去：

“他把你們也都提到了。若是得罪过你們哪一位，他請求原諒他。再就是叫大家別忘了荷特人的权利。他还問：劳米卡尔在不在城里？我說劳米卡尔也跟我們一样，是前天来的。楊当时就大喊起来：‘瞧我来了。老天爷，明天給我加把劲兒，好別叫他笑話我！’”

依斯克拉講到这里想起他們走近普里坚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来。就在城門口，他們碰見了兰敏盖尔的馬車。老普露施別克一听說那車里坐的是誰，他就在車上站直了身子，——也不知他怎么就有那么麻利，跟个小伙子似的！——攥起拳头比划着对兰敏盖尔咒罵起来。曼卡跟几个女的眞費了好大的劲才把老头兒按了下去。幸亏那特尔加諾夫的劊子手一点兒沒在意。

这时，风笛手又想起他們一进柯济納那間囚室、老伏尔克認出自己主人的当兒来了。你們可瞧吧，它乐得对柯济納这个蹦啊，拚命地要舐他！我們已經要走了，叫它，可是它怎么也不理。趴下了，一直趴着不走——有什么办法啊。那就留下吧……”

“你还到柯济納那里去嗎？”瑟尔罗夫斯基問。一听依斯克拉回說，大概会去的，大家便爭先恐后地請他向柯济納轉达他們的敬意，并且請他轉告他，他們不能亲自去同他告別，心里覚得很难过。

* * *

十一月間的暮色降临到王国的城市普里坚。晚上挺冷，刮着风。城市的广場象是已經断了气兒。周圍靜悄悄，沒有人烟。一座座楼的窗戶里全都漆黑；广場当中巨大的教堂，房屋，阴森而高聳的市議会——都沉沒在漆黑的夜暗里。只有一盞长明灯一閃一閃的光亮模模糊糊地透过教堂哥德式的窗洞。市議会門

前一名裹着斗篷的卫兵走来走去。不远兒，站着几个穿荷特式褐色皮外衣的妇女，不言不語，也不动弹。她們默默无語地在那里站定，眼睛凝望着那已經看不見黝黑塔頂的教堂。忽然，她們象听了口令似的一齐向市議会扭过头去。那里大門吱嘎一响，出現了两位妇女，一人抱着个孩子。这些荷特妇女——曼卡·普露施别克也在內——急忙向她俩迎上去；甘卡和柯济納老大娘走出了牢門。她們最末一次跟楊度过了一个晚上。最末一回！当初一块兒呆在家里，甘卡給加娜尔卡催眠，楊呢，在跟小巴威尔鬧着玩兒，他們每个人都那么幸福、那么快乐，这样的晚上是不会再来了！……

甘卡象傻子似的瞧着这些妇女。

“她和柯济納老大娘就是发了瘋也沒什么可奇怪的，”布尔施夫老大娘心里想。

荷特妇女向这两人拥上来，为的是送她們，帮她們抱那在手上睡着了的孩子。甘卡不肯回去：她說，那兒悶得慌，那兒样样都压得她难受。劝了她老半天，到底由两个妇女硬架着她走了。可是当走过教堂的时候，柯济納老大娘在門口兒哭着噗通往下一跪，眼泪汪汪地祷告起来，于是甘卡又掙脫了她們的手，跟婆婆并排跪下了。

这时，囚室里小小的桌子上，一座十字架面前点着一对高高的蜡烛，烛光照亮了囚室，楊·柯济納走来走去的影子在墙上晃动。他脸色蒼白，可是十分安定。他听到了在这以前的一些行动，知道了荷特人对他的同情。依斯克拉通过他媽把乡亲們的問候轉告了他。这对他說来是老大的安慰。

可是这荷特边区往后会怎样呢？他的家又会怎样呢？

这两个令人苦恼的問題，柯济納总是得不到解答。他双手一垂祷告起来。随后坐到床上。他实在疲乏了，就脑袋一歪睡

着了……柯济納踏踏实实地一覺睡到天亮。直到門上的鑰匙响，他才醒来。

給他拿来了酒和比平时好一些的早餐。他勉强吃了些，酒也只喝了一点兒。

后来媽、老婆带着孩子和依斯克拉来了。柯济納一見亲人，心里悲痛得擰成了团。最后的一次会見了！在这以前，每次她們临走跟他告别的时候他都还有一种想头可以自慰：她們晚上还会来的，她們明天还会来的，她們明天还能来一次。現在，他可就沒了明天了……他看到母亲和妻子由于恐怖和絕望而抽搐起来的脸，就得鼓起他全部的勇气来。

“說真的，我死不白死……劳米卡尔在这阳世里官司打贏了，可是到了阴間，就該我贏了，因为咱們的事是正当的，我死得冤枉……”

柯济納老大娘两手搿来搿去。

“这都是我鬧出来的！……甘卡对，全都怪我……若是我不藏这些文書……哦！我的孩子，原諒我！……你也原諒我，女兒！……”

凡是認得这位刚强的荷特老大娘的都会吃惊，从她嘴里竟发出这絕望的哀鳴，这慈母心中的呼叫。兒子一把抱住这哭哭啼啼的媽，来安慰她，随后，又慌忙对老婆說：

“我求你，甘卡，别这么想，什么也不怪媽。她一点兒錯处也沒有。我干的这些事，就是沒有她，我也要干。你本来也知道，我叫这些念头折磨了多少日子了……”

他又对孩子們弯下腰去，跟他們說話，撫摸他們的小脑瓜兒，忽然象是想起一桩事来，向老婆和媽轉过身去，請求原諒他，因为他鬧得她們太伤心了。

“願老天报答你們的恩情！呃，甘卡，这給你……”他从他那

件結婚穿的、如今已經成了破烂的外衣扣絆里抽出一付紅带条兒来递給老婆。"我总是在爱惜它。我身边也只有这一件紀念的东西，看到它就会想起你来，想起家来，想起你們大家伙兒来……做丈夫的照例是带着它进坟墓的，可是我不肯讓它到那……"

他沒說出来的是：不願意带这珍貴紀念品上絞架……

門开了，进来一个獄卒，后面跟着两名武装士兵。婆媳俩一見他們就絕望地慟哭起来，接着甘卡失去了知觉。柯济納抱起她来，摟住了媽，然后又来拥抱孩子們。他摟着他們半天不撒手，一下連一下地使劲吻他們，嗓子眼兒里哆里哆嗦地說些溫柔話向他們祝福。

广場上人山人海。挤得連动都別想动。誰到了这里，就不用打算再挪地方了。家家戶戶窗戶里探出头来，屋頂上站滿了瞧热鬧的。特別挤的是市議会大楼跟前；軍队好不艰难地弹压着聚在門前想瞧瞧犯人的群众。同时在那門跟前散兵陣以外还站着一群荷特人——六十八个老老少少高大的庄稼汉，怒形于色地笔直站在那里，手上都沒有拿切撒。大家的眼睛都注視着这群人，瞧那些手上抱着的孩子，站在大人跟前的兒童，身穿长长的皮外衣的滿臉愁容的妇女。人們在对这群荷特人指指戳戳地互相議論；荷特人就象什么也沒听見，視綫不离議会的大門。

忽然大家同时一惊。門里一陣嘈杂声。大門敞开了。士兵們迈着整齐的步伐走出来，跟着就是……他！柯济納！荷特人們慌乱起来。从前体格匀称、身强力壮、脸上紅扑扑的农民，現在怎么成了这么个人了？他瘦成这个样兒了？脸色多么蒼白啊！但他却还是迈着坚定的步子，昂着头往前走。被同一的情感所冲动的这些荷特人往前一涌，都想同他握这最后一次手。士兵把他們赶开了，柯济納却还是看到了自己的老乡，对他們笑了笑。

警卫队在市議会門口停下。犯人望了望那与他久违了的天空。青青的天上沒有一絲云彩。

獄卒开始劝甘卡和柯济納老大娘安靜下来，因为眼前就要宣讀判决書了。大家的眼睛注視着市議会的阳台，但見出来几个官兒。其中一个念起刑事法庭的判决書来，好叫大家都知道这被处刑的人犯的是什么罪。

这官兒刚刚念完，另一个官兒打了个招呼，这叫人伤心的行列就又往前走了。

就在这工夫，一个荷特人——这是老普露施别克——把头上那頂毛茸茸的帽子往下一摘，向柯济納伸过一只手去，高声叫道：

"分手啦，我們的烈士！"

可是他的話被嘈杂的人声淹沒了，只有近旁的人們听到了普露施别克这蒼老的声音。看来，柯济納也听見了，因为他向老头兒一轉脸兒，他再次向荷特人点了点头，开始同那神甫并肩走去。后头走的是他的母亲和妻子，手上牽着小巴威尔跟加娜尔卡。依斯克拉和其余男男女女的荷特人跟着他們走。士兵在两旁行进，制止人們往上擁。

行列从市議会向布拉格大街慢慢地前进。在头前开路的是一排士兵。沉悶的鼓点不住地响。鐘楼里一下下地传出丧鐘声。柯济納老大娘跟甘卡絕望地把两只手直擰直攥。甘卡的眼睛好象被一重紫色的霧籠罩住。透过这重霧一切都变得渙散了，她但听得模糊的喧嘩，低沉的轟响和那动人心魄的丧鐘声。她心里冰冷，胸口堵得慌。她哭也哭不出来。她的两腿直哆嗦，膝盖朝下弯。她失去了知覚。荷特的大娘們及时把她搀了起来。

柯济納停下了。行列也停下了。人群里輾轉传說，犯人的

妻子暈倒了。市民們——有的在順着布拉格大街向前走，有的从窗戶里往外瞧——都怜惜她，不知怎样向她表示同情才好。忽然空中一块銀币一晃，又一块，又一块。跟着又有一块金的一閃，也落到了甘卡的膝头上，当时甘卡被人安置在一家門前的石条凳上。錢？也不知这些人是要以此向她表示他們的同情呢，还是想給这不幸的农妇一些帮助。

甘卡突然抖掉膝头上的錢，好象这并不是錢，而是通紅的炭火，或是毒虫，她喊起来：

“你們把我的丈夫給我呀！……”

人們劝她在这兒呆着吧，别往前去了，可是甘卡好象又鼓起了一把劲兒，接着朝前走了。行列經由布拉格門走出市区，郊外到处是果园菜园。人群便往横寬发展了。大多数人急急忙忙跑上前去，奔向一座不大的土崗子，那上面竪着一座絞架。絞架周围軍队排成了一个方城陣。陣形里正对着絞刑架在一排兵前头站着市議員和各式各样的官兒，一些軍官和几个重要的角色騎在馬上，其中有边区总兵官戈拉和阿里宾列依特男爵兰敏盖尔。男爵紧紧地裹着一件深灰色的斗篷，在跟总兵官說話。特尔加諾夫的老爷那张煞白的脸跟夙常一样，冷酷而呆板。只是当犯人走进那四方陣的时候，他那慘白的眼睫毛眨巴得快起来。

兰敏盖尔目不轉睛地注視着这犯人。好倔强的家伙！一点也不垂头丧气，走得还挺带劲。

又来宣讀判决了。柯济納安安靜靜地听到底。到了永訣的时分。柯济納跟母亲、妻子、孩兒們一一拥抱，吻了吻他們。

兰敏盖尔瞪眼看着这惊心动魄的永訣場面，尽管女人、孩子們大哭大嚎，他脸上的肌肉仍紋絲不动。他只是注視着柯济納。柯济納摆脫了亲人向絞刑架走去。还是那样刚毅，并沒有低下头去，傲然大胆地……瞧，他吻了神甫递过来的十字架，一脚就

踏上了阶梯，那上面劊子手跟死神在等着他哩。大家都楞了，霎时間静得叫人难过。成千上万的人屏住呼吸，眼睛紧盯着这犯人，生怕动弹一下。冷风吹得老爷們帽子上的羽毛摇摇晃晃。忽然这陣风从刚才两个荷特女人带着柯济納的孩子們走去的那边送来令人寒心的一声喊。这是柯济納母亲在慘叫。这一瞬間，她失去了知覚，可是馬上就恢复了，象弹簧似的挺了起来，眼里冒火瞧着那……

犯人在絞刑架底下站住了，睜眼一扫这普里坚城和伸展在城市背后的辽闊边区，然后四下里打量了一眼，但見人們有如一片活海，围着这凄惨的山崗蕩漾。他又看到了送他这最后一程的乡亲們。他們动也不动地站着，大多攥着拳头；人人眼眶里一汪泪水；依斯克拉在大声啜泣，而象他那样的决不止一个。他看到了妻子和母亲，于是他的視綫便停留在她們身上，后来，向老爷們会聚的那面掉过头去。他在找兰敏盖尔。特尔加諾夫的老爷騎在一匹青馬上目不轉睛地瞧着絞刑架。柯济納身子挺得笔直，注視着他的脸，神色还是跟上回在塞卡的村董会里时同样的坚定。人們都惊慌了。老爷們跟劊子手在张皇失措地彼此使眼色。

“劳米卡尔！”柯济納叫道，这好似在坟墓里的寂靜中响起了洪亮的一声霹靂。他那蒼白的脸上泛起最后的紅暈，他的眼睛最后一次冒出火来。“劳米卡尔！过不了一年零一天，咱們就要一块兒站到上界法庭的公案桌面前了，那时候再瞧咱們誰……”

柯济納的声音突然中断。指揮刑場的軍官猛然醒悟过来。指揮刀一閃，劊子手連忙踹开犯人脚下的板凳。綽号叫柯济納的楊·斯拉特基便不在人間了。

被这料想不到的局面弄得呆头呆脑的边区总兵官在向兰敏盖尔說什么話。兰敏盖尔脸上白得跟死人似的在听他說，可也

未必听进去。他嘴上挂着无可奈何的苦笑。边区总兵官一連跟他說了好几遍，說，都瞧着他們哩，男爵才好象刚从梦中醒来。

他对絞刑架瞥了一眼。

"絞了……"他如释重負地說罢便掉轉了馬头。

成千上万的人跪在山崗周围跟神甫一起替这死去的柯济納祷告。不仅在这刑場中央——受刑人的乡亲們所在的处所，就是在周围远些的地方也处处听得大声的嚎啕。

兰敏盖尔在回城的一路上但見人們向他指指戳戳，并且听得四面八方都在喊叫：

"就是他！劊子手！就是他叫处死柯济納的！"

"在柯济納叫他去的那个地方他們还得碰头呢！"

老爷們急忙快馬加鞭。

第三十章

传来噩耗，
挨家挨戶把門敲，
勇敢无畏的柯济納被人絞。
一年零一日保管还不到，
杀人偿命不爽分毫。

——伏尔赫黎茨基

柯济納的尸身一直吊到日沒时分。这时候，普里坚已經沒有荷特人了。他們想在他們的保卫者的遺体跟前祈祷，却沒办到。一队士兵奉了总兵官的命令把这些荷特人远远地赶出城外去。他們悲悲戚戚地坐上馬車，恼恨的却不是总兵官而是兰敏盖尔。他們忧愁煩恼、气急敗坏地轉回家去。若說兰敏盖尔想

把今天这个日子叫他們永远記住，那他算办到了。嘀，可眞是，哪一个荷特人也忘不了十一月二十八，而且这个紀念日将会一輩輩地传下去，只要世上还有一个荷特人。

憤怒和悲伤震惊了整个荷特边区。到过普里坚的汉子們如今在談他們眼見和身受的一切，眼泪直打轉，声音里发抖，听的人都伤心地哭了。在所有的荷特村庄里好几天都象是举过丧的景象。誰也不去服劳役，老爷的看家狗也不敢照以前那样逼迫男爵的农奴了。眞的，連下面說到的那种事他們都沒敢吭一声。一天，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荷特人都穿着丧服从各个村庄走出来，到多瑪日黎采去会合，一同到城外那座荷特人的教堂里去奠祭柯济納。一座哥德式建筑的寺院里，壁上塗滿神仙事迹的古画，嵌在墙里的石碑尽是远年的題詞和徽号，这里聚攏了許多人——不仅仅是荷特人，还有多瑪日黎采的市民，都来給这被虐政杀害了的人尽最后一分心意。头前跪的是柯济納的媽和妻子兒女。她們不能在他坟前跪倒，便在这里替他祷告。頂远的一个角落里，跪在唱詩班附近不住念叨的是个其貌不揚的小个子。祭奠完毕，当柯济納的亲人从旁走过的时候，他便低低地垂下头去，好不致叫人認出他来。这就是那鏇工犹斯特。他刚刚服滿了所謂教唆罪的刑期，从牢里回家才不几天。

兰敏盖尔这时节已經不在特尔加諾夫寨了。他沒回寨子，却打发了个专人来接老婆，叫她馬上就到普里坚去。“害怕带亏心把他攆走了”，——城里乡下都这么說。

这年的雪下得早。冬天比往年更凄凉，尤其是在烏頁斯特村里。老普露施別克又鬧成了呆头呆脑的模样。就是打了春，他也沒活跃起来，甚至到了农忙以后，那年青的瑟尔罗夫斯基刑滿后到烏頁斯特来提起跟曼卡的婚事，老头兒也沒怎么快活。他答应了，因为家里得有个当家人。决定秋天办喜事。

秋日临近，老头兒似乎开始恢复元气了。他出去得越来越勤，总是慢慢兒地到那望得見特尔加諾夫寨的高坡上去。打了秋，兰敏盖尔突然来到特尔加諾夫。老头兒在盼上帝的懲罰，——总会往这殘酷的老爷脑袋上劈的吧？每逢有雷雨，他便在高坡上瞧着，打閃不就是要劈那兰敏盖尔嗎。若是赶上暴风雨，曼卡不讓老头兒出去，他就不言不語地坐在条凳上，听听风吼，搖搖脑袋，不住地往門上瞧，好象料到会有一个人进来报告說，那賞善罰恶的宝剑找到了赤发的恶棍，把他劈了。

阿里宾列依特男爵这年到特尔加諾夫来得晚，往年他开春就到这兒来，这回来到已在农忙之后了。据說，他是来打打猎的。可是瞧吧，他在寨子里住了已經几个星期了，才上树林子里去了一趟。打猎解不了他的悶。他一点兒也沒改变，跟以往一样的冷酷，一样的严厉，甚至恐怕比往日更严厉了；可是同时又显得十分担心，哪兒也不去。老听差的彼得发覺男爵总是独自呆在他那間屋里，踱踱步，一踱就是半天，在思索什么。好象他的健康也失常了。彼得看見不止一回了，男爵在屋里走着走着，忽然一把抓住椅子背，或是桌子边兒，等过一会緩过劲来以后，說一声，真它媽的，头暈。男爵有时向他那如今比往年更发愁的妻子訴訴苦，說，看起来时常覺得眼前一条虹把什么都蒙住了，夜里若是忽然醒了，眼睛里但見金星，閃閃爍爍。不过他訴苦也是偶尔的事，怒冲冲地爹爹說几句，时常通宵受恶梦折磨，他却瞞着不說出来。可是睡在男爵隔壁夹道里的老彼得还是听見了，男爵睡着时总是又哼哼又嚷的。有一回，他掀开帐子一瞧，在夜明灯的微光里只見老爷在床上站了起来，瞪着一双恐怖的眼睛往四下里瞧哩。

一夜，——这是九月底，外面下着瓢泼大雨，风在呼嘯，——彼得被兰敏盖尔的呻吟声鬧醒了。不大会兒，男爵就喊他。彼

得走进去，到了他跟前。男爵渾身是汗，断断續續的声音說：

“把日历給我拿来……”

“老爷，您要日历？就要？……”

“是……就要……我想瞧瞧今天是几号了。”

“明天是二十八。我知道，老爷，沒日历也知道。”

男爵一惊，連忙問道：

“几月啊？”

“九月，老爷。”

“哎呀，是了……这場梦可把我吓着了。簡直渾身都湿透了。給我再拿一件汗衫来。”

老听差的吃了一惊，回到他那夹道兒里去了。“怎么男爵迷迷糊糊地想起这事来了？九月二十八，怪事，二十八又該怎样呢？”可是他忽然想起来了。“当时在普里堅……就是个二十八号。是了，若說他心里嘀咕着这事兒，也就沒有什么可奇怪的了。”老头兒想着想着便为那些死去的人們祷告起来。

这种虛弱的症候在男爵身上从来沒有纏綿不已过。近来却愈发愈勤，而且男爵漸漸地成了个更加忧郁、更易激怒、更不爱說話的人了。妻子一再問他到底是怎么了，也是白問，一再劝他去請教医生，也是白劝。

男爵夫人忧愁苦悶地过着这个冬天。寨子里沒有一个客人来，丈夫却是个又冷淡又沉默寡言的人，一天总共也說不上几句話，因此小女兒来了一封信她便越发覚得可喜。信上說，她不久就要同丈夫到特尔加諾夫来。男爵上了一趟庫特，回家来，夫人見面就告訴他这消息。他不慌不忙地听她說完，可是忽然很不自然地微微一笑，說道：

“我还等得着他們嗎？……”

“这是什么話？”男爵夫人詫异起来。

“您难道忘了，那个庄稼佬兒，柯济納，叫我上阴間打官司去？”

兰敏盖尔大笑起来，可是他的这种笑使男爵夫人直打哆嗦。

到了白雾茫茫的潮湿季节。几乎时时都在下蒙蒙細雨。男爵又发起病来。耳朵里嗡嗡直响，而且他时常觉得似乎听到鐘声。“丧鐘，”他面带苦笑对妻子这样解释。似乎他时时刻刻在想到死，尽管他在努力驅除这种念头，在嘲笑死神，可总还是怕死。他的小女兒瑪利亚如今是甫尔特拔伯爵夫人了，过去就曾在这不說不笑的严父面前抱怨特尔加諾夫寨里这一連串永无休止的愁人的夜晚，現在若是看到母亲跟这越发不开口、更爱鬧脾气的父亲呆在一起，她又該怎么說呢？

十月里，在一个漫长而寂寞的夜晚，男爵夫人同丈夫坐在飯厅里，想好歹混混时光，潜心綉些花兒。男爵在看書。男爵夫人一揚脸兒，但見丈夫在椅子上忽然一抽搐。他脸上頓时煞白了！男爵把書往桌上一丢，失神的眼睛直勾勾地凝視着前头。

悶煞人的沉默延續了几瞬。惶惶不安的男爵夫人終于鼓起勇气来問丈夫怎么的了。妻子的声音使男爵清醒过来。他一惊，伸手去拿刚才丢在桌上的打开的那本書，发出微弱的声音說：

“您看看这一段……”

“劊子手已經燃起火堆，”男爵夫人默念道，“庙堂騎士团团长賈克·慕萊立于火堆上向教皇克里門特和国王菲利浦大声呼喝，以其自身及全团数百兄弟之死，罪在两人，召彼二人于周年之日赴阴司受审。事誠可怪！不出一年，教皇与国王果双双謝世——崩于一三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男爵夫人早已看完这段，可是她的眼睛还是盯在那本書上。她怕看丈夫。男爵夫人終于抬起头来，馬上一双昏花的冷眼跟

她打了个照面兒。

“看完了？您以为怎样？”男爵問过强顏一笑。“可以做些守寡穿的衣裳，”他又补充說，可是說到中間他忽然打住了，用手掌心去压住太阳穴。

男爵夫人試想安慰他也是白費。

“您是不是要給他們帮点兒忙？要对他們行点兒好？”从她嘴里溜了出来。她时常这么想，可是总也不敢向丈夫說。

“給誰？給荷特人？給他們这帮反叛？”兰敏盖尔象是下了油鍋似的叫起来。“給他們？我就知道。您总是在卫护着他們。”

“不，不，不是給他們……”男爵夫人吓坏了，急忙申辯。

“那么給誰呢？給誰，我請問您？……”兰敏盖尔抓住話头追問下去。

“我想……只要……給那个寡妇……”

“給柯济納的老婆？就凭他給我办的那些事？我希望您别再以为他似乎是个蠢家伙，認为他冤枉……直到現在我落的所有这些結果还都是因为他，因为他的那些蠢話……”男爵忽然一口气来了这么一大套。

这夜，兰敏盖尔連片刻都沒闔眼，以后連着几天，他一直是向彼得埋怨头痛，說，手脚都发冷。可是雨一住，深秋爽朗的日子到来，他也就好了些。赶到甫尔特拔的年青伯爵一来，寨院里靜寂的房舍也热鬧起来。不久，被邀前来打猎的客人也到了。

心爱的女兒来到，男爵夫人說不出的高兴。兰敏盖尔也比平时少皺点兒眉。他活泼起来，也参加了打猎。有一回跟女婿聊天，他甚至自己还夸张說，自己觉得好些了，睡得也安稳些了。可是那好久沒見他的女兒却发現他大大地变了样，也瘦了。她把这話告訴了母亲。男爵夫人只是叹了口气。

”哎呀，我的孩子，这他还好点兒了呢。你們这一来把他的

病治好了。你还沒見他头些日子哪！这都怪他孤僻。他总不爱跟人們来往，一个人胡思乱想地就什么事都来了……”

“他說出来的話也总是稀奇古怪的，”女兒說。“昨天早上，我們都到了树林子里，他跟伯爵說：‘今天是十一月一号了，那就是說，我到底还是活到了十一月，哼，既然如此，那……’他話沒說完哈哈大笑起来。大家都瞧着他，一点兒也不明白。他可又說起別的来了。”

男爵夫人又是一声叹息。她明白，丈夫想的是那不幸的乡民給他定下的期限。这个月快点兒过去吧！周年一过，那他准会安下心来的。

年青的伯爵夫人不住安慰她媽，若不就是說，爸爸已經輕松点兒了，說，他高起兴来了，哪知母亲却不爱听人說起他这出奇的兴奋，显然这是反常的現象。

黃昏一大后，打猎的人們滿載而归。他們在寨院里把几只鹿、甚至还有一头熊垒成了堆。老爷家間間房里兴高彩烈、热热鬧鬧。灯火輝煌，一道道雪亮的光流从窗口注入了十一月的夜暗。經过了打猎时的种种惊险，在丛林里呆了一整天，大家便觉得这間飯厅格外可爱，格外舒适了。

挺大的一座壁爐里，火噼哩啪啦地着得正欢。客人們大多是附近的貴族，都在高談闊論。他們在丰盛的筵前落了坐。女主人高踞首位。她身旁坐的是丈夫，恰巧面对着朝花园开的那扇窗戶；一眼可以看到克尔施瑞諾夫森林，烏頁斯特山和葛拉戴克山，那不幸的烏頁斯特村正隐在这两座山坡背后。大厅里充滿着佳肴的香气。不断发出悅耳的杯盘声。金晃晃、紅通通的酒在水晶杯里冒泡。打猎的猛汉喝得也猛。

談話最初是輕言巧語、斯斯文文，慢慢兒地越来越热鬧，笑声一陣比一陣紧。兰敏盖尔說得比往常都起劲，甚至陪着別人

一块兒笑。他喝得也比平时多。这是赶上他老婆沒留神；近来她总是跟着嘀咕他这点兒新毛病。談到的多半是打猎，还有那多种多样的惊险場面。

"唉，您老兄这兒赶围猎的老乡們可真能干！"宾客中跟甫尔特拔伯爵同来的一位外国貴族向兰敏盖尔說。

兰敏盖尔一气喝乾滿滿一杯直冒泡的紅酒，微微一笑，說道：

"好倒是好，可就是眞倔强啊！我把他們調教了好久。讓这帮荷特老爷們最后就了范，我眞費了不少心机。"

"那么說这就是荷特人？就是那些人嗎？"伯爵問。

"是啊，正是那些人。不久前才造过反的。得派多少軍队去鎮压他們，您問問边区总兵官就知道了……"

男爵夫人对这类的談話很不滿，瞧着她那被酒催得兴奋起来的丈夫，只見他臉上紅得发紫。

"我直到如今还不知道我怎么得了呢，"兰敏盖尔說了句俏皮話，接着便大笑起来。"您干嘛这么瞧着我呀，伯爵？把准确的日子都給我定下了：一年零一天……他們的头目……好驕傲，那种乡下佬的撑脾气眞是少有！已經站到絞刑架上……"

男爵夫人发覺兰敏盖尔額头上青筋暴起，便小心翼翼地碰了碰他的膀子，請他別說話了。可是他却不睬，还是往下說，而且越說越兴奋：

"……絞索都套上了脖子，还竟敢叫我到阴間打官司去！不行，柯济納，你的話不灵！已經滿一年了，你在阴間，我可还是在阳間……"

他忽然不言語了，往椅子背上一仰。一陣乱嚷，客人們紛紛推倒了靠椅往主人跟前蹿过来。兰敏盖尔似躺似坐地倒在他那把豆沙色的靠椅上，他已經人事不知了。他的眼睛睁着，眼珠子

动也不动，瞳孔放得老大。他悠悠地緩了几口气，嗓子眼兒里咯啦一声，等那些慌慌张张圍攏来的客人明白过来，他已經断了气兒了。

甫尔特拔的伯爵摸了摸他的脑門子，脑門子上胶粘。伯爵把手放在他的心口上，心已經不跳了。

想尽了一切办法使男爵緩醒过来，却都白費劲。吓坏了的太太們嚷也沒用，手腕子掰来掰去也沒用。打发人快馬加鞭进城去請医生也白搭功了。特尔加諾夫的老爷已經到了柯济納叫他去的那个地方。他的暴死使在場的人都大吃一惊。

医生只是証明了人們交头接耳的揣測。

"沒救了。中风。"

是的，中风，可是大家立刻想到刚才死者亲口說的那番話。

客人惊惶地狼狽散去，紛紛各自回房。筵席中断了，欢笑声沉默了，輝煌的灯火也熄灭了。只見微弱的亮光在两扇窗戶里一霎一霎。这是死男爵床头前点着的蜡烛。老彼得坐在外間屋里，激动得攥着拳头，惊愕地小声說：

"阴間的官司，阴間的官司！……"

第二天早晨，白发蒼蒼的老普露施別克拄着切拐刚出大門，依斯克拉·露瑞古尔瑞克老远地就对他嚷起来。普露施別克沒听清，依斯克拉却已經跑到他跟前，沒容喘过气兒来就喊道：

"劳米卡尔死了！"

接着，他略略把男爵刚要丢下柯济納叫他去的心病就死了的事說了一遍。

老头兒象祈祷似的，一双手放得規規矩矩，一个字也說不出来了，抬起眼来望着天。过了一会他才高声叫道：

"真还有說理的地方！真还有上帝！这回我死也閉眼啦。"

柯济納家里一听到这消息，甘卡和柯济納老大娘当时就哭

了起来。

消息在这辽闊的荷特边区普遍传开了。到处在歌頌阴曹，在回忆柯济納。消息传着传着便发展成了传奇，成了神話，說，兰斂盖尔正在他那寨子里狠吞虎咽，忽然起了一陣风暴，一声响雷把所有的門窗一下子震开了，于是飯厅里一个影影綽綽的幻影在这群吓傻了的客人当中慢慢走过去……

阿里宾列依特男爵已經在克列聶赤一座小教堂里落了葬。可是荷特人的咒駡声却毫不放松地追他入了地。在他出殯的那天，老瑟尔罗夫斯基正在烏頁斯特村兒子家里作客，兒子跟曼卡結了婚，已經在普露施別克家入贅。当出丧的乐声传来时，老普露施别克正跟几个邻居站在高坡上往克列聶赤那边瞧哩，老瑟尔罗夫斯基对他說：

“这个畜生得到什么啦？还是咱們的柯济納得胜了，咱們也就跟着他得胜了。”

兰斂盖尔的寡妻在出殯以后馬上带着全家离去，再也沒回特尔加諾夫来。一年工夫她便先后把特尔加諾夫，庫特，黎捷姆堡几处領地都卖了。

柯济納家里总还是悲悲惨惨的。直到多少年后，小巴威尔当了家，加娜尔卡也有了婆家，家里才又是一番新气象。

此后无論是小巴威尔也好，或是别的哪一个也好，再沒有人企图恢复荷特人早年的那些自由权了，那“perpetuum silentium”便眞的来到了这荷特边区。人們在这里忧愁煩悶，然而到底自由了些，因为他們再也不受兰斂盖尔的統治了。可是荷特人过去的光荣却仍旧活生生地留在人們記忆里，每当人們在受奴役和被屈辱的生活中感到苦恼时，这种記忆就能使他們相信将来还会过好日子。

荷特人也忘不了那綽号叫柯济納的楊·斯拉特基。关于他

的那些故事一代代地往下传，而且只要在那优美的舒瑪卫山区，在多瑪日黎采附近洒滿荷特人鲜血的那些边区里还住着英勇的狗头党人的后裔——忠于祖先的服装、語言和风俗习惯的好兒孙，他的故事便会一代代地传下去。

* * *

我到这些地方游历的时候，也拜訪过烏頁斯特村，并且去看了看柯济納家的院落。我在这里遇到一位衰老的妇人，在談話中向她問到关于楊·斯拉特基的故事。她皺着眉头打量我一眼，显然还是信不过，答道：

“我什么也不知道。可是，全在本堂神甫那兒写着呢。我只知道，柯济納死的冤枉，現在成了神了。”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还我自由
作者=伊拉塞克著　　张家章译
页数=265
SS号=11173820
出版日期=1958年10月第1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正文